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阿道夫希特勒一生

狂人败亡篇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狂 人

第十二章 “白色计划”

1. 魔手伸向波兰

希特勒的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罗马尼亚大使便警告英国外交部，在今后希特勒将占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英国驻巴黎大使发回一封令人大吃一惊的电报，在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等人的支持下，是要在六七月间对大不列颠发动战争。事实上，希特勒根本无意与英国为敌，所称的对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行占领，也仅限于经济领域。他的眼光其实是放在解决德国与波兰的令人烦恼的分歧上。这些分歧是在世界大战后由盟国造成。德国不但丧失了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省份，而且还沿维斯杜拉河开辟一条通向波罗的海的走廊，为内陆国波兰提供一个出海口。位于这条走廊尽头的但泽成为波兰的一个自由港。这条“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省与祖国分开，是最能激起德国爱国者愤怒的一件事，而矛盾的焦点又在但泽上，因为居住在那里的几乎全是日耳曼人。

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将波兰问题降到最小的程度，于1934年与华沙签订了有效期为10年的互不侵略条约。在公开场合，他炫耀德波友好，还邀请波兰人参加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会议。在慕尼黑会议后一个月，里宾特洛甫邀请约瑟夫·利普斯基大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的格兰德饭店与他共进午餐。里宾特洛甫说，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建议波兰将但泽归还德国，允许德国建造联结东普鲁士和德国的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允许波兰使用但泽这个自由港，保证其目前的边界不变，并延长双方签订的条约。里宾特洛甫进一步建议，两国在对波兰犹太人实行移民的问题上实行合作，对俄国实行共同的政策。

因为许多有影响的波兰人士也与希特勒一样，既害怕赤俄又仇恨犹太人，和平解决这一分歧不乏希望。波兰外长约瑟夫·贝克上校，却一再拒绝希特勒要他访德的邀请，而暗中却极力加强与俄国的联系。1938年年底，两国发表了苏、波友好的声明，两国的贸易谈判也得以开始。

对希特勒的两面手法是不能无限期地玩弄下去的。贝克终于被迫接受希特勒的邀请。1939年1月，贝克来到了贝格霍夫。他惊奇没有威胁，只有引诱，希特勒只暗示可能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波兰，则将给予更多好处。贝克大要外交辞令，连归还但泽一事都未予考虑。

数星期后，里宾特洛甫来到华沙，意在重提德国之建议。波兰人请他跳舞、看戏、打猎，以及没完没了地请他吃鱼子酱和喝绿色的伏特加酒。在谈判桌上，除了得到更多的波兰人的迷人的诱惑力外，他什么也未得到。于是用在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身上灵验的办法，便确立下来了。里宾特洛甫警告华沙，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的暴行越来越不能忍受了。戈林的报纸《日报》便开展攻势，说日耳曼妇女和小孩在波兰的街头受到骚扰，日耳曼人的商店和房屋都被涂上了柏油。贝克不但未被吓倒，反而把德国大使找来，说任何企图改变但泽现状之尝试，均将被看作是反对波兰的侵略行为。

“你想在刺刀尖下谈判！”德国大使喊道。

“那是你们自己的方法”，贝克说。

波兰表现出来的勇气，获得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报答。伦敦主动提出，若波兰遭到纳粹侵略，英国将给波兰提供军援。贝克毫不迟疑地接受了。在3月的最后一天，张伯伦形容憔悴，步入下院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宣读

一份声明。他读得很慢，语调也很平静。他把头放得低低的，好像看不清楚字似的。“若发生任何明显地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也认为有绝对必要使用其全国的力量抗击这一行动时，英国政府将立刻认为自己有责任向波兰政府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在此之前，关于这点，波兰人已得到保证，而法国也授权他宣布，法国参与英国作出的这些保证。他坐下后，厅内自发地响起了欢呼声。无条件的支持是张伯伦真正放弃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物证。英国终于团结起来并承担了义务。

次日，4月1日，德国元首发表了一篇演讲，对英国进行讽刺，作为对英的回答。他说，如果某个英国政治家要求将每个有关德国权力的重要问题都得首先拿到英国来讨论，那末，我同样也可要求，英国的每个问题也必须首先与我们讨论。这位英国人也许会回答我说，巴勒斯坦就没有德国人的事嘛。我们不想与巴勒斯坦有什么来往。就像我们德国人管不着巴勒斯坦人的事一样，你英国也管不着我德国的生存空间的事。”假若英国认为德国人做这无权做那也无权，你英国人又有什么权利在巴勒斯坦将要求保卫家园的阿拉伯人枪杀。

日耳曼帝国，决不想永远容忍恐吓，连包围的政策也不能容忍。他的讲话是比较温和的，想来他必花了不少毅力才将自己的感情控制得如此出色。私下里，他却慷慨激昂。那天下午，当他从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口中证实英国向波兰人作出保证时，他大发雷霆。他气得脸都变了，在室内咆哮不止，以拳击大理石桌面，口中骂声不绝。

当晚，希特勒又发表演讲。在讲演过程中，他表现得风度不凡。这大概源于意大利已向阿尔巴尼亚施加压力，英国的注意力转移，正中希特勒的下怀。他把凯特尔召来，对他说，波兰问题亟等解决。在地理上把东普鲁士和帝国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令人不能容忍的问题要尽早解决。他不愿将这项工作往后拖，也不愿交给他的继任人去处理。他坚信，只要英国看到了德国的决心，英国就会不理波兰的。

由于他没有认识到英国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也在事实上放弃了绥靖政策，希特勒便于4月3日发布了战争“绝密”令，由专人送往高级将领。由于德国东部边界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和平解决已没有可能性，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的“白色战役”，将定在9月1日。西线若发生冲突，要让英法首先动手，把发生敌对行动的责任推给英法两国。如英法为报复而进攻德国，陆军应尽量在这个地区保存力量。下令反攻的权力应绝对由我掌握。是否空袭伦敦，决定权也在我手中。

希特勒对于英法向波兰作的保证是不太相信的。盟国为挽救面子，充其量只宣战，如德国不发动反攻，讨价还价还是可以的，这份战争令由凯特尔合签。凯特尔，与他所磋商过的将领一样，反对与波兰发生任何冲突。大家都一致认为，德国还未作好战争准备。

2. 《钢铁条约》

希特勒说，与波兰实行和平解决问题可能性已没有，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贝克上校不但避而不与希特勒会谈，而且还跑到多维尔与英国签约。他受到了官方和公众的热烈欢迎。他还享受了盛情的款待，特别是还与国王和皇后共进午餐。但由于他生性傲慢、多疑，就不那么能接受意见了。英国和波兰同时与苏联一起建立反希特勒阵线，遭到贝克的激烈反对。贝克更怕俄国向波兰进攻，拒绝参与可能突然导致与希特勒交战的任何事情。在这点上他是纹丝不动，在4月6日他与英国签订的暂时的互助条约中，苏联便被排除在外。

大部分国家外交政策都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的，苏联也不例外。其时，它正同时与英国和德国开谈。苏联亟需寻求盟友，其原因，乃与两年前斯大林清洗图克切夫斯基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从而削弱了红军的力量有关。海德里希曾吹虚说，红军的此次清洗，系他的功劳。在得悉图克切夫斯基集团的密谋推翻斯大林的情报后，海德里希便通过贝奈斯总统，将这一消息以及伪造的证件转给了斯大林。不久，苏联便派代表前往柏林就证据问题与海德里希谈判。苏联向他支付了300万卢布的支票。想来这些支票是做有记号的，因为德国特务每使用一张，便立即被捕。德国秘密地加强在红军中的力量已快达20年之久，但此事并非路人皆知。在凡尔赛条约的谈判中，德国和苏联双双被排斥在外。由于被抛弃的国家，共同所受的冤屈，常倾向于彼此，所以，苏德便暗中进行广泛的军事合作。合作的主要缔造人系战后德国小小的军队的指挥官汉斯·冯·西克特将军。1920年年底，他在国防部创立了一个管理机关，在柏林和莫斯科均设有办公室。不久，“容克公司”便在莫斯科郊区开业制造飞机发动机；贝索尔合资股票公司，也在萨马拉省制造毒气。更有意义的是，德国派出20名技术专家以帮助苏联建立三个兵工厂，另派出60名指导员，专门协助训练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红军空军飞行大队。同样地，德国的坦克军官也在喀山附近所谓重型车辆测试站内受训。

彼此的秘密安排，发展成为政治上友好关系，这种关系于1922年的复活节拉巴洛条约的签订而正式确立。这是反对凡尔赛条约诸国的有力的联盟。一方面，它向苏联保证，德国不参加任何国际财团，对苏联经济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它又解除了德国受包围的威胁。但是，希特勒的崛起却成了德苏关系的转折点，到1938年，德苏的友好关系已实际上完结。在未与苏联磋商的情况下，德国与英法两国签订的慕尼黑条约，又使情况急剧恶化。

由于西方对它置之不理，苏联再次转向德国。1939年初，苏联接受希特勒的建议，邀请里宾特洛甫一名副官前往莫斯科，就新贸易条约一事开始谈判。数天后，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发表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说斯大林正与纳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斯大林宣布，苏联决不会被西方拖进对德的任何战争中去。我们赞成和平，赞成巩固与所有国家的贸易关系。德国报纸抓住“所有”两字大做文章，认为这是向帝国作的新建议，苏联报纸则对它们能予以识别而表示祝贺。

不到一个月，里宾特洛甫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问题的专家彼得·克莱斯特便得到指示，要他改善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人员的私人关系。克莱斯特怀疑，这是否是剧烈改变外交政策的前奏。数天后，克莱斯特带着复杂的感情，陪同一东欧经济问题的德国专家前往设在菩提树下的豪华的苏联大使馆。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格奥尔基·阿斯塔霍夫很和蔼，请他们喝茶。显然，

这是件不平常之事；没有另一个俄国人在场。阿斯塔霍夫建议谈正经事，他说，德国和苏联因为意识形态的一些小分歧而不和是荒唐可笑的。为何不制订一共同的政策呢？克莱斯特说，意识形态的分歧已成了重要的现实问题。但阿斯塔霍夫把手一挥说，希特勒和斯大林是这个现实的创造者，但从不让自己受现实统治。

离开大使馆时，克莱斯特好一阵沉思。显然，阿斯塔霍夫是在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信号转给里宾特洛甫。但是，让克莱斯特奇怪的是，令他唱这场戏的开场白的里宾特洛甫这时却让他避免与阿斯塔霍夫再接触。

斯大林采取了下一个步骤。4月17日，苏联大使阿列克塞·梅利卡洛夫拜访了里宾特洛甫的主要下属冯·威兹萨克男爵。谈话快结束时，梅利卡洛夫问威兹萨克对苏德关系有何看法。他的回答，德国历来希望与俄国建立双方均满意的商业关系。梅利卡洛夫大使的回答是希望建立友好关系的信号，俄国没有理由不与德国在正常的基础上共存。从正常这点出发，关系可能变得越来越好。

与此同时，苏联也在讨好英方。但是，张伯伦并不愿意匆忙与苏联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关系。他无法相信苏联也怀有与英国同样的目的，更谈不上对民主有什么同情。首相坚信，与俄国结盟会分裂巴尔干各国抵抗德国的力量。张伯伦用答应援助罗马尼亚的办法，加强了支援波兰的保证。

4月19日，罗马尼亚外长格里戈伊里·加芬库到总理府拜访了希特勒，从希特勒口中了解到了关于他对这一建议作何反应的第一手材料。一提到英国，希特勒便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他喊道，英国人为什么看不出他所希望的无非是与他们达成协议？英国如果想要战争，那就让它要吧！这将是一场破坏力大到无法想象的战争，他警告说，战场上连两个武装齐备的师都凑不出的英国，怎能看到现代战争是什么样子？

4月20日，是希特勒50岁寿辰。近日来他常怒形于色，说明他已没有耐心了。时光在飞逝，他相信，自己只还有数年有健康的体魄的时间去完成任务。与通常一样，1939年希特勒的生日是通过盛大的阅兵来庆祝的。场景雄伟壮观，国防军三军以及武装的党卫队均有代表，目的在于警告敌人。应希特勒的明确要求，表演了最新式的中型炮、重型坦克炮、高射机枪和空军的探照灯。一队队战斗机和轰炸机从头上轰鸣而过。出席阅兵式的外国使节，对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阅兵，各有自己的印象。他们也没有忽视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查作为主宾、放在希特勒身旁的意义。

此次阅兵虽使许多人吓破了胆，但是，见到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大部分德国人均引以为自豪。50岁寿辰也是掀起另一次颂扬希特勒的宣传浪潮的借口。

对许多崇拜者而言，他是德国的救星，元首是本世纪唯一能掌握上帝的霹雳并为人类而重新改造的人。把元首看成是为万物发号施令，安排一切的上帝。

小学生也被教会了唱颂歌：

阿道夫·希特勒是救星、是英雄，
在辽阔的世界中，他最高尚，
为希特勒而生，
为希特勒而死。
上帝就是希特勒，

他统治着勇敢的新世界。

希特勒甚至禁止使用“第三帝国”这样的字眼。对于日益发展的个人崇拜情形，他也曾抱怨过。在某些情况下，个人崇拜的情况已发展到滑稽可笑的地步，在党新近布置的学习班上，一个女老师十分认真地讲述过她自己的一次经历：有一头会说话的狗。当被问到“希特勒是谁”时，狗回答说：“我的元首”。有个纯粹分子当场大怒，插嘴喊道，“你竟敢讲这样荒唐的故事，太可恶了！”那女老师回答时，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个聪明的动物知道，不准活体解剖，犹太人做宗教仪式时不准宰动物的法律，是阿道夫·希特勒叫通过的。所以，出于感激，这条小狗的狗脑便认出阿道夫·希特勒是它的元首。”

教会虽未把希特勒看成弥赛亚或上帝，但是对他的50寿辰表示庆贺。日耳曼人的每个教堂都特地做了许愿弥撒，“祈求上帝保佑元首和人民”。梅因斯的主教还号召各教区的天主教徒特意为帝国的鼓舞者，扩大者和保护者元首和总理祈祷。连教皇也给他发来了贺电。

特别令希特勒愤怒的是，不久前，在美国出现了《我的奋斗》的缩写本。这个缩写本未经许可便排印成书，且收进了由艾伦·克兰斯顿撰写的，提醒读者注意希特勒的歪曲的评论文章。缩写本封面了印有‘不给阿道夫·希特勒一分稿费’。元首的代理立即上诉，理由是，他的版权遭到侵犯。法庭作出了有利于希特勒的判决，勒令出版商停止印刷和发行克兰斯顿的版本。

罗斯福总统致电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刚侵略阿尔巴尼亚），呼吁他们保证不再进一步侵略。“您曾一再断言，您与德国人民并无战争的愿望，这如果属实，那就无需战争。”这可惹了希特勒。4月28日，他对此作了回答，他的演说从未有过如此多的听众，不但在全德和欧洲进行广播，而且还通过主要的广播网在美国转播。元首从未如此雄辩过。讲演一开始，他便为他的外交政策辩护。他不但辩护得很成功，而且还转而谴责英国的外交政策。他说，英国的外交政策废除了他们1935年的海军条约。接着，他又对波兰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取消了波德互不侵犯条约，原因是波兰人单方面侵犯了它。希特勒撕毁了两个条约后，又宣称，只要条款平等，他欢迎重新谈判。

这篇演讲的目的，与其说是说服敌人，倒不如说是为了满足他的手下。他所需要的是时间，以使波兰问题获得有利的解决。他觉得，自己的讲话已达到了目的，便跑进他的半官方别墅贝格霍夫隐居起来。在苏联报纸上出现了一条似乎不惹人注目的消息，马克西姆·李维诺夫的职务已由莫洛托夫接替。这是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最欣赏它的莫过于德国大使馆了。李维诺夫本人系反对轴心国的集体安全的象征，他的下台因而意味着斯大林已放弃了这条路线。犹太人李维诺夫被非犹太人替换一事表明，对英国已不相信的斯大林，已将大门向其柏林的反犹伙伴打得更开了。

希特勒与斯大林，两人均强烈憎恨和恐惧犹太人，这是共同的。此外，长期以来，希特勒就对斯大林的残忍多少有点儿佩服。即使如此，希特勒仍不相信与斯大林合作是明智的。5月10日，他将一名俄国事务问题专家召至贝希斯特加登，研究斯大林是否准备与德国达成真正的谅解。具有20年对苏经验的古斯塔夫·希尔格，现在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任经济随员，他听了这个问题后，不禁多少吃了一惊。希尔格向希特勒提供了一个自1933年以来德苏关系的小结。他提醒希特勒，斯大林上台后的头几年中，苏维埃政府曾常表示希望能维持旧日的友好关系，但又有所节制。他无非是在提醒希特勒注

意斯大林在两个月前，在苏共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苏联没有理由与德国进行战争的声明罢了。令希尔格奇怪的是，无论是希特勒还是里宾特洛甫，谁都记不得斯大林讲话的内容。

希尔格长篇大论地说明，苏联并不是一个军事威胁，因需要一个和平环境去搞经济建设。希尔格一走，希特勒便说，他自己已“有点儿俄国味道了”，还可能听信于俄国的宣传。须尽快中断那个巨人内部巩固的过程。他令里宾特洛甫在对苏关系中原地踏步。

斯大林则令阿斯塔霍夫恢复对德的贸易谈判。5月20日，莫洛托夫插手这一谈判，把德国大使冯·舒伦堡请到克里姆林宫。平常脸孔冷峻的莫洛托夫，此次却成了和蔼可亲的主人。但是，在亲切的外表下却埋藏着一副铁石心肠。正式谈判一开始，他便抱怨说，希特勒显然不太愿意签订新的经济协议，这给苏联人一种印象，就是说，德国人并非真心诚意，而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在谈判中玩弄花招。

元首更关心的是加强他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墨索里尼对阿尔巴尼亚的突袭使他难过，但自那时以来，他一直在与意大利谈判，以缔结一个更有约束力的轴心条约。此条约于5月22日签订，仪式还相当隆重。它被称为《钢铁条约》，把意大利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无可挽回地捆在一起。对希特勒而言，这项条约系外交胜利的产物，因为它保证，在战争期间一方“将用其海陆空三军的全部力量”支援另一方。令人难于相信的是，由于急于取悦于希特勒，墨索里尼甚至未让其内阁或政治和法律专家们去核对条文内容，此条约甚至没有明文规定：只是在遭敌进攻时本条约才有效。这样，墨索里尼便大意地把意大利的命运置于他的伙伴的掌心。

3. 相互欺瞒的政治交易

轴心条约的签订，好像使希特勒拿到了冒险发动战争的许可证似的。次日，信心十足的元首便把高级军官召至总理府内的书房。他解释说，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与德国和波兰的分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目标。这是我们向东扩大生存空间的问题，也是取得食品供应和解决波兰的争端的问题。

因此，波兰必须被消灭。我们不能重复捷克事件。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只有在西方不参战的情况下，对波兰一役才能告捷。因此，他把发布进攻令的最后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

希特勒预言要与英法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可轻易逃避战争的想法是危险的，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这不再是什么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千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基本的目标是让英国屈服。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战争，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一场战争。

不进行战争，德国不能再作为一个大国继续下去。只有东方无穷无尽的资源才能拯救帝国。另一个选择，即与西方将就下去，却包含着各种风险，而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他向世界暴露真相那末德国的威信和力量就会像泄气的气球，很快消失。

在贝格霍夫休息的希特勒在探讨与东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对英国在莫斯科谈判一事使他坐立不安。假若他们先行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协定，那该怎么办？果真如此，德国入侵波兰时，斯大林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他必须搞清楚。5月26日，里宾特洛甫向舒伦堡发出指示，要他通知莫洛托夫，如果希特勒能得到保证，即苏联已在事实上放弃了反对德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如同斯大林在最近的讲演中表明的那样），那末德国将放弃其先前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如果作到了这点，那末，考虑使德苏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平稳而正常的时刻便到了。

希特勒是愿意延长其生存空间的梦想的。他要舒伦堡说服莫洛托夫，让他相信德国根本无意扩张至乌克兰。对新近签订的《钢铁条约》，俄国人也用不着恐惧，因为它完全是针对英法两国的。舒伦堡又进一步获得指示，要他向莫洛托夫说明，如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对波兰动武，苏联也不会遭难。再者，与德国签约要更加实用得多，这一建议是诱人的。因为，在外交辞令后边，还明明白白地邀请苏联去瓜分波兰。英法两国不能或不会及时援救波兰的论点，对斯大林那样一个实用主义者说来，也是有吸引力的。

元首发电给舒伦堡。指示他一定要与苏联进行谈判，建议恢复与俄国人进行的经济谈判。然而，斯大林的疑心超过了希特勒的疑心。到6月底，由于未取得重大成果，希特勒便下令中止谈判。

斯大林所追求与西方达成协议方面，并不比希特勒更有所进展。在伦敦，由于克里姆林宫不愿认真谈判，哈利法克斯勋爵已忍无可忍。他向迈斯基抱怨说，什么都说不行，这并不是谈判。它酷似纳粹对待国际问题的方法。苏联于6月29日通过《真理报》题为《英美政府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文章作了回答。苏联迟疑的真正原因是怀疑英国的目标是将它卷进对希特勒的一场战争中去。

与此同时，希特勒整个夏季都躲在贝格霍夫，既不在外交界抛头露面，也不发表重要的演说，这段的沉默也许是其自身拿不定主意，当然也许与其信念有关，大部分问题，你若不管它，他们便自行解决了。不管属何种情况，

他都不可能做出更能使对手混乱的事情来。这是个被动消极的季节。他耐心地倾听着墨索里尼写来的书信，墨索里尼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说他们两国都需要和平。“要到1943年后战争的努力才会有最大的胜利前景。”墨索里尼不大愿意参与欧战时。希特勒自己的意图还是孤立波兰，把战争限制在局部。至于如何做到这点，他并不需要听一个意大利人的高见。

在他的几个副官看来，他明显地轻松多了。他于7月中旬下山，在慕尼黑作了短暂的停留，在国家歌剧院观看了专场为他演出的《汤好色》歌剧。

一星期后，他到了白莱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每次演出他都邀请他中学时期的朋友库比席克前来观看，但直到8月3日，他们才相见。库比席克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库比席克有点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叠印有元首照片的明信片，想让希特勒签名，以便带回奥地利去分发给朋友。希特勒戴上老花眼镜认真地在每张明信片上签名，库比席克则在旁小心翼翼地将其一一弄干。之后，希特勒便领库比席克到花园瞻仰瓦格纳之墓。

身为元首肩负重任的希特勒私生活已难得有趣，给爱娃·勃劳恩的时间也很少。直到1939年年初她才住进总理府内的卧室。她睡在兴登堡生前的卧室里。至内的主要饰物是一幅俾斯麦的大像。元首有令，窗帘永不准拉开。这间忧郁寡欢的卧室可与元首的书房相通。但他却要她通过佣人专用门进出他的房间。

他们虽然过着夫妇生活，但两人都尽力跟工作人员打哑谜，说他们不过是好友而已。她叫他我的元首，但久而久之她用得习惯了，在私下里也这样称呼他。知道他们的隐私的人越来越多。魏德曼上尉被解职前，一天早晨，魏德曼到元首房里去送急电，惊奇地发现爱娃的小巧玲珑的维也纳鞋竟呆在元首的皮鞋旁边。

在贝希斯特加登爱娃的住房很舒适，与元首的紧紧相连，每逢重要客人来访，她便被关在屋里，这是她最难熬的时刻。她渴望能见到霍尔蒂海军上将、胡佛总统、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阿加·汗和其他要员。然而，她却像孩子一样被关在房里。有一次，她求希特勒让她见见温莎公爵夫人，因为她们俩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却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这是最令她难过的。但她也明白，来自全世界的伟大人物都敬重他的情人。

里宾特洛甫恢复与阿斯塔霍夫的谈判。谈判结果虽然令外长高兴，但彼得·克莱斯特却警告他勿让斯大林看出德国急于求成。他们应该等待，也许用不了半年，便可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里宾特洛甫笑了。两星期内他们便可签约，他对克莱斯特劝他要有耐心的忠告置之不理。为了急于完成条约以对付英国，里宾特洛甫命令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并建议认真进行政治会谈。这次会晤于8月3日举行。德国大使报告说，此次会谈所得的印象是，苏联决心与英美两国签约，如果他们能完全满足苏联的愿望的话。肯定这正是莫洛托夫所希望散布的。他与斯大林两人均注意到了威廉大街的焦急情绪，他们一方面在引诱德国，另一方面又牵着英国的鼻子走。

到此时，希特勒已比里宾特洛甫还焦急了，因为他为波兰战役所定的截止日期只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他要得到斯大林保证苏联红军将不予干涉。就在这节骨眼上，波兰出现了一次危机。但泽的纳粹通知波兰海关官员说，他们已无法尽正常的职责。波兰政府愤怒地要求取消命令，但泽自由市参议院总裁也愤怒地否认曾发出过这样的命令，说波兰是在寻找借口，威胁但泽。柏林警告华沙，它若再向但泽发出最后通牒，此事必然会使德波关系

更加紧张。原来是一场小小的风波，现却被弄成了严重危机。德国若出面干涉，波兰将视之为侵略。

受控制的德国报纸已在大喊大叫。正当戈培尔在大喊大叫时，外交部却以较低的调子发动攻势。里宾特洛甫的经济专家尤利乌斯·施努尔向阿斯塔霍夫保证，德国在波兰的利益真是非常有限的。它与苏联的任何一种利益都不发生冲突，但我们必需知道是些什么利益。

希特勒无进攻英法两国的愿望，并无罗曼蒂克的热情，没有当盟主的胃口。不在西方寻求什么，不管是今天还是明天。在东方，他可要放开手脚干，必须为德国搞到足够的小麦。为取得木材，他也需要在欧洲外搞个殖民地。

他一再重申，若在东方得到自由，他将高高兴兴地与英国签订条约，保证英国的所有属地。显然，希特勒是想将这项保证转给伦敦，他心里想的全是如何反对俄国。如果西方竟笨到连这点也不懂，那末，我便只好与俄国人达成协议，先将西方砸碎，然后再倾全力反对苏联。我需要乌克兰，我们不会像在上次大战那样被征服。

英国已通过张伯伦的一名高级顾问，向希特勒提出一项秘密建议。在这次密谈中，威尔逊说，首相准备建议与元首结盟，为期 25 年。它的内容将包括给帝国提供经济好处和在适当的时候分期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作为报答，希特勒必须保证不再在欧洲采取侵略行动。

赫塞将此建议发回外交部后不久，他便带着威尔逊用打字机打好的文件飞返德国。里宾特洛甫虽然对此印象深刻，但也不知如何才能让希特勒相信，此事需认真对待。

希特勒听到此提案时十分高兴，这是多时以来未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他毕生的梦想，即与强大的大英帝国结盟，就要实现了！但几乎就在同时，他又心存恐惧，指责威尔逊设圈套，使波兰人免受应得的鞭鞑。

赫塞便被令在萨尔茨堡的一家旅馆里与里宾特洛甫见面。外长呆呆地看着写字台，足有十分钟，然后才抬头阴郁地对赫塞说：“我刚从元首那里来”，他说，“不幸的是，他不准备讨论张伯伦的建议。”他指威尔逊的建议。“他的意图完全不同。张伯伦的建议不会被抛掉。到时我们再提它。”他指示赫塞立即飞返伦敦，并把耳朵放灵点儿。“元首意在玩险牌。他能否成功，这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不想与英国开战。危险严重时要及时递个信号给我们。”

希特勒对斯大林迟迟不愿达成协议之举深感忧虑。有报告说，不久前，一英法联合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与苏联人举行的成功的谈判即将结束。这又加剧了他的疑虑。实际上，俄国人并无心进行谈判，因为他们怀疑盟国是在玩弄他们。英法这个代表团，本可以在一天内抵达莫斯科的，结果却花了 6 天时间：当谈判最终走上正轨时，英国人又似乎没有心思建立共同防御纳粹的战线，苏联主动提出，它将提供 136 个师，而英国只愿出 11 个机械化师和 5 个步兵师。

希特勒急不可耐，未再深思熟虑就令里宾特洛甫立刻与莫洛托达成谅解。这样，他便把事态发展的步伐的主动权交给了对手。斯大林立刻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他通过莫洛托夫之口回答说，在签订政治协议前，必须首先签订经济协议。里宾特洛甫以再次请求舒伦堡速办作为回答，并指出，经济协议的第一个阶段业已结束。他的指示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他说，下一次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必须为早日实现本人的俄国之行作出努力，并恰当地反对俄国人可能提出来的新的反对意见。在这方面，你必须牢记这个决定性的事实，

德波之公开冲突极可能早日发生，对我立刻访问莫洛托夫具有最强烈的兴趣。

斯大林明白，每拖延一小时，对希特勒而言都是痛苦的。他令莫洛托夫在下次与舒伦堡会谈时，与通常一样，采取拖延战术。这样，尽管舒伦堡一再恳求采取行动，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依然逐点进行冗长的辩论。但是，在舒伦堡走后半小时，苏联人突然改变其战术，莫洛托夫又想把舒伦堡请回克里姆林宫。在向舒伦堡表示歉意、不该为他带来诸多不便后，莫洛托夫说，他刚被授权将一份互不侵犯的条约草案交给他，并将在莫斯科接待里宾特洛甫先生。当然，他并未解释说，英法苏之军事谈判已陷入僵局，斯大林已失去了对西方的所有耐心。也许，他历来就有意与希特勒结伙，只是把与英法之谈判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从希特勒那里得到更有利的条件。

俄国人还是小心谨慎地从事。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只有在他们的经济协定签字后一星期，他才能接待里宾特洛甫。希特勒想必曾带着复杂的心情阅读舒伦堡的报告，对可能签订这份条约表示高兴，对斯大林坚持先签经济协定表示愤慨。这比讹诈好不了多少，但希特勒又没有别的法子。这份经济协定匆匆于凌晨2时签订。根据这个协定，德国将贷给苏联2亿马克的商品贷款，利息为5厘，以购买机床和工业设备。军用物资光学仪器和装甲板，也可得到供应。苏联将用原料偿还这一贷款。

希特勒曾用计战胜了奥地利和捷克，这一回却是斯大林胜了他。莫洛托夫建议他等待一周，他是不能等待的。他草拟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以私人名义于8月20日下午4时35分发出。在电报中，他对德苏协定的签订，重新安排德苏关系的第一个步骤表示欢迎。他也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虽然内中有几个问题需尽快得到澄清。然后，他便提到了问题的关键。他说，由于德波之间的紧张局势已变得不可容忍，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速度便极端重要了。危机可在任何一天发生。

在舒伦堡将电报交给克里姆林宫后两小时，斯大林将他召回克里姆林宫，亲自向他作出回答，他希望这份条约将成为他们的政治关系已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标志。我们两国人民需要彼此建立和平关系。他同意于8月23日会见里宾特洛甫。

20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一声不响地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消息。他脸上的表情之可怕，使谁也不敢打扰他。他期望这一条约能很快签订，他已将小型母舰派往大西洋等命，21艘U型潜艇也在英伦三岛沿岸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进晚餐时希特勒收到一封电报。读完电报后，他脸色通红，两眼空虚地望着窗外。猛然间，他双拳猛击台面，连玻璃都嘎嘎作响。“到手了！”他高喊着，声音中充满了感情。“到手了！”喊完，他一屁股坐回原位。谁也不敢问一声，继续默默进餐。

喝完咖啡后，希特勒以和谐悦耳的语调告诉客人们，德国正与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领大家进了地下室的小型电影院，观看斯大林检阅红军的大型阅兵游行。元首议论说，多么幸运啊，如此强大的军队已被中和了。

从表面上看，希特勒与斯大林是最不可能成为盟友的。他们怎么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其实，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佩服彼得大帝，一个把自己看作是腓特烈大帝的继承人。两人都主张使用暴力，同是极权主义者。两者都相信，只要目的正确，便什么手段均可使用。两国都以国家和进步的名义，

使非正义的东西变成神圣。

多时以来，希特勒就佩服斯大林，把他看成是世界历史上非凡人物之一。一次，他对一群亲信说，他与苏联领导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两人都出身下层阶级。内中有人不同意元首将自己与先前的银行劫贼相提并论时，他回答说，如斯大林真的抢过银行，他也不是为了填腰包，而是为党、为运动。你不能把那看成是抢银行。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觉得有把握利用对方。这两个独裁者都错了，但在1939年那个忙碌紧张的夏天，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在某种错误观念指导下运动的。欧洲是互不相信、互相欺骗和两面手法。即使在里宾特洛甫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时，斯大林仍未完全放弃结成英法苏三国军事同盟以反对希特勒的希望。当英国人半心半意地搞这一条约时，他们还秘密地邀请戈林前往英国。无论何处，一国背着一国在暗地里与另一国搞交易，嘴里不是喊着真诚这个陈词滥调就是满嘴恐吓威胁。

4. 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内幕

表面上，得胜者是希特勒。8月22日，他一早醒来，觉得信心百倍。里宾特洛甫带着给驻莫斯科的德国外交使团的最终批示离开贝格霍夫后，元首召见了高级将领和他们的参谋，在宽阔的接待室内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由于坐在大桌后的希特勒搞一言堂，这实是讲演，而不是开会。把你们找来，目的是要把政治局势向大家描绘一下，这样，你们才能看清我赖以作出行动决定的各种因素，同时也是为了增强你们的信心。他说，与波兰的矛盾迟早总要爆发的，有许多理由可证明最好是立刻行动。首先，有两个个人的因素，我自己的个性和墨索里尼的个性。主要的是一切均靠我，靠我的生存，因为我有政治天才。也许，将来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对德国人民充满信心。

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那里都没有杰出的人物。我们的敌人只有水准以下的人。政治形势也有利，地中海在竞争，东方局势紧张。目前的所有这些有利形势两三年后均将不复存在。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所以，还是现在就打为妙。

他把问题讲得更具体了。他说，与波兰的关系已无法忍受。我们面临的抉择，不打便肯定被消灭，或迟或早。西方有什么作为呢？不外乎是从马奇诺防线发动进攻或对帝国进行封锁。前者是行不通的，后者也不会奏效，因为现在苏联会向德国供应粮食、牲口、煤炭、铅和锌。怕只怕到头来哪个猪猡又要提个调停计划出来！

戈林一带头，其他将领也跟着热烈鼓掌。戈林元帅说，部队会尽其责任的。掌虽然鼓了，但戈林和其余将领都一致反战，因为大家都相信，德国还未作好发动战争的准备。弹药只够6个星期之用，钢铁、石油和其它重要物资也奇缺。

与其将领一样，希特勒对此也是了如指掌的，但他考虑的是一种不同的战争，闪电战，即用足以保证迅速取胜的兵力和战斗强度，全面发动突然袭击。这既是战略概念也是战术概念。他曾发誓，永远不让长期战争带来的苦难重新在德意志的国土上出现。对部队，他只有广度上而不是在深度上进行武装，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常备武器生产率较高，不为长期战争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德国经济的这种组织方法，是希特勒有意这样搞的。他的目标在于迅速地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兵工厂。

一系列的闪电战靠短期的生产爆发力维持，将使希特勒看来好像很强大。他避免为常规战争进行大规模生产，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毁灭。他的哲学是穷汉的哲学，只有靠胆识才能成功。用战争冒险的办法，他已取得了一系列廉价的胜利，而这个战争冒险正是他的较富裕的敌人几乎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希特勒的闪电战，使其将领也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的理论仍源于过去。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明白，论战斗，德国的准备要远较英法之准备为好。这是一场赌博，但他估计到，他能迅速取胜于波兰，永远无需与英法两国交手。奇特之处就在于，他们会觉得报复是徒劳无益的。他必须用某种方法将西方中和，以便到1943年时，他能实现自己的真正目标即征服苏俄。阿道夫·希特勒张开大眼，准备迎接命运。

8月22日上午听希特勒讲解入侵蓝图的军人，未提过片言只字的批评意见，午餐后被带进来听训话的野战军将领也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元首劝他们不必发慈悲。强权即公理。他说完后便宣布入侵波兰的时间有可能定在星

期六即 8 月 26 日的拂晓。

里宾特洛甫及其一行分乘两架飞机前往莫斯科。总的的气氛非常紧张。谁也不敢保证在他们抵达莫斯科后，苏联人不会突然给我们端出个英法协定来。谁也不敢预言，里宾特洛甫是否会被迫进行苏联人惯于举行的冗长、绞尽脑汁的谈判。

里宾特洛甫的莫斯科之行，使日本大使大岛惊奇万分。当晚深夜，他专程前往柏林威兹萨克家拜访他，当面向他表示不悦。原是泰然自若的大岛，此时板着脸孔问，这样一个向后转，他怎样才能向东京解释清楚？

次日下午，8 月 23 日，汉德逊将张伯伦的信交给了元首。信中，张伯伦斩钉截铁地宣布，英国决心履行其对波兰许下的诺言。与此同时，他又再次呼吁和平。为何就不能签个停战协定，让德国和波兰坐下来讨论他们的问题？“我承认，我找不到可以避免一场会把欧洲卷入战争灾难的其它办法。”

希特勒用强硬的语言作答，且很激动。汉德逊表示，只要两国合作，解决的办法还是有的。希特勒简短地反驳说，早该这样做。汉德逊抗议道，英国政府已经下了保证，它必须遵守。汉德逊顽强地为英国的立场辩护。希特勒将汉德逊的论点撂在一边，进行了威胁恫吓。他说，波兰若有风吹草动并胆敢在反对德国人或但泽方面再向前挪动一步，他便立刻进行干预。西方若总动员，德国也将用总动员作为回答。

“那是不是威胁？”汉德逊问。

“不，那是个保护性措施！”

汉德逊妄图令希特勒相信，张伯伦历来是支持德国的。“直到今年春天我也是相信这点的，”希特勒忧愁地说。汉德逊便冲口说道，他个人从不相信英法苏三国条约。他个人倒倾向于由德国而不是英国与苏俄签约。希特勒的回答是不吉利的。“错不了，”他说，会是个长期条约。这个话题汉德逊是不会随便放过的。他辩论说，俄国人总是在制造困难。不管属何种情况，他坚信，张伯伦并未改变其对德的态度。

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用行动去判断。希特勒反唇相讥。汉德逊威胁说，德国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战争。一听此话，希特勒又几乎歇斯底里发作。他喊道，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德国没有什么可输，大不列颠可有许多东西会输掉。他没有战争的愿望，但也决不退缩。比去年 9 月，他的人民此时更加支持他了。他突然宣布，他会给张伯伦一个书面答复且于下午交给汉德逊。说完，会晤便宣告结束。

汉德逊刚一走，门刚一关上，希特勒便拍了一下大腿笑了。张伯伦熬不过这场对话，他趾高气昂地说，他的内阁今晚就得倒台。

趁等待书面回答的机会，汉德逊返回萨尔茨堡，给在柏林的下属挂了个电话，要他们通知伦敦，希特勒全不妥协，不能令人满意。不过，在拿到书面答复之前，我不能再说些什么。一会儿，他又被召回贝格霍夫。希特勒恢复了平静，他攻击说，英国已下定决心毁灭德国。

汉德逊抗议说，两国若交战，受益者是世界上较次要的民族。希特勒回答道。为较次要的民族而战的恰恰是英国，而他则只为德国而战。这一次，德国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1914 年他若当总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波兰若再挑畔，我就要行动了。他将上午的威胁重述了一遍，但这次却未装模作样。但泽和走廊的问题总得解决，方法可能这样或那样。

那天下午，两架德国“康多尔”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机场上，看到“卐”

字与“斧头镰刀”旗并排在空中飘扬，里宾特洛甫非常高兴。在检阅空军仪仗队后，里宾特洛甫外长乘车前往下榻处。冯·德·舒伦堡公爵通知他，克里姆林宫于下午6时与他会晤，但说不准是莫洛托夫还是斯大林见他。

舒伦堡和希尔加汇报完后，双双劝里宾特洛甫不要给人以急于求成的印象，要慢慢来。里宾特洛甫听得不耐烦，把手一挥，打断了他们的话。他叫大使通知俄国人，说他必须于24小时内赶回柏林。他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地吃饭，然后便奔克里姆林宫去了。

下午6时，里宾特洛甫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和蔼可亲，莫洛托夫却不动声色。首先讲话的是里宾特洛甫，他表达了他的国家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德苏关系的愿望。从斯大林的3月演说中，他了解到，斯大林先生也有同感。回答的方式是宾特洛甫从未碰到过的。斯大林简洁地说，我们往彼此身上不知泼了多少桶粪。那也不该阻碍我们取得谅解。他打开一本笔记本，继续不断地谈论实质性问题，划定了在苏联与德国各自的势力范围，芬兰，大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以及比萨拉比亚被纳入俄国轨道，若德国与波兰发生战争，他们将在明确的分界线上打仗。

再次去克里姆林宫时，里宾特洛甫外长神采飞扬。他不但口袋中装着希特勒的肯定回答，而且还带着一大帮随员，包括两名摄影师在内，浩浩荡荡赶赴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在那里等候。很快，双方就互不侵犯条约问题达成了最后协议。这是一份简明扼要的合同。双方不对对方采取侵略行动，不支持进攻条约一方的任何国家。条约有效期10年，期满后，将自动延期5年，除非签约的任何一方在期满前一年宣布不再续约。

这是一份常规的协定，但是秘密议定书却不然了。它瓜分了东欧。同样不寻常的是，斯大林竟愿意在签字时允许拍照。他精神奕奕，导演了签字仪式上最好的一张照片的拍摄。

双方频频举杯，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的祝酒词，“我知道日耳曼民族何等热爱它的元首，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条约之一，竟在几个小时内签妥且未发生争论。这件事本身证明，斯大林和希特勒两人都需要这份条约；两人都明白，为取得自己之所需，他们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两人都希望速战速决。

对希特勒而言，条约是他的胜利，不是斯大林的。显然，他已将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德苏联盟必导致至战争，而这战争必令德国完蛋”忘得一干二净。预言数年，他曾私下透露过，他已改变了主意，希望与苏联人签订的条约是真诚的，但并非无保留的友好。这是一份被一只鹰眼所监视、一份手指已扣在扳机上的协定！

一听到这条约已签订的消息，希特勒从餐桌旁跳了起来，他虽然放弃了夺取整个波兰的机会，却中和了俄国。现在，他可放开手脚去对付波兰了。没有苏联在他们那一边，英法两国充其量只口头威胁罢了。另外，他也得到保证，他可从东方取得那些因英国封锁，可能被剥夺的原料。

苏联的经济及其军事效能，自清洗以来，仍未恢复元气，斯大林不敢进攻德意志帝国。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建立反对希特勒的保护性同盟。他和他的克里姆林宫同事们最希望获得的乃是中立。与德国签订和约不但获得了中立，而且还达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间挑动战争的目的。在斯大林看来，纳粹德国只是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已。

在 8 月 24 日凌晨 3 时，希特勒领着他的随行人员上了贝格霍夫高地。北方和西北方天际的彩虹五颜六色。希特勒突然转身对其空军副官贝罗说，看上去像许多血。这一次，不用暴力可成功不了。

5. 推迟进军令

1939年8月24日早晨，公布了使普通公民及外交界大吃一惊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波兰的报界极力将苏德条约贬低为德国的软弱的表现，波兰人民还是极为不安的。政府表示，它有充分信心，一旦与希特勒发生战争，英法的援助将使局势改观。

在莫斯科，斯大林在自我庆贺。因为他坚信在政治现实面前英国人将会妥协，他更认为，已答应给他的势力范围，用不着流血，靠谈判便可到手。希特勒盟友可没有如此乐观。意大利人一方面承认希特勒这一招打得漂亮，另一方面却又深感不安；日本人则害怕这一联盟会鼓励斯大林向满州施加压力。日本平沼首相为了取得与德国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一致意见，他的内阁业已开了70多次会议，仍徒劳、难堪，他宣布，由于近来欧洲局势离奇复杂，本内阁即日起辞职。

德国公众是高兴的，受包围的威胁，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恐惧，一下子奇迹般地烟消云散了。

希特勒飞赴柏林，亲自去迎接回来的英雄里宾特洛甫。他在总理府听取外长汇报。里宾特洛甫口若悬河，大讲特讲克里姆林宫的主子们的事，还有，冬宫里悬挂着的沙皇尼古拉的那幅像使里宾特洛甫相信共产党自己也尊敬一位曾为人民办事的沙皇。希特勒虽然也听得津津有味，但更使他入迷的还是霍夫曼拍的那些照片。因为他想看看斯大林的耳垂是往里长的犹太人的耳垂呢，还是分开的雅利安人的耳垂。有张侧面像是最有说服力的；他的新战友并不是个犹太人。

8月25日，星期五，是关键性的一天，也是最忙的一天，一大早，希特勒致函墨索里尼，向他解释了发生在莫斯科的事情。在向他保证本条约只能加强轴心国的实力后，希特勒表示相信，意大利总理会理解他为何被迫采取如此一个激烈步骤的。希特勒的下一个行动是叫施密特将张伯伦日前在下院的讲话中的重要段落翻译出来。英国首相承认，莫斯科条约的消息传来后，人们觉得惊奇，且很不高兴，如果德国人认为，英法两国从此便不在履行其对波兰的义务，那末，他们是在危险的幻觉中操劳了。

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定在次日一早开始举棋不定，快到中午时，他向指挥部发出指示，要他们将发出执行令的时间推延至下午3时。之后，他把英国大使召到总理府。汉德逊于下午1时30分抵达。他发现，元首有点想重修旧好，准备像对俄国一样，也向英国采取一个决定性的行动，最近签订条约。希特勒说，他的良心驱使他去做出最后努力，以巩固良好的关系。这是他最后一次尝试了。

他很正常，也很平静。但是，一当他历数对波兰人的指控，例如射击民航飞机，他便发火。他喊道，这些行径必须停止！但泽以及走廊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张伯伦最近一次演说的唯一后果，有可能是英德两国间一场血腥的、不可预测的战争。但是，这一次德国却无需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了。

当汉德逊一再强调英国决不会违背它给波兰许下的诺言时，希特勒也讲起道理来了。波兰问题一解决，他就准备决心再向英国提出一项全面的建议，他愿意保证大英帝国的继续存在。但是，如英国拒绝他的建议，他恶狠狠地说，那就会出现战争。这是他最后的建议。

下午3时零2分，他批准了拂晓进攻波兰的命令。应该承认，希特勒是个政治的狡猾巨匠，他的外交政策确有一步一步地控制欧洲大陆基本目标。这个政策是与其激进的反犹计划密切相关的。

正当希特勒在等待下一个来访者法国大使考伦德雷时，一名副官送来一份英国的新闻报道。英国和波兰在伦敦签订了互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做声，思考着。显然，他对此很是关切。几个月以来，这份条约都因这个或那个原因而推迟签订。哪天都不签，恰恰在他向英国作出最后的建议后几小时便签，这决不是偶合。保证军援这一承诺，可能会给波兰人带来一些虚伪的安全感，因而令波兰人拒绝与德国谈判。

下午5时30分，考伦德雷终于被领进元首办公室。希特勒对波兰的挑衅大发雷霆，对德法两国间可能发生战争一事表示遗憾。他站起身来，示意会见结束，但高傲的考伦德雷却不反驳就不甘休，他有力的说，在目前如此严重的局势下，误解是比什么都危险的。所以，我要把话说清楚，作为一个法国军官，我可立誓，若波兰遭到进攻，法国的军队将站在波兰一边，与波兰一起作战。他又向希特勒保证为了维护和平，他的政府准备作出一切努力，一直到最后！

希特勒生气地喊道，你们为什么给波兰一张空白支票，让它为所欲为？法国大使还未来得及作答，希特勒便跳了起来，再次长篇大论地攻击波兰。不得不与法国开战，这对我也是痛苦的。但决定权不在我这里。他把手一挥，把大使打发走了。

下午6时，阿托利科进来了，他身上带着墨索里尼的口述的信。在英波条约墨迹未干、在考伦德雷明确宣布法国的意图后，意大利不准备战争的消息，像一颗炸弹炸在元首身上一样。对他来说，这是盟友的背叛，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他控制住了自己，只简单说了一句我会答复的，便打发墨索里尼的使者上路。

在办公室内，希特勒对凯特尔将军说，立刻停止一切。马上把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谈判的时间。凯特尔匆匆出来，进了客厅。进军令还得再推迟，他紧张告诉他的副官，战争威胁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了。

6. 诱使英法中立

戈林也相信，英国人的警告并非只挂在嘴上，便偷偷地和谈。他是个说干就干的人物，未与里宾特洛甫商量便与英国磋商，因为他不信任里宾特洛甫。但是，这件事并非像看来那样大胆，因为他将事态的发展——都告诉了元首。他的和平愿望难说是利他主义的。他是个带有强盗气味的流氓，生活中的首要目标是享受他利用职权豪夺来的果实。希特勒其人按原则办事，不为贿赂所动，他有可能妥协，但只有在能令他更接近其最终目标时他才这样做。戈林明白这一切，所以他才小心翼翼地执行其曲线和平的政策。他挑选了一名富有的南非商人比尔格·达勒鲁斯在这项计划中充当非正式的中间人。他的妻子是德国人，本人又在德国拿利息，所以，他与戈林有共同的愿望，即阻止英德发生战争。他也有条件这样做，因为他有许多有影响的英国朋友，这些人也愿意暗中为此事奔跑。

达勒鲁斯安排戈林与7名英国人见面，地点是在靠近丹麦边境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首先向这7名外国商人阐明基本观点并表达其和平愿望的是戈林元帅。此后两星期，他们除会谈外没有多少动作。两星期后，贝格霍夫军事会议召开。戈林便电召身在斯德哥尔摩的达勒鲁斯尽快前来。他谨慎地透露，局势已经恶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正迅速地变得越来越小。戈林劝达勒鲁斯尽快飞赴英国。他听从了，身上带有一封致张伯伦政府的非官方信件，敦促英德两国尽速开始谈判。

在多事的8月25日上午，达勒鲁斯乘坐普通客机飞赴伦敦，直到当晚才被领进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办公室。英国外相心绪乐观，希特勒刚取消入侵，觉得中间人的效劳已不再有用。达勒鲁斯却没有如此乐观，遂电询戈林意见，戈林元帅的回答是战争可能随时爆发。

达勒鲁斯于次日上午向哈利法克重述了这番话，并主动提出，由哈利法克斯致函戈林证实英国真心诚意要取得和平解决，此函由达勒鲁斯面交。哈利法克斯告退，以便与张伯伦磋商。半小时后，他回来了，说张伯伦已经同意。信写好后，达勒鲁斯便立即便赶往克洛伊顿机场。

在柏林，阿托利科大使带着墨索里尼的另一封信前往总理府。信中，墨索里尼开了一张可怕的货单。如要意大利参战，他要德国提供600万吨煤、700万吨石油、200吨钢材、和200万吨木材。阿托利科本人反战，故意把墨索里尼的条件搞得无法接受。当里宾特洛甫冷冰冰地问如此庞大数量的原料需于何时交付时，阿托利科回答说，立刻交，在敌对行动开始前。

这是个不合理的要求。希特勒的回答平静得惊人，回答于下午3时零8分用电报发回给了墨索里尼。他说，多数项目他都能满足意大利的需要，但遗憾的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他不能在战争爆发前交货。在此情况下，本人了解您的处境，只要求您积极加强宣传，并用您已向我建议的适当显示武力的办法，钳制英法两国的军事力量。鉴于他已与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即使要冒与西方关系复杂化的危险，在解决东方问题时，他也不后退一步。

这可不是空口吓唬吓唬而已。陆军已准备于9月1日发动进攻，现在所差的就是元首最后一句话。星期六下午，柏林上空热浪逼人。尽管报上大登特登在‘走廊’上，众多德国农户被焚、波军逼进德国边境，许多柏林人仍在市郊四周的湖泊里尽情享受冷水浴，他们更关心的是气温，而不是政治。

阿托利科收到了罗马打来的另一个电话。是给元首的另一封急信。墨索里尼抱歉地解释说，阿托利科误解了交货期。他并不认为一年内可以交货。

对在此紧要关头他无力相助表示遗憾，他又出人意外地呼吁和平。他说现仍有可能取得圆满的政治解决。希特勒一读这些后，便觉得他的盟友已将他抛弃。他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再次作出一个妥协性的答复。本人尊重导致您作出这一决定的种种原因，并试图以自己的乐观为伙伴打气。

元首既失望又筋疲力尽，便比平时早些就寝，午夜一过便被叫醒。戈林有要事求见，那个瑞典中间人回来了，还带回哈利法克斯的一封信蛮有意思的信。达勒鲁斯被匆匆领进元首的书房时，已是8月27日零点30分了。希特勒庄重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为和平而奔波的中间人。戈林站在他身旁，洋洋自得。在简单交谈几句后，希特勒又大讲特讲德国如何希望与英国达成谅解。议论变成对英国人的漫骂。他最后说，这是我向英国作的最后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他的脸绷紧了，手势也变得非常奇特。

达勒鲁斯指出，英法两国的武装力量也大大改善了，满可以封锁德国。希特勒不作声，只在室内踱来踱去。猛然间，他站住了，重又开口讲话，这次好像在说昏话。若战争发生，我就造潜艇，造潜艇，造替艇，好像是唱针停滞不前的唱片似的，我造飞机，造飞机，造飞机，我就将敌人消灭！达勒鲁斯目瞪口呆，回首看戈林作何反应。这位帝国元帅纹丝不动，达勒鲁斯被吓坏了。

战争吓不了我，希特勒继续说，包围德国是不可能的。我的人民佩服我，忠实地跟我走。他问，英国人为何老不与我达成协议。

达勒鲁斯吞吞吐吐，不敢照实回答。后来，他终于说麻烦在于英国对希特勒缺乏信心。一听此话，元首便捶胸顿足。“笨蛋！”他喊道，我一生说过谎吗？他继续走来走去，突然止步。他说，你达勒鲁斯听了我的意见了。你必须立即返回英国去，把听到的告诉张伯伦政府。我觉得汉德逊不了解我，我真是想达成谅解的。

达勒鲁斯反驳道，他只算私人，要有英国政府的邀请他才能前往。他得明确赖以达成协议的各项要点。确切地说，希特勒向但泽提出的走廊是什么？希特勒笑了。戈林元帅撕下一页地图，用红铅笔圈出了德国所要求的土地。

这样，会见便成了澄清希特勒向英国所作建议中的几个要点的讨论。德国需要与英国订立和约，以消除政治或经济上的所有事端；英国要协助德国取得但泽和那个“走廊”作为报答，德国将保证波兰的边界交让他取得一条通向格丁尼亚的走廊；在波兰的日尔曼少数民族应得到保护；无论何时，若大英帝国受到进攻，德国就会提供军事援助。

达勒鲁斯太老实了，戈林说什么他信什么。他把希特勒往最好处想。他没有受过外交训练，只有为和平的真诚愿望和令人敬佩的勇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回到旅馆，他便立即给一位英国朋友挂了个长途电话。过了不久他便得到了回话，英国政府欢迎他充当消息传递人。星期天上午8时，他在坦贝尔霍夫机场登上了一架德国飞机。当这架飞机朝伦敦方向低飞时，他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是某个阴谋中的马前卒？他颇相信戈林是在真心为和平解决而操劳。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把休息日也当作工作日。他取消了原定即将在纽伦堡举行的、不恰当地定名为‘和平之党日’的庆祝活动，推行了战时粮食和衣服配制制。然后，三军也处于半紧急状态，海陆空三军的武官被令在柏林待命。

就在这种战争气氛的笼罩下，两位重要的波兰外交人员带着一份调解建议，秘密地与里宾特洛甫办公室工作人员克莱斯特接触。他们暗示，贝克外

长是被迫向德国采取好战行动的，其目的仅在于使狂热的波兰爱国者感到满意。贝克所需要的无非是时间，以使事态平静。克莱斯特忠实地向里宾特洛甫作了汇报。外长便亲见元首。希特勒听得很不耐烦，不容分说地宣称，如贝克在波兰连脚都站不住，怎么能指望他帮忙。克莱斯特今后也不要再与波兰人搞半官方的接触。

在那个炎热的星期天，希特勒花了不少时间去处理达拉第总理的呼吁。他写道，作为一个前线老兵，我与你一样明白，战争恐怖是什么。再争论已没有什么必要了，因为自萨尔河还给德国后，德国再没什么要求可向法国提了。在那里恶作剧的是英国，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德国的疯狂宣传战，而不是劝波兰人讲道理。他请求达拉第这个爱国的法国人设身处地为希特勒想一想。若有人阻止法国的某一城市向法国效忠，原因是吃了败仗，你达拉第会有什么想法？生活在该地区的法国人受到迫害，殴打甚至被残酷杀害，你又有什么想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想象，达拉第先生，德国会以此为由攻打法国。对达拉第在信中提到的各点，希特勒均表示同意。他再次呼吁，凭着前线军人的共同经历，达拉第先生应该明白，要一个荣耀的国家放弃近200万人民，并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自己的边境上受到虐待，这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泽和那条走廊必需光明正大地归还给德国。

中午过后不久，一架德国飞机在克洛伊顿降落了，比尔格·达勒鲁斯从机内出来。在乘车前往外交部的途中，他瞥见防空人员在街道上来回巡视，商店的窗户上贴满了纸条。他们绕道偏僻的小巷前往唐宁街10号。张伯伦、哈利法克斯和贾德干正在那里等候，他们脸色严肃，但非常镇静。达勒鲁斯讲述了他与希特勒长时间会见的情形，同时也觉察出一些怀疑的气氛。由于他所汇报的有几点与汉德逊的说法不同，张伯伦便问，他是否绝对确信他听明白了希特勒的话。达勒鲁斯说，误解是绝不可能的。

在谈话的整个过程中，张伯伦的说话都带有不信任希特勒的色彩。由于英国人对他的解释持有怀疑，他建议让他返回柏林，将他们的反应带给德方。张伯伦迟疑了，原因是，现仍在伦敦的汉德逊大使，当日就要带着对希特勒提议的答复返回柏林。他于是便建议将大使的归程推迟一天。这样，他便可在他们作出官方答复前让英国人掌握希特勒的确切想法。

他建议与戈林通话并单刀直入地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同意让汉德逊推迟一天。这位中人便与戈林通话了。戈林说，未与元首相商他不能立刻作答。半小时后，达勒鲁斯再次与他通话。戈林宣布，希特勒接受这项计划。

达勒鲁斯抵达戈林在柏林的寓所时，已是晚上11时了。他对戈林说，他个人深信，英国政府和人民都真心诚意要和平，且极守信用。他还扼要地转述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提案的答复。戈林擦了擦鼻子说，英国的回答是很难令人满意的，整个局势都处在风雨飘扬中。他得单独与希特勒磋商。戈林的电话终于来了。他用宏亮的声音说，希特勒的确尊重英国的观点，对他的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表示欢迎。对英国决定承诺其关于波兰边界的保证，坚持此事应由五大国共同作保的态度也表示欢迎。

一般而言，业余外交家经常会把事情搞坏的，但达勒鲁斯此人却成功地打破了僵局。晚9时，当汉德逊的座机在柏林机场降落时，事情已大有进展。这位大使身上带着达勒鲁斯非正式地递交的提议的正式文本，返回柏林任职。该建议中有贝克业已刚刚同意立刻与德国正式进行讨论。

由于灯火管制，首都的街道漆黑一团，行人稀少。这些行人使汉德逊不

禁想起了幽灵。过去数月来的操劳已使汉德逊大使疲乏不堪。不久前，他曾接受了一次癌切除手术，但发现已是晚期。他从不对人提起此事，且不抱怨工作之繁重。汉德逊在使馆匆匆进早餐，但早餐还未吃完，总理府便传来话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汉德逊喝了半瓶香槟，打点了精神，便驱车上路。总理府门前，不少人在安静等待着。他们一声不吭，据汉德逊观察，也没有敌意。

当希特勒读过了英国照会的德文本后，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照会的结尾是首相自己的杰作，许诺与威胁的混合，德国与波兰之间的问题，若能正确解决，则可打开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否则，英德两国便有可能发生冲突，还可能将世界抛进战争之中。这种结局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希特勒未加评论便将照会递给里宾特洛甫。自若的反应令施密特很是诧异。汉德逊采取攻势，话说得比希特勒还多，希特勒稳如泰山，只偶尔瞧瞧室外黑黑的花园，这是他的先驱俾斯麦时常漫步的地方。

汉德逊宣布，英国说话是算数的，从未也永不会自食其言。希特勒心平气地说，正当他准备在合理的基础上解决他与波兰之间的分歧时，波兰却在继续用暴力反对日耳曼人。英国人对此种行径似乎无动于衷。

汉德逊认为这种说法是人身污辱，激烈地回答说，为了阻止战争和流血，他已尽了能力范围内的一切努力。他说，希特勒先生必须选择与英国友好或对波兰提出过份的要求。是战是和由他选。希特勒依旧镇静说，时局的正确图景并非如此。他的选择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呢，还是以与英国签订协义为代价将他们抛弃。而其他选择是没有的，他的责任是保护德国人民的权利。

谈话结束时，希特勒再次表达了愿与英国签订协议的愿望。这使汉德逊产生了点儿乐观。

7. 制造籍口剑出鞘

在冬园内，希特勒正在草拟给英国人的答复。沮丧和焦急的情绪加剧了。中午，报纸以醒目的标题报道说，在波兰至少有6名德国侨民惨遭杀害。消息传来，冬园内的焦急和沮丧的情绪便成了惊慌。这节报道不管是真是假，希特勒是相信的，且为之气得七孔生烟。当汉德逊于当晚重新出现在总理府内时，人们感觉只有奇迹才能阻止战争。汉德逊大使佩戴了一朵红色的荷兰石竹花。在他步入希特勒的书房并拿到一份德方的答复时，他觉察出，德方的态度比昨晚更不妥协了。在元首和里宾特洛甫的注视下，他开始阅读德国的照会。照会开头是很讲道理的。德国准备接受英国的调停，希特勒将在柏林高兴地接待波兰的全权谈判使者，但是，后边的那句话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德国政府拟请这位代表于1939年8月30日抵达。

“这听来像最后通牒，汉德逊抗议说，你们只给了波兰不到24小时去做计划。在里宾特洛甫的支持下，元首慷慨激昂地否认了这一攻击。时间是短促的，原因是，还有出现新的挑衅的危险，这可能触发战斗。”

汉德逊不以为然，不能接受这一限期。希特勒辩解说，总参谋部在逼他，“我的军队要我说行还是不行。陆军早作好了打仗的准备，军官们已在抱怨，说一星期已白白被丢掉了。若再等一个星期，雨季可能就来了。”

当晚早些时候，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他的官邸，并向他披露希特勒正在为波兰搞一个宽宏大量的建议，包括用公民投票的办法一举正确地解决“走廊”的问题。此建议将于次日上午递交给波兰人。戈林再次撕下一页地图，用绿铅笔匆匆勾划出将由公民投票解决的地段，用红铅笔标出希特勒认为完全应属波兰的地域。

戈林叫达勒鲁斯立刻飞赴伦敦，再次向英国人强调德国进行谈判的决心，并偷偷地暗示，希特勒将向波兰人提出一项建议，因为建议非常慷慨大方，波兰一定接受无疑。

次日上午，系张伯伦需再次下决心的一个上午。日程上最紧迫的一件事是希特勒对波兰人发出邀请之举。首相的外相认为，我们今天就能在柏林拿出个波兰代表来，这种想法是不讲道理的，德国人也休想我们会这样做。驻华沙的大使来电话说，叫波兰人立刻派贝克或其他代表到柏林去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宁愿早打并灭亡，而不愿蒙受这种耻辱，张伯伦已下定决心与希特勒抗衡，连问也不问一声波兰人他们是否愿意屈服，待达勒鲁斯来到唐宁街十号时，谈判似乎已不可能了。对这位瑞典人的讲话，张伯伦、威尔逊和贾德干都洗耳恭听，达勒鲁斯大受鼓舞，借戈林勾划过的地图之助，将建议条款讲了一讲，极力要打消英国人的怀疑。这些条款听来虽然合理，但英国人却仍对希特勒坚持让一名波兰代表于30日即当日抵柏林一事表示不安。除时间界限外，张伯伦及其同僚也反对所定的地方柏林。

达勒鲁斯打电话给戈林。他建议将谈判地点改在柏林以外的地方，最好是在一中立国内。戈林恼怒地回答说，把使者派到柏林去，我看不出波兰人会有什么难处。尽管受到挫折，英国人还是将和平的大门敞开。他们催促达勒鲁斯立刻飞返柏林，并告诉希特勒，英国依然愿意谈判。再者，为了证明他们有良好的信用，哈利法克斯还电告华沙，告诫波兰人勿向日耳曼少数民族中的捣乱分子开枪，并立即停止电台的煽动性宣传。

波兰的回答是下令实行总动员。希特勒非常生气，用为他的外交部一整天都在草拟一份给波兰的建议。除建议在一国际委员会监督下在“走廊”内

举行公民投票外，还给波兰人一条将通过德国未来领土内的国际公路和铁路。尽管波兰的总动员使希特勒非常愤怒，他仍指示勃劳希契和凯特尔将开始入侵波兰的时间延长 24 小时。他说，这是最后一次延期了。除非华沙接受他的要求，否则，9 月 1 日凌晨 4 分进攻将开始。天快黑了，华沙还是没有消息前来，而来自伦敦的消息又是如此含糊，英国正在紧急地考虑希特勒的最新建议，并将于当日晚些时候作出答复。与此同时，他们又通知贝克上校与德国谈判，勿再拖延。英国之犹豫不决，可能是由一个与陆军关系甚密的文官于当日早些时候向英国人披露了许多密况。此人名叫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施门津。他向英国武官透露了许多德国的军事秘密，还说希特勒新近精神崩溃，陆军总参谋部企图趁机进行军事政变。

汉德逊最终获准将答复交给德国人时，已是晚上 10 时了。他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建议深夜会晤。这刚好是波兰代表抵达柏林的限期。里宾特洛甫觉得，英国人是故意这样的。会见是非常率直的。汉德逊建议德方通过正常途径，将他们的建议通过波兰大使馆发回本国。里宾特洛甫要求波兰政府派特使全权代表到柏林来！里宾特洛甫怒气冲冲，好像是在胁迫下听他宣读似的。答复的内容他是一清二楚的，因为英国使馆的电话，特别是通伦敦的电话，都被德国情报机关窃听。照会的调子虽是和解的，内容却与日前电话里所说的相差无几。

谈话在相对平静中又进行了几分钟。里宾特洛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这是希特勒向波兰作的建议。里宾特洛甫用德语宣读了 16 个要点。汉德逊听不太懂。他要这份文本，以便将它发回英国。这完全是正常的外交程序，‘不行’，里宾特洛甫心平气和地说，脸上出现了不自然的笑容。因为元首曾明确禁止他将此份文件从他手中泄露出来。汉德逊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将自己的要求重复了一次。里宾特洛甫再次拒绝，将文件往桌子上摔打。反正，它已过期了，波兰使者到现在还没有来。

8 月的最后一天，对善良的人们来说，是疯狂的一天。达勒鲁斯得到汉德逊允许后，于午后不久打电话给伦敦，告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说，希特勒的建议是极大方的。据戈林说，他是多么急于要与英国友好地解决问题。达勒鲁斯说话时，威尔逊竟听见有人用德语重复这些话。他明白，电话已被窃听，便令达勒鲁斯将这一情况告诉汉德逊。

正当职业外交家与业余外交家都在为获得和平解决而东奔西走时，战争的计划却在无情地发展着。那天中午，在一弥天大谎的驱使下，希特勒发布了第二道入侵令。伯恩特觉得被波兰人屠杀的日耳曼人的数字太小，便自作主张加了一个零。开始时，希特勒不相信数目有这么大。伯恩特回答说，这数字可能有点夸大，那肯定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元首便走到电话机前，令凯特尔发布进行战争一号指示。

这份指示早已准备就绪，只需将开头的那几句话根据情况稍作改动便可。由于德国东部边界局势已变得无法忍受，而政治解决的一切可能性均已告罄，本人决定用武力解决。向波兰发动进攻的日子便确定于次日，即 9 月 1 日。在西方则不采取任何行动。这份指示被派人送至各高级军官手中，由他们再以最机密的办法向野战指挥员发布特别令。至下午 4 时，开始入 395 侵的执行令已经落实，部队和装备已开始向边界附近的前线移动。与此同时，党卫军安全处头子也向波兰边界上一支秘密的德国部队发布了特别令。在此之前，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就泡制了一个穷凶恶极的“希姆莱城役”计划，

给希特勒发动进攻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借口。乔装成波兰士兵和游击队的保安处先遣队，将于入侵前夕在边界上挑起事端，在刚好 4 小时后，便向一森林车站发动进攻，击毁一德国海关大楼，短暂地占格莱维茨的广播电台。在对准麦克风喊完反德口号后，波兰人便随即后撤，并要留下不少尸体，以证明这里曾发生过战斗。尸体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业已在集中营里选好了受害者。

在柏林，经过 5 个半小时的延误后，利普斯基大使终于于下午 6 时 30 分被领进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利普斯基又疲倦又紧张，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声明。声明说，波兰政府正在赞许地考虑英国关于德波双方直接进行谈判的建议，并将就此问题在数小时内作出正式答复。他直接了当地说，从下午 1 时起，他就力图作此声明。

你是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吗？里宾特洛甫冷冷地问。利普斯基回答说，他目前暂时得到指示，将他刚才宣读的声明转达给德国。里宾特洛甫驳斥说，他原以为利普斯基是负有全权谈判使命的代表前来柏林的。你是否有权就德国的建议现在就与我们谈判？他咄咄逼人地问。利普斯基表示无此权。那末，好啦，我们没有必要再谈下去。

利普斯基要求看希特勒的 16 点建议，利普斯基也无权受领它。他有勿进行具体谈判命令要遵守。波兰人有信心鞭打德国人，因而无意讨论希特勒的建议。利普斯基回到大使馆后便往华沙挂电话。线路不通。德国人已将通讯切断。他们并没有什么需要知道的了。

在总理府，阿道夫·希特勒正与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交谈（他于下午 7 时抵达的）。阿托利科再次要求和平。元首说：我们首先得等待事态的发展，这些事态现正按计划发展。晚 8 时整，海德里希的假“波兰人”向格莱维茨电台发动进攻。一个小时后，所有德国电台均取消了正常节目，改播一份正式声明。该声明一字不漏地重复了那份 16 点的建议，该建议之合情合理，连不友好的外国人都受感动。

波兰人从未考虑过接受德国建议。他们不但未提出要求恢复谈判的反建议，反而于晚 11 时广播了一份他们自己的咄咄逼人的声明，作为报复。它说，德国的广播使希特勒的目标昭然若揭。语言再无法遮掩这些新匈奴人的侵略计划。德国正谋求统治欧洲，并以前所未有的犬儒哲学取代各国的权利。这份卑鄙的建议表明，波兰政府发布的军事命令是何等必要里宾特洛甫前往总理府，看看元首对波兰的广播作何反应。希特勒说，没法子了，一节都动起来了。他很沉着。经过数周来的焦虑和怀疑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定下来了。他确信，英法两国不会采取行动，他睡觉去了。不久前，他曾对他的军事将领说过，与斯大林签订的条约“系为了赶鬼而与魔王签订的条约”。当晚，他收到莫斯科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在莫洛托夫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后，最高苏维埃最终批准了对德条约。

对希特勒说来，入侵波兰并不是战争，只是为取得理应属于德国的东西的一次行动，是一次区域性的行动，是英法两国在作了些挽救面子的姿态后必然会作为既成事实加以接受的行动。

虽然他自己的“研究所”所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德波战争爆发，英法两国便有可能出面干预，希特勒仍然不相信这点，他更相信的是他个人的信念，英法不会采取行动。

希特勒最后决定战争的消息传到戈林耳中时，他正在他的专列上。他愤

怒已极，把里宾特洛甫找来听电话。现在，你他妈的战争已到手了！全是你搞的！他喊完，便把话筒一扔。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谁也没像里宾特洛甫那样经常警告元首，若被逼得走投无路，英国必然会战斗。

8. 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9月1日，星期五，凌晨4时45分，在但泽港进行礼节性访的德国巡洋舰开始炮击这个小半岛，那里有一波兰军火库和88名士兵。与此同时，炮火也猛轰德波边界。接着，德军的步兵和坦克便大规模向东挺进。德国未正式宣战。一小时后，希特勒向其部队广播了一项文告。除武力对付武力外他无别的选择。

在罗马，墨索里尼外表上很平静。几小时前，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同时也因为劝他小心谨慎的忠告像洪水般涌来，他作出一个明智而又尴尬的决定，意大利将保持中立。他亲自打电话给阿托利科，要他去请求元首给他发一份电报，解除他在联盟中承担的义务。希特勒迅速地草拟了一封隐藏着愤怒的复电。

本人相信，依靠德国的武装力量，我们有能力完成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并为墨索里尼未来能为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他于上午9时40分签发了这封电报。接着便前往皇冠剧院向国会发表演说。希特勒身穿的看来像军服却又是新颜色的党服。他声音宏亮，讲得很慢，一点一点地将他为何要进攻波兰的原委讲述出来，从头至尾使自己处于愤怒状态中。听众聚精会神地听着。对西方各大国竟认为自己的利益也受到影响的看法，他表示遣憾。本人曾一再向英国施以友谊，愿意紧密的合作。然而，单相思可不行，必须有对方作出反应。

这篇即即演说并不是希特勒最佳演说。希特勒保证，他永远不会向妇女和儿童发动战争，接着便宣布，波兰军队在德国领土内放了第一枪，德国陆军不过是还击而已。谁不顾人类福利之准则，谁便可指望我们会采取同样的步骤。我会打下去，不管打谁，直到帝国安全和权利得以确保！……此时此刻以后，我的全部生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属于我的人民。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当，只想成为日耳曼帝国的第一名军人。所以，我再次穿上了历来对我是如此神圣、如此宝贵的军装。不到胜利我决不脱下军装，要不我就不活着看到它的结束！

听众尽情的欢呼。在疯狂的兴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爱娃·勃劳恩在双手捂脸哭泣。她对妹妹说，他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也死。希特勒宣布，如他身遭不测，他的继位人是戈林。若帝国元帅也遭不测，赫斯将继其位，这个决定表明，德国政府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元首就是德国。

在剧院内，人们疯狂地高呼“胜利万岁！”，在剧场外，在街道上，人们却几乎安静得可怕，这是个吓人的对比。稀稀拉拉的行人，他们板着脸孔，似乎对未来的关切压抑着他们。这些德国人明白，上一次战争并未解决任何问题。他们从自身的经历知道，战争是长期的，悲剧性的，也是不光彩的，它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

汉德逊打电报给伦敦说，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总理府去了。那天下午戈林把达勒鲁斯召到总理府。元首对达勒鲁斯所作的一切努力表示感谢，随后便责怪英国将此努力化为乌有。时至今日，达成协议的希望已不复存在了。片刻后，他打断了戈林的无关插话，说他决心粉碎波兰的抵抗，令波兰全国蒙辱。然而，如英国仍愿谈判，他准备退让，即所谓半途相会。猛然间，他指手划脚的说。英国若愿打1年！我就打1年。希特勒听话不语。片刻后，他嗓门更高，疯狂的挥舞着双臂说，英国若想打3年，我就打3年，如有必

要，我就打 10 年！

一会儿，希特勒来到客厅。此时的他处在喜悦和兴奋之中。他向里宾特洛甫和两名副官喊道，军队进展之神速，超过了他最大胆之想象，整个战役在西方来不及草拟抗议书便可结束。此时，法国问题专家奥托·阿贝茨主动发表意见，说法国将会宣战。希特勒把脸转向里宾特洛甫，举起双手说，饶了我吧，你的专家别再发表什么断言了，他对德国外交人员大加讥讽，说他们拿的薪水最高，用的通讯工具最现代化，但所作的回答历来是错误的。在征兵，在莱茵兰，在德奥合并，在苏台德危机，在占领布拉格等问题上，他们都预言会发生战争。外交武官们也一样糟糕。他们在各国家收集到的关于时局概况的材料，还没有我在柏林得到的清晰，就是因为我的政策不适合他们的需要，在发来的报告中，他们提供假情况，在我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你必须明白，里宾特洛甫，我已最后决定，不听那些曾屡屡向我伪报或谎报的人们的意见，我要自行其是，依自己的判断行事。

在伦敦，波兰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在唐宁街 10 号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他主动提出，根据英波互助条约第一条，他的政府认为，希特勒的入侵应视为侵略。

哈利法克斯说，我没有多少怀疑。两人来到大厅时，前来参加内阁紧急会议的各位大臣都陆续到了。可经数分钟后，张伯伦建议内阁向希特勒提出最后警告，除非停止敌对行动，否则，英国将履行其向波兰承担的义务。他警告说，这封电报措词应谨慎，不用最后通牒的措词，否则，德国人便有可能立即攻击英国的船只。

全世界对此突然袭击大受震惊。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个反应是呼吁交战双方保证不轰炸平民百姓或未设防的城市。这是希特勒曾公开许下的誓言。当天傍晚，英国致德国的照会送到了汉德逊的手里。根据英国政府的指示，汉德逊必须在其法国同事陪同下立即将此照会交给里宾特洛甫。他应向他解释清楚，这是一个警告，而不是一份最后通牒，如德国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下一阶段便发出限期最后通牒，或立即宣战。

上午 9 时 30 分前，汉德逊和考伦德雷来到了威廉大街，但里宾特洛甫拒绝一起见他们。他首先客气地接见了英国大使。里宾特洛甫说，是波兰首先向德国挑衅的。接着，他便开始争辩。汉德逊刚一走，考伦德雷便进来了。他带来的照会，几乎与英国的一模一样。里宾特洛甫重又说，是波兰的不是，不是德国的不是。他答应将照会转给希特勒。

在伦敦，张伯伦正把照会内容告诉下院。他说，只要纳粹政府存在，并坚持过去两年来所采取的方法，欧洲就不会有和平。我们只会从危机到危机，只会看到各国一个接一个遭到攻击。攻击的方法令人作呕，这我们现在已经熟悉了。我们已下定决心，这些方法必须结束。他博行了满堂喝彩。

尽管有迹象表明，罗马的任何进一步调停都会遭希特勒之怨，墨索里尼仍决定作最后一次努力。次日上午，他建议召开大国会议，解决争端。但是，元首对此并不热情，英法两国又表现勉强。

弗里茨·赫塞从伦敦打电话给威廉大街的赫维尔说，我们立刻撤出波兰，主动提出赔偿损失。希特勒如果愿意这样做，那末，避免灾难的机会仍有四分之一。两小时后，回了电话。你立刻去找你的密友霍拉斯·威尔逊勋爵告诉他，元首准备撤出波兰，如德国能得到但泽和走廊上一条通路，如英国愿意充当德波冲突的调停人，德国便会赔偿损失。元首授权你将此建议递交给

英国内阁，并立即开始谈判。

赫塞给唐宁街十号挂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威尔逊一时没空，无暇见他。晚7时44分，张伯伦步入下院，发表声明。首相的演讲从一开始便令人失望。他向听众保证，除非希特勒将其武装力量撤出波兰，否则，英王陛下政府便肯定要采取行动。张伯伦断言，若签订这样的协议，便势必把事态推回到入侵前。就是说，德波两国就发生争端的原委进行谈判的大路是畅通的。以此求得的解决，不但保护了波兰的最重要利益，而且也是在国际保证下取得了。

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9时50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说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

赫塞便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之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动公开道歉吗？如果可能，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

赫塞绝望地说，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项建议便流产，那末，人们便会相信，由于可避免而不愿避免，张伯伦要打这场战争。

威尔逊考虑再三，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位仆人递给霍拉士一张纸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蜡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纸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晚11时30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我建议明日上午9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12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12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么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11时。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

希特勒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斯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斯和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后，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约凌晨4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9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便叫施密特替他接见汉德逊。

9月3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在大战的边沿。

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他深情地说，非常遗憾，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

明。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 11 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临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问，现在该怎么办？

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都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电话，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作一个妥协性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毛山榉树下的一张摺叠式大桌前。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作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就此告终。

上午 11 时 15 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15 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的答复。汉德逊读完后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1939 年 9 月 3 日，伦敦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15 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仑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之怨恨的首当其冲者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火。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末，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作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被其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未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毋需多少怀疑，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很是惊奇，他们原以为会妥协的。苏联人对参加进攻波兰没有多大劲头。里宾特洛甫在当晚发给冯·德·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中邀请苏联参与对波兰的进攻。对我们，这不但是个解脱，也符合莫斯科协定的精神，以及苏联的利益。

希特勒正准备与随员们一起登上开赴前线的专列。在离柏林前 9 分钟，

元首向在最大的危机中不给予支持的盟友发了一份电报。与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不同，发给墨索里尼的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的，且充满了激烈的词句。希特勒说，他明白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他是有意选择发动战争这条道路的。他的信念坚如磐石。晚 9 时整，元首的专列缓缓开出车站时，他很平静，脸色苍白，他说，西方没有什么可愁的。英法两国会在“西墙”上碰掉牙齿。当列车东驰时，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作出典范。

9. 德苏瓜分波兰

对波兰的入侵进展迅速。手持长矛的波兰骑兵根本不是德国坦克的对手，只经过一次陆空的集中打击，守卫者便被打垮。被空中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尖声怪叫的俯冲轰炸机吓得魂飞魄散的波兰地面部队，很快便被有重型自动推进炮和坦克支援的 150 万德国陆军打散。造成巨大破坏的还是这些强大装甲部队。他们冲破一切防御，席卷后方。闪电战不但吓坏了受害者，也使外国观察家丧胆，因为它预示着战争艺术的一个转折点。至 9 月 5 日上午，波兰空军已被消灭，“走廊”的战斗宣告结束。两天后，波兰 35 个师大部分不是被消灭便是被包围。

希特勒把专列称为“元首司令部”密切地注视着战斗的发展。他只要一穿上军服，生活方式便大大改变。他俨然是大战中的前线老兵，把“元首司令部”搞得简朴到有点苛刻。他的新座右铭是“司令与士兵同甘共苦”。每天早晨，在向施洛德小姐口述当天的命令后，他便带上手枪和皮鞭向战地出发。只要天气许可，他便坐敞篷车，好让仆人和副官向士兵们扔纸烟，也好让士兵们认识他是谁。使随行人员目瞪口呆的是，他竟孜孜不倦地研究各次战斗的最微小的细节。他会花上几个小时去视察伙房和饭厅，强令军官吃士兵的伙食。但对于战场上的一切事务兴趣盎然。当施蒙特将军要他给第一列车伤员讲讲话时，他拒绝了。他承认，他们受苦的惨象他受不了。

正当单方面的战争快要结束时，“元首司令部”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弗里茨·赫塞。他报告说，在伦敦的德国官方代表团，不但受到英国高级官员而且也受到普通群众的友好送别。赫塞之来，也是出于个人关心波兰。他明白，由于力主和平，他已失宠。然而，目前深得希特勒信任的赫维尔却向他保证，元首曾真诚地要与英国人谈判，促使他入侵波兰的是德国侨民受暴行迫害的那些报道。赫塞不相信入侵令是在一怒之下发布的。

英国固然令元首关切，他更关切的却是苏联不愿意参与进攻波兰。显然，斯大林是想坐享其成，等待最后时刻，以便把红军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直到 9 月 17 日凌晨两时，斯大林亲自通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说苏联红军将在数小时内越过波兰边界。当凌晨 4 时，红军越过了波兰东部的漫长的边界。波兰边防兵团的士兵们发现，在清晨大雾中，有一队拉着士兵的马车。车上红军战士喊，别开枪，我们是来帮你们打德国人的。边防军战士糊涂了，竟在领头的俄国车上插上白旗。这样，苏联人便大摇大摆地通过了许多地方，未遭一枪一弹的还击。波兰东部便这样陷落了。

里宾特洛甫直到上午 8 时才醒来。当他得悉系施密特让他熟睡 3 个小时，他生气地喊道，德军和俄军正彼此迎面冲去，可能会发生冲突！全怪你太懒，不把我叫醒！施密特想让他安静下来，提醒地说，已竖起了一条分界线。但是，满脸泡沫的外交部长，挥舞着刮脸刀，继续在发火，你扰乱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搞那些事情你经验不足。真正令里宾特洛甫发怒的是，由于人手不足，时间的担搁竟让戈培尔而不是他的办公室向在柏林的外国新闻记者发布消息。

现在，唯一的角逐发生在胜利者之间。俄国人入侵的第一天未结束，两个盟国便在公报的措词上争得脸红耳赤。斯大林反对德国的草案，然后亲手起草俄国的文本。希特勒刚屈从于这个文本，斯大林又拿出一个重要得多的文本，彻头彻尾地瓜分战利品、把波兰人象征性的独立都被剥夺掉的文本。从表面上看，俄国的建议是有益于德国的，但希特勒怀疑满腹，足足拖了 4

天，里宾特洛甫才被授权签署此文件。

为新条约开始谈判，德国外交部长于9月27日下午5时50分抵达苏联首都。这个时间似乎是良辰吉日，因为华沙刚向德国武装力量投降。后来，里宾特洛甫收到柏林的一份警告，说苏联很快就要进攻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所以，里宾特洛甫是带着恐惧的心理于当晚前往克里姆林宫的。他已确信，斯大林将向他提出一项诱人的建议，但又害怕付出过高的代价。晚10时，会议开始了。不出所料，斯大林建议将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波兰领土全部割给德国，它包括了波兰大部分有人烟的土地。作为报答，他所需要的是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

长达3小时的会议结束后，里宾特洛甫用电话向元首作了报告。他说，斯大林的建议有个非常引人的特点，那就是，在控制了大数人口后，波兰的民族问题将按德国认为合适的方法去对待。

斯大林了解他的希特勒。除了需要与苏联继续维持友好关系外，元首是不会不要控制这块犹太人的滋生地的机会的。他授权里宾特洛甫签署了这项条约，并将最后一个波罗的海国家拱手交给了苏联。为了让东部后方自由以便对付西方，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最后谈判中，苏联人硬要里宾特洛甫打电话给希特勒，要他肯定地批准这项条约的全部内容。希特勒准允了这项协定。他说，我要建立稳固紧密的关系。当里宾特洛甫将这些话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言简意赅地回答说：“希特勒很精明能干。”

9月29日凌晨5时，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二人在条约上签了字。斯大林大喜。里宾特洛甫说，苏德两国永不再打仗。这句话带来一阵难堪的沉默。斯大林回答道：“理应如此。”由于斯大林语调冷静，措词特别，里宾特洛甫连忙向翻译要求证实。当里宾特洛甫问道，苏联人是否愿意超出友好协定的范围，在未来与西方的战斗中与德国缔结同盟条约，他所得到的答复是：“我永不允许德国变弱。”由于这句话说得非常自然，里宾特洛甫便认为，这句话表达了斯大林的信念。

回到柏林后，里宾特洛甫仍在琢磨斯大林的这两句话。希特勒对此尤其关心，把斯大林的话解释为他们之间的哲学鸿沟太大，无法填平，两国间必起争端。只在那时元首才解释说，他之所以要在立陶宛问题上作出让步，是因为他要向斯大林证明，他的意图是要一举解决他与东西邻居的问题，从一开始便建立真正的信心。里宾特洛甫如同理解斯大林的话一样，也按字面理解元首的话。他依然相信，希特勒是真心诚意要与苏联人取得谅解。

正当苏联准备接管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东部时，希特勒则把波兰的其余部分变成巨大的屠宰场。他已下令将来自帝国的犹太人集中在交通方便的波兰城市里。最终解决，将需要一些时间。9月21日，海德里希向党卫军指挥官们解释说。他所说的系指灭绝犹太人。在许多党的高级官员中，这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

正当这些可怕的工作进行时，5个“特别小组”的屠杀队对波兰的知识分子、牧师和贵族进行了一次“大扫除”。希特勒深信，在过去几年中，波兰对日耳曼少数民族犯下了众多的罪行。数以万计的日耳曼人被带走，受到虐待，并遭残酷杀害。9月19日，他对但泽一群游击队员说。变态狂的野兽发泄了他们的变态天性，他接着说，万能的上帝已经赐福给我们的武器。现在，他可以报仇雪恨了。至中秋，约3500名知识分子与此同时，约120万普通的波兰人被逐出世代生活过的家园。来自波罗的海沿岸和波兰沿

海的日耳曼人于是便鸠占鹊巢。在此后痛苦的年月中，死于饥寒的波兰人，比被处决的还多。1*

西线战场

第十三章西线战场

1. 谋求英法中立未果

当党卫军在东方执行希特勒的激进的纲领时，他已把注意力移至西方。党卫军由许多处组成，各处的职责和特点又各不相同。武装党卫处是个纯粹的武装组织，由精华分子组成。他们忠于帝国和希特勒，而不是希姆莱。他们参加的动机较好，组织也较为民主，所以，战斗力比陆军强。在武装党卫处里，官兵无多大差别。在陆军中，为了防止失盗，士兵们不准锁存放私人物件的小箱。但是，武装党卫处自称是“兄弟之盟”，却不准锁箱。偷盗由士兵自行治罪。偷盗者将被开除。由于波兰的较好的部分成了他的领土，希特勒便试图用这种或那种办法结束与英法两国的战争状态。首先，他利用报纸和电台开展和平攻势。“希特勒会再次与英国人达成谅解”，赫维尔向弗里茨·赫塞说，元首准备让赫塞重新担负与霍拉斯·威尔逊爵士进行秘密谈判的任务，只要允许德国在东方有绝对的行动自由的话。例如，要希特勒不进攻俄国，他是不会同意的。赫塞感到迷惑不解，要不是出自希特勒的亲信赫维尔之口，他真要铲除这异想天开的主意。赫维尔解释说，希特勒做这笔交易是使英国人保持中立。斯大林对领土的贪婪激怒了元首；元首是心里流着血放弃波罗的海的。赫塞反驳说，这与里宾特洛甫的估计完全矛盾。

赫维尔回答说，在希特勒眼中，里宾特洛甫一点作用都不起。希特勒只将他看成是某种秘书。元首通过像赫斯、戈林和达勒鲁斯那样的非官方渠道去与英国人周旋，其原因也在于此。9月下旬，他鼓动达勒鲁斯再往伦敦一行。“英国人如果要和平，他们能得的”，希特勒说，“但是他们得从速。”可是，就在他与达勒鲁斯大谈和平时，他却在私下里决心进行战争。他向海陆空三空的将领说，他决定早日向西方发动进攻，“因为英法的陆军尚无准备。”他定下了日期：11月12日。瓦尔利蒙上校注意到，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在介绍他的决定的背景材料和概述战斗的大体设想时，元首偶尔也参阅手中的纸条。他不想使用1914年的施利芬计划，而是通过比利时和卢森堡，约莫朝西北方向打去，以便取得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港口。谁也未作反驳。演讲一完，希特勒便把纸条扔入火中。

达勒鲁斯取得了自由来往两国的准许后，于9月28日返回伦敦。当天上午，他便与贾德干交谈了两个小时。在与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会晤中，达勒鲁斯也未取得成功，但希特勒毫不气馁。10月6日，他在皇冠歌剧院发表演说，公开呼吁和平。西方的这场战争为什么要打？为了恢复波兰吗？凡尔赛条约中的波兰永不会再崛起了。关于建立波兰国，这问题应靠俄国和德国解决，而不是靠西方，那还有什么理由打仗呢？应该承认，许多重要问题或迟或早终是要解决的。在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被屠杀前，在数以十亿计的财产被毁灭前，坐在桌旁来解决这些问题，这岂不是更明智吗？

希特勒说，命运将会决定谁是谁非。只有一事是肯定无疑的。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从未出现过两个胜利者，而常常是被征服。他向上帝祈祷，要上帝为第三帝国和其它各国指出正确的途径。然而，若丘吉尔先生及其他先生的意见占上风，那末，这将是我的最后一份声明。然后，我们就将战斗……在德国历史上决不会再出现另一个1918年11月！

希特勒无意接受与两个能危及帝国安全的大国的永久和平，这几乎是肯定的。然而，暂时的和平却能使他离间英法得手，将之各个击破。他讲得如此真诚的原因就在于此。由于元首呼吁和平，德国全境都出现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甚至还举行过为时过早的庆祝活动。次日，法国总理达拉第迅速对

此作出答复，使欢庆情绪稍微减轻。他宣布，除非保证让法国取得真正的和平和普遍的安全，否则，法国决不放下武器。日子一天天过去，伦敦又无消息传来，柏林的希望便增加了。然而，元首却作了最坏的打算。10月9日，他发布了第六号战令。该战令扼要地说明了入侵将如何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进行。

次日上午11时，7名军事将领前来总理府报到。在发布新的指示前，希特勒宣读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他自己写的。表明他对军政历史颇有些研究。他说，自1648年第一帝国分裂以来，德国和西方就是敌人，而这个斗争也必然会这样或那样打下去，打个水落石出。对立刻结束战争，他并不反对，只要在波兰取得的成果能被接受。希特勒未征求这些将领的意见，他们也未提什么。他们只被叫来为德国的战争目标签字画押：“毁灭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不能再反对欧洲日耳曼人民国家之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有人提出反对，认为不宜仓促发动进攻。希特勒承认这点。但时间在敌人那边。由于与俄国签订了条约，在波兰又取得了伟大胜利，德国终于可以在单一的战线上发动战争了。取得了东方后，陆军便可倾全力对付英国和法国。这是个可能迅速结束的战争。不管是什么条约或公约，都不能确保苏联长期保持中立。令苏联不发动进攻的最大保障是立刻显示德国的力量。再者，是否有希望得到意大利的援助，这主要要看墨索里尼还能活多久。罗马的形势有可能瞬息即变。比利时、荷兰和美国的中立也一样。在许多方面时间都对德国大大不利。目前，德国虽占有军事优势，但英法两国正在缩短差距，其战争工业可使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原料。若持久进行战争，危险必大。帝国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有限，而德国战争的生产基地鲁尔又极易受空袭和远程大炮的袭击。

接着，他谈到了纯军事问题。1914—1918年那种阵地战必须避免。他说，进攻须依靠坦克和在波兰发展起来的空中战术，装甲部队将领头突破。他告诫各位将领，必须随机应变，向防守薄弱的阵地发动集团进攻，便能动摇对方战线。

这是出色的表演，但几乎所有将领都认为，陆军还未作好与西方战争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却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同时，他发布命令，宣布让不治之病人无痛苦地死去为合法。也许，他想起了母亲死于癌症时的痛苦，但更有可能是要除掉那些有精神病缺陷者，老迈年高元生产能力者，以及他认为有害的民族。

在伦敦，张伯伦仍在为向希特勒最近的和平建议作出答复而冥思苦想。在元首发布入侵令的当天，张伯伦召开了内阁会议。美国人对一切系列非常引人的建议首次作出的强烈反响，使他感到不安。他心里明白，希特勒在他的演说中并未给合情合理的和平提出多少实质性的东西。他便对内阁成员说，他们的回答必须强硬。大臣们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众人又决定迟两天再作答复。

经过一周的拖延后，张伯伦终于向希特勒作出了答复。他在下院宣布，德国的建议既含糊其词又捉摸不定，英国拒绝接受，如果希特勒想要和平，那末，他就不要光说空话，要拿出行动来；他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他真诚地提倡和平。

在柏林，外交部新闻处立即向各驻外使团用明码发出了电报通知。它谴

责了英国首相的答复，说它是无礼的冒犯。对希特勒而言，英国之拒绝是令人失望的，但也在意料之中。他把戈林和负责空军生产埃哈德·米尔契元帅和恩斯特·乌德特将军召来。他说，我为谋求与西方和平所作的努力失败了，继续战争，我们必须制造炸弹。

2. 谋反与谋杀未遂

希特勒决定进攻西方的风声传出去后，德国内部各抵制派便而制订计划，试图进行政变和谋杀。有些人主张将元首处决，有些人则主张将他绑架，建立军人执政团或民主政府。他们列出了各部部长名单，还向美国和其它中立国伸出了触角。密谋者中最认真的恰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人，领导者是一位性情鲁莽的骑兵军官汉斯·奥斯特上校。他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谍报局的主要情报助手，性情急躁，常常不小心谨慎。他所在的位置是再好不过的了。他与陆军内各派均有联系，与沙希特等人，与外交部，甚至与党卫队都有联系。

奥斯特在慕尼黑找到了一个极有价值的人选。他是个律师，名叫约瑟夫·缪勒，他多年来憎恨希特勒。受奥斯特怂恿，缪勒于10月上旬秘密访问罗马，以试探英国人是否愿与一反纳粹政权媾和。他会见了教皇，教皇的秘书从英国公使处打听到，大不列颠并不反希特勒的德国达成“软和平”。

缪勒祈求得到一些书面的东西，以便向谍报局和军方人士证明，这个和平建议是得到教皇亲自批准的。令人惊奇的是，教皇居然同意这一要求，并令私人秘书草拟了一封信，该信大致谈了谈与英国和谈的主要基础。

奥斯特派大受鼓舞。在与西方取得联系的各种尝试中，这次是最有前途的。教皇的参与也许能诱使勃劳希契积极参与这一密谋。然而，这位陆军总司令却不为之所动。他深信，德国人民全心全意拥护希特勒。哈尔德将军也同样胆怯，但在奥斯特和其他人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协助举行起义。刹那间，似乎所有高级军官都愿意采取行动。密谋者们甚至得到保证说，如希特勒不取消入侵的话勃劳希契本人也准备参加。

陆军头子与元首之间的摊牌定在11月5日进行，即陆军拟向西线阵地发动进攻的那一天。勃劳希契按时来到总理府。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他详细阐述了反对入侵的主要论点。他说，在秋雨或春雨中，要发动如此巨大的攻势是不可能的。敌人头上也下雨，希特勒简洁地回答说。勃劳希契在失望中辩解说，波兰战役表明，德军步兵的战斗精神比大战时期低得多，甚至出现了类似1918年发生过的、不服从命令的现象。

希特勒客气地、冷静地听着。这种说法把他弄火了。在哪一个部队里出现过无纪律的情况？他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哪里？勃劳希契原是有意夸大其词，企图阻止希特勒的，见元首如此发怒，只好缩回。陆军的指挥官采取了什么行动？元首问道。判了几个人死刑？

他把尖酸刻薄的言词的矛头指向陆军。陆军从未忠诚过他，对他的天才也没有信心，且用故意拖延的办法破坏武装计划。事实上，陆军是害怕作战！希特勒猛然转过身去，大踏步出了房门。勃劳希契回到设在18英里外的佐森的司令部后，仍处在震惊状态中，结结巴巴地叙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几乎与此同时，总理府打来电话，重申11月12日为入侵的日期。具体的时间定于：清晨7时15分。哈尔德将军要求书面指示。很快，通讯员便把指示送到他手中。此时，陆军的密谋者万事俱备，只欠一道书面命令便可推翻希特勒了。但是，上边既没有号召起义。相反，他们偷偷地焚毁了可作为罪证的文件。唯一不惊慌失措的是奥斯特上校。通过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多夫伯爵，奥斯特上校向比利时和荷兰两租界发出警告，12月12日清晨开始进攻。

星期天发生在总理府的风暴，却又碰上了一件令人泄气的事情。空军需

要连续 5 天好天气才能消灭法国的空军，而天气预报不好。希特勒无奈，只好将进攻日期往后拖延。

希特勒对军方的阴谋虽然一无所知，但戈林曾警告他要注意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两人，建议元首把这些丧门星除掉。瑞士占星家卡尔·恩斯特·史拉夫特的忠告更是直截了当。不久前，他曾提交一份文件，说明希特勒在 11 月 7 日和 10 日之间有遭暗杀的危险。但这份文件被匆忙存档，因为给元首占星卜卦是受禁止的。

11 月 8 日上午，希特勒在慕尼黑参加老战士团圆年会时，建筑师特鲁斯特太太也发出一项警告。她问他，为何对安全措施如此马虎，上她画室时身边只带一两名警卫？他回答说，一个人对于上苍应该笃信。说完，他拍了拍裤袋。我手枪随身带，但连这玩意儿也成为废物。若我的末日已决定，只有这个才能救我。他用手捂心。人们应该听从内心的声音，相信自己的命运。我深信，是命运挑选我为日耳曼民族效劳的。只要人民还需要我，只要我还为帝国的生命负责，我就会活下去。他把自己描述成耶稣第二。

当人民不需要我时，在我完成任务后，我便会调离这个世界。

即使在谈话内容转向建筑后，特鲁斯特太太发现希特勒仍然不安。“我必须将今天的日程改一改”，他猛然说。接着，他又自言自语，说要与夏勃对一对表。当天下午，他突然决定当晚在贝格勃劳酒馆发表演讲。所以，他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准备工作上。这篇演讲主要是讲给德国人听的，所以它将再次攻击英国。在贝格勃劳酒馆的主厅里，人们挂起了彩旗。黄昏前，麦克风也已装好，且作了调试。黄昏，一个身材矮小、脸色惨白、额头高高、眼睛明亮的男人，扛着一只箱了进来。他是个技术高超的工匠，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从前被当作共产党同情分子被关进达豪集中营。此时，他刚披释放出来，此行的目的是要杀死希特勒，以取得和平。箱里装的是个定时装置，与炸药相连。正当服务员和党的官员为此次演讲会作好最后的准备时，艾尔塞乘人不备，走上阁楼，躲在从讲台后竖起柱后。几天前，他用特种锯将柱子的木板锯开装上了几副活页，将那块木板改装成了小门。

厅里的灯灭了，各扇门也关上了。艾尔塞又等了半个钟头，将炸弹置于柱子内，把引爆时间定在晚上 11 时 20 分左右，元首将于晚 10 时开讲，炸弹则于演讲中途爆炸。

在此之前，曾有不少人试图谋杀希特勒。有一次尝试是他完全不知道的，策划者是一丢掉幻想的党卫队队员。此事发生在 1929 年。在希特勒即将在体育馆发表演讲前，他在讲台下边安放了一颗炸弹。在演讲过程中，他突然想去解手。某人偶然将他锁在男厕所内，他未能将炸弹引爆。

希特勒将他的年轻的梅克斯·维恩舍召至其寓所。他问，是否能比原计划早些时候离开慕尼黑？维恩舍向他保证说，这是毫无问题的。为了完全，供元首支配的火车随时都有两列。立刻安排元首坐早车离开慕尼黑。

在贝格勃劳酒馆，元首受到了盛大欢迎（欢呼声不绝于耳）直到 10 时 10 分他才开讲。他对英国破口大骂。听众听得异常开心。事实上，用不着讲什么，听众便会鼓掌。由于元首的演讲被多次打断，坐在前排的维恩舍唯恐元首赶不上较早的一班车。

11 时零 7 分，元首出乎意外他匆匆结束了他的演讲。在几码外，在那根柱子里，艾尔塞安装的炸弹已在嘀嘀哒哒地作响。再过 13 分钟，炸弹就要爆炸了。往常，希特勒在演讲完毕后总要花相当多的时间与起义时期的老同志

握手、聊天。今晚，他未与人握手，便在赫斯和数名副官的陪同下，匆匆步出大楼，钻进了等候在门外的车子。肯普卡开着车了直接赶赴火车站。在希特勒离开大楼后刚好8分钟维恩舍听见远处传来一声爆炸。他不明白这是何故。

在爆炸过后出现的嘈杂声中，警车、救护车的警笛大作。希特勒若站在讲台上，他肯定会被炸死。那颗炸弹炸死7人，炸伤63人，元首坐的列车正要开车时，爱娃在她的密友赫尔达·施奈德的陪伴下赶到了车站。上车后，她们见众人高高兴兴的，无忧无虑。几乎人人都在喝酒。不喝酒的希特勒很活跃，而交谈生动活泼的还是那有讥讽天才的戈培尔。

车抵纽伦堡，宣传部长戈培尔下车发几封电报和收集最新消息。回到车厢后，他声音颤抖，把炸弹一事告诉了众人。希特勒原以为戈培尔在开玩笑，直到看见他苍白的脸孔时才相信。他自己的脸孔也成了阴郁的假面具。末了，他感情冲动、声音沙哑地喊道，现在，我心满意足了！我比平常离开贝格勃劳酒馆早，这正是上帝的意旨。上帝有意帮助我达到目标。

他首先询问伤员的情况，便开始猜测谁是密谋者。他的结论是炸弹肯定是两名英国特务安放的。斯·潘恩·贝斯特上尉和史蒂文斯少校两人，暗中与海德里希的一名特工人员进行谈判。根据希特勒的猜测，希姆莱立刻下了火车，通过电话下令，将两名身在荷兰的英国人绑架回来。

次日下午，史蒂文斯和贝斯特二人于文罗落网，被押进德国受盘问。数小时后，真正的放炸弹者在瑞士边境被捕，旋即被押回慕尼黑。在盖世太保总部的审讯室内，在强烈的弧光灯照射下，艾尔塞承认，炸弹是他放的，没有同谋。他这样做是为了要结束战争。他详细地描述了他怎样先锯开木板，然后给炸弹定时的。

希特勒读了盖世太保的报告后，在报告上生气地批道，“是哪个笨蛋审问的？”他认为，说艾尔塞是个流浪汉是荒唐可笑的。参与这项大阴谋的有他的最凶恶的仇敌，英国人、犹太人、共济会会员，以及奥托·斯特拉塞尔。这难道不是明摆着的吗？

希姆莱亲自动手，想方设法从犯人口中搞到真实情况。据一目击者说，他一边用靴子猛踢戴着手铐的犯人，一边破口大骂。尽管他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或类似的工具猛抽，那位个子矮小的细工木匠仍一口咬定他先前的证词。就是在被催眠后，他的口供仍然未改。这样，海德里希便相信艾尔塞确没有同谋。但元首却严厉斥责希姆莱未把真正的罪犯找到，这是希姆莱未公开审判和处决艾尔塞的原因。

除被用来挑唆起对英国的仇恨外，这次未遂谋杀还被用来提高元首的知名度。各阶层的德国人向元首发来贺电，庆贺他死里逃生。全德国，天主教的报刊虔诚地宣称，是上帝奇迹般的作用才保佑了元首。对提早离开啤酒馆，他已感谢自己的心声，也感谢上帝。他对霍夫曼说过，那时，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直至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觉得我必须尽快离开酒馆。然而，外国观察家们却另有一番说法。大多数人都认为，它有点国会纵火案的味道。

3. 被迫取消西侵计划

希特勒发布了第八号战令。陆地上的入侵如期进行，在没有迫不得已的军事需要时，他禁止轰炸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居民中心。这比人道主义更为实际，也披露了希特勒的最终目标。他进攻西方的真正意图是为了巩固后方，突袭俄国，而不是征服欧洲的土地或毁灭英国。

数天后，他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这次，他不但邀请总司令前来参加，还请了领导此次进攻的人们。此次会议于11月23日中午在总理府内举行。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对我脑海中的想法有个印象。因为，在未来事件中，引导我的正是这个想法。我不是请你们来听我作决定的。接着，他便透露了各位听者理应知道的事情。具有值得骄傲自豪的是传统的军方已蜕变为只服从一人专政的唯唯诺诺的工具。我一直怀疑，我是否应先打击东方然后才打击西方，基本上说，我是为了打仗才组织武装力量的。打的决定历来在我手中。我迟早要把问题解决。

这是公开宣布要当主人，但与与会者却没有不同意者。最高统帅作出决定后，一个军人再没什么可讨论的，这既适用于一般军人，也适用于元帅。

希特勒继而说，他是更换不了的。帝国的命运只在我一人身上。我将按此处之。他承认，他的全盘计划是一场赌博，但话却咄咄逼人。我非胜则亡，我选择胜利。这是个历史性的决定，可与第一次西亚战争前腓特烈大帝的决定相提并论。如我要死，我将死而无恨。我是要这样来度过我的一生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讲话时，他对自己的命运作了个阴暗的预言。在这次斗争中，我非站则倒。我的人民若失败，我决不苟且偷生。这些都是真心话。对希特勒而言，只有黑白之分；不是完全胜利便是世界末日。

当日下午，希特勒向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宣读了他的一份讲稿，关于陆军高级将领中的失败主义。勃劳希契大吃一惊，提出辞职。希特勒不予接受，提醒他说，作为一个将军，他应与其他军人一样，尽其职责，履行义务。对陆军而言，这是苦难的一天，就像哈尔德在日记中雄辩而言简意赅地说的一样，是充满危机的一天！希特勒曾说过，谁要是妨碍他，他就消灭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被希特勒的这一恫吓吓软了腿。他们双双拼命努力，不使自己沾抵抗分子的边。

刚好在一周后，斯大林又使世界大吃一惊。11月30日，他入侵芬兰。芬兰这个国家，早在1918年，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曾挫败一次共产党叛乱。斯大林入侵芬兰，令希特勒狼狈不堪。这不但是因为德芬关系较好，而且也因为它削弱了与墨索里尼本来已薄弱的联盟。从一开始就反对德苏条约的意大利人，与西方一样，对苏联无故入侵芬兰，也表示巨大的愤慨。教皇的官方喉舌《罗马观察家》，跟着教皇，对法西斯纳粹的入侵只字不予谴责。现在它却与教皇一起，痛斥苏联之入侵系蓄意侵略。齐亚诺写道，教会与国民都给墨索里尼施加巨大压力，令他设法让德国失败。事实上，12月26日，他授权他的女婿通知比利时和荷兰代表说希特勒即将入侵。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慌忙将此情报转给布鲁塞尔。德国人截获并翻译了这份电报。

整整一个星期，墨索里尼都坐立不安，既怕元首成功，又希望他成功。元旦前夕，他考虑参战，并与希特勒一起。但是，一看到德国即将入侵西方的迹象越来越多时，他又坐了下来，充当大哥的角色，写信劝解其小伙伴。意大利总理从未如此大胆地直言不讳。但他的直率又令他关切。所以，直到1940年1月5日，他才最终允许将此信拍发。他劝希特勒节制自己，不要入

侵西方。打这样一场战争，双方都只有损失。现在，既然您已取得东部边界，建立了有 9000 万人口的大帝国，您把一切都拿去冒险并牺牲日耳曼民族之花，目的只在于让迟早总会掉落的果实早些掉落，并由我们这些欧洲的新兴力量来收获。这划得来吗？那些民主大国本身就带有令他们的果实腐朽的种子。

接着，他便批评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这样的态度，他知道，必然会惹元首发怒。我觉得，您不能丢弃您曾高举 20 年、许多同志为它面献身的反犹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大旗。您不能放弃德国人民曾盲目相信您的福音。” 4 个月以前，苏联是世界头号敌人。现在，她怎么能成为头号朋友呢？消灭布尔什维主义之时，也是笃信我们两国革命之日。

1 月 8 日下午，阿托利科亲手递交了这封信。可以理解，元首是不屑予以回复的，只将它束之高阁。这是墨索里尼为摆脱他的盟友的统治所作的最大努力。

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墨索里尼，都不知道英国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就芬兰被入侵一事向苏联宣战。英政府之所以如此，系教派人士和“克莱夫顿小组”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系赤俄，不是德国。毕竟，希特勒向波兰所提之要求是合理的。只是方式可憎。

在这些动荡的日子里，希特勒的主要进攻武器是戈培尔。他的宣传的主要矛头是针对法国，目的在于离间它和英国关系。戈培尔冒着雨雪，亲临“西壁”视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看看身在几百码外的马奇诺防线里的法国兵在干些什么。他的结论是，普通的法国兵精神不振，愁眉苦脸，普遍厌战，因此，宣传部长戈培尔便指示德军向真空地段那边的陆军高声友好地问候，并与法国士兵进行兄弟般的交谈。宣传队用大喇叭广播新闻和消息，以证明德国与法国实在不是敌人。晚间，德军向马奇诺防线里的法军播送缠绵的法国歌曲。在节目结束前，广播员大致会说：“晚安，亲爱的敌人，与你们一样，我们也不喜欢这场战争。谁该负责呢？不是你们，也不是我们。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互相射击呢？又一天结束了，我们大家又可睡一晚甜觉。”最后播送的一首录制好的催眠曲。白天，传单在法军头上满天飞，画的是一个法国兵在前线发抖，而他的妻子却与一英国兵同枕共席。

对法国老百姓的宣传却又不同了。德国人用许多秘密电台，劈头盖脑地向他们广播，说他们的政府如何腐败，犹太人如何赚钱，希特勒的陆军和空军如何强大得吓人，等等。有份传单效果特别好。那是德文版的《诺斯特拉达穆斯预言集》，它预言，法国必将被第三帝国征服。

在国内，戈培尔令德国人咬紧牙关，迎接即将到来的战斗。因为敌人已决心将德国一举永远消灭，他们的生活已岌岌可危。12 月中旬，他下令禁止各报刊登和平言论。根据这一指示，在圣诞节问题上，各报和电台均应避免感情调子。只有 12 月 24 日，可以庆祝。为使前线 and 后方团结一致，1939 年圣诞节广播的主题是士兵的圣诞、人民的圣诞。

在法国的英军，对戈培尔的宣传漠不关心。事实上，战争已变成了蹩脚的笑话比赛，英国的百姓也与英军一样厌战，把战争称为虚假的战争。张伯伦宣读周报时，越来越多国会议员打盹。

希特勒则在等待一连 5 天好天的到来，把笑话变成可怕的战争。他的空军司令也在进退维谷。戈林不得不给人以等得不耐烦的印象，但私下里却希望坏天气得以继续，因他怕空军尚未作好作战准备。他亲自出席每天一次的

天气会议，缠着气象台长迪新不放，要他提供更多的情况。希特勒还胁迫迪新作更长时间的预报。他坚决拒绝。1940年1月10日，等得不耐烦的元首希特勒，再次为入侵订下了时日，一周后，日出前15分钟。那天没结束，命运又来干预。空军的一架轻型飞机在边境迷航，在比利时降落时坠毁。在那天升空的飞机中，这架最重要。机上有个未经准许的乘客赫尔穆特·莱茵伯格少校。少校身上有个公文包，里边塞满了空袭比利时的作战计划。莱茵伯格在焚毁文件时被比利时军虏获。但他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向空军司令部报告说，他已把计划烧成微不足道的碎片，顶多只有巴掌那么大。

他们的报告已令戈林宽心，希特勒却不然。他估计作战计划已泄露给了敌人，便下令取消入侵计划。残留的纸片足以使比利时人得悉入侵这事。这份情报被送往伦敦，在那里，人们半信半疑。他们沉醉在自己的攻势中，一支远征军在挪威登陆。这个一举成功的想法，使新任海军大臣非常感兴趣。

4. 入侵北欧

希特勒也准备夺取挪威。在此之前，他从未考虑采取这样的行动。他的盟友斯大林入侵芬兰，打乱了他的算盘。希特勒害怕这可能会给盟国以借口，开进挪威，从北面包围德国。他批准对入侵挪威的可能性进行研究，但紧急度极低。后来，2月底，令人吃惊的报告送上来了：英国人在斯堪的纳维亚登陆迫在眉睫，这使希特勒成了入侵挪威的热烈的鼓吹者，英国若在挪威找到了落脚点，波罗的海便会被封死，他的潜艇便会全部被困。同样可怕的是经济威胁。德国使用的铁矿，半数以上来自挪威和瑞典，铁矿供应就此告终，他的战争经济便告吹。因此，希特勒便于1940年3月1日下令同时占领丹麦和挪威。这要有和平占领的性质，目的在于用武力保护北欧各国的中立，任何抵抗均用可能的手段击溃。

希特勒异常关切时间这个因素。在侵入西方之前，3月15日开始进攻，这是在战争史上最大胆，最重要的决定。

与此同时，他还设法支撑与他的两个盟国正在恶化的关系，特别是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它已进入了令人不安的阶段。在征服波兰不久，两国便开始就贸易协定一事，展开谈判。德国派了个37人的经济代表团出访莫斯科；苏联派了个更大的代表团回访柏林。苏联代表团带了个采购机器和军用物资的货单，价值15亿马克。德国人目瞪口呆，因为苏联人所需的大都是他们战争生产所必须的。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角逐，最后由斯大林本人将之推上高峰。他牢骚满腹地宣布，德国人若不让步，“条约便不签订”。

这是希特勒不能允许的。他指示里宾特洛甫致函斯大林，让他重新检讨对德国的立场。斯大林已醒悟到，他已将他的盟友逼得走投无路。斯大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策略，要求停止争吵。他同意德国在两年零三个月内交货，答应在一年半内，将原料交给德国。在所有障碍都被清除后，这份条约于3天后签字。德国代表团兴高采烈，团长报告说，意味着通向东方的大门已为我们敞开。

希特勒既高兴又宽心。比诸克里姆林宫里的同事，他更为入神。斯大林是他唯一想深刻地了解的世界领导人。他详尽地盘问了从莫斯科回来的使者，把有关他的盟友的最微小的细节都问得一清二楚。据克里斯达·施洛德的回忆，他不时打断对方的话，热情地高喊，“斯大林其人是个残忍的家伙，但你不能不承认，他又是个异乎寻常的人。”这几乎像是在谈论他自己。

解决这个俄国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另一个问题：芬兰人被接受了苏联的苛刻和平条件，结束了他们之间短暂的流血战争。希特勒要为支持这一不受欢迎的事业感到尴尬。现在，他详尽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对意大利进行狂热地吹捧，像一个女学生给她的最新迷恋对象写信一样，用了许多斜体字。

到了次日，3月9日，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带了一大群随员，离开了柏林。在首次会见时，墨索里尼对里宾特洛甫所提出的意大利是否参战的问题作了谨慎的回答。他说，有意对冲突进行干预，打一场与德国的战争相平行的战争。但是时日要由他来选择。他只同意与希特勒见面。3月18日，星期一，这两位独裁者冒着大风雪，在勃伦纳山口会面。会议开得热烈真诚，希特勒成了会议主宰。他讲得心平气和，故作姿态。他说，他此行的目的是将局势解释清楚，以便让意大利总理作出自己的决定。

墨索里尼利用仅有的几分钟发言时间，着重阐明了他欲参战的意图。他说，这不过是选择最好的时机问题罢了。两人在永远信任，永远友好的气氛

中分了手。希特勒却指示施密特勿将会谈纪要的副本交给意大利人。意大利方谁会看到这份文件，会告诉哪个盟国的外交官，这谁也不知道。

他下定决心让德国首先到达挪威。1940年，4月2日，他下令于一周后开始进攻，时间是清晨5时15分。反希特勒集团也同样决心不让入侵发生。为此，他们需要哈尔德这个人。不久前，他曾保证助以一臂之力，但一直在动摇。为了让他行动起来，他们让他看了穆勒的备忘录，提纲挈领地谈到了教皇如何秘密参加与和英国和谈一事。总参谋长对此印象深刻，却泪流满面。他哭泣着说，他的良心不允许他行动。计划的失败并未使勇敢的奥斯特上校泄气。他决心亲自行动以阻止希特勒。4月上旬，他密告荷兰武官，挪威将遭入侵。但是，由于这份情报只转到挪威驻柏林使团的一成员手中，而他又觉得不值得将它转给奥斯陆。英国人也不相信收到的类似报告，不相信希特勒正在做他们自己计划在一、二天后要做的事情。一种过分自信的气氛笼罩着唐宁街10号。

星期天上午，4月7日，德国海军分成5队，分别朝挪威6个城市进发。船舱里装满了战斗队的德国商船正在邻近海面严阵以待。其时，英国的舰艇正在纳尔维克下方海面布雷，为他们的入侵作好准备。皇家海军的舰艇“萤火虫”号发现了两艘德国的驱逐舰。伦敦认为，德国海军企图占领纳尔维克，但所用兵力有限，这两艘军舰系其中的一部分。直到星期一上午，英内阁才得悉，敌军舰也朝至少另外3个挪威港口接近。大臣们张口结舌，但要阻止希特勒，现已为时晚矣！

星期二清晨，德军发动进攻了。上午8时，纳尔维克已被两营德军占领。这两营德军系希特勒啤酒馆起义时的老战友，爱德华·狄特尔准将率领的特种高山兵。中午前，其它港口也相继陷落。但是，在古老的奥斯卡堡，入侵者遭到抵抗，抵抗者坚守的时间足以令皇家人、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等安然乘火车逃离奥斯陆。挪威银行的黄金和外交部的秘件，共装满23卡车，远离首都。

在丹麦，德军所遇抵抗甚微，计划执行之顺利，有如纸上的一样。因为某种原因，丹麦的海军一饱未发，陆军也只打伤入侵者20名。至半夜，战斗全部结束。丹麦国王投降，下令停止一切抵抗，他对德国行动部队的参谋长说，他会尽力保持国内的和平与秩序，接着，他便开始吹牛拍马了。你们德国人又完成了令人无法相信的事情！人们必须承认，你们干得真是出色！

星期三上午，5艘英国驱逐舰突然闯入纳尔维克港，打沉两艘德国驱逐舰和所有商船，只有一艘幸免。3天后，英舰“瓦斯巴特”号率一驱逐舰队返身前来，把余下的德舰全部击沉。

这个消息令希特勒非常紧张，他对勃劳希契悦，看来，纳尔维克恐怕守不住了。至4月17日，希特勒的烦恼又非常明显了。他看见谁就骂谁。勃劳希契、凯特尔和哈尔德都不敢吭声，作战部长约德尔唐突地宣布，出路只有一条：集中力量，坚守，不放弃。接着，他与希特勒辩论起来，好像他们是同级似的。把旁观者吓得目瞪口呆。后来，作战部长发了火，把门一摔，冲出门出去。希特勒一声不吭，从另一扇门走了出去。当晚，他便令狄特尔，尽量坚守。19H，新的危机消息又传了过来。躲在挪威北部崎岖海岸山间的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坚决拒绝由挪威法西斯党魁维德孔·吉斯林组成新政府。

至此时，英军两个旅已在纳尔维克和特黑姆附近登陆，共1.3万人。随

着英军的攻势加剧，登陆部队不断增加，至周末，德军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此时，米尔契亲自指挥空军前来救援。他派了两架巨型水上飞机，满载特种高山部队飞往纳尔维克，亲自指挥俯冲轰炸，削弱了挪威中部英军和挪威军的抵抗力量。4月28日，英国下令撤出大部分陆军。次日，哈康国王及其政府成员乘英国巡洋舰转移至北极圈内的特罗姆塞，并在那里临时建都。

现在，除纳尔维克外，挪威的大部分地区已在德军控制之下。在纳尔维克，狄特尔的6000名士兵仍在与盟军的2万名士兵英勇奋战。4月的最后一天，约德尔告知希特勒，奥斯陆与特隆黑姆之间的通讯联系已经建立。午餐时，得意忘形的希特勒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感谢他为胜利作出了贡献。元首也对狄特尔和米尔契表示感激，双双予以提拔。他把米尔契大加夸奖，在一次会议上说，由于米尔契掌管空军，在挪威看来大势已去时，救德军于危难。为什么呢？他抑扬顿挫地问，把与约德尔争论一事忘得一干二净，只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人，一个不知什么叫不可能的人！

5. 毁灭低地回家

巩固了北欧后，希特勒再次将精力转向入侵西方的问题上。对原先草拟的进攻计划，他从未喜欢过，因为这是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战术翻版，缺乏想象力。从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杀向英吉利海峡各港口。他的目标不但是消灭法国的陆军，而且还要占领海峡沿岸，把英国与其盟国切断。此外，德国还要建立潜艇和空军基地，为进攻英伦三岛作好准备。

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这还是施利芬计划，只是沿大西洋沿岸向右包抄而已。连续打两次这样的战役是打不赢的。即使打赢，它也违反了闪电战的原则。他曾发誓不让这一代人再受他在佛兰德受过的苦难。按他的计划，他将越过阿登山脉，在南部更远的地方进行大胆的穿插，用机械化部队突破色当，席卷至英吉利海峡。接着，主力便挥戈北上，插进英法两军的后方，挡住他们的退路。元首一夜又一夜地研究一幅特制的立体地图，以确定色当是否为突破之处。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斯坦因将军是陆军中最出色的战略家，他独地策划了类似的进攻计谋，终它呈给了勃劳希契。勃劳希契不予采纳，理由是风险太大。但当元首听说曼斯坦因有此“风险大”的建议后，要他陈述详情。令曼斯坦因惊奇的是，元首听了很高兴。这样一来，他不但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还对计划作了些改进。最高统帅部既不喜欢希特勒之修改后的计划，也不喜欢曼斯坦因的计划。他们群起而攻之，但希特勒力排众议。

2月末，希特勒——曼斯坦因进攻计划被正式采纳。待挪威战役快结束时，作好了沿西线行动准备的德军已达136个师。他们万事俱备，只待连续好天的出现。5月1日，希特勒将进攻日期定在5日。但是过了48小时后，由于气象条件不好，他又把5日推迟到7日，然后又推至8日。戈林仍在祈求给他多点时间。但荷兰传来的消息却令人大吃一惊，取消休假，疏散人口，设置路障。希特勒很紧张，同意延期至星期五，即5月10日，又说，再多一天也不行！他说，前线200万官兵处于进攻状态，工作越来越困难了。

至此时，希特勒已下定决心，不再等待连续5天的好天便发动进攻，为此已付出了3个月的时间代价。他是在赌博，靠的是过去证明如此有效的直觉，即产生于不耐烦的逻辑悬念。星期四上午，亚琛附近的一名兵团司令报告说，当天出现了大雾。接着便有人预言，大雾将会消散，10日是个好天。希特勒令他的专列准备从柏林城外的一个小车站出发，并特地采取措施，不让他的心腹左右知道他的目的地和此行的目的。在漫长的旅途中，希特勒外表虽然平静，但是随着进攻期限的即将到来，他内心也受折磨，很是忧愁，列车在汉诺威停住，以等待最后的天气报告。这一次，气象局长迪新预言10日是个好天。希特勒确认了进攻令，进攻移于拂晓开始。他虽比平常早些进房休息，但无法入眠。据预报，天气虽然好，他仍在为天气发愁。

对成功的更大的危险还是来自他自己的情报机关。受到希特勒信任、能得悉此次入侵的始终详情者，屈指可数。其中之一是卡纳里海军上将，而他所知的又无一不告诉他的性情暴躁的副手奥斯特上校。当晚早些时候，奥斯特曾在晚餐时告诉他的老友荷兰的武官说，希特勒已下了最后一道进攻令。晚餐后，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稍事停留，并获悉，此次不会在最后一分钟再次推迟。荷兰武官首先将此情报转给了他的比利时同事，然后与海牙通话，用密码说：“明日拂晓。严守！”

10日凌晨4日25分，元首的专列抵达了目的地欧斯寇顿。这是个小镇，

与荷、比边境相隔不远。在群星密布的天幕掩护下，元首乘车前往其新的指挥部“岩巢”。当他在林木茂密的山顶建成的指挥所地堡内坐定后天已开始放亮。他对了表，大为惊奇。原来，天亮的时间比人们告诉他的早 15 分钟。

在面西 25 英里外，他的部队正在冲过比、荷、卢三国的边境。他的空军遮黑了天空，他集中了 2500 架飞机，比盟军能派上天空的飞机总数多得多。德机一群群向西飞去，把 70 多个敌机场炸成废墟。空降部队夺取了荷兰的主要据点，滑翔部队从天而降，准备夺取比利时的明碉暗堡。元首最感兴趣的，要算是对埃马尔的炮台的进攻了。部队出发前，他曾亲自给指挥官们和与此滑翔战斗有关的无衔军官训话，还使用了模型地图。他热切地等待着战报。11 日中午，这座被认为攻不陷的炮台，连同默兹的一座桥梁，已落入德军之手。听此消息后，希特勒欣喜若狂。不久，更有意义的消息便传来了，敌人反攻了！敌人正沿整条战线前进，希特勒高兴万分！他们中计了！进攻列日是一条聪明的计策。我们让他们相信，我们仍然忠实于旧的施利芬计划。

5 月 10 日，英法两国吃了一惊。两国的总参谋部对布鲁塞尔、海牙或自己的情报专家所提出的警告置之不理。1938 年，英国情报员 M1——6，耗费 1 万英镑，从一波兰数学家那里买到了代号为“谜”的密码机的秘密资料。他还买到一份英国护照，一张法国居住证，允许他和妻子在法国居住。在巴黎左岸的寓所内复制了一部机器。在布列茨雷公园安装，这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大厦，在伦敦北部 40 英里外。1930 年英国宣战时，这架代号为“超高频”的机器已可以投入使用。它的首次大贡献是将希特勒入侵西方计划的电波截获并破译，告诉了英国总参谋部。

脸色铁青的张伯伦仍拟继任首相，但人家却劝他卸任。英王乔治六世遗憾地接受了他的辞呈，建议由哈利法克斯接替。很明显，只有温斯顿·丘吉尔才得到全国的信任。于是，清晨 6 时，英王召丘吉尔进宫。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丘吉尔曾颂扬过德国元首，我历来说，如大不列颠在战争中被打败，我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位有能力引导我们重新在民族之林中取得合法地位的希特勒。这番话并未能抚慰元首他把丘吉尔看成是最凶恶的敌人，是伤害英德联盟的英国犹太人的工具。元首钦佩斯大林，对丘吉尔却恨之入骨。这两者是个奇怪的对比。所以，丘吉尔荣升首相的消息令元首又恼又恨。

正当希特勒的步兵和坦克长驱直入荷兰和比利时之际，戈培尔令其部下为下一个宣传战作好准备，5 月 11 日的宣传干部秘密会议的记录说，部长为最近的将来所提的原则是，在敌人的报道中，凡属不正确的或者有害于我的，必须立即予以否认。报道之事实是否属实，这无需核查，关键在于敌之说法是否有害于我。更重要的是，必须反复对英法两国讲明，宣战的是他们。现在在他们头上的爆发是他们的战争。无论如何我们不要再次中计，被搞来充当侵略的角色。

向比利时西部的进军取得了重大胜利。这当然是希特勒之计划的一部分，他想把世人的注意力从他的主攻方向引开。5 月 13 日，他的部队几处越过了默兹，朝色当逼近。希特勒希望在色当突破马奇诺防线的薄弱的一环。

尽管北进节节胜利，希特勒却对数量上处于劣势的荷军的顽强抵抗感到关切。14 日上午，他发布指示，令其部属迅速将抵抗力量击溃。于是，从比利时地区飞来一队队军空，以便迅速征服荷兰这个堡垒。不到几小时，德国空军便在鹿特丹投下了 92 吨高效炸弹。这次轰炸原是要消灭涅威马斯河上驻

守桥梁的抵抗力量的，但炸弹却投进了市中心，炸死平民 814 人。此事披民主国家的报界大肆渲染，死亡人数被夸大至 2.5 万人和 3 万人之间。西方报纸也未透露双方达成的把轰炸限于军事目标的默契，首先是被英国人破坏的，3 天前，英国皇家空军不顾法国的强烈反对，派遣 35 架轰炸机，袭击了莱茵河的一个工业城，炸死平民 4 人，包括一名英国女人在内。5 月 11 日晚的空袭，规模虽然微不足道，却是个划时代的事件，英国法律学家维阿尔评论说，因为它首次有意违反了文明战争的基本规则，就是说，敌对行动只限于针对敌方的战斗力量。尽管希特勒在荷兰进行了可怕的报复，他却反对轰炸伦敦的建议，他不愿搞得如此过火。鹿特丹的悲剧宣告了荷兰抵抗之结束。几小时后，荷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当晚，德军的坦克在色当突破了法国第九军和第二军的防线。在嘶声怪叫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掩护下，三条机械化部队的长龙，轰隆隆地朝英吉利海峡挺进。

次日清早，从巴黎打来的长途电话把丘吉尔从梦中吵醒。我们被打败了！雷诺总理失声喊道。丘吉尔不敢相信，他的将领们也是这样，他们把德军装甲部队征服波兰一举，误以为是与笨拙而原始的波军交手的简单行动。

恐怖笼罩着法国，戈培尔又加剧了这一气氛。5 月 17 日他对工作人员说，秘密电台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在法国制造惊慌……它必须提出一紧急警告，说要提防‘第五纵队’，在目前形势下，连德国犹太人都是德国特务。那天上午，希特勒乘车前往位于阿登山脉腹地的巴斯托尼。他趾高气扬地宣称“全球都在倾听！”。他来自格德·冯·伦斯德将军指挥 A 集团军司令部的目的，是要讨论向海峡主攻的进展问题。他兴致勃勃地留在司令部进午餐，还在流露出胜利神情的士兵行列中漫步。返回德国后，不分享他的快乐的德国人是罕见的。大部分曾为希特勒出巡捏一把汗，认为他行动过快，危险不小的人们，都坚信元首是绝无谬误的。

5 月 19 日上午，德军几个装甲师离英吉利海峡仅 50 英里左右；次日晚，第二师开到了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这样，一个大的陷阱便布好了，陷在里面的有比利时军，全部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的 3 个军。当勃劳希契将攻克阿布维尔的消息用电话通知他时，他惊奇不已，激动得连话都说不出。他把人人都夸奖了一番，他忙着准备和约，该和约的主要要点是，归还近 400 年来从德国人手中抢走的土地，还有其它重要问题。

事态确按其梦想的一般发展。3 天后，A 集团军的坦克部队顺利北进，威胁着海峡港口加来和敦刻尔克。敦刻尔克若有失，英军从海上撤回英国的通道便被切断。听到这一消息时，戈林将大手往桌上一击。他高喊道“这是空军的特殊任务！”

他便向元首无条件地保证，光凭空军的力量便能将受困的敌残余部队消灭。他只要求德军的坦克和步兵后撤，以免被自己的炸弹炸中，由于希特勒与陆军高级将领不和，将此举看成是加强对陆军的控制的良机。他批准戈林从空中将敌人消灭。

米尔契不像他那样乐观，说炸弹掉进沙内很深才爆炸。另外，执行这样一个任务，空军的力量是不够的。戈林吹牛说，陆军历来想当君子。他们把英国人包围起来，又想尽量少伤害他们。元首却想教训他们一番，让他们好好记住。

次日上午，5 月 24 日，希特勒到 A 集团军的前沿指挥部看望了伦斯德及其部属。元首兴致勃勃，预言战争将在 6 个星期内结束。到那时，与英国人

谈判的道路便大开了。他向英国人要求的无非是要他们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而已。在讨论战术时，伦斯德将军并不反对用飞机去减少被困在敦刻尔克的敌人的力量，建议坦克部队前进止于该城下之运河区。希特勒同意了令坦克部队停止前进的命令便以元首的名义发出去了。

地面部队的将领们反复阐明观点，要求让坦克和步兵开进敦刻尔克。但希特勒置若罔闻。5月26日，有消息传来说，英吉利海峡内船只来往频繁此时，元首才勉强答应从西面向敦刻尔克推进。但是就在同一天，戈林对元首说，空军已摧毁了敦刻尔克港。只有鱼才能游抵彼岸。我希望英国兵个个都是游泳能手。

正当英军和法、荷、比联军退进死胡同时，一支约由900艘船只组成的杂乱无章的舰队，从英国的10多个港口同时出发。它们中有战舰，有帆船，有舰艇，还有奇形怪状的荷兰舰只等。这就是“戴纳摩行动”，在两天内撤走4.5万人。希特勒对民主国家行动轻视，未加以考虑。至6月4日，33万名英法军已撤回英格兰。希特勒的将领们并不比他更有远见。哈尔德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被包围的敌军正在瓦解。他承认，有些人“靠凡能漂浮的东西”逃回英国，但他以轻蔑的态度将此比作另一次“溃败”。

德国最高统帅部终于了解到了英军撤退的规模，于是便加强了轰炸。然而大雾救了英国人。

德同第八航空兵团的“斯图卡”轰炸机对这支由小舰只组成的舰队所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而投在滩头上的炸弹又深陷沙土后才爆炸，造成的伤亡也很小。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英国的新型战斗机给戈林的战斗机群造成重大损失。

奇怪的是对英军的不停后撤，希特勒竟然无动于衷，当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拚命设法阻止英军像流水似地撤回英国时，希特勒的反应是优柔寡断的。

敦刻尔克防线守军力量虽然薄弱，却也坚守至6月4日才告陷落，至此，英军已被运回英国，以备来日再战。关于希特勒的变态行为，此时海峡两岸纷纷进行猜测。一方面，地批准戈林去炸被围的敌军，另一方面却又不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显然是帮助他们脱逃，这是为什么？他自己的解释令人越听越糊涂。他对海军副官说，他原以为英国远征军会像在他的战争中表现的那样打到最后一兵一卒的。他希望将他们团团围困，待他们弹尽粮绝时，大批俘虏他们，供和谈时使用。

还有另一种说法。这是在他视察被打得斑斑驳驳到处是被扔下的书籍、照片、破鞋、枪枝、自行车以及其它物品的敦刻尔克海滩时对林格说，让败军回家，给老百姓看看他们挨了多重的一顿打，这历来都是不错的。他也对鲍曼说，他是故意饶恕英国人的。他抱怨说，丘吉尔并不理解我的积极精神。我有意不在英国和我们之间制造一条无法修补的鸿沟。有人认为，元首的动机系出自政治或人道上的考虑。军方人士，包括副官们在内，对此说均一笑了之。能同样接近希特勒的人们也确信，是他对英国人的爱使他怜惜他们，他对特鲁斯特太太说，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们的鲜血是宝贵的，不能让它流，无论是在种族上还是在传统上，我们两个民族都相同，我的将领不明白这一道理，不久前，希特勒用专列经苏黎世将他的情妇尤妮蒂送回英国，证明过这点，他为她的命运深表遗憾。尤妮蒂回家后，子弹仍留在头中。她既忧愁又苦恼，8年后，由于子弹的移动，她死于非命。

在敦刻尔克陷落的前夕，希特勒离开了“岩巢”。元首司令部被迁至比

利时的一个小村内。这个小村名叫布鲁里德贝希，靠近法国边境。当希特勒抵达那里时，村民已全部撤走。村里已建了个花园，还用沙子铺了几条路，但元首的地下碉堡里的水泥地仍是湿漉漉的。他取了个好战的名字“狼谷”是根据他早年在党内活动时的绰号取的。

至此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让比利时投降，自己拒绝流亡。

6. 法国战败签协定

1940年6月5日，德军以143个师的兵力转而进攻法军的残部65个师。法军坦克为数甚少，没有空军掩护，德军沿着长达400英里的战线向前推进。在巴黎，绝望的雷诺向罗斯福呼吁，让他派足以遮天蔽日的机群来之后，他便卷铺盖走了。

对希特勒这边而言这正是良辰吉日，墨索里尼表示愿意参战，但他的盟友却劝他等一等，待德国空军将法国空军消灭后再说。意大利总理无奈，只好耐住性子，等到6月10日拂晓，意大利以32个师的兵力进攻法国南部。法国守军只有6个师。但意军作战不力，前进的速度只能以英尺计。至此，法国战线的两端均已崩溃。德军于14日上午开始进入巴黎。德军B集团军司令冯·包克将军，乘坐联络飞机来到巴黎的凯旋门，刚好赶上接受首批尖兵的敬礼。在现代战争史上，战役的指挥官赶在部队前头，先行抵达目的地的情形不多，包克便是其中之一。德军进入巴黎，说是战斗不如说是游行。包克竟有空去拜谒拿破仑墓。在里茨吃完午饭后，他还去商店买了点东西。

在“狼谷”，戈林正在劝说希特勒对英国轰炸德国居民区进行报复。他无法再容忍英国人的这些暴行，要用十颗炸弹回敬英国的一颗。希特勒却纹丝不动。元首此时的心情是想进行谈判。他利用巴黎的陷落带来的兴奋情绪，通过与赫斯特报纸的记者卡尔·冯·维冈会见，向西方发表声明。只要巴黎敞开，他并无意攻打美丽的法国首都。他强烈地否认说，他无意消灭大英国，也无此目标。他对美国的要求是美洲归美洲人，欧洲归欧洲人。

正当德国军队继续长驱直入时，南方的意大利军队似乎在原地踏步。法国北部战事的发展，排除了在南方采取任何行动的必要性。德军几乎可以随意越过法军松散的防线。次日上午快到中午时，希特勒正与其军事顾问他们在“狼谷”商讨战局，忽然有消息说，法国希望停战。听到这个消息，希特勒顾不上尊严不尊严，一拍大腿，高兴得把腿一收，支起了膝部。凯特尔却乘机拍马。他笨拙地说，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指挥官！

法国的投降使英国受到沉重打击。即使如此，丘吉尔仍在侃侃谈论英国之最好的时刻，使英国人的勇气得到恢复。广播中又传来另一个抗战的声音专门对法国广播。戴高乐将军说，法国抗战的火焰是不会熄灭，法国只是在一次战斗中失利，她并未输掉战争。

希特勒与墨索里尼在元首室会晤。这正是希特勒1938年赢得慕尼黑会议历史性胜利的地方。这一次，意大利独裁者明显地屈服了。他的宣战，在军事上是个欺骗，在政治上是个赌博。希特勒不靠他人帮助，单枪匹马出征，取得了胜利。墨索里尼发现元首居然宽宏大量寻求和平大吃一惊。希特勒对消灭大英帝国是否可取的问题作了许多保留。希特勒坚定不移地支持里宾特洛甫以宽大的条款与法国议和。

这两个独裁者，还在明信片上签名。作为此次会晤的留念。在一张明信片上，墨索里尼以刚劲的笔触写着“英雄造成时势！”下边，是希特勒秀气的题词：“时势造英雄！”墨索里尼回罗马时精神沮丧，随着和平的时刻日近，他生平无法实现在战场上显神威的梦想。

1940年4月19日，夏季的第一天，希特勒乘车前往贡比涅附近的林子，即凯撒的代表曾在那里投降的那个林子。这是个报仇雪恨的行为，也是个有历史意义的选择。铁路上等待着的是那辆凯撒的代表投降时使用过的著名的木制餐车。人们将它从博物馆里吊起，通过倒塌的墙壁，放在原处。下午3

时 15 分，元首的车队抵达了。希特勒面孔严肃，举动庄重，迈着轻快的步伐，朝餐车走去。他在一块花岗石前停住了脚步，那上面写道：

1918 年 11 月 11 日，日耳曼帝国被它试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摧毁，其罪恶之骄傲在此地屈服。

希特勒冒着鄙视、慷慨、仇恨、复仇和凯旋的烈火。口中念念有词，听来像是我们必将把能引起人们回忆起 1918 年那个耻辱的日子的一切东西全部毁灭。

在那辆破旧的餐车里，早已摆好了一张长台，两边各放了五六张椅子，供双方代表团就座。施密特站在上首，以便听到双方的谈话。元首在他的译员身旁就座后，几分钟后，查理·亨茨格将军带领法国代表团进来了。法国代表团由一名海军上将、一名空军将军、一名前大使组成。他们的脸上还挂着听到谈判将在何处举行时出现的惊愕的表情。

希特勒和他的同僚们起立。一句话也未说。双方相对鞠躬后便各自坐下。首先由凯特尔宣读希特勒起草的停战协定的前言。法国人和德国人就像蜡人一样，面无表情，互相对视。凯特尔说，德国无意用和平的条件去毁谤一个如此英雄的敌人。德国所提要求之目的是要阻止敌对行动之重新发生，是要使德国得以继续进行不得不与英国人打的战争，并且为新的和平创造条件，使通过战争强加在日耳曼帝国头上的不公正情形得到纠正。从当时情形看，希特勒似乎是在对英国而不是对法国讲话，并向英国人提出和平。在条文中这点变得越来越明显。条文甚至规定，德国放弃对英国的海上霸权进行挑战的企图。他庄严宣布，他不会将法国海军舰只拿来供自己有战争中使用，也不使用法国的海军装备跨过英吉利海峡。希特勒在作这一承诺时，德国军是不同意的，因为在挪威与英国海军的一役中，德国海军损失惨重，他们拟用法国海军装备进行弥补，希特勒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若把法国舰队抓来，英国可能会横下心来打仗，因为这意味着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他希望他的“绥靖”能导致和平，两国同时又达成君子协定式的默契，大英帝国继续统治海洋，日耳曼帝国则移向东方，谋取生存空间。

施密特读完法文本后，希特勒立刻起身。其他人跟着也起身。大家客气地行完鞠躬礼后，元首带着大部分人马离开了会场，留下来的只有凯特尔和施密特。接着，约德尔和另外几个德国将领便进来了。法国代表审阅了停战条款后，他们坚持要将此文本交给设在波尔多的法国政府。凯特尔说，绝对不行！你们必须立即签字。

然而，法国代表团却顽强地要求德方给法国以 1918 年法国给德国代表团的同等礼遇。亨茨格觉得条件很苛刻，但并不可耻。即使如此，这些条件都是残酷无情的，比上次战争中法国强加给德国的要糟糕得多。谈判拖至黄昏仍无结果。次日上午，谈判继续进行，又拖至下午大半晌后。下午 6 时，凯特尔完全失去了耐心，派施密特前去找法国人，并下了最后通牒：1 小时内若不能取得协议，谈判便告破裂，法国代表团将被押回法军阵地。

别无选择了。下午 6 时 50 分，在与波尔多多次通话后，亨茨格将军终于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仪式结束后，凯特尔叫他停留一会儿再走。待无他人在场时，两位将军无言地对视着。施密特发现，两人眼中都有泪水。凯特尔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对亨茨格如此尊严地代表他的国家的利益表示祝贺。接着，他便伸出一只手，亨茨格握了握它。

回到“狼谷”后，希特勒便着手计划出游巴黎。他将一两个最宠爱的施

佩尔和杰斯勒建筑师召来充当向导。希特勒承认，‘巴黎历来令我着迷，’他长久以来就殷切期望有朝一日能参观灯光城。这是个艺术大都市，首先让艺术家陪他游城的原因就在于此。他确信，他定能在巴黎找到重建德国重要都市的灵感。

他们抵达勒布格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6月23日是明亮而炎热的一天。希特勒爬进车队里为首的一辆敞篷车，与通常一样，坐在司机身旁。其余的人坐在他身后。当他们朝第一个停留地大剧院进发时，街上渺无行人，只偶尔有个把宪兵。这宪兵有如履行公事，朝车队潇洒地敬礼。

当希特勒沉醉于大剧字之建筑奇迹中时，他的表情也慢慢松弛下来了。早年在维也纳，他就对这座大剧院羡慕不已。他眼中放射出兴奋的光芒。他失声对随行人员喊道，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剧院！

他埃菲尔铁塔停留片刻后，他们便前去瞻仰拿破仑墓。希特勒先生以帽捂心，鞠躬行礼，呆呆地望着那圆形的墓穴。他深深地动了心。他转身对杰斯勒平静地说：“我的墓由你建造”墓必须异常简单，须建在慕尼黑。我真正的出生地是在这里。他指示鲍曼，把拿破仑的儿子的遗骨从维也纳迁至他父亲的身旁。

长达3小时的观光以参观蒙马特尔高地而告终。沉思一阵后，他对杰斯勒、布列卡和施佩尔说：你们的工作现在就开始了。城市和纪念碑的重建工作便交给了你们。希特勒再次俯视了延伸在高地下的巴黎城。他说，他命令部队绕开巴黎，避免在它附近作战。这样，我们下边的那幅图画便可留给未来。次日，希特勒叫施佩尔用他的名义起草一份法令，宣布柏林的楼房建筑全部复工。他说，应该把柏林搞得比巴黎更美。

停战协定将于午夜后生效，所以，众人在用蜡烛照明的桌旁坐下来吃夜宵时，气氛倒也热烈。

香槟酒杯被分发给了众人。大家在对表时，室内安静得令人毛骨悚然。凌晨1时35分，号角声顿起，吓了人们一跳。不知谁小声告诉布列卡，这是传统的信号，意味着让武器休息。凯特尔站在黑暗中发表了讲话。他举杯祝酒，号召众人为最高统帅希特勒元首连干三杯。

众人便起身碰杯。希特勒仍坐着，他不喜欢这种做作，但又只好服从陆军的传统。他礼节性地将酒杯碰碰嘴唇，滴酒未饮。之后，他便坐下，低着头。在这欢快的人群中，他成了一个孤零零的人。

1940年夏天，希特勒明白地表示，他更感兴趣的是谈判而不是打仗。在法国，他的武器是劝说和把自己打扮成一位宽宏大量的胜利者，一位主动让法国分享团结和繁荣的法西斯欧洲的胜利者。法西斯欧洲霸权的目的，不但要使精神复活，而且要使它成为反对不信上帝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在这场运动中，他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要他的部队当解放者，不当征服者。我不希望我的士兵在法国的行为第一次大战后法国士兵在莱茵兰的行为一样！谁要是抢劫，就当场枪毙。我要与法国达成真正的谅解。

进入巴黎的部队便不敢大摇大摆，更不敢要人臣服或白吃东西。凡买东西，他们必分毫不差地给钱。在香舍里谢大街的咖啡馆门外，他们与法国人一起喝咖啡，分享着6月下旬的阳光。这种相处虽然很尴尬，且常常彼此无言，互不理睬，但巴黎人的恐惧已经消失了，他们原以为妇女会遭强奸，商店和银行被洗劫。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德国军队在帮法国难民返回首都。在巴黎全城都挂满了路牌，上面画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友好的德军士兵，还有

句忠告，“法国人！信任德国兵吧！”

希特勒会为其士兵感到自豪的。他们穿得整整齐齐，说话和气甚至有点讨好。他们对妇女彬彬有礼，对男人，尊尊敬敬。他们更像是坐假日特价火车前来的旅客，而不是刚让法军蒙受奇耻大辱的可怕的人物。这是狡猾的公共关系手段，是旨在把法国变为奴仆计划的一部分。

7. “海狮计划”难实施

希特勒对副官们说，让英国人屈服的滋味是不好受的。与英国之战系兄弟之战，大英帝国之毁灭也是日耳曼帝国忧愁的根源。他私下对赫维尔说，他迟迟不入侵英国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不想将他征服，我要与他达成协议，强迫他接受我的友谊，把正在煽动人们反对我的全体犹太暴民赶出去。

希特勒仍没有入侵英伦三岛的确定的计划。西线的胜利实际上是来得太快了，他还来不及为渡过英吉利海峡准备好登陆艇或驳船。他似乎在等待英国求和。至7月3日，这种希望破灭了。那天，英国皇家海军突然对停泊在阿尔及利亚港口梅塞尔克贝尔的法国舰进行炮击。战舰“不列颠”号在13分钟内沉没，977人丧生。另外三艘被重创，人员损失惨重。其余舰只脱逃。英国人惧怕希特勒会利用这些舰只去进攻英国，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英国人从敦刻尔克撤退一举，在大多数法国人脑中都留下了痛苦的印象。这次进攻发生在达尔朗海军上将发誓不将军舰交给希特勒以后，在法国全境引起了英国深深的敌意。英国人背信弃义一语，已成了咖啡馆里的口头禅。

此次炮击也证实了某些人的信念，拯救法国的唯一办法就是与希特勒合作。不久前签订的停战协定，实际上已将法国本土分成了两个部分，北部占领区和南部以贝当元帅为首的维希政府区，这次炮击把他阻止副总理赖伐尔与希特勒更加紧密合作的使命变得更加困难了。英国在一天内杀死的法国水兵比德国在一年内杀死的还多。英国在梅塞尔克贝尔铸成的大错，正在加速希特勒的“一个欧洲”的进程。

是谈判还是使用武力？他在犹豫不决的痛苦中徘徊。当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于7月13日飞到贝格霍夫时，他欣然批准了他们制订的入侵英国的计划，但在片刻后又抗议说，他不想打他的英国兄弟，不想让大英帝国解体。流血只会引狼入室，分享战利品。

3天后，他发布了入侵英国的专门指示。入侵的目的在于消灭作为对德作战基地的英国。如有必要，将它全部占领。这次战役得了一个具有想象力的代号：“海狮”。希特勒批准这一计划的墨迹未干，便提出了一项他自己的和平建议。7月19日，这一建议出笼了。它开始以嘲笑的口吻攻击丘吉尔，继而便威胁说，两国若打起仗来，被消灭的肯定是英国；最后才是一项含糊其词的建议，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这场战争继续下去。

英国对希特勒建议的回答是为英国广播公司的塞夫顿·德尔默进行的广播。“希特勒先生”，他非常恭顺地用德语说，“从前您有时间问我，英国公众的情绪如何？所以，本人今晚拟再次为阁下略效微劳。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们这里的人对被您称之为理智的呼吁有何想法吧。元首和总理先生，我们将它扔回给您，扔回给您那副散发着罪恶气味的牙齿！”

罗斯福总统同样对希特勒的建议不感兴趣。当晚早些时候，他在白宫发表的接受总统提名的广播讲话宣布，对付极权主义国家的办法只有抵抗，不是绥靖。

伦敦仍未正式拒绝德国建议。7月21日，星期天，希特勒将其将领召至柏林开会。他似乎迷惑不解，而不是好战。

他说，英国的局势无望了，我们已赢得了战争。

突然，沉默被打破了。他呼吁，迅速结束战争，并说，最有效的途径莫过于“海狮”。跨过由敌人把守的英吉利海峡远征英国，并不像对挪威那样。偷袭的成份是不可能存在的。后勤供应的问题又将如何解决？他不停他讲

着，将严重的问题一一指了出来。完全的空中优势是至关重要的，首批登陆必须在9月中旬完成，否则，日益恶劣的气候将使空军不能完全参战。他转身问雷德尔：关于技术的准备，海军何时才能作一明确答复？海岸的炮队阵地何日才能完全布妥？对越过海峡之举，海军能掩护到何种程度？

受窘的海军上将雷德尔，却在琢磨其它问题：大部分步兵都得靠内河或运河驳船运送，而所需的驳船仍得从帝国国内拖来。这支弱不经风的舰队如何抵挡得住英国的皇家海军？在挪威一役中受损后，可供作战的只残存48艘快艇、1艘重巡洋舰、4艘驱逐舰、3艘鱼雷艇。雷德尔有点狼狈地回答说，关于某些技术上的问题，他希望在几天内获得回答。但是，在空中优势尚未成为事实时，他该如何开始作好准备？勃劳希契用坚定的信心回答了他的悲观。戈林的副手说，空军已万事俱备，只要命令一下，便可在空中发动强大的攻势。希特勒未发表看法，令雷德尔尽早将报告呈报上来。如准备工作无把握在9月初完成，那就要考虑其它计划。“海狮”的重担便落在海军的身上了。

身边无其他人时，希特勒对勃劳希契说，斯大林正与英国眉来眼去，目的在于使英国继续战争并把我们拖垮，以便争取时间，拿到和平时期到来时拿不到的东西。这些我们都要开始考虑了。

若把希特勒近1年来的讲法与15年前的讲法作一比较，便可发现他坚定如一，世界观并没有发展。偏执狂的看法，是不大会受强权政治的影响。在希特勒心目中，苏德条约不过是改变一下时间表罢了。希特勒的计划是要首先消灭俄国，现在，事情的结果是他首先对付的是英国。

希特勒在西线取得的战果虽然显赫，并没有为他带来政治上的稳定，以便开始向俄国发动圣战。他给予英国的打击，不过是令这个顽强的国家更加顽强罢了。他对法国维希政府采取的抚慰政策也正在土崩瓦解，德国得不到积极的援助。

尽管有这些失败，希特勒仍信心十足，认为他有能力阻止这场冲突发展成为世界大战，并确信英国即将投降。于是，他下令加强反对英国的宣传战。

在这个充满了恐惧的季节里，希特勒与爱娃的关系更像夫妻。战争不但没有将他们分开，反而，将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因为他有更多时间住在贝格霍夫。那种故意让大家相信他们仅仅是朋友的做作已一去不复返了。工作人员和仆人们对她非常尊敬，私下里都称她为“老板娘”。对希特勒，她公开使用昵称“你”；对她，他也以“你”相称，有时还叫她“萨贝尔”。在亲密的朋友们面前，他有时还会公开摸她的手，或做出其它公开表示爱慕的姿势来。据内情人说，若以希特勒现在已年近50且又全神贯注于工作而论，他们的性生活是正常的。爱娃终于成了贝格霍夫的女主人，变得更加自信和高雅。

希特勒确定，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扩大生存空间的时刻已经到了。他指示陆军着手朝这一目标作好准备。1940年7月29日，约德尔来到巴特赖兴哈尔车站，在最高统帅部计划部主任瓦尔利蒙上校的专车内与他就此事进行磋商。瓦尔利蒙与三名高级军官原以为，这次不寻常的来访，大概与提升晋级有关，或者要进行嘉奖。但是令他们觉得神秘的是，约德尔一到，便叫人把餐车的门窗全部关好。接着，他便突然宣布希特勒已决定永远消除布尔什维主义对世界的威胁，尽快于1941年5月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约德尔的话让人触电一般，一位名叫罗斯贝格的上校喊道，英国还未战败，希特勒怎么

能打俄国！约德尔给了个奇特的回答，元首怕战胜英国后的公众情绪，将不允许他向俄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

反对的意见爆发了。这种打法，是腹背受敌的打法，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失败的就是这种两条战线的战争。为什么在与莫斯科签订条约后，还来个突然改变？斯大林不是遵守诺言、将原料和粮食准时地全部运来了吗？约德尔对每条反对意见均作了简洁的回答，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不如在德国军威处于高峰时发动进攻。这种回答说服不了瓦尔利蒙。曾向希特勒提出过类似的反对意见的约德尔，打断了辩论。他说，这不是个让大家讨论的问题，而是元首的决定！他令瓦尔利蒙立刻以建设东方为代号，着手草拟计划。

7月的最后一天，元首将其将领召至贝格霍夫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原计划要讨论有关“海狮”的问题，实际上后来却背道而驰。首先发言的是海军上将雷德尔。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中进行：军需已按计划准备好，驳船的改装工作也将于8月底完成。另一方面，商船的运输情况却不妙，原因是在挪威受损或中水雷受损；扫雷工作虽然开始，却又受到盟国的空中优势的阻碍、所以，他的结论是，不如把入侵的日期延至次年5月。

希特勒反对。他说，如此长的等待时间不但使英国有可能改良其陆军，而且还可从美国甚至从俄国得到大量的军事补给。于是他便把期限定在9月15日。他断然作此决定后，他说，集中力量对南英格兰进行密集轰炸，若在一星期内能摧毁皇家空军和海军以及主要港口，便于9月15日发动进攻。否则，便延期至1941年5月。

两名海军人士离开房间后，希特勒便开始贬低“海狮”的能力。他叹道，我们的海军只有敌人的百分之十五！英吉利海峡比地图上画的要可怕得多。

俄国只需向英国稍作一些暗示，俄国并不想让德国变得过于强大，英国人就会像快被淹死的人一样，重新获得希望。在6至8个月内，形势便会完全改观。如果俄国被消灭，英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就破灭了。到那时，德国便成了欧洲和巴尔干半岛的主人。希特勒的沉思成了坚定不移的结论。他言简意赅地说，从这些考虑出发，1941年春俄国必须被消灭。前几次会议上出现的犹豫不决已一去不复返了。将俄国消灭，越快越好。一击便将这个国家打个稀巴烂，只有这样，这次战役才有意义。只征服土地是不够的。他说，这次进攻一定要一气呵成，中间不能停顿。他不会重犯拿破仑犯过的错误，被俄国的冬天所消灭。我们将耐心等待，他说用5个月的时间作准备。

他想象中的良辰美景使他神魂颠倒。他兴致勃勃地说，消灭俄国的主要能源。此次动用120个师参与入侵的计划，首先向基辅挺进；其次，通过波罗的海向莫斯科挺进，第三，南北夹击，然后便发动一次进攻巴库油田的特殊战役。这个梦想正在变成现实。

8. 狂轰滥炸成泡影

希特勒发布了两道指示，一是指示为了制造最后令英国投降的必要条件，希望向英国本土进行的海军两栖战得以加强。德国空军必须尽快征服皇家空军，然后便为“海狮”养精蓄锐。

第二道命令是凯特尔用元首的名义签发的。它命令“海狮”的准备工作务必于9月中旬完成。在8月5日开始的空袭英国后14天，元首将决定是否今年入侵英国。他的决定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空袭结果。

希特勒把对“海狮”所作的准备作为幌子，而真正攻击的却是俄国。

希特勒也想不到，两道命令的主要内容已被破译。这些电文使丘吉尔相信，他确已掌握了德国的密码。过了不久，又送来了戈林的指示，把8月13日定为“老鹰战役”，对英国进行全面空袭。这使丘吉尔完全相信了。

空袭如期开始，但由于气候条件越来越恶劣，参加这次空袭的只有第三空军大队。空袭的次数高达五百余次，但由于英国的雷达极灵，英国的损失轻微德国的损失却惨重。德国空军损机45架，皇家空军只损机13架。次日的战果也使戈林同样失望。15日，德空军3个大队全部出动。在迄今最大的一次空战中，皇家空军击落敌机75架，自己损机34架。17日，双方的损机比例是70：25。

19日，天气仍然恶劣，使德国空军在尔后4天不能离地。戈林利用这个喘息机会，召集各将领开会。对飞机制造厂或类似目标进行的轰炸，原在白天进行，现改在晚间进行。戈林也趁机严厉呵斥单引擎和双引擎歼击机的飞行员，说他们表现不好。无论哪一种歼击机，都不准因为气候不好而擅自不完成护航任务，谁擅离职守，谁就要受军法审判。

8月23日，天气放晴。当晚，德机飞过海峡，大规模进行空袭。一队轰炸机迷了航，将原计划要投放在伦敦城外的飞机制造厂和油库的炸弹，却投进了城内。8名市民被炸死。英空军认为这是德空军故意干的，便于次日晚轰炸柏林，作为报复。损失虽小，柏林人却大惊失色。3天后的夜晚，英机再次前来空袭，炸死市民7人，炸伤29人。希特勒大怒，因为德机轰炸伦敦原系航向错误所致。但他仍不让德机轰炸英国首都。柏林又两度被空袭。希特勒被惹火了。9月4日下午，他在体育馆临时发表演说，扬言要进行报复。一听到要超过丘吉尔，听众中的妇女社会工作者和护士们便同声欢呼。希特勒说，他们若宣布增加对我们的城市的进攻，我们便把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我们一定要阻止这些空中强盗的所作所为，让上帝保佑！我们两国总有一国被打得粉碎，但这决不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

听众的回答是疯狂的喊声：“不会！不会！”

海军上将雷德尔到总理府向希特勒汇报。两人小心谨慎地讨论了“海狮”计划，好像两人都不怎么相信这计划似的。未了，雷德尔提了一个会惹来激烈反驳的问题。‘海狮’战役万一不打，元首的政治和军事指示是什么？

希特勒却一点儿也不恼怒。他把登陆看作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打击性的手段。如果风险太大，便不想进行登陆。“海狮”若失败，希特勒是不能容忍的，因为这肯定会提高英国的威信。他要的是能一举结束战争的成功的闪电战。普特卡默对新近在布洛涅举行的登陆演习所作的目击报告说，由于潮水的关系，用拖轮拖的驳船被搞得一塌糊涂。这特别令希特勒担心。

入侵能否成功，英国能否投降，这全要以空袭情况如何而定。于是，希特勒便批准对伦敦进行大规模空袭。一队又一队的德机飞往英国。当天下午

早些时候，320架轰炸机，在战斗机的重重保护下，像蜜蜂似的飞过英吉利海峡，朝泰晤士河飞去，轰炸伍尔维奇兵工厂、发电站和码头。戈林一听到最后一个目标已成一片火海的消息，便急忙走至麦克风前，向听众广播说，伦敦正被毁灭。他吹嘘说，他的计划是要击中敌人的心脏。这次毁灭性的进攻一直延续至拂晓，并于次晚恢复。在恐怖的两天内，842名伦敦人被炸死。希特勒利用将他们的城市夷为平地的威胁，批准9月15日进行另一次大规模空袭。这将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空袭，其目的不仅在于惩罚伦敦，而且要消灭皇家空军。

在空袭前4天，丘吉尔发表了广播演说，毫无疑问，希特勒先生是在高速地消耗其战斗机群。照此下去，经过许多星期后，他的空中力量将会削弱，其主体将消耗殆尽。德国人正在精心策划对本岛进行全面的大规模入侵。对这种危险，我们绝不能视而不见。我们必须将今后的一周左右时间看作是我国历史上的紧要关头。他的话提高了这个堡垒岛上人民的士气，使他们受到鼓舞，觉得自己也参与战斗。

在公开场合，希特勒虽然表现出信心十足，但在9月14日的元首会议上他却露出了担忧的情绪。在表扬了空军在“老鹰战役”中收到了令敌丧胆的效果后，他承认“海狮”战役所必需的条件尚未成熟。由于气候恶劣，空军尚未取得空中霸权。

戈林的副手抓住这点，提出轰炸平民以迫使英国屈服的计划。除海上入侵外似乎对一切都热情洋溢的雷德尔，对此表示衷心支持，但元首却仍坚持已见，只准空军攻击主要的军事目标。最后一招才是以引起群众性恐怖为目的的轰炸。

一切议论都消声匿迹了。原来明明是决定发动“海狮”战役的决议，现在仅成为一纸空文，只同意于9月17日再行议决。德国的损失越来越惨重。15日那天，德军损机60架，英国只损失26架。因此，希特勒只好面对现实。17日，他承认，空袭恐怕永远无法令英国投降。接着，他便简明扼要地宣布，由于无法取得空中优势，“海狮”计划延期，何时发动，另行通知。延期意味着取消。从这时起，入侵英国仅是纸上谈兵。

9. 迫英投降计划再失败

希特勒依然希望能迫使英国坐到谈判桌边来，但不是使用空袭或海上进攻的方法，而是占领世界上最大的、有战略意义的直布罗陀海峡要塞，它被占领后，英国皇家海军进不了地中海，从而保证德国能占领北非和中东，而且还可将帝国的生命线急剧地延长至远东。

那时，佛朗哥的内政部长拉蒙·塞拉诺·苏涅尔恰好在柏林，与德国商讨西班牙参战问题，特别是向直布罗陀发动进攻的问题。希特勒彬彬有礼地接待了这个西班牙人，令他又高兴又惊奇。他解释说，他是作为佛朗哥的私人代表和西班牙政府的代表被派来柏林的。他的妻子齐达·波罗，是佛朗哥委员长的小姨子。他说此后的目的是要澄清西班牙加入德国一方参加大战的各项条件。主要条件是要确保西班牙的粮食和战略物资的供应。

元首对政治更感兴趣。他说，欧洲必须联合成一个大陆政治体系，将非洲置于自己的保护这下。他对西班牙参战的提法是模棱两可的。只是在他的客人强调要对直布罗陀使用大炮时希特勒的态度才明确指出炮弹不如炸弹优越。他引用各种数字，滔滔不绝地说，远程炮在发射两百发炮弹后便要维修，每发炮弹又只有 75 公斤炸药，而由 36 架飞机组成的“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机群，一次便可投弹 120 枚，每枚含炸药一千公斤，且可无限期地投放。希特勒说，在这些俯冲轰炸机轰炸下，敌人能维持多久？一看见这些飞机，英国海军便会从直布罗陀逃之夭夭。所以，使用大炮是没有必要的。希特勒口若悬河，唇枪舌剑，令他的客人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塞拉诺·苏涅尔离开总理府时，心里很是轻松，这是因为，他的主人劝说佛朗哥接受他们关于两国领导人尽快在西班牙边境会面并进行更确切的讨论这一建议。他次日致函佛朗哥西班牙加入轴心国并参战一事，必须以把英国舰队从直布罗陀驱逐出去，并立即占领这一要塞为开端。西班牙一旦加入轴心国，德国便会努力向它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

德国与日本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三国条约。在三国条约中，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他们承认日本在亚洲的新秩序。签字国保证，“三个签字国中任何一国，若遭到目前尚未卷入欧战或日中冲突的国家的进攻时，彼此将使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切方式，互相援助。

在英美两国看来，这进一步证明日本并不比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好些；这三个“强盗”国家业已勾结在一起，企图征服世界。苏联人表示担忧，但里宾特洛甫却对莫洛托夫说，这个条约是针对美国的某些战争贩子而签订的。为何不将它变成四国条约呢？他敦促说。接着，他便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说，苏联、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历史任务是制订一项长期的政策，规定四国人民各自的长远利益，将其人民未来之发展引入正常的渠道。

10月4日，希特勒在勃伦纳山口与墨索里尼会面。他说，战争已打赢了！其余的只是时间问题，承认德国空军尚未取得霸权，英机正以三比一的比例被德机击落。尽管军事形势已完全无望，英国仍在负隅顽抗，希望得到美国或苏联的援助。

他说，那是幻想。三国条约已在懦夫般的美国领导人身上产生了沮丧性的效果，而部署在东线的 40 个德国师则令俄国人丧胆，不敢出面干预。所以，夺取直布罗陀给大英帝国致命一击的时机已经成熟。希特勒破口大骂西班牙人，他们参战的代价是 40 万吨粮食和相当大数量的煤油。

两个独裁者在温暖和信任中分别后，元首便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安静地思考这项新的政治计谋。他在贝格霍夫的房中来回踱步，还到上萨尔茨堡的山坡上作长距离散步。

他的专列“阿美利加”于12日离开德国，当晚便抵达法国中西部的蒙特瓦尔。在这里，维希政权的副总理赖伐尔在火车上与元首进行了简短的会谈，主要内容是为两天后与贝当元帅会晤作出安排。到此时，元首已下决心把法国降为家奴。为此，他希望得到受害者的自动自觉的帮助，但也随时准备在必要时使用武力，进行残酷的报复。如同对待其他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希特勒力图将法国变成戈林所说的掠夺经济，希望维希政权成为一名积极反对英国的盟友。从赖伐尔的态度看，希特勒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当他乘火车连夜继续前去与佛朗哥进行关键性的会晤时，他是满怀信心。

他们会晤的地点是法国一边境小城昂代，位于法国西南部的疗养区，在比亚里茨下方，有着值得大做旅游宣传的沙滩和棕榈树。元首的火车按时抵达，赶上了下午两时要举行的会晤。但在邻近的月台上却不见西班牙人的火车。10月天气晴朗明快，温度宜人，使按时抵达的德国人没有发火。

希特勒相信，一旦与佛朗哥晤面，他便能将他说服，就像他曾说服张伯伦、赖伐尔以及其他他人那样。要没有德国的帮助，你这个自封的大元帅会在哪里？这决不是你西班牙人所相信的，是靠了德国空军将炸弹如雨点般从天上扔下去才决定胜负的。

一小时后，西班牙人的火车终于出现在横跨在比达索阿河上的国际大桥上。西班牙人之姗姗来迟是故意的，若使希特勒等候，在心理上从一开始他便处于不利的地位。这位领袖身材矮胖，长就一双乌黑的锐眼。在一个名人辈出的国度里，他似乎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是靠运气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才上台的。他的成功来之不易。他是加里西亚人，把对现实的严酷看法和精明能干的品格连同他一起带上了高位。

当列车在希特勒的车旁停下来时，佛朗哥心里明白，他的国家的命运如何，就要看他能否使它不陷入欧洲冲突了。内战已使西班牙的经济变得一团糟，去年的农作物歉收又使他的人民面临饥饿。然而，希特勒会允许他保持中立吗？如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元首，用什么能抵抗德国的入侵？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一方面造成要加入轴心国的印象，另一方面要找到某个需要进一步澄清之点。佛朗哥的讲话，声音单调。他的讲话使希特勒越听越失望。元首终于唰地站起身来，脱口说道，再讲下去也徒劳。说完，他又立即坐下。似乎对自己的冲动觉得后悔，他再次劝佛朗哥签订条约。当然！佛朗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合乎逻辑的呢？只要德国供应粮食和武器，条约当然签；只要给西班牙决定何时参战最适宜的权利。圈子兜完后，会谈便宣告休会。

希特勒抵达蒙特瓦尔，在车内等候贝当元帅。为了与旧的共和政府分开，贝当不久前将自己的职务从总理提至国家元首。老迈年高的贝当元帅，穿着一身漂亮的制服前来，在车站的进口处受到了凯特尔的迎接。贝当回了礼，挺着腰板，双目注视着前方，检阅了德国的仪仗队。众人领着这位老元帅进了秘密车厢。

希特勒说，我们已赢得了战争。英国已战败，它迟早总要承认这点。战争打输了，总得有人为它付出代价，不是法国便是英国。如果这个代价由英国承担，那么，法国便可在欧洲谋求一个位置，保持其殖民大国的全部地位。为此，法国当然要保护其海外殖民地，使之不受侵犯；法国还需重行征服中

非的殖民地，因为它们已投靠戴高乐。他委婉地建议让法国参与反对英国的战争。

贝当承认，他的国家无力再发动另一次战争。他反而请求签订一项终极的和平条约，两百万法国战俘也能尽早回来与家人团聚。

元首列车上的气氛十分阴郁。在昂代和蒙特瓦尔两地，希特勒都未得到预期的东西。在“阿美利加”越过法国的边境前，墨索里尼6天前写的信被送来了。在信中，他恶毒地攻击了法国人。他写道，在内心深处，他们是憎恨轴心国的，维希政府的嘴巴虽然甜，却不能得到他们的合作。希特勒生怕墨索里尼要报仇雪恨的态度会破坏其将维希政权拖入反对民主国家的十字军中去的计划，便急忙令里宾特洛甫把原定在佛罗伦萨与墨索里尼会晤的时间提前至10月28日。

希特勒未按原计划返回柏林，而是令火车开往慕尼黑，以便休息一阵并为仓促提前意大利之行作好准备。10月27日下午，正当他要乘火车南下时，德国驻罗马大使馆武官传来消息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墨索里尼将于次日清早进攻希腊。元首怒不可遏说，秋天下大雨，冬天下大雪，意大利人此时去攻打希腊，哼，休想前进一步！在巴尔干半岛打仗，后果是很难意料的。元首想不惜一切代价去支撑意大利总理的这项疯狂的计划，所以要马上去意大利，好亲口和墨索里尼谈。

正当“阿美利加”疾驰过波罗尼亚时，希特勒得悉，意大利的军队已开进希腊。希特勒清醒地分析了一下形势。他猜想意大利总理进攻希腊的目的，是要与德国经济对巴尔干半岛越来越大的影响相抗衡。他生怕意大利的入侵会产生严重的后果，给英国在巴尔干半岛建立空军基地以良机。

一小时后，火车慢慢开进了装饰得喜气洋洋的佛罗伦萨火车站。墨索里尼满面春风，大步流星前去拥抱他的盟友。希特勒的问候是傲慢的，与通常给予墨索里尼的热情大相径庭。片刻后，这两位独裁者和政客，听见皮蒂宫外的群众高喊元首！元首万岁！领袖！领袖！时，两人又都神采奕奕。两位独裁者不得不几次三番走到阳台上，让群众安静下来。

在会谈中，希特勒将自己控制得很好。墨索里尼却异常高兴。如果说墨索里尼为做了希特勒勉强同意他做的事而内疚，那末，这种内疚的心情也被自己的悔恨驱散。在勃伦纳山口，两人曾双双保证维护巴尔干的和平，但是，不到几天，希特勒便派兵侵入罗马尼亚。希特勒常常是造成已成事实后再来见我。这次，我要以牙还牙。他会在报上发现，我已占领了希腊。这样，平衡便会得以重新确立。

显然，他已取得了成功，因为希特勒对希腊之事只字未曾埋怨。希特勒把与贝当和拉瓦尔会见的情形告诉了墨索里尼，说贝当的尊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却未被赖伐尔的一副奴颜卑膝相骗住。他把与佛朗哥的会谈说成是个酷刑，说若要再与他会谈，他还不如拔掉三四颗牙齿。他抱怨说，关于参战，佛朗哥的态度“非常暧昧”；他之当上西班牙的领袖肯定是出于偶然。

这次长时间的会谈结束时，两人又亲如手足。希特勒再次重复了在勃伦纳山口所作的保证，他将无论如何不与法国签订和约，假如意大利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话。墨索里尼则说，德意两国，与历来一样，意见完全一致。然而，一登上“阿美利加”，希特勒便大肆谴责墨索里尼的新的冒险，说其结果只能是个军事灾难。

对元首而言，通过被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的回程，是阴郁的旅程。在

半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征服了比最乐观的德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多的土地。挪威，丹麦，卢森堡，比利时，荷兰和法国都成了他的。他超过了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然而，在昂代，在蒙特瓦尔和佛罗伦萨失败。一个二流国家的平庸的领袖和一个战败国的首领，竟躲躲闪闪，不愿加入反对英国的十字军，而他的可靠的盟友，出于要在战场上取得个人荣誉的需要，正在危害轴心国在地中海的地位。原拟把英国带到绿桌旁来的空战，现已成为公认的失败，代价是损失了可怕数量的飞机。

对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条约”，希特勒只勉强予以支持。虽然如此，他仍接受了三国条约的创始人里宾特洛甫的建议，邀请苏联参加，将它变成四国条约。于是，苏联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便于1940年11月12日抵达柏林，举行关于联合的谈判。

他便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难堪的问题：“1939年的德苏协定是否仍适用于芬兰？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是什么样子？苏联在其中有什么作用可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地位又如何？在保护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的利益方面，现在的情况如何？”

希特勒说，三国条约只会调整欧洲的情况，如没有俄国的合作，任何问题都不能获得解决，不仅在欧洲如此，在远东也如此。

莫洛托夫表示怀疑。如果你们待俄国为平等的伙伴，我们在原则上可以加入三国条约。但首先要弄清楚的是这个条约的目的和目标。你们必须把大亚细亚地区的疆界划在哪里准确无误地告诉我。显然，希特勒便只有招架之功。于是，他便突然宣布，讨论暂时中止。否则，我们会被空袭警报所困。

第二次会谈时，莫洛托夫继续咄咄逼人，提出了芬兰问题。元首抗议道，在那里，我没有政治利益。

莫洛托夫不太相信的说，如果苏德两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在芬兰不得有德国军队，也不得有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游行示威。希特勒耐住性子，用平静而有力的语调回答说，在芬兰的德军，不外乎是开往挪威的过境的部队罢了。

莫洛托夫的疑心依然未除。希特勒快快不快的说，为了取得他们的镍和木材，我们必须与芬兰保持和平。

这次较量，虽不及英国人的辩论有声有色，却要冷酷得多。希特勒向莫洛托夫进行旁敲侧击，在英格兰被征服后，面积达4000万平方公里的大英帝国便会分崩离析，变成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破产的庄园。希特勒活像房地产业的推销员，描绘会一幅引人入胜的图景。在这个破产的庄园内，俄国将得到终年不冻的、真正的公海。时至今日，人口只有4500万的英国，却统治了拥有6亿人口的大英帝国。我很快要把这个小小的民族砸得粉碎。他说，德国不想转移目标，不想把目标从反对欧洲的心脏转移开去。他反对任何波罗的海战争的原因。

希特勒的这次离题，并未能抚慰莫洛托夫。他仍然在抱怨，他唐突地说，你向罗马尼亚作过保证，这保证也适用于反对我们？这里指的，是德国向罗马尼亚的新边境作的保证，保证它不受外国侵略。

在外交上，把对手逼得走投无路是个大错。希特勒直率地说，谁进攻罗马尼亚，它就适用于谁。他宣布休会，用的是昨天用过的借口，英机可能前来空袭。

希特勒未出席当晚在俄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正当莫洛托夫在为友谊而祝酒时，英机前来空袭，宴会于是中断。里宾特洛甫陪着莫洛托夫前往威廉

大街，进了他自己的防空洞。他便借此机会，将四国条约草案交给莫洛托夫过目。这份条约要求德国，苏联，日本和意大利，尊重各自的自然形成的势力范围，友好地解决任何争端。将苏联的领土愿望定在朝印度洋方向延伸的南方。

莫洛托夫未动心。他说，俄国更感兴趣的是欧洲和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是印度洋。纸上的协议不能令苏联满意。他坚持要求得到能确保苏联安全的有效保证。列举了一长串要求，让瑞典中立，掌握波罗的海，以及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命运。

里宾特洛甫当时吃了一惊，不断重复说，关键问题是，苏联是否愿意并准备与我们合作，消灭大英帝国。里宾特洛甫坚持说，英国业已战败而自己并不觉察。莫洛托夫回答说，情况真若如此，我们为何还要蹲防空洞？到处在爆炸的炸弹究竟是谁的？

莫洛托夫辩论赢了。希特勒恼羞成怒，他坚信，对四国条约苏联并无诚意。他便放弃了与苏联和平相处的微弱希望，决心去做自 1928 年以来便发誓要做的事情。他终于下定了进攻苏联的决心。他私下说，莫洛托夫的来访使他相信，斯大林迟早会抛弃我们，投靠敌人。在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等问题上，不会在苏联的讹诈面前屈服。作为欧洲的守护者和保护者的第三帝国，决不会让这些友邦白白牺牲在共产主义的祭坛上。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战略上，这都是一着臭棋。与俄国交战势在必行，拖延开战的时间，便意味着在不利得多的条件下作战。他决定，莫洛托夫一走，便开始向俄国算帐。他把自己看作是掌握命运的人，比任何人都优越，其天才和意志足以征服任何敌人。他对一名纳粹指挥官说，他是唯一进入了超人状态的人。作为超人的新种族的为首者，他不受人类的道义传统的任何约束。

希特勒却未泄漏其内心决定，其三军将领依然认为首要的目标是英国。在莫洛托夫抵达柏林的当天，他曾发布一道命令，在无需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条件下，迫使英国投降。这项计划规定，德国将来取一系列联合行动，完成意大利在埃及和希腊的未竟之业。这些打击，加上夺取直布罗陀、卡纳利群岛、阿速尔群岛、马得拉群岛以及摩洛哥的一部分，势必将英国与其海外的帝国切断，迫使它投降。

这项计划虽然巧妙，但却靠不住。这是因为，联合行动的参加者，一个持有怀疑，一个是不牢靠的盟国，另一个是中立国。这是个极其复杂的战役，其中的困难只有元首本人才最清楚。虽然新近受挫，元首仍有信心让贝当、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就范。他首先向佛朗哥开刀。11 月 18 日，他对佛朗哥的特使塞拉诺·苏涅尔说，我决定进攻直布罗陀，只待开始的信号。

但是，佛朗哥的妹夫却一如既往，无法制服。他再次说西班牙极需粮食；重又提出了先前的领土要求。希特勒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后者。他指出，若加入胜利的一方，西班牙得到的待遇将是多么的优厚。塞拉诺·苏涅尔说，西班牙时刻准备抗击对她的领土发动的任何侵略，需要利用余下的中立的日子向西方购买小麦。这使希特勒恼怒。

希特勒在坚信佛朗哥终将参战后，便于 12 月上旬就夺取直布罗陀的问题，作了最后一次部署。他告诉各位将领，关天“菲力克斯战役”，在不久的将来他便能获得佛朗哥的正式同意。然后他再派一名佛朗哥的私朋友前去，迫使佛朗哥就范。他的人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是灾难性的。自 1938 年以来，他一直在反对希特勒，他把元首的论点一五一十地告诉西班牙人，私下

里却劝佛朗哥不要参战因为这场战争轴心国是输定了的。

卡纳里斯回禀说，只有当英国接近崩溃时佛朗哥才愿参战。几个星期后，他又一次向佛朗哥呼吁。在一封调子哀伤的长信中，他向佛朗哥保证，如果他尽快进攻直布罗陀，他便立刻向西班牙运送粮食。他保证永远不抛弃佛朗哥。本人坚信，最难平息的历史力量已将我们三人，您，我和意大利总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只有坚强的决心而不是小心谨慎，才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

佛朗哥再次表示同意希特勒说的话，实际上却按兵不动。靠了他的意志的力量，为英国拯救了直布罗陀，把阿道夫·希特勒限制在欧洲大陆，保持地中海向西方敞开。地中海若遭关闭，那末，整个北非和中东都很可能落入第三帝国之手。物产富饶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出于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都可能加入轴心国。佛朗哥之所以决定反对希特勒，除西班牙的绝望的经济形势和与最终的失败者结盟的恐惧原因外，佛朗哥是半个犹太人。

10. 横扫巴尔干半岛

希特勒的各战场指挥官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战争演习，包括对俄国的模拟进攻。1940年12月5日，即模拟战争演习后一天，三个集团军的参谋总长会见了希特勒、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元首批准了哈尔德的进攻计划的要点，但反对模仿拿破仑，反对向莫斯科进军。他说，占领苏联的首都不十分重要。勃劳希契抗议说，莫斯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苏联的交通中心，而且是军备中心。这引来一阵尖锐的反驳，希特勒说，只有脑袋成了化石，满脑了是古旧思想的人，才认为值得去夺取苏联的首都。他的兴趣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滋生地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这两个巢穴一旦被捣毁，布尔什维克主义也就死亡。勃劳希契反驳说，这是政治家的目标。他的话惹来一顿训斥，政治和战略是互相依赖的。能否在欧洲取得霸权，这要取决于对俄战争。打败苏联后，他便能迫使第二号敌人英国屈服。五天后，为了让自己人为即将到来的远征有所准备，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讲的是地球上财富的分布如何不平均。他说，每平方英里要居住360个日耳曼人，而其它国家却人口稀少，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定能解决它们。与此同时，戈培尔则让德国为未来的艰苦岁月作好准备。圣诞的节日气氛只准延续两天。圣诞欢宴也应与目前发生的事件的气氛相符。必须提高德国人民的士气，不准在农村，小城镇和士兵们跟前演出脱衣舞。喜剧也不准讽刺政治，或演出淫秽、黄色的笑剧。

修改后的进攻计划于12月7日呈给了希特勒。他把向莫斯科进军的时间改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被消灭、列宁格勒被占领后，并把这次战役的代号改为巴巴罗萨，这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大帝一世的绰号，他曾于1190年率军东征，夺取巴勒斯坦。希特勒说，驻扎在西部边境的大部分苏联红军将被消灭，方法是用机械化尖兵，像一把尖刀，深深插进苏联腹地。这样，那些仍有战斗力的红军，也无法撤回苏联的后方。此次战役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伏尔加——阿尔汉格爾一带竖起屏障，挡住俄国的亚洲部分。如有必要，俄国赖以生存的最后地区乌拉尔便可用空军加以消灭。

欧洲的大部分已落入希特勒之手，假以时日，英国也只好承认他在欧洲的霸权。这种消极政策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接受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消灭布尔什维克主义。

他认为，若入侵英国，结束战争便会无望，冲突会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美国人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征服苏联的唯一的机会有何在1941年进攻，因为时间对苏联越来越有利，对德国越来越不利。只有在他占领了苏俄的领土后，时间才会有利于德国。

巴巴罗萨计划付诸实施之前，希特勒批准与苏联签订的两项协定：一是经济协定，规定双方互运商品；二是秘密议定书，德国宣布放弃先前提出的对立陶宛的一块土地拥有主权的要求，代价是750万美元的黄金。

在友好的背后，两国贸易代表团之间的意见冲突却与日俱增。从苏联运往德国的原料，不但交货稳定，而且很准时，但德国交货却既不痛快又不准时。每当机床准备运至苏联时，空军或战争部的督查便大摇大摆地走来，先是交口称赞工艺何等精美，然后便以国防的名义将机床劫走。为了生产更多的潜艇，希特勒亲口下令停止制造一艘他曾答应给斯大林的巡洋舰。关于德国交货问题的争论，斯大林本人也卷了进去，但他总是遏制他的谈判人员。他决心与他的吵吵嚷嚷的盟友保持良好的关系，时间越长越好，至少保持到

红军发展到具有作战力量。

当希特勒听到哈尔德报告说，德军力量已与俄国旗鼓相当，但在素质上远为优良时，希特勒喊了起来，巴巴罗萨一开始，全球都将屏息，不敢作声！事实上，他的征服目标远远超出了欧洲大陆。2月17日，他下令为向大英帝国的核心印度进军作好准备。在进攻印度的同时，他将发动钳形攻势，夺取近东。左方，从俄国起，穿过伊朗；右方，从北非向苏伊士运河逼近。这项庞大计划的主要目标虽然是迫使英国站到德国一边，但它也表明了希特勒的野心究竟大到何等程度。俄国已被视为得手，他的永无宁静之日的思想，业已在寻找可供征服的新世界，可令屈服的新敌人，特别是美国的罗斯福。

作为一个梦想家，希特勒又常常讲究实际，他致力于较小规模的征服。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的失败，用他自己的话说，间接地打击了希特勒不可战胜的这个信念。因此，必须在占领希腊并在这一地区重建秩序后，才能安全地发动巴巴罗萨战役。希特勒将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失败视为他取得更多领土和经济资源的一个黄金机会。

占领希腊，这原就不是件易事。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它又变得更加复杂。德国与希腊之间横卧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利亚和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实际上已成为德国的卫星国，德军已占领它们达数月之久；保加利亚也在相当大的压力下，于3月1日签署了三国条约。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南斯拉夫仍令希特勒关切。南斯拉夫的领导人既不想让俄国人也不愿让德国人对巴尔干半岛进行干预。在诱使它加入轴心国而使出了遮遮掩掩的威胁和模糊的承诺等手段后，希特勒把南斯拉夫摄政王保罗请到贝格霍夫亲自向他施加影响。

1941年3月中旬，南斯拉夫不愿屈服的姿态已经明朗化。元首所受的压力也显而易见了。3月16日，元首在柏林战争博物馆纪念日上发表的讲话时，脸色难看，面容憔悴，皮肤灰白，双眼失去了通常具有的光泽。他身上打满了操劳和担惊受怕的烙印。他宣读这篇简单的与这种场合相适应的讲稿时，如此一本正经，却漠不关心、心不在焉。

次日，南斯拉夫风云突变。加冕议会同意签署三国条约，三名部长辞职以示抗议。空军的高级军官领导了一次起义。3月27日拂晓，叛军推翻了政府。年轻的王位继承人彼得当上了国王。

当希特勒眼看到手的胜利在最后一分钟被人抢了去，这是无法忍受的。他觉得，这是对他人身污辱。他高声喊叫，令三军首脑立刻到总理府报到。希特勒喊道，他要消灭南斯拉夫，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像一个刚被接受便被抛弃的情人一样，他越说越生气，越说越激动。他发誓，他将立刻从北面和东面同时进攻南斯拉夫。凯特尔抗议说，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由于部队已按计划好的最大铁路运输量开始行动，巴巴罗萨的限期不能再延期了。另外，保加利亚的李斯特的兵力太弱，对付不了南斯拉夫，而只有傻瓜才会指望从匈牙利得到援助。希特勒说，解决的办法要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来找。我要一举横扫巴尔干半岛，是让人们好好认识我是谁的时候了！

勃劳希契、哈尔德、戈林、里宾特洛甫以及他们各自的副官们前来参加会议。大家诚惶诚恐地听着。希特勒声音嘶哑，用复仇雪恨的语调宣布，他决心在军事上把南斯拉夫消灭。里宾特洛甫反对，说应先给南斯拉夫发个最后通牒。希特勒说，进攻必须尽早开始！对南斯拉夫进行无情打击，这在政

治上是非常重要的。在军事上，则采取闪电战将它消灭。戈林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南斯拉夫空军的地面设施，再用轮番进攻的办法消灭首都。

希特勒迅速地会见仓促召来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位部长。他与匈牙利部长的会见只有 15 分钟，他便作出一个承诺，在这场危机中，匈牙利如能助一臂之力，他便可拿回垂涎已久的巴纳特地区。对匈牙利而言，这是唯一的机会。会见保加利亚部长只有 5 分钟。希特勒对保加利亚部长说，南斯拉夫事件使他心头的一块大石放下了。接着他使用马其顿作为诱饵，诱使保加利亚继续与轴心国合作。

希特勒虽然将“巴巴罗萨”计划推迟的责任推给南斯拉夫战役，但是，陆军装备的大大不足却是更加主要的原因，希特勒并未把计划的推迟视为灾难。尽管他有这个恐惧：“我生怕俄国人会采取主动，发动进攻。”3月30日上午11时，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几个高级将领，连同他们的参谋人员，都集中在内阁的小屋里，与会的 200 余人，按军阶和职务的高低，坐成几个长列。希特勒是从后面进来的，他表情很严肃，谈到了军事和政治形势。在四年内，美国不可能达到生产和军事力量的高峰，现在是在欧洲进行大扫除的大好时机。他说，与俄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坐以等待是灾难性的。进攻将于 6 月 22 日开始。

延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人继承人能有足够的权威去承担发动这一战争的责任。只有他才能在欧洲屈服之前阻止布尔什维克这架压路机的滚滚向前。他号召众人起来将布尔什维克的国家一举毁灭，消灭红军。他还保证说，他们将很快取得胜利、辉煌的胜利。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被征服了的俄国人，如何对待战俘和非战斗人员。

军方的首领们僵硬地坐着，一动不动，脑子里在想着自己会不会被派去执行这项计划。这些人都是职业军人，对希特勒在征服波兰后对波兰犹太人、知识分子、牧师和贵族所采取的残酷措施十分反感。希特勒大声说，对俄战争，绝不能讲什么义气！这场战争是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别的战争，必须用空前的决心去打。要毫不留情，坚决不发慈悲！会场上未出现反对意见。

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入侵准备已告完成。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每天都发生示威游行。其中有些是当地的共产党为执行苏维埃的巴尔干政策而煽动的。俄国是急于要支持南斯拉夫去反对德国的入侵的，于 4 月 5 日与南斯拉夫的新政府签订了一项条约。但这并未令希特勒泄气。次日拂晓，德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跨过了南斯拉夫的边界。德机开始有计划地轰炸贝尔格莱德，希特勒为这次行动取的代号暗语是“惩罚”。苏联领导人与南斯拉夫签订的条约的墨迹未干，对此事作的反应因为事不关己，只在《真理报》的后版上刊登德国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消息。

不到一星期，德国和匈牙利的部队便开进了与废墟相差无几的贝尔格莱德。在“惩罚”过程中，1.7 万名平民死于非命。

17 日，南斯拉夫的残余部队投降。10 天后，德国坦克开进了雅典，希腊战役宣告结束。德军以高昂的能源、燃料和时间作为代价，沿着原始的铁路和公路，将 29 个师开进了战区。在这支庞大的部队中，只有 10 个师参战，而且 6 天多来才作战一次。入侵巴尔干半岛所费的代价令希特勒目瞪口呆。北非事态的惊人发展，却大大减轻了元首的吃惊程度。埃尔温·隆美尔将军仅以 3 个师的兵力，攻破了昔兰尼加，离埃及只有几英里之遥。这次胜利令希特勒和敌人都同样惊奇。它抵偿了英国对地中海东部的占领，破坏了英国的

威望。苏联领导人除了对巴尔干半岛发生的侵略视而不见，对希特勒正计划入侵他的国家的谣传亦充耳不闻。

在德国外交部，虽然人人都在怀疑对苏联的进攻迫在眉睫，直到此时希特勒才将“巴巴罗萨”一事告诉里宾特洛甫。希特勒不允许再改变行动方针，禁止里宾特洛甫与任何人讨论此事，向身在莫斯科的冯·德·舒伦堡大使保证，不想与俄国交战。希特勒再次确定了进攻的日期，即6月22日。

至此，德国要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角逐已用不着怀疑了。希特勒没有一个得力的朋友。日本远在天涯，意大利又有缺憾，西班牙坚决不妥协，维希的法国又靠不住。胜利反而削弱了希特勒的联盟。他对轻易征服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些小国都很不安。他的唯一力量就是陆军，而对一个征服者而言，只依赖武力是个致命伤。打赢战争，靠的是政治，不是武器。

11. 赫斯冒险去“谈判”

在希特勒的内层圈子里也有人反对“巴巴罗萨”。鲁道夫·赫斯是仅次于戈林的希特勒的第二号接班人，完全赞成生存空间理论的，但他反对在德英战争仍继续进行时便进攻俄国。他曾私下对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说过，在这场冲突中，唯一得利的是布尔什维克。前一年夏天，他在格鲁纳瓦尔德会见了治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弗教授，决心解决如何与英国媾和问题。两人就举行和谈的最好方式问题展开讨论，直至凌晨两时。豪斯霍弗建议在某中立城市与某显赫的英国人士秘密进行会晤。这原是个小小的开端，不料却产生出了一个令全球感兴趣的冒险事件。

一想到未来的秘密任务，赫斯便很兴奋，他这项计划告诉了希特勒，希望此举能恢复他的正在被削弱的地位。赫斯的职务虽然很高，一年多来，希特勒并未认真考虑过他的意见。勉强同意让副元首通过教授的大儿子艾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进行了解。

多年来就是抵抗运动的成员之一的小豪斯霍弗不在意地对赫斯说，最好与他的英国好友汉密尔顿公爵会面，因为他随时可见到丘吉尔和英王。赫斯高高兴兴地走了。艾尔布莱希特在给父亲的信中说，这纯粹是白跑，作为一个爱国的德国人，他又决心为谋求与英国的和平而尽力。他致函汉密尔顿公爵，建议他与赫斯在里斯本会晤。此信转往英国时被查获。信检官将信交给了英国的秘密警察机关，便让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采取适当的行动。由于时间已花费了许多，赫斯于是便决定瞒着豪斯霍弗父亲和希特勒单独去执行任务。他所要采取的方式极富戏剧性，要使英国人觉得他之所为系一项运动。他计划飞往汉密尔顿公爵的庄园，跳伞着陆，用假名与他进行和谈。他是个飞行专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当过空军军官，是1934年在加米施附近举行的绕德国最高峰绍格施皮茨峰飞行比赛的优胜者。独自飞越敌军防线至苏格兰的遥远的乡间一举，肯定会令第一个飞过埃弗勒斯峰的、年青的汉密尔顿感兴趣的。赫斯相信，只有采取这种富有独创性的策略，元首的关于英德联合的梦想才能实现。失败了，这也不会连累希特勒。成功了，他便把功劳归于元首。应该承认，他活着抵达苏格兰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得大于失，值得冒险。

赫斯坚信，对这样一个新颖的和平事业，希特勒会深表欢迎，却不会允许他冒生命危险去尝试。他不是禁止他在前线飞行吗？所以，保密是至关重要的。赫斯是元首最忠心耿耿的部下，这个决定却很幼稚可笑，也很不聪明。赫斯为人慎审过度，其最大的野心莫过于使其主子的事业锦上添花。他双唇紧闭，表情严峻；长就一副宽下颚和一双狂热的眼睛。

这个无判断力的文人，这个忠心耿耿的臣仆，坚信这是在执行其主子的真正的意志，这项计划准备工作却做得井井有条。他说服了航空工程师威利·梅萨施密特，以练习飞行为由，借来一架双座飞机，在双翼上各装一个700升的副油箱。装上特别无线电设备。赫斯便以娱乐为由，作了20次飞行，掌握了改装后的飞机的性能。搞到了一套皮制飞行服，弄到一幅航空禁区密图，还在慕尼黑郊区的家里装了一个新电台。

那时，他可能已不很正常。因为他老念念不忘飞行及其目的。其余的视若无睹、听若罔闻……在5月上旬的那些日子里，他是在仪器仪表、汽缸压力、活动油箱、辅助气泵、冷却温度、无线电轴承……的世界中生活的。赫斯常常心不在焉。更惊奇的是，他常与四岁的儿子在一起玩，所花时间多得

异乎寻常。赫斯原极不愿照相，可在不久前，他主动提出父子二人一起照相。

5月10日，星期六，赫斯起了个大早。一听天气预报说是个好天，他立刻便准备飞行。对妻子，他从未像今天那样殷勤。吃完茶点后，他吻了妻子的手，然后便站在育婴室门口，表情严肃，好像在沉思，又好像在犹豫不决。她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最迟不超过星期一。她猜想，他此行定是去与像贝当那样的人会晤，他却以为妻子已猜到了真情。不待她再开口，便冲进育婴室，去最后看一眼正在熟睡的儿子。

下午6时，他给副官一封信，叫他转交给希特勒。之后，他便从奥格斯堡机场起飞，朝北海方向飞去。与预报相反，天气突然转晴，掩护云层消失，他有返回的念头，但仍向前飞去，发现英格兰笼罩在一层薄雾中。为了寻找隐蔽，他全速下冲，没想到一架战斗机已跟上了他。以450英里的时速，低空飞过漆黑的乡间，几乎擦着层顶和树梢。他贴着山坡爬高，又贴着另一面山坡冲下，离地面常常只有几码。晚11时光景，他折向东飞，发现一条铁路和一个小湖泊，他记得，这是在公爵住所的南面。他爬至6000英尺的高空，关掉发动机，打开座舱盖。他跃出舱外，猛拉伞圈。着陆后，他禁不住身体前倾，摔倒在地。一个农夫发现了，将他送进格拉斯哥的一个兵营。他一口咬定自己是阿尔弗雷德·韩上尉，要求会见汉密尔顿公爵。

直到星期天上午，他的信才交给了身在贝格霍夫的希特勒手中。希特勒戴上眼镜读信。开始时他还以为不以为然。当他读到我的元首，当您读到这封信时我已到了英国时，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喊了一声，声音之大楼下都能听见，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已飞到英国去了！他接下去读到，此次飞行技术上如何困难，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推动元首自己拟与英国联盟的计划，他之所以要保密，是因为他明白元首是不允许他这样做的。

我的元首，这项计划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命运与我作对，此事也不致为您或德国带来致命的后果，您在任何时候都可否认一切责任。就说我疯了。

希特勒躲在书房里，绞尽脑汁想搞出个能令人相信的解释来，以便向公众交代。日本和意大利是否会怀疑德国单独与英国媾和？他自己的士兵是否会不再努力作战？最糟的，赫斯是否已泄漏了“巴巴罗萨”计划？稿子一改再改后，一项公报终于出来了。它说，赫斯违反命令，驾机出走失踪，估计已坠毁，他留下的一封信不幸表明，他已有神经错乱的症状。这便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是幻觉的受害者。

赫斯已向汉密尔顿公爵承认了自己的身份，给他讲述了自己此行的任务，以及他如何与艾尔布莱希特·豪斯霍弗商议，试图在里斯本与他会晤等等。汉密尔顿立刻去见丘吉尔。丘吉尔首相详尽地询问赫斯的情况。

在德国广播赫斯失踪的消息后几小时，英国终于透露，赫斯已抵达英格兰。没有任何细节。其时，德国报界正准备刊登广播稿。由于伦敦已有消息传来，他们便不得不搞个更加详尽的官方说法出来。这项公报于13日星期二面世，一方面承认副元首已在英国着陆，另一方面又对其精神状态加枝添叶。党内人士尽悉，近年来，赫斯曾数度身染重病，近来，为了减轻肉体痛苦，他不断求助于催眠术师和占星学家所施之各种法术。现在在判定，此等人士对导致其出走的精神错乱应负何等责任对即将发动的对俄国的入侵，以及赫斯可能已将此事泄露给英国人一事，元首对他的几个党的领导人竟只字未提，这是颇有些意义的。他毋需忧虑。尽管汉密尔顿和艾冯·寇克派特里克爵士对他进行严格讯问，赫斯仍一口咬定“现在流传的关于希特勒正考虑早

日向俄国发动进攻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希特勒所需要的是与英国媾和。他说，他此行是获希特勒准许的。目的在于说服英国的负责人士，既然英国打不赢这场战争，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现在就讲和。

小豪斯霍弗受命前往上萨尔茨堡，在监管下给元首写书面报告。这份报告以“与英人之联系以及应用此种联系之可能性”为题，较详尽他讲了实情，但又不连累其抵抗运动的一些朋友。艾尔布莱特谈到了他与汉密尔顿的关系和在赫斯的请求下给汉密尔顿写的信。他还说，由于他在英国有着广泛的联系，将来若与英国谈判，他是个少不了的人物。这份报告劝说希特勒勿仓促采取行动。希特勒下令将豪斯霍弗送至柏林盖世太保监狱，以便进一步审讯。

与赫斯有关的其他人：他弟弟阿尔弗雷德，他的几个副官、警卫员、秘书和司机都被逮捕。伊尔塞·赫斯未遭监禁，但鲍曼却尽力让她受辱。他改变了他的两个孩子，鲁道夫和伊尔塞的第一个名字，为他们指派了更加合适的教父母。他被选为赫斯的继任人后，将凡能勾起人们对其前主子的回忆的东西全部荡涤净尽。赫斯的所有照片，以及凡印有他的照片的书籍和官方文件，全被销毁。他甚至要没收赫斯的房子，但此举连希特勒都觉得过份。希特勒拒绝在没收文件上签字。

在英国，政府决定不向公众公布对赫斯审讯的情况，最好是让纳粹自己去猜。5月16日晚，赫斯被秘密押往“伦敦塔”，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俘。几天后，赫伯特用诗歌的形式，总结了英国人对赫斯的看法：

他疯了。他是和平鸽。
他是基督，他是希特勒的宠儿。
他们是他们最诚实的一员。
他们是他们最狠的杀手。
他是维护人类的任务。
他不是酒鬼，他是“瞎子”。
他自十岁起就成为疯子，
但历来是希特勒的高士……

希特勒虽然万分生气，但对几名亲信私下说过，对赫斯自愿牺牲自己去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他深表尊敬。细想之下，他省悟到，他的副手的冒险出走，完全是为了他。希特勒并不相信赫斯已疯；他只是太笨，看不出自己犯了一个多大的政治错误。

这个较清醒的看法，后来得到了证实。几个月后，布鲁克曼太太的丈夫逝世。希特勒安慰她说，我们都有各自的坟墓，我们也变得越来越孤单。但是，我们得克服一切，继续活下去呀，我亲爱的贵夫人！在我周围的人中，只有两人是我内心真正喜爱的是托特博士和赫斯。这两人都不在了。托特已去世，而赫斯又从我身旁飞走了！

至于赫斯，他的所作所为已足够了。他在伦敦塔里给他的妻子写信说，他很高兴能飞往英国。不错，我一无所成。我无力阻止这场疯狂的战争，阻止我眼见着要发生的事情。我未能拯救人民，但一想到我试图这样做时，我就很高兴。

当德国人在西欧大陆上耀武场威，不可一世的时候，东方正邻居苏联因有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保证，一直饶有兴趣地在那里隔岸观火。斯大林没有能够料到，希特勒虽然陈兵百万，大有直捣英伦之势，骨子里打的却是声东击西的算盘。战火轮到了苏联。

希特勒何以敢冒两线作战的风险呢？

第十四章 “巴巴罗萨计划”

1. 苏联人仍在度蜜月

苏德蜜月是从 1939 年 8 月 24 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开始的。这个条约所规定的有效期为十年。当然，互不侵犯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它还包含着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比如苏德瓜分波兰，德国答应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归属苏联等。

苏联人认为苏德势力范围的划分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德国人也会遵守协定。

德国人怎么想呢？

根据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在条约签字的前夕，这名名叫尼·冯·贝格的副官曾提醒希特勒注意斯大林的诚意，希特勒是这样答复他的：

“条约对我来说，只是某种理性婚姻，我们对斯大林当然要有警惕，但目前同斯大林结盟是阻止英国干预德波冲突的好机会”

当时他们正在贝格霍大山庄踱步，忽然看到了在德国南部极少出现的令人有点恐怖的北极光，也许希特勒敏感地觉察到这是一场血战的预兆，他接着说：

“如果不得不打仗，那就打得越快越好。时间拖延得越长，流血越多”

苏联人和德国人各怀心计，苏联人希望在德国人的谅解下扩张领土，而德国人则想通过向苏联人投去一点诱饵而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条约的签订，毫无他们所吹嘘的那种柔情绵绵的道德基础。但是，条约订立之后，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做得还是相当友好的。

这种“友好”一直持续在 1941 年。

几年的蜜月期中，希特勒发动了征服西方的战争，苏联则向波罗的海沿岸和巴尔干半岛延伸。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互不干预。

不仅如此，在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些眉目传情，明送秋波之举。

1940 年 4 月 9 日，德军入侵挪威和丹麦，声称是针对英法企图进攻德国而被迫采取的防御措施。当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说：

“苏联政府谅解德国被迫采取的措施，我们祝德国在它采取的防御措施中取得完全成功”

一个月后，莫洛托夫再次抱着谅解的精神接受了德国大使关于为了避免英法取道比利时和荷兰向鲁尔推进，德军被迫发动新攻击的通知，并说：

“德国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英法的攻击。我毫不怀疑你们会获得胜利”。

6 月 17 日，即法国要求停战的那一天，莫洛托夫大约请舒伦堡到他的办公室，“表示苏联政府对德国军队的光辉胜利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同样，德国也有一些友好的表示，虽然很勉强。

6 月 14 日，德军进入巴黎的时候，苏联政府已经向立陶宛发出了限九个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要求它的政府辞职，逮捕其主要官员，允许苏军入境。次日，苏军占领了这个国家。以后的两天，苏联如法炮制，侵占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波罗的海三国被苏侵吞，虽是苏德早已达成的协议，但对希特勒来说，是违心的妥协。特别是立陶宛，这是与德国接壤的唯一波罗的海国家，苏军的占领使希特勒丢了面子，不过这也属没有办法的事，他正忙于设法组织对英国的入侵工作，对此无能为力。为了显示德苏亲善，当三个被侵占国家驻柏林公使抗议苏联入侵的信件呈交德国政府时，德国人原封不动地还了他

们。并且，应莫洛托夫的要求，德国迅速“清理”了驻考那斯，里加和塔林的公使馆，关闭了在这些国家的领事馆。

苏联又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以解决比萨拉比亚问题。这是一战时罗马尼亚从俄国手中夺去领土，苏德条约谈判时，德国被迫将它划归苏联范围。但苏联又提出了对布科维那的领土要求，这是罗马尼亚从奥地利夺取的，苏德条约没有包括这一地区。德国人内心实在担忧苏联与罗马尼亚发生战争，最终完全占领罗马尼亚，控制了德军亟需的石油，粮食和饲料，所以当6月26日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时，德国主动劝说罗马尼亚屈服，和平割让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

对于两个并没有爱情的欲望满足者而言，他们的耳语嘶磨不能用真诚或者虚伪去评判。事实证明，德国自始至终是清醒的，希特勒是为了征服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才暂时对苏联作出让步。苏联也不幼稚，斯大林和知道德国人最终有可能与苏联开战，但他觉得，时间还早，在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被消灭这前，德国不会轻易东指，因为谁都知道，两线作战是危险的。

所以，相比而言，德国传达的“友好”是勉强的，而苏联的表示则更多一些妩媚。

6月底，丘吉尔给斯大林写去了一封私人信件，设法告诫斯大林，德国的征服除了对英国有危险外，对苏联也有危险。英国首相为了取得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反应，还赶派了左翼工党领袖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到莫斯科担任新的大使。但是，斯大林认为，英国已经快要完蛋了。他不仅没有答复丘吉尔的来信。对新大使也没有作出任何热烈表示，而且他还向德国人透露了英国政府的打算，指示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提交了与英国大使秘密会谈的书面备忘录。

备忘录表明了英国政府的立场：

“英国政府确信德国正力图称霸欧洲……这对于英国和苏联都是危险的。因此两国应当商定一个防御德国以自卫的共同政策，并且商定重建欧洲均势的方法……”

同时，也表示了斯大林的态度：

“他（指斯大林）看不出存在着任何一个国家称霸欧洲的危险，更看不出德国可能鲸吞欧洲的危险。斯大林曾观察了德国的政策，并且清楚了解德国的一些主要政治家。他没有发现他们有鲸吞欧洲各国的任何欲望。斯大林并不认为德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了苏联以及他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舒伦堡得到这份文件十分惊喜，他赶紧以“特急”的绝密电报将它发往柏林。当年负责谈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里宾特洛甫收阅电文后，掩饰不住由衷的激动，他对苏联政府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情报”

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因为入侵英国的前景的消失正促使希特勒试图作出挥戈东进，攻击苏联的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来自苏联的如此令人乐观的情报，有什么理由不重视呢？

2. 希特勒最怕丘吉尔的“海”

法国投降，丢下英国单独与德作战。显然，英军处在孤立无援境地。

而德军的战略家却倍感自满，信心十足。德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长约德尔将军不容置疑地显示了乐观的情绪，在日记本上他写道：“德国对英国的最后胜利，现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敌人再也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了。”

元首也持同样看法。

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统帅部等待丘吉尔求和消息，7月中他在帝国国会上演讲的主要话题就是呼吁英国早点投降，让和平早日到来：

德国人认为，他们现在的任务是准备迎接“和平”的到来。

7月19日，元首在帝国国会作了长篇演说，对丘吉尔进行了一阵尽情发挥的臭骂，希望善良的英国人民不要上政客们的当，最后他谈到了中心问题。他说：

“现在，我党的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和其它国家呼吁，应该拿出理智和常识来。我认为我是有资格作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乞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说话的胜利者”。

他用深沉的语气说他实在看不出有继续打下去的理由。

没有想到，顽固不化的英国佬压根儿就不听劝阻，就在希特勒语重心长的劝戒发出后不到一小时，英国广播公司就用一个简单的词语作出了答复：

“NO”

后来丘吉尔回忆说，这个NO字不是英国政府通知广播的，而是广播公司的职员在收到希特勒的讲演后，自行决定播出。

丘吉尔很为他的人民而高兴。但他们的敌人却不能同意他们这样放肆。

不愿意求和，那就让你们尝尝战败的滋味吧，希特勒认为英国人性格特别，讲道理没有作用，只能狠狠地揍他们，消灭他们。

这段时间，元首的心中还嘀咕着另一件事情，他的最终的愿望——征服俄国的事业还没有开始，在集中全部力量摧毁东方帝国之前，要彻底地解决西线战事，以免日后两线作战，两线作战是危险的。

丘吉尔对希特勒的演说不十分感兴趣，这使他看到英国是把希望寄托在苏联方面。希特勒认为对英国将不得不诉诸武力，英国人的性格特别，对他们用讲道理的办法是行不通的。16日，希特勒终于作出决定，归出了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16号指令：

绝 密

元首大本营，1940年7月16日

由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愿意妥协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如果必要，即付诸实施。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土作为对德作战的基地，并且在必要时，全部予以占领。

这个进攻的代号将是“海狮”。准备工作定在8月中旬完成。

决定虽已作出，但希特勒仍不死心。他把这项计划的实施建立在“如果”必要的基础上。而且，19日的国会演说，他仍然没有放弃英国作出讲和的准备。

然而，英国的表现却使希特勒失望。

就在希特勒“呼吁”之后的几十分钟，英国广播公司的德语广播就播出了英国政府的正式答复是不可能与希特勒讲和。

这样一来，仗是一定要打的了。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事实上，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以及陆、海、空军的参谋总部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同英国打仗的问题，他们没有什么计划。他们的胜利使军队从比利休斯山直到北极圈，从大西洋直到维斯杜拉河以东，正在养精蓄锐，准备新的进攻，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怎样行动，去取得最后的胜利。

这里的原因，细讲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德国人尽管确有军事天才，但他们的天地常常只限于在欧洲大陆进攻邻国的陆上战争。希特勒自己就对海有恐惧感。他有一次对伦斯德说“我在陆地上是英雄，在水上却是懦夫”。

他手下的军事将领，大多对海一窍不通。他们心中只有陆地，没有海洋。德军如果有机会接触英国陆军，那完全有把握在一周内击溃它，但是进攻隔着一条海峡的军队，他们心中完全无数。

尽管如此，陆军总司令部还是开始了部署执行海狮计划的部队，并且命令十三个精锐师开到海峡沿岸的出击地点，以便作为头一批登陆部队。当天，陆军总司令部草拟了在英国南部海岸广阔的前线登陆的详细计划。

但海军总司令对此计划产生了怀疑。在这样一条广阔的战线上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斗（从腊姆斯盖特到莱姆湾延伸了200多英里），完全超出了德国海军的运输和掩护能力。在强大得很的英国海军和还很活跃的英国空军面前，要把一支大军送过白浪滔天的海峡，海军对这样吓人的任务没有多大把握。雷德尔海军元帅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了这一点。雷德尔还强调了天气，海峡和北海的天气，下半年只有10月上半月好些，一般都是恶劣的。他强调只有届时没有由于天气或在敌人的原因而出现不测的情况，才能开始实行海狮计划。他认为“从一切情况考虑，最有利的作战时间将是1941年5月。”

但希特勒不愿等待太久，以致坐失良机。因为到明年春天德国海军仍然不是英国海军的对手，而英国陆军在目前微不足道，再有几个月，必然会壮大起来。因此，他决定动用空军：

“……只有对英国进攻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因此必须设法为1940年9月15日开始的作战行动进行准备工作……至于这次行动是在9月进行，还是推迟到1941年5月进行，将在空军对英国南部进行一个星期的密集轰炸之后作出决定。如果空袭的效果很好，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等等遭受重创，那么‘海狮计划’，将在1940年进行，否则将推迟到1941年5月”

9月7日，星期六，当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德国空军出动了。德国人以648架战斗机掩护着625架轰炸机，开始对伦敦进行首次大规模轰炸，这个大城市的整个码头地区成了一片火海，铁路都被阻塞。英国驻防军总部和伦敦的许多人一样，认为这次猛烈轰炸是即将入侵的前奏，所以迅速发出了“克伦威尔”这个代号。这个代号是“入侵在即”的意思，立时引起了莫大的混乱。英国国民警卫不断敲着教堂的钟，使皇家工兵炸毁了好几座桥梁，并使一些人由于误触匆忙埋设的地雷而遭到不必要的伤亡。空袭连续进行了一周。

但是空战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一方面因为天气不允许天天夜间进行大规模空袭——如果能连续数周进行空袭，也许会显出成果来；另一方面，英国的夜间防御日益加强，防空高炮火力有了明显提高，而德国空军战斗力有所下降，部分补给跟不上。

希特勒必须作出是否于9月发动入侵这一重大决定的时刻到了。这一决

定本应在 11 日作出，以便武装部队有 10 天的准备，但是到了 10 日，他又决定推迟作出决定的时间到 14 日。推迟的原因可能是海军方面的情况不妙。海军聚集船只方面已经感到困难，而且还不断受到英国海、空军的攻击，另据预报，天气也极不正常和不稳定。海军不断地提醒元首，现在执行计划风险仍然太大。

这使希特勒很矛盾，他既不愿意下令发动入侵，又不愿意下令取消入侵。

14 日，希特勒和他的三军总司令在柏林会商，没有结果。

希特勒说：“英国对苏联不会有太大的信任，俄国佬不准备为英国流血，美国的军备要到 1945 年才能充分发挥效果，至于目前，最快的解决法是在英国登陆。海军已经完成了必要的条件，空军的行动最值得赞扬，只要有四五天的好天气就将取得决定性结果，使英国屈服。

接着，他又说：

“尽管我们取得这一切成就，但是进行‘海狮计划’的必要条件还没有实现”

他指的是由于天气的原因，空中的完全优势还没有实现，使英国遭到致命的打击。

希特勒最后决定再次推迟“海狮计划”，而实际上，他惧怕丘吉尔的海军，他自己的部队无法通过英吉利海峡。

但是从这个晚上开始，坏消息不断传到统帅部。

当天晚上海军报告说，英国皇家空军猛烈地轰炸了各个准备发动入侵的港口，从安特卫普到布伦。

第二天晚上，更糟。海军发出紧急求救信号，要求派更多的高射炮来保护准备发动入侵的港口，因为“敌人强大的空军正在袭击从勒阿佛尔到安特卫普的整个沿海地区”，“英国皇家空军仍然丝毫未被击败，相反地，他们加强了攻击海峡各港口和扰乱军事集结的活动”

17 日，天气晴朗，晚上满月普照。英国空军充分运用月明条件又来轰炸。德国船只都拥塞于准备入侵的港口里，很多被炸沉和炸坏。一个 500 吨的军火库被炸毁，一些军粮仓库被焚烧，人员伤亡也很大。海军要求允许疏散军舰和运输船。

这时，希特勒正在作他的那个推迟了多次的“决定”。在德军海军作战日记里，有关于这个决定的简短记载：

“敌人的空军仍然一点也没有被打败。它的活动反而增强了。从天气的总的情况看来，我们不能指望会有一个平静的时期……因此元首决定无限期地推迟‘海狮’”。

希特勒终于承认了失败。他下令停止大规模集结部队和船只，但形式上的调兵遣将仍将继续，不仅如此，还向每个德国士兵发放英国地图，故造声势，以保持对英国的军事压力。

他还有一个未曾明示的目的——

东方的战事就要开始了，但全世界都还蒙在鼓里，德国人要继续蒙蔽世人。这样，展开一场突然袭击的闪电战就能制服苏联人。

3. 为分赃而争吵？

苏联夺取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二省，希特勒为了集中力量解决西部问题而强吞了苦果。但他的愤怒与日俱增，不能容忍苏联人继续西进，他已经动了重新转向东方的念头。此后几个月苏德关系经常是通过争吵表现的。初看起来，似乎纯粹是分赃之争，实际上德国人已经开始为战争作准备，只是苏联人还没有足够的警觉罢了。

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争吵大多是德国人的军事行动引起的，这些军事行动初看起来是争夺势力范围。

事实上苏联人正是这么认为的。

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两个省（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德国人担心它继续推进，威胁到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这里的石油对德国至关重要，由于英国的封锁，德国已不再能从海路输入石油了。

罗马尼亚接受苏联割地要求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提出了领土要求，匈牙利为了夺回一战时被占领的特兰西瓦尼亚不惜诉诸武力。

希特勒意识到，这不仅会切断德国的石油供应，而且会使北极熊得以借机占领整个罗马尼亚，所以他立即派兵准备在9月1日占领油田。同时，他迫使匈、保、罗等国接受轴心国的仲裁。仲裁的结果是，罗马尼亚割让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给匈牙利，割让多布鲁甲南部给保加利亚，然后由德国保证罗马尼亚剩下的领土。

这一仲裁表面上是维持公正，实际上只为了维护德国利益。而且德国保证罗马尼亚剩下的领土为德国在罗马尼亚驻军和利用其基地进行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借口。莫斯科方面对此很不好受。当9月1日，德驻苏大使舒伦堡将空话连篇的仲裁备忘录交给莫洛托夫时，行到的反应是：“与他通常的态度相反，相当冷淡”，而且提出了强硬的口头抗议。莫洛托夫指责德国政府违反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这一条规定要进行协商，而德国政府事先没有与苏方商量。

此后几天，相互责骂变得激烈起来，里宾特洛甫用电报向莫斯科发出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否认德国违反条约，因为它没有通过与德协商就侵吞了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二省。

德国的备忘录措辞强硬，苏联的答复也毫不含糊。苏联除了重申德国违反条约外，加了一条警告，说他们在罗马尼亚仍然有许多权益，如果德国觉得第三条带来了“某些不便和限制”，苏联政府准备修改或取消条约中的这一条。

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关于北方的。

9月16日，里宾特洛甫打电报给舒伦堡，要他拜访莫洛托夫、并“随便”通知他，德国将取道芬兰向挪威北部派遣援军。芬兰是苏联的北部邻国，莫斯科已经注意到了德国在那里的活动。

莫洛托夫对舒伦堡说，他通过报纸得到了德军在芬兰的有关消息，希望更多地了解德国同芬兰签订的关于通过那个国家调动军队的协定。他说苏联政府有理由得到这个协定的全文，包括协定的秘密部分在内，并希望得知协定的宗旨何在，针对何方，要达到什么目的。

莫洛托夫还指责说，在过去的三天里，莫斯科收到了关于德国军队在至少三个芬兰港口登陆的消息，“而德国却没有把此事通知我们”。

苏联人认为德国已经占领了芬兰。

11月中旬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冷酷无情地与希特勒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生了激烈而辛辣的争执，在希特勒的外交史上还没有任何人与他这样谈过话。

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把军队撤出芬兰，希特勒则坚持说，德国没有占领芬兰，只是通过芬兰开往挪威。

希特勒质问，苏联是否对芬兰打算进行战争？

他得到了莫洛托夫闪烁其词的不能令其满意的答复。

“在波罗的海决不能发生战争，这会使德苏关系极度紧张起来”希特勒强调说。很快他觉察到后一句话实际上是威胁，他又补充道，这种紧张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希特勒想要知道，苏联在芬兰还想得到什么。

他的这位不太客气的客人回答：

“像在比萨拉比亚那样规模的解决办法”。这意味着公开的吞并。希特勒反应强烈。

莫洛托夫连忙要求这位独裁者对这一点表示意见。

希特勒的回答也含糊其辞：

“我只能重申，决不能同芬兰作战，因为这样一种冲突可能有深远的影响”

他们在轴心国条约问题上也发生了磨擦。

9月25日，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向往莫斯科的大使馆发出了一份电报，这时舒伦堡已回国休假，电报由代办接收。这是一封写有“绝密——国家机密”字样的电报。电报指示说，只有在第二天收到柏林的一个特别信号后才可以执行电报中的指

示。

这项指示是要求代办通知莫洛托夫，“在今后的几天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将在柏林签订一个军事同盟条约。

当26日晚上德国使馆代办告诉莫洛托夫这个消息时，这个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疑窦丛生。他立即说，按照苏德条约第四条，在这三个国家的军事同盟条约签订以前，苏联政府有权看到这个条约的全文，包括任何秘密协定书的全文在内。

10月2日，苏联得到里宾特洛甫的电报解释是，已签订的三国条约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在条约之外没有任何秘密的协定书，也没有任何秘密的协议。

三国条约是9月27日在柏林一种滑稽歌剧式的环境和仪式中签订的，在第一条中，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方面的领导，第二条中，德意则承认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方面的领导，第三条规定，任何一国遭到外来进攻，就进行互助。这个条约主要是对付美国的，但对苏联也是一个警告。当然，他们是坚决否认后者的。

为了消除苏联人的疑虑甚至愤怒，纳粹竭力表明这个条约是一项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新秩序的条约，并且愿意邀请苏联参加。里宾特洛甫写信给斯大林，希望他派莫洛托夫到柏林来，以便元首可以“亲自说明他对于今后建立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的意见”，并且暗示：

“看来四大国——苏联、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的任务是采取一个长期的政策……在世界规模上划分它们的利益”

莫洛托夫真的去了。

11月12日上午两位外长首次会议，里宾特洛甫以一贯冷淡和傲慢的口

吻说“英国已经被打败，它什么时候最后承认失败，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大英帝国现在已经开始完蛋了。……轴心国现在并没有考虑它们怎样能够赢的这次战争，而是考虑它们能够如何迅速地结束这场已经打赢了战争。”

里宾特洛甫解释说，情况既已如此，现在就到了苏、德、意、日四国来确定它们的利益范围的时候了。

他说，元首已经得出结论，所有这四国，都自然地要向南扩张。日本已经转向南意大利也是这样，德国在西欧建立了新秩序后也将转向南方，打算在“中非”找到它另外的生存空间，“不知道贵国是不是也有意转向南方，寻求通往海洋的天然出口？”

莫洛托夫看出了这家伙在玩把戏，“哪个海？”他冷淡地问道。

这个令人为难又很关键的问题使里宾特洛甫瞠目结舌，他一时想不出一个答复，便环顾左右而言他，大谈“战后世界将发生巨大变化”，“苏德已经一同作了一些好生意还将继续作一些生意”等等。

但莫洛托夫坚持要求回答他的简单问题，纳粹外长终于答复说：

“从长远来说，对俄国最有利的通往海洋的道路可以在波斯湾和阿拉伯海的方向找到。”

莫洛托夫听到这里，显出一副捉摸不透的表情，他没有说更多的话，打算把他的精彩表演用来对付希特勒。

这个机会就在当天下午出现了。

希特勒在谈话的开始，重复着他的外长已经表明意见，只是吹嘘的更加厉害而已，例如，说“一旦天气好转，德国就将对英国进行最后的打击”，说“美国在1970年或1980年以前是不能危及其它国家的自由的”，说苏德两国将共同追求通往海洋的出口……

希特勒讲完了，莫洛托夫说他要提出斯大林的意见。在出国以前，斯大林曾对他作了确切而具体的指示。

莫洛托夫开始接二连三地向这位不可一世的纳粹头子提问，他说苏联政府想要知道，德国想在芬兰打什么主意？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是什么？苏联将在其中担任什么角色？三国条约的“意义”是什么？“此外，关于俄国在巴尔干和黑海的利益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有关的方面，有些问题需要澄清。”

他希望听到一些答复和解释。

希特勒惊讶得答不出话来，因为他对此毫无准备。这是他平生遭遇的第一次难堪。

“鉴于可能有空袭警报”（当时柏林经常有英国轰炸机光临），他提议休会，明天再讨论。

第二天同样充满难堪的气氛，而且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双方谁都不满意。最后希特勒再次“鉴于英国可能空袭”，中止了会谈。

会谈结束后，纳粹外长最后一次设法要使苏联人上他的圈套。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协定草案，这个草案实际上是要把三国条约变为四国条约，让苏联成为第四成员国。

这张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德、意、日、苏四国彼此尊重“自然势力范围”，它们之间的任何争执都要“和睦”地解决。正式公开协议之外，还有一个秘密协定书，阐明了每一国的领土要求，上面标明苏联的要求集中于苏联国土以南，在印度洋的方面。

莫洛托夫没有上钩。苏联人现在对印度洋不感兴趣，而是希望西进，自波罗的海进入巴尔干，通过海峡进入地中海。

莫洛托夫回国两周后，通知德国大使，苏联参加四国条约有四个条件：

1. 德国从芬兰撤退，芬兰属苏联势力范围。
2. 保证苏联在海峡的安全，苏联与保加利亚缔结互助条约，而且建立一个可以到达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陆海军基地。
3. 承认在波斯湾的总方向内，围绕巴库以南的地区是苏联的领土要求的中心。
4. 日本放弃在库页岛北部开采煤炭和石油的权利。

这些条件所要付出的代价比希特勒愿意考虑的高的多。他设法把苏联排除在欧洲之外，而斯大林竟要求得到芬兰、保加利亚、对海峡的控制权，而且实际上还要求得到阿拉伯和波斯湾的油田。希特勒不算作出任何让步了。

他对他的将军们说：

“斯大林真是精明狡猾，他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讹诈能手。德国的胜利已经是苏联所不能容忍的了。因此，必须尽快使它屈服”

如果说几个月的争执有什么结果的话，也许这就是结果：使希特勒作出了尽快使苏联“屈服”的决定！

4. 把俄国从地图上抹掉

“要把俄国从地图上抹掉”这是希特勒根深蒂固的思想。

早在二十年代，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一书时，就已经表现了这个思想。

希特勒写道：“……因此我们国社党人要接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止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德国向南欧和西欧的无休无止的移动，把我们的视线移向东方的土地……当我们今天谈到欧洲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看来，命运本身希望在这里向我们指出道路……东方的这个巨大帝国解体的时候到了，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终结也就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他的“杰作”，依靠这个杰作，几乎使所有人，包括苏联人自己，差不多都忘记了他十多年前发下的誓言。法德国横扫西欧之际，苏联踌躇满志地打着自已的小算盘。毫不理会英国人的求援，乐于在那里隔岸观火。但条约压根儿就没有改变过希特勒的思想，只不过是把执行的时间推迟了一些而已。

虽然时间暂时推迟了，但是，希特勒阴暗的心灵里时刻也没有松懈过东方作战的打算。事实上，就在条约签字并被用来毁灭波兰以后不到两个月，希特勒就指示陆军说，要把已经征服的波兰领土看作是“德国未来军事行动的集结地区”，根据随从的日记，这一天是1939年10月18日。

一个月以后，正是他向他的将军们大谈西线进攻的时候，他仍然念念不忘苏联，他用加强的语气对大家说：“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

法国沦亡，英军被赶到海峡那边，英国崩溃在即，这时希特勒的思路再次转到苏联，因为他自认为西线已经差不多腾出手来了，可以集中力量对付斯大林了。何况这段时间苏联张大的胃口正在吞食德国极不情愿让出的肥肉，这更增添了希特勒的愤恨。

进攻苏联的“基本的决定”，早在西线战役期间就作出了。最高统帅部在1940年7月下旬就讨论过进攻苏联的问题。希特勒打算在1940年秋对苏发动进攻。凯特尔觉得这个计划吃不消，因为秋天天气不好，而且把大部分军队从西线调到东线也有困难。进攻难以进行。29日的一次会议上，进攻日期推迟到1941年春。

7月31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举行了另一次会议，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受挫促使希特勒第一次向他的陆军首脑们宣布他关于苏联的决定。他把英国拒不投降与苏联联系起来。他说：

“英国的希望在于苏联和美国。如果对苏联的希望破灭，那么对美国的希望也将破灭，因为消灭苏联以后就会大大增强日本在远东的力量。

“如果苏联被摧毁，英国的最后希望就会被粉碎。那时，德国就将成为欧洲和巴尔干的主人。在进行了一番解释之后，就象他惯常所作的那样，最终宣布了最重要的决定：

“决定：由于考虑到这些情况，必须消灭苏联。时间定在1941年春天。越快消灭苏联越好。”

“希特勒不仅仅只是宣布他的决定，还谈了详细的战略计划。这说明即使在西线战斗忙得不可开交时，他也没有停止酝酿这个问题。

他说，这次运动只有以一举摧毁苏联为目标，方值得进行。占领大片领

土是不够的，要“消灭苏联的生存力量。这才是目的”。最初将发动两次攻势：一个是在南方向基辅和聂伯河进攻，一个是在北方通过波罗的海国家然后向莫斯科进攻，两支军队在莫斯科会师。

谈到这里，希特勒十分兴奋，好象他在红场阅兵的场景就在眼前。他甚至想好了怎样处置这些新征服的土地，哪些干脆并入德国，哪些划给芬兰。

他说他要拨出 120 个师来进行这场战争。留 60 个师保卫西线和斯堪的纳维亚。

他规定进攻在 1941 年 5 月开始，用 5 个月时间完成，冬天结束战事。

希特勒对东线的热情也许正是他对西线“海狮计划”缺乏足够热情的原因。8 月 9 日，他发出第一项指令，要求在东方为出击联准备集结地区。26 日下令从西线向波兰派遣十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部队要集中在波兰东南部，以便他们可以出兵保护罗马尼亚油田。这一切做的十分掩蔽。海狮计划放弃后，大批军队秘密东移。

11 月的苏德会谈，对希特勒而言，实在是一次对俄国态度的摸底。进攻的准备工作一直在继续进行。当斯大林的条件摆在他的桌前，令他咬牙切齿之时，他干脆下了最后的决心，发出了第十一号指令。它的题目是“巴巴罗萨计划”。

绝 密

元首大本营， 1940 年 12 月 8 日

德国武装部队必须准备在对英国的战争结束以前，以一次快速的战役击溃苏俄。为此目的，陆军必须动用一切可以调动的部队，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保卫已被占领土以防突然袭击……

准备工作……必须在 1941 年 5 月 15 日以前完成。必须非常谨慎，以防泄露进攻的意图。

5. 致命的延期

希特勒对进攻苏联的前景极为乐观。他曾几次的欢呼：

“当‘巴巴罗萨’开始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难置一言！”

在“巴巴罗萨”能够在春天开始以前，必须把位于巴尔干的南翼掌握在手中，并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到1941年2月的第三周，德国人已在罗马尼亚集结了一支68万人的大军，罗马尼亚与乌克兰接壤，从波兰边境到黑海，共长300英里。2月28日德国陆军部队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保加利亚的战略阵地，保加利亚翌日参加了德国阵营。

南斯拉夫人比较强悍，不那么听话，这种顽强激使德国人一定要把他们也拉进自己的阵营。希特勒好不容易诱使两位南斯拉夫大臣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没想到第二天（3月26日）发生了政变，军人掌了权。虽然新政府表示愿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清楚它不会愿意充当德国的傀儡。

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一怒之下突然作出了后来证明对第三帝国的命运是灾难深重的决定。

27日他急忙把军事首脑们召到柏林总理府，大叫大嚷地声称要对南斯拉夫人进行报复，他说贝尔格莱德政变危及了“巴巴罗萨”，必须“不等新政府有可能宣布效忠，就在军事上将这个国家毁灭，使其不再是一个国家。他下令“不要进行外交上的询问，不要提出最后通牒，”要以“无情的严格行动”粉碎南斯拉夫。他下达了立即入侵南斯拉夫，炸平贝尔格莱德的命令

然后，希特勒宣布了一个关系十分重大的决定：

“巴巴罗萨计划不得不推迟开始，期限为最多四周”

纳粹统帅为了对一个胆敢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小小的巴尔干国家发泄个人的怒气，而推迟对苏联的进攻，这可能是希特勒一生中导致最大灾难的一个决定。他失掉了能保证战争获胜的最后时机。

俄国是一个从未被西方人征服过的大国，它的神奇的力量不仅是因为它硕大无比，更重要的是由于冷酷无情的天气的帮忙。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都在可怕的冬天面前功亏一篑，德国人要在冬天来临之前攻占这个国家只剩下六个月时间了，尽管希特勒不断地发誓，他要超过拿破仑，创造比拿破仑伟大得多的业绩，尝尝做地球球长的滋味，但是，他斗不过天。

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和天才的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由于领教了苏联的大雪零下温度才发现，按照他们的估计，要取得最后胜利，所需要的时间还差三四个星期，这正好是被推迟的时间。这时他们终于想起了这个糟透了决定。

后来德军遭受了接二连三的灾难，将军们总是把罪责归咎于一个自负而激动的人所仓促作出的这个不明智的决定，虽然他们不敢明说。

希特勒接着犯的第二个失误是，他放弃了一个只须少量部队就足以给英国毁灭性打击的时机，这使他日后不得不陷于两条战线同时挨打的被动局面。

“巴巴罗萨”被推迟四周，对苏联战场显然不利，但也创造了一个可以彻底制服英国人的时机。

就象希特勒所希望的，南斯拉夫很快被打垮，国王和首相乘飞机逃到了希腊。

希腊属于盟军阵线，在此前的六个月的战斗中曾屡胜意大利人，但他们无法抵挡李斯特元帅的由15个师组成的第十二军团，英军急忙从利比亚派遣

大约 4 个师开往希腊增援，但他们跟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狂轰乱炸打的一败涂地。最后希腊投降，英军拼命从海上撤走。

5 月底，德国人又从英国人手里夺取了克里特。整个巴尔干问题都结束了。

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军队被英军歼灭，希特勒同意派遣一个轻装甲师和一些空军部队前往北非。英国人由于从利比亚向希腊派去相当多的陆军和空军，而使他们在沙漠里的地位大为削弱。隆美尔用他统帅的德意军队乘机突然攻击昔兰尼加，占领了这个省，并包围了托卜鲁克，势力到达离埃及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巴尔迪亚。英国在埃及和苏伊士的整个地位再次受到威胁，而希腊落入敌手，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控制权也受到严重挑战。

英国面临空前严峻的形势，英国的威信降到最低点。

希特勒由于春天的胜利而更加狂妄自大，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胜利对英国是多么大的打击，没有认识到英帝国的困境多么严重。

5 月 4 日丘吉尔连忙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明埃及及中东丧失后的严重后果，并要求美国参战。处境困难的丘吉尔比谁都清楚地了解，这种时候，希特勒只要用他的一小部分部队就能给英国造成毁灭性灾难，甚至是致命的打击。

德国也有人看到了这种好形势，那就是海军元帅雷德尔，还有“非洲之狐”隆美尔。他们呼吁元首对埃及和苏伊士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势，他们说，“这一打击要比占领伦敦对英帝国更为致命。”

但是，我们曾经说过，希特勒怕海，他的思想局限于陆地，不理解海军的远大目光。

他说“首先必须消灭苏联”，至于雷德尔和隆美尔所主张的战略“以后是否可能”要到“巴巴罗萨计划”结束之后再决定。

这样，希特勒的固执为自己埋下了一个毁灭的种子。

6. 从梦中醒来的苏联人

希特勒的炮声，击碎了苏联人蜜月中的梦想。

4月30日，当希特勒的军队完成了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征服时，这位元首把“巴巴罗萨”的具体日期定为“1941年6月22日开始”。

尽管有一切证据证明了希特勒的意图——波兰东部，巴尔干半岛和芬兰都集结了德国的重兵，克里姆林宫的人们，特别是斯大林，仍然盲目地希望苏联会躲过这个纳粹暴君的铁蹄。德军在巴尔干的行动虽屡遭莫斯科的抗议，但斯大林仍努力地去维持同柏林的“友谊”。

面对国际社会不断兴起的德军即将侵入苏联的议论，斯大林的政府一再表示：“这些谣言完全是无稽之谈。”

而且斯大林本人也从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示愿意继续发展苏德友好的机会。他曾搂着德国大使的肩膀说“我们必须继续交朋友，你现在必须千方百计地维持我们的友谊，”这件事情发生在火车站，他们当时正为日本外相送行。送行的还有一位上校，

当舒伦堡介绍他是德国代理武官时，斯大林对上校也说，“我们将继续同你们做朋友——患难与共”，不过德国的元首却并不热衷于谈论友谊。

就在苏联政府正满不在意地准备在6月14日向全世界广播，宣布关于德国进攻苏联的谣言“显然是荒谬的”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就在那天同德国武装部队的主要官员就“巴巴罗萨”举行了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这时不仅进攻苏联的全部计划已经完成，而且大规模调动军队、大炮、坦克、飞机、船只和供应品等复杂工作也已按计划开始进行了，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参谋总部进行的会谈也顺利结束。所以希特勒发出命令，召集三军总司令和战地高级将领在6月14日到柏林开最后一次全国会议。

会议从上午11点一直开到下午6点半。希特勒和将领们检查了这个历史上最大战役的最后细节，结果令人满意。

中午休会进餐时，希特勒在餐桌上对将领们进行了另一次战前谈话，不仅鼓舞士气，还发布了用“残暴手段”在苏联进行恐怖统治的各种命令。

一切准备就绪。1941年6月21日，正在舒伦堡为不能回答莫洛托夫关于苏联政府希望了解究竟是什么使得德国似乎表现得不满的问题而遗憾时，收到了外长里宾特洛甫的一封电报，上面写着“特急，国家机密，大使亲收”几个字。

电文是：

“在接到这份电报之后，仍存在的一切密码文件要统统销毁。无线电机要加以破坏。

请立即通知莫洛托夫先生，你有紧急的事通知他……然后请向他发表下列声明：

因此概而言之，德国政府宣布，苏联政府已违反了它所承担的义务：

1. 不仅继续而且甚至加紧企图破坏德国和欧洲；
2. 采取了越来越反德的外交政策；
3. 把它的全部部队集中在德国边界并已作好准备。

这样苏联政府就破坏了它与德国缔结的一些条约，并且即将在德国争取存在的斗争中从后方攻打德国。因此元首命令德国的武装部队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对付这种威胁。”

这实际上意味着宣战。

舒伦堡木然地宣读这份声明，莫洛托夫目瞪口呆，只说了一句话：

“这是战争。你认为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吗？”

直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战争打响前几个小时，斯大林和他的政府才真正从梦中醒来。

纳粹——苏联蜜月结束了。6月22日清晨三点半，在克里姆林宫和德国外交部最后的外交仪式结束之前半小时，希特勒沿几百英里长的战线发出的大炮轰隆声把这一蜜月轰得烟消云散。

6月22日正好是拿破仑在前往莫斯科的途中渡过涅曼河，希特勒的装甲部队也在若干年后的这一天渡过了这条河。德军猛扑红军，苏联红军在整个战线上，遭到战术上出其不意的袭击。他们根本没有作好战斗部署，常常还没有组织抵抗就被打败了。数以百计的苏军飞机在机场被摧毁，数以万计的俘虏源源而来。

这一段时间，希特勒不断收到好消息。他心情好极了，时不时还与身边的随从们幽默一下。

希特勒身居“狼穴”，可怕的蚊子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但他提醒人们不超越权限，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说，“这是空军的事”

还有一次，希特勒的秘书丢了手电，希特勒开玩笑说，“我反正没偷，我是窃国大盗，可不是窃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

希特勒的幽默表明了他的乐观。

到初秋，希特勒认为苏联已经完蛋了。

10月3日，希特勒对德国人民作了一次充满激情的讲话，以宣布他的胜利：

“今天我宣布，毫无保留地宣布，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面，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几天后，他的新闻发布官狄特里希对世界宣布，守卫莫斯科的苏联最后一支完整的部队，已围困于德军在莫斯科城下所设下的两个钢铁包围圈中，南方红军已经溃散，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六七十个师都被围困在列宁格勒。苏联两个最大的城市很快就要陷落。

“所以，从各种军事意义上讲”，狄特里希显得格外洋洋得意，“苏俄已经被打垮了。英国的两线作战美梦已经破灭。”

为了贯彻把苏俄从地图上抹去的精神，希特勒早在九月就下达了命令，要彻底消除两个最大城市，“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方面即使提出投降，也不得予以接受”。

纳粹德国的不可一世又一次得到充分的表演。

然而，乐极生悲，在以后的日子里，不好的消息一天天增多，统帅部的战争贩子们开始了烦恼。

苏联人尽管在6月22日遭到突袭，部队和装备损失惨重，一些部队整军整军被包围，但事实上从7月份起他们就开始进行日益顽强的抵抗，苏军的人数之多，武器装备之好是德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

哈尔德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二百个师，现在已经查明番号的有三百六十个师。一有十几个师被消灭，俄国

人就又投入了十几个师。我国战线由于分布太广，显得过于单薄。我们的战线没有纵深度。结果敌人在连续进攻之后，常常得到一些成功。”

德国人还碰到了常常令士兵们闻风丧胆的 T—34 型苏式坦克，对此，他们事先毫无所闻。这种坦克装甲很厚，德军的反坦克炮打上去就被弹回来，坦克一点也没有损伤。它造成了越来越普遍的“坦克恐怖”。

苏联人的空中力量也不断加强，德军利用空军有效掩护陆军的优势逐渐丧失。

加之，元首的固执又导致了新的重大的错误。这个错误是八月中旬犯下的，哈尔德以后一直认为这是“东线战役中最大战略上的错误”

7 月中旬，包克所率领的实力最强大同时也是成就最显赫的中央集团军到达斯摩棱斯克。按照原来的计划，是要分北路和南路两翼主攻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但这时出现了攻打莫斯科的好形势。

以勃劳希契和哈德尔为首的陆军总司令部，坚决主张全力进攻苏联首都，他们向希特勒陈述的理由除了作为首都的心理价值外，还指出莫斯科是军火生产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苏联交通运输的枢纽。拿下莫斯科苏联各个前线都会因此而削弱和崩溃。他们还说，种种情报表明，苏军主力正集中在莫斯科前沿，以图保卫首都。这样一来，苏联兵力重心就正摆在了德中央集团军的面前，只要向前推进 200 英里，迅速拿下莫斯科，就能使苏联全线溃败。

但希特勒不这样想，他更看重乌克兰的粮产区 and 工业区，看重高加索的油田，而且他认为现在找到了一个诱歼仍在坚守中的基辅东第聂伯河东岸的布琼尼部队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打下列宁格勒与芬兰军队会师。为了达到这些重要目的，必须让中央集团军分兵到北路和南路去，莫斯科等等再说。

8 月 21 日，希特勒向与之意见不合的陆军参谋总部下达指令，要求执行分兵南北的计划。

这样中路中央集团军的只好在斯摩棱斯克附近近两个月按兵不动，任由冰天雪地的严冬一天天逼近。

9 月初，希特勒终于同意重新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但是已经迟了！

希特勒又一次犯了自大狂的毛病，他下令中路军必须在八天到十天开始行动“包围他们、击溃他们、消灭他们”。他还命令正在乌克兰打得难解难分的中央装甲集团军的部分部队重新调回，还要调来列宁格勒的坦克军。

当然南路和北路的主力还是必须继续完成他们的任务。

10 月 2 日，代号“台风”的大规模进攻在莫斯科方向开始了。他们沿拿破仑的老路前进，一开始来势汹汹，20 日前锋部队进抵离莫斯科四十英里的地方。苏中央总部和外国使馆急忙撤退到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希特勒似乎胜券在握。

但是，秋雨连绵大雪纷飞道路泥泞的季节来临了。乘车行军的部队越走越慢，正在打仗的坦克不得不撤下来拖陷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以后几个星期就听烂泥的摆布了。官兵的心情开始起变化，苏军的抵抗也坚决起来。

这时候，德国将领们开始谈论高兰古所著的关于拿破仑 1812 年冬天在俄国惨败的可怕故事。

后来的结局世人皆知：

1941 年 12 月，进攻莫斯科的德军受到毁灭性打击，余部溃逃。

1942 年 11 月，希特勒对苏军的最后一次进攻战役惨败，斯大林格勒战役使德军转入防御阶段。

苏军由局部反攻发展到全面反攻。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德军两线防御。节节败退。

“巴巴罗萨”给希特勒带来的是他的国家被占领和他本人的自焚。

第十五章 屠杀犹太人

1. “ 犹太人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

在《圣经》的记载中，曾经有位先知告诫犹太人，国王统治是危险的。

“ 管辖你们的王心这样：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牵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为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派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 ”

犹太人的祖先们牢牢地记住先知的预言，令他们的子孙分散在阿拉伯广袤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然而，精明而善良的犹太人们又信奉了一个神，于是先知降言：

“ 必有万军耶和華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利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珊的橡树；又临到一切高山和峻岭；又临到高台和坚固的城墙。 ”

——《比赛亚书》

这就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铭刻在心的哲学。从中东阿拉伯出发，犹太人就怀着这种虔诚的对命运的敬畏之心，走向欧洲，走向亚洲，走向美洲，走向每一个角落。到了近代，几乎所有有人类的地方就有犹太人。

而在欧洲，犹太人就有二千多万。犹太人从事商业、哲学、艺术、凭着聪明才智，他们在欧洲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欧洲共同存在的多种文化中，犹太文化很大程度上被同化了，其余的则依然忠于信仰和礼仪，他们作为外国人生活在欧洲社会的边缘上。不久，欧洲的社会舞台上出现了纳粹分子，到处充斥着他们那种刺耳喧嚣。他们凭着极可靠的推理去搜寻德意志民族性格的阴暗面，并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意志帝国总理。他一上台，就开始着手推行他的排犹政策。6月份，他在国会向他的忠实的政治家们发表了热情激昂的演说。

“ 人生来就是不同的， ” 他那尖利的喊叫在国会大厅里回荡。 “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文化，即艺术，科学和技术所取得的成就，几乎全是雅利安人创造的。 ”

根据这种观点，雅利安人是具有特殊的头盖骨、特殊的肤色和特殊性格的一种生物。非北欧人与其说属于人类，不如说是野兽，镇压和灭绝他们是十分必要的。执行这项任务的人必须具有绝对服从纪律和敢死的精神。

而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是欧洲社会中的第一个野兽，必须予以彻底消灭。他说：

“ 今天我敢于再作一次预言：倘使欧洲内外的国际犹太金融势力能够使各国再一次陷入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么，其结果决不会是世界布尔什维克化和随之而来的犹太人的胜利，而是欧洲犹太民族的彻底消灭。 ”

“ 这场战争的结局，要么雅利安人被消灭掉，要么犹太人从欧洲完全消失，两者必居其一。 ”

不久，这种非人的理论就成了德国人的正式信仰。一些教授和科学家竟然也支持这种疯狂。他们发表声明说：“ 实际上，人们创造的一切都是由种族和血统决定的 ”。在科学院院士的一片喝采声中，帝国宣传部长策划了一次公开焚毁海涅、托马斯·曼、爱因斯坦、左拉和弗洛伊德著作的活动。他厉声宣称：

“ 登峰造极的犹太人唯智主义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你们在深夜将这些历史垃圾付之一炬，干得实在漂亮。新智慧的长生鸟将从火焰中升腾起

来。”

德国人象喝醉了酒的醉汉一样一起举他们的右手，口里呐呐地喊道：“嘿！希特勒。”

第三帝国走向战争的步伐一天比一天坚决，它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的迫害也就日益残酷。

1933年3月，纽伦堡布雷法院，法官们刚刚结束了对一个案子的审判。案情是一个德国籍犹太人受到了一个德国人的勒索敲诈，他们绑架了犹太人的女儿，被警方给抓获了。五位法官——有三位是犹太人，宣布处罪犯十年有期徒刑。参加审判的还有两位犹太人的辩护律师。

案子在当天下午就结了，并在当地新闻节目中进行了报道。然而，纳粹分子抓住这一事件，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攻击犹太法官的偏心和不公正。晚上，化装成平民的纳粹分子们团团围住两位犹太法官的私人住宅，午夜，一些人带来了装满汽油的瓶子和一大筒汽油，纳粹匪徒立即点燃汽油瓶，扔进住宅，顿时，熊熊大火燃烧起来。第二天，两个犹太法官被烧死了。然而，事件并未就此平息，在城市的各地，到处掀起了反犹太人的浪潮。在随后几周内，共有三十五名犹太人被害，其中大多数是被同化了的医生和法学家。

4月，纳粹党宣布对犹太人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实行抵制日，并且出动大批党卫军和冲锋队封锁犹太人商店和律师事务所，禁止雅利安人顾客和委托办案人入内。全国各地的犹太人商店变得冷冷清清，盖世太保则在店内肆意翻腾，犹太儿童们睁着惊恐的大眼睛紧紧偎依在母亲的怀中。抵制日过后，希特勒又下令通过一系列法令，规定在年底之前将德国犹太人从一切公务机关和自由职业中赶出去。戈培尔还组织专家小组焚毁犹太人的著作。据说这样做会消除犹太人在文化领域的影响。

1935年，德国国会批准颁布了纽伦堡法，这个法律里，犹太人不再被认为是“帝国公民”，并禁止犹太人同高贵的种族发生任何个人接触，而且，对历史和种族知识一知半解的希特勒还煞费苦心的给“犹太人”这个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凡曾祖父中有三人是犹太人的即被认为是犹太人。这样，将近1935年底，有八千犹太人被逼迫自杀，七万多人流亡国外，无数犹太人拥向各国领事馆申请准予他们政治避难的护照。

然而，在这个民族的大浩劫来临之时，那些标榜着自由、民主，高喊着权利、法律的西方大国，一个个把那块仅有的遮羞布从下身扯到脸上，蒙住了他们那双善于眉来眼去的蓝色的眼睛上，而只露出赤裸裸的、肮脏的丑恶真相。那些民主国家只听到纳粹军踏在地上的震天动地的靴子声，却听不到犹太儿童的哭喊。当满载着犹太人的轮船从一个港口转到另一个港口时，他们就象蝗虫一样被人驱赶。相反，弹丸之地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却给了犹太人许多实际帮助。使犹太人看到了西方世界的“良心”还未泯灭。

2. 东欧蛮成犹太人的坟场

希特勒上台，在反犹传统根深蒂固的东欧欣然受到欢迎。波兰、匈牙利相继成立了反犹太主义的政党，而它们的政策都逐渐被本国政府采纳而成为国策。

战前，整个波兰笼罩着集体灭犹的恐怖气氛。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发生的反对犹太商人的暴行愈演愈烈，犹太人的商店被霸占，基督教顾客不得入内。这些暴行刚刚停止，波兰总理斯科拉脱夫斯基便宣布霸占犹太店合法，与此同时，波兰还对犹太人院士进行迫害。犹太人大学生人数骤然下降。波兰外长贝克上校声明：

波兰有一百万犹太人，这实在是太多了！

1937年底，刚刚上台的罗马尼亚总理戈加库察颁布了严厉的反犹太人法令，其中规定了种种对犹太人的限制：解雇犹太工人，强迫犹太人在安息日去劳动。而1939年匈牙利还公开而有计划地将犹太人在从它的经济生活中排挤出去。在占优势的杀人犯面前，他们不仅手无寸铁而且在数量上也处于劣势，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命运是忍受和服从，此外，就是灭亡。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纳粹的统治随着闪电战的隆隆坦克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希特勒不论忙于多么更为重要的事务，他总会腾出功夫来斥责犹太人并指挥毁灭他们的种种措施。

德国国防军的全部机关，纳粹党和政府采取一致行动迫害犹太人。德国各驻外使馆都有一各特使负责处理犹太人问题。为了煽动当地居民反对犹太人，他们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他们对所有占领区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有关设施进行了有计划的洗劫。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领导下，盖世太保在这期间制成了用于“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杀人机器。

这时，犹太人再也没有自由了：禁止外出，必须佩带犹太人星章，以便于秘密警察和老百姓认出这些低级的“动物”。这些星章设计的象柏林的动物园的标志一样，只是佩带在这些自由的动物身上。纳粹首先把犹太人集中到特制区里，强迫他们参加奴役劳动。而那些生活在被占领国诸如法国、比利时、荷兰等国的犹太人，这时也被押往东欧集中起来。犹太人就象猎物一样被围困在一个狭小而又肮脏的地区，然后接受德国法西斯残无人道的“围猎”。

在面积较小而又便于监视的比利时，犹太人则面临着更大的威胁。荷兰犹太人的处境也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低地国家，在首都阿姆斯特丹市建立了三个犹太人区，四周装上电网，不准许犹太人自由的出入，儿童们被从学校里打发回家，大人们则等待着被放逐。

放逐犹太人是纳粹最野蛮的暴行之一。经过十天的行程，这些犹太人抵达集中营时已是精疲力尽，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毫无例外的屠杀。罗得岛上的几百名犹太人被塞进几条破船，而后干脆就把船驶入大海，将其沉入海底。

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人民的帮助下，犹太人利用押送过程中的某些漏洞逃跑。有些犹太人成功的潜伏下来，他们或者利用假证件“伪装成雅利安人。”或者逃往法国未被占领地区。在法国和荷兰，隐匿的犹太人竟达几万人之多。这些国家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成立的许多地下组织，帮助潜伏下来的犹太人，在大城市中，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制造假证件。抵抗法西斯运动并把援助犹太人作为自己的一项额外任务列入行动计划。成千上万的犹太人穿过阿尔卑斯山和比利休斯山，穿过崎岖蜿蜒的小路，潜入瑞士和西班

牙。遗憾的是，这些逃亡者常常再次落入敌人手里。

只有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的那些国家最坚决、最明确地站在犹太人一边。其中最突出的是丹麦，它宣布同犹太人一致行动。克里斯蒂安国王甚至威胁说，如果丹麦也采用犹太星章，他将第一个佩带。丹麦的七千五百名犹太人及时地了解到了德国人的意图，大部分逃走了。他们多数到了瑞典。芬兰也不顾与德国的盟约，也反对放逐它的犹太公民。

1939年7月，帝国元帅戈林命令制定一项“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周密计划。42年1月20日，希特勒在柏林西南的哈维尔湖召开著名的“万湖会议”。会议上通过了这项由戈培尔宣布的“周密计划。”

“……在最后解决过程中，犹太人应有领导地到东欧参加适当的劳动，要把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往这些地区去筑路，其中大部分在劳动中会自然淘汰。

最后能活下来的，无疑是抵抗能力最强的人，他们必须受到相应的处置（所谓特殊处置），因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剩下来的人一旦获释，将可能成为犹太人东山再起的祸根……

在实际贯彻执行最后解决计划的过程中，必须对欧洲从东到西进行彻底搜查……”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万湖计划”，戈培尔一讲完，希特勒便迫不及待的站起来，用他那惯用的手势挥一挥，在后突然暴发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突然他停住了笑声，两眼恶狠狠的直瞪着前方：“我们心里，有一桩事情是一清二楚的：犹太人将从欧洲消失。”

帝国的将军和部长们都大声喊道“嘿，希特勒！”掌声响彻空旷的大厅。

然而，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德国将军都知道这些灭绝人性的计划。包括隆美尔上将、克鲁格上将等这些独挡一面的统帅，竟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从而使他们没有更早的看穿希特勒这个杀人魔王。

这个计划。使得死亡在这项计划上的犹太人多达一百多万。许多犹太人不是被累死在路上，就是在集中营被送入高温炉化为灰烬，这就是希特勒所说的“特殊处置”。

3. 希姆莱其人

为阻止在“东方”发生的暴行而出力最多的要算是一名年仅34岁的德国人了。他是希姆莱的律师，名叫康拉德·摩根，其父是铁路管理员。从学生时代起，摩根就沉溺于法律伦理学，甚至在就任党卫军法官一职后，对不法之举仍直言反对。由于他之严格按证据所作的判决触怒了上司，摩根便被派往前线某党卫军师部工作，以示惩罚。由于他名声太大，他遂于1943年被调至党卫军保安处经济犯罪案办公室任职，不准他处理政治案件，那年夏初，他奉命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对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贪污案件进行常规调查。涉嫌者系该营的指挥官卡尔·科赫。人们怀疑他将集中的劳工租给民间雇主，从而吃粮食空额。初步调查的结果仍不足以为他定罪。

7月间，摩根前往魏玛，下榻于希特勒最喜欢的“大象旅馆”，不声不响地开展调查研究。令他奇怪的是，他发现，坐落在魏玛上方一座山头上的集中营，竟景色宜人，里边的设施油漆一新，很干净；地面上铺满了青草和鲜花。营内的犯人看上去很健康，晒得黑黝黝的，吃得也不错。他们能定期通邮；营内有一个大图书馆，藏有各种外文书籍；演杂技、放电影、举行体育比赛，甚至还有一所妓院。在深入进行了解后，摩根发现，布痕瓦尔德营内的贪污案始于“水晶之夜”，大批犹太人来营之后。不幸的是，案情越接近科赫，证据便越不足。他发现，知情的犯人常凑巧死亡。从他们的案卷中，他发现，各人死亡的日期又相隔数年，死因也各不相同。他怀疑系谋杀，便下令调查。他的调查人员找不到线索，拒绝继续调查。

要是常人，他就会放弃调查了。但摩根确信。他们肯定犯了罪，便亲自进行侦探。他出入于当地各家银行，向他们出示看上去像官方的证件，并假称自己是奉希姆莱之命，前来查阅科赫的帐户的。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在一家银行里，他发现了一份无法否认的证据，科赫侵吞了10万马克。摩根还深入调查了监狱记录，发现证人们已在秘密牢房内被处决。他终于拿到了谋杀的罪证。

摩根带着皮包材料和证据去了柏林。他的上司刑警局长对他搞的证据却嗤之以鼻，未料到摩根对他的差使如此认真。摩根忠于职守，将证据转至党卫军法律部，他们也不愿负责。部长说，这些事你得告诉希姆莱。于是，摩根又赶赴希姆莱的指挥部，但希姆莱拒绝见他。有个希姆莱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深表同情；在他的帮助下，摩根草拟了一份措词谨慎的电报，扼要地说明了案情。此电落到了希姆莱手中。没有想到，希姆莱竟授权予摩根，让他继续调查科赫和他的老婆，以及与此案有关的所有的人员。此举令几乎所有人都惊诧不已。最深知希姆莱的秉性的人们觉得，这是他的奇特的荣誉。

在国社党的高层人物中，恐怕找不出一位比海因里希·希姆莱更具矛盾的人物了。他的魅力，他的彬彬有礼以及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的谦虚，在许多人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交界人士将他描述成一位具有冷静判断力的人物。抵抗运动的人士认为，在纳粹的领导层中，他是唯一可用来结束希特勒统治的领导人。在他的小女儿古德伦眼中，他是个慈父。他是元首的罪恶精灵，既冷静又善筹谋，是第三帝国里最厚颜无耻的人物。希姆莱所以成为一个罪恶人物，是因为他有集中精力于小事的能力，善于欺上瞒下，且有一套非人道的的方法论。

希姆莱的部下大都觉得他是个待人热情，事事沉思熟虑的领导，具有深刻的民族感。他与秘书们玩纸牌，与副官们一起玩足球。一次，他竟请了十

多个女杂工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还令军官们任意挑选她们共席。军官们有点儿不愿意。希姆莱自己把她们的领班带走了。

他的性格像迷一般，何以如此，在他的青年时期里找不到答案。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以他父亲最著名的门生海因里希·冯·维特尔斯巴赫亲王的名字命名的。青年时的希姆莱并不比巴伐利亚他那个阶级的一般青年更加反犹。从他在日记中对犹太人的评论可以看出，他是个盲从者，不是个种族主义者，设法公正地对待犹太人。对于性，他有顽固的信念。总而言之，他是巴伐利亚教育和训练的前途光明的青年官僚，既严肃认真又循规蹈矩。

1922年，22岁的希姆莱已是满脑子反犹思想的典型的民族主义者。他还带着浪漫的眼光向往军事生涯。那年，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写了一首诗，流露出他愿为某件事业而献身的梦想：

虽然他们可将你刺死，
却要战斗、抵抗、挺立！
你自己可以灰飞烟灭，
却要令旗帜高高举起！

一个有这种意志和决心的青年会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其迷人的领导者吸引，这就不足为怪了。他所受的训练是为了做官，其天性又是忠诚。他当个职业纳粹，可说是十全十美了。当他在党内平步青云时，他成了自身思想斗争的受害者。他是个巴伐利亚人，但他崇拜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不断颂扬普鲁士人的朴实无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自己长得黑，中等身材，外表有点像东方人。他疯狂地相信，理想的日耳曼人是北欧人。同时，与他的主子一样，喜欢身边有金发碧眼、身材细高的部下。希姆莱下定决心，要在100年内，用标准日耳曼人与金发碧眼的女人交配的办法，培育出日耳曼人来。为推行其种族政策，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生命之泉”的党卫军妇幼保健组织，其主要作用在于为党卫军内无子女的家庭收养种族上合适的孩子服务，并帮助种族上合适的未婚母亲和她们的孩子。在占领区，数以千计的小孩被绑架，并在党卫军的特别设施内得到抚养。希姆莱对党卫军将领们说，世界上的所有好血统，所有不在帝国这一边的日耳曼血统，在未来的某一天，都可能将我们毁灭。将每个能被带回德国的最好血统的日耳曼人培养成自觉的德国人后代。把全世界有日耳曼血统的人都接回来，我确实有这种想法：能偷则偷，能抢则抢。有些传说，在“生命之泉”那里，党卫军分子与合适的年轻女人交配，繁殖最优秀的民族。在所有“生命之泉”中，雇员只有700人。这一事实使人对这些说法产生怀疑。希姆莱确曾计划要大规模地开展这一运动，但是，由于急需安置和屠杀犹太人，“生命之泉”从未发挥其潜力。他羡慕体格上的完善和运动技巧，自己却不断遭受胃痉挛的折磨；他的滑雪和游泳的姿势好得出奇。

在德国，除希特勒外，谁的个人权力也没有他的大，但他依旧那么谦恭，那样勤奋。他生来就是个天主教徒，却无情地攻击天主教会，而他又按耶稣会的原则奋力组建其党卫军。

数以百万计的人惧怕他，但在元首面前，他却吓得全身发抖。他曾向一个下级承认，一见元首，也就觉得自己像没有做功课的小学生一样。与元首一样，希姆莱对物质享受漠不关心。他又与戈林等人不同，从不利用地位去谋取私利。他的生活非常简朴、节约；吃得简单，喝得也很少，一天只限抽

两支雪茄。他在特格恩西为妻子和女儿安了一个家，在科尼西附近为他的私人秘书赫特维希·波达施特安了另一个家。他是个富有责任感的男子汉，每个家都安置得很舒适。自己能花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

他接受冰河宇宙进化论、磁学、以毒攻毒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千里眼、信仰治疗术，以及巫术等。他创立了在煤上浇水提取煤油，以及从含金矿石中提炼黄金的试验。

他的所有权力都来自希特勒，但元首私人却不想与他有什么来往。他说我需要这样的警察，但我不喜欢他们。希特勒甚至令他的私人副官党卫军上尉舒尔兹，别把每天的军事讨论情形告诉他的名义上的首领。

希特勒把完成隐藏在他心底“最终解决”的任务全权交给了希姆莱。这项任务是适合于他的。从一开始，希姆莱对希特勒就俯首贴耳，完全成了希特勒的人，成了他的信徒，他的臣民。希姆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影，正是由于他是个勤奋的党的职业工作者他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他是元首的左右手；尽管见了血或殴打便会呕吐，他却成了一个遥控集体屠杀的刽子手，一个高效率的职业谋杀者。

他一方面屠杀犹太人，另一方面又依然多愁善感。他私下对他的医生说，我常常杀鹿，但每次看到它的死眼，我良心上就过不去。他曾冒着危及自身的风险，与陆军元帅米尔契一起策划，拯救了在荷兰的 1.4 万名熟练的犹太劳工的生命。他也释放了被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一个空军上校的母亲。他这样做是因为米尔契曾以不再与他说话相威胁；他也很想让别人将他看成好人。

假若人们用外交手腕找他请求宽恕，只要求得有理，他很难拒绝。他曾释放过一名逃兵。还原谅过一名曾写文章尖锐地批评党卫军虐待波兰人的官员。他的荣誉感却不允许他宽恕自己的亲属。他有个外甥，是党卫军一名军官，被告搞鸡奸。状了告到他那里后，他立刻签署命令，将他送进了惩罚营。在囚禁期间，这个青年又一犯再犯，多次鸡奸，希姆莱下令将他处决。党卫军法官罗尔夫·维塞替他求情，请求宽大，遭希姆莱拒绝。“我不想让别人指责我说他是我的外甥我便宽恕他。”后来，希特勒亲自出面，才取消了死刑的判决。

在希姆莱的监督下，到 1943 年秋，屠杀中心的工作效率达到了最高峰。

4. 血染波兰

波兰，这个东欧斯拉夫族的国家，由于信仰的不同，传统上排犹情绪非常严重。战前犹太人在波兰有三百多万，分布很广。但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就一直受到波兰人的歧视，犹太人被视为国家的“二等公民”，几十年来，波兰国内的反犹分子一直不遗余力的想出各种方法来迫害犹太人。希特勒的入侵，更加剧了这一行动。

希特勒对波兰的闪电战进行了不到一个月，波兰人便要忘却纳粹的铁蹄踩过波兰人的脊梁的痛苦经历，反动政府立即以高姿态欢迎纳粹的关于“犹太问题”的计划。两个月后，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开始在波兰推行，波兰的犹太人也不被承认为“国家公民”，不享有人身和财产方面的受到政权保护的权力。

华沙街上的犹太商店一律关闭，财产充“公”，这些钱则在一无遗漏的收进了德国人的腰包，赤裸裸的敲诈和勒索彼冠以正义的名义，希特勒一手紧紧拽着藏在背后的钱袋，一只手则比划着向世界人民讲述着犹太人的道德问题。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40年初，德国驻波兰专门负责处理犹太人问题的特使艾希曼抵达华沙。他到华沙后，立即“惊异”于华沙街头幸存的犹太人之“多”。党卫军立即遵命在华沙开辟三个犹太人隔离区，在那里，犹太人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割断，生计被剥夺。纳粹把五十万犹太人塞进了只能容纳三万人的一个狭小地区，每天配给他们少量面包，土豆和黄油维持其残喘的生命，饥饿也严重地威胁着他们，传染病也在隔离区猖獗起来，而士兵们则守在出处，随时打死那些敢于靠近出口的犹太人。

希特勒幻想把这些人完全与世隔绝，逐渐断绝其供应，从而使他们几十万人一批批的“自然死亡”，就象一个生了病的老人或一个已经长命的不能再长的寿星一样——那样满足而微笑的死去，毫无痛苦和挣扎可言。

在每个人遭到“最后解决”的命运之前，德国人最有效的统治方法无非是将犹太人赶进犹太隔离区，而这种办法在东欧，特别是波兰进行得最为顺利，因为那里的犹太人作为一个色彩鲜明少数民族密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被赶进隔离区后，就在作坊和工厂里当奴隶，任人剥削，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则被运走，他们为了活命只得出卖灵魂，与凶恶的雇主搞所谓的“经济合作”，默默的忍受他们越来越苛薄的压迫。任何人稍有抵抗，等待他的就是纳粹黑洞洞的枪口和后来的高温加热炉。

犹太人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延续着其奄奄一息的生命，他们咬紧牙关拼命斗争。首先是为了活命，隔离区内不论是阳台，废墟或者屋顶，只要有一小块土地，他们就种上庄稼。还有一些青年甚至恳求纳粹人员允许他们去耕种隔离区以外的田地——而犹太人在历史上是从来不从事农业的。即使如此，犹太区还是饿殍满地，乞丐比比皆是。实际上犹太人的一切努力，最后都将显示出是徒劳的、无益于自身的，因为纳粹绝不允许一个犹太人竟然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活了下来，进而又重新站起来，大多数人的结局只能是未等他们收获粮食便把他们进行“最后解决”。

1941年6月，希特勒撕毁了同斯大林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向苏联大举进攻。在头几个月里，苏联红军便向后退了几千公里，大批东欧国家沦为德军占领区。同时，党卫军特别战斗队也开始在占领区有计划的消灭犹太人。他们被赶到一个地方，当即被枪杀，而后被抛进万人坑，到处都有

煽动当地居民灭犹和“自动地”屠杀犹太人的灭绝令。纳粹强迫犹太人把他们的教友召集在一起，而后用卡车或马车将他们送到郊外的某个峡谷沟边，抢走他们的贵重物品甚至衣服。最后不分男女老幼通通枪决，许多河流和峡谷充溢着血和死尸的气味，无数犹太人的血在沟谷里流淌，染红波兰黑油油的土地，在经过几个月的这样的屠杀后，许多地方往往就变成了一个罕见的大区墓地，在这些屠宰场的上面，纳粹军队草草的撒上干土或撒上草籽，而由于尸体的缘故，这些草很快就旺盛的长了起来，形成罕见的一片绿油油的草场，在战后，某些地方的草地引人们的注意，它们明显的比其他的地区的草要高颜色也深得多。整个是一个感觉发育良好营养过剩的形象。

这些异常现象常常引起当地居民的惊异。终于有一天，政府当局也开始重视这一现象，经过发掘，他们才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绿草的下边，是一个埋葬有几千人的墓场。后来他们还根据同样的线索找到了更多的这样的灭绝坑。

后来，由于战争的拖长，德国人改变了立即将犹太人杀死的办法。在集体屠杀前，利用他们从事各种劳动，为弥补战时德国劳力的不足，党卫军建立了一个依靠奴隶劳动的经济帝国。犹太人或者被迫在国营和私营工厂中劳动，或者在党卫军经营的企业中干活。他们还被分派去打扫街道、清除瓦砾或者修建壕沟等。

在集中营里，犹太人还要遭受最后一次洗劫。在他们被杀前后，一切财物，不仅那些可以拿走的东西，还有头发，金牙和人造假肢等统统抢光，甚至他们的骨头也被用来制造磷肥，他们的油用来做肥皂。党卫军放纵他们魔鬼般的本能，为达到个人欲望，无恶不作。这些抢来的财物使几十万德国人发了横财。希姆莱厚颜无耻的宣布：

“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未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再有的光辉的一页……我们抢走了他们所有的财富。”

5. 恐怖之城——奥斯维辛灭绝营

奥斯维辛座落在一个人烟稀少、肮脏而又潮湿的地方。这里可供使用的劳动力要多少有多少，所以一些工厂纷纷迁到这里，为了赚钱，这些人也并不在乎环境的恶劣了。在这里，犹太人分为两类，有劳动能力的被送到国际奴隶市场的奥斯维辛，其余的被送到火葬场附近的奥斯维辛，即原来的犹太人居住地。

那些被认为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被看作是幸运者——人贩子们把他们象牲口一样装上各种马车一批一批地拉到市场，在嘈杂的人群中被各个工厂主们挑来挑去，而这些工厂毫无例外都是些化学工业和橡胶以及合成化工等有危险的行当。工厂主挑好奴隶后，把这些犹太人身上刺上号码——奴隶的标志，然后送到苦工队伍中去做苦力，在阴暗、闷热充满毒气的工作间不分昼夜的工作。监工——许多是党卫士兵，一旦发现有人竟然停下了他们手中的活，立即予以毒打或者击毙。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一般的犹太人寿命不会活过三个月，而那些坚强一些而能活得更长一点的只能标志着他们还要忍受更多的痛苦，直到他们最后精疲力尽的死在车间。

1942年6月，闷热的天气笼罩着天空。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则充满了另一种气氛——寂静、恐怖。只有偶尔传来一声凄厉的惨叫外，一切都立刻笼罩在可怕安静中。知了斯斯的叫着，这时，在集中营的大门口，响起一串电话铃声，正在值班的少尉瓦格纳拿起话筒：

“少尉，听着，十五分钟后有一批新的成员进入集中营。请你迅速通知伯格曼上校，让他做好准备。一小时后这些人必须全部解决”。

瓦格纳放下电话，立即向集中营头子伯格曼做了报告。

于是在这个闷热的中午，一队队集中营的警卫队——被希姆莱称为骷髅队的士兵迅速集结到大广场上。集中营大门旁的铁丝网也通上了电，纳粹士兵把子弹都推上了枪膛。

这时，集中营西南角上的一片很少人去的厂房被打开了。穿白色制服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了起来。这时位于集中营中央的那个高高耸立的巨大烟囱也开始冒出黑色的浓烟。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了。

十五分钟后，一队车队沿着那条隐秘好的公路开到集中营。一共有23辆卡车，后边是3辆军车，车上坐满了荷枪实弹押送犹太人的纳粹士兵。

车子一直开到了集中营的广场中央停了下来。车上载满了各种各样的犹太人，妇女、小孩、男子，一齐被推下车来。

伯格曼开始点名，这些被编了号的犹太人一个不少，有许多妇女和儿童，他们是新近从各地搜捕到的犹太人。他们一个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到处逃亡生活已把这些犹太人折磨得不成人样子了。妇女紧紧的抱着那些瞪着惊恐大眼睛的小孩。据说，他们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来服苦役的。

点名完毕，伯格曼命令把这几百犹太人分成五十多人一组的小队，排列在巨大的广场上。然后，纳粹军官下令所有的犹太人把行李集中起来放在一旁，并且脱光衣服——男女老幼一概如此，包括最后那件内衣也要脱掉。于是好几百脱得赤条条的犹太人便在烈日阳光下排起了长队，开始往另一边的巨大的厂房走去——德国人说要他们脱光是为了让他们洗澡，而且还是带淋浴的。门口纳粹士兵甚至每人发给他们一块肥皂。每进去五十个人，门便被关闭了。这时，厂房里天花板上的那些仿造的淋浴喷头开始工作了。一种被用来消灭室虫的药物齐克隆B晶体从天花板的小孔细细撒下来。顿时，这五

十个男女老幼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气味弥漫开来，孩子们由于年龄较小往往哭喊一声后便昏倒在地上死去了，而那些成年男女则揪心裂肺的哭喊出来，他们拼命扯着自己的喉咙，撕咬着自己的头发。逐渐他们便失去了喊叫的能力——五分钟后，毒气室终于安静了，再也没有一个喊叫或动一动，赤条条的尸体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痛苦姿势，令人目不忍睹。这时，技术人员便关闭了天花板上的毒气孔，并迅速用换气扇把室内的毒气抽完。后门开了，一队队穿着防毒面具的德国士兵，迅速地把几十具尸体抬出去，外面一辆大平板车在等着，然后把这些尸体抬往不远处的火化炉，于是巨大的烟囱顷刻便冒起了黑烟。而另一边，又一队犹太人赶进“淋浴室”。开始新一轮新的死亡之旅。而这样的毒气室，同时有五个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

一个小时后，广场又重新变得空旷了。只有犹太人脱下的一堆衣服，裙子，和一大堆集中起来的行李。纳粹士兵把这些东西统统装上卡车，这时，几十辆卡车便可以开走了，只坐着几十个押送士兵。

伯格曼走回办公室，摇响了电话，他报告说：“上校先生，根据您的指示，那批货已经全部处理完毕。祝希特勒万岁！”

就这样，死在这个死亡之城的犹太人不计其数。纳粹分子进行的罪恶活动完全是有所计划的，他们将几百万人变成奴隶放逐德国；杀害和虐待战俘；集体屠杀平民；枪毙人质以及“最后处置”犹太人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在这一系列计划中，我们会踏入一个令人发指的恐怖世界。

值得说明的是，在这场暗无天日的大屠杀中，也有许多动人的营救故事。

42年，波兰和苏联边界的一个集中营里，许多当军官的犹太人被关押了进来。这些新一代的犹太人，勇敢的抛弃了传统犹太人忍耐和平的精神，积极宣扬自救，发动和组织集中营的犹太工人形成一个绝密的计划，他们准备在集中营发动暴动，然后集体逃亡。几天后，一队苏联红军的战俘被关押了进来。这些秘密计划的领导人立刻与这些军人达成了一致行动的计划：红军俘虏负责军事行动，夺取枪枝和打死警备队，掩护犹太人逃亡；犹太人则在那天先把分散在各处办公的纳粹军官秘密杀掉。到了那天，几个犹太工匠装做怠工，引来一个纳粹军官。纳粹军官在低头查看工作时，被犹太工匠用铁扳子砸在脑袋上立即死掉。另外几个犹太人则装做请示工作把办公室里的纳粹军官用锉刀和钳子干掉了。这样，纳粹士兵处于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红军战俘乘机用夺来的几枝枪封锁住大门口的守卫士兵，犹太人则把电网的电关掉，并把铁丝网剪开了一个大口子。几百名犹太人便一起逃亡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一次逃亡事件，大约有三百多名犹太人逃出了集中营，虽然最后幸存的不多，但却给许多犹太人以很大的鼓舞。

在犹太人自救的同时，西欧一些小民主国家给了受害了犹太人以最大的帮助和同情。荷兰、丹麦、基督教都发出抗议，向世界人民阐明真相，而且丹麦、瑞典还秘密运送了不计其数的犹太难民。

6. “ 消灭这些拿枪的杂种 ”

随着德国侵略战争的拖延，犹太人民逐渐认识到了不反抗绝没有生存的道理。从而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抵抗运动。

犹太人的抵抗，从一开始就不是个别小组或个别人的勇敢行为，它是一种广大的群众运动。是犹太民族反抗纳粹斗争的基本组成部分。即使这些斗争大多数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失败，但它却表达了犹太民族争取解放和新生的理想。很多抵抗战士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深信会出现一个犹太国或者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世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正如其它国家的自由战士用革命英雄的名字（如意大利的加里波第、波兰的科希修施克）给自己的游击队命名一样，犹太人也给自己的游击队起名为巴尔·科赫巴和犹太·马加比（都是犹太民族中的英雄人物）等。犹太人在隔离区、集中营和丛林展开了抵抗运动。个别小组在纳粹统治的中心从事破坏，直到 1944 年，德国犹太人的一个小组仍在柏林坚持战斗。

犹太人为了维护他们的民族精神和财富做了不懈的努力。他们在犹太隔离区里互相支援，在死亡笼罩的犹太区和集中营出版报纸，保藏从被捣毁的犹太教堂的瓦砾堆里找回来的托拉文卷（犹太教教义）。在纳粹统治下的欧洲，年青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与犹太人同甘共苦，充当成教师和保育员利用一切机会偷运各种物资，并且秘密运进武器，然后开始练习使用它们，手把手的教会那些从来没有摸过武器的犹太人。

1942 年 10 月，华沙城里已经剩下不多犹太人了。他们决定成立犹太战斗组织，其成员拿定主意，与其听凭德国人屠杀，不如进行自卫。他们在波兰国家军的帮助下，开始收集各种武器，并且制订了保卫犹太人区的计划。

1943 年 1 月 18 日，德国人发现自己面临有组织的抵抗，于是千方百计引诱犹太人走出犹太人区。有几千人上了钩，可是当这些人被屠杀的消息传回来时，犹太人就决定，不能让德国军不经过一场战斗再抓到一个人。

4 月 19 日，当德军遭到猛烈的武装抵抗时，消灭犹太人区的最后战役打响了。德军采用了围攻战术，旨在使伤亡人员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波兰国家军部队在德军后方进行了零星的攻击，有组织的抵抗持续到 4 月 26 日，可是犹太人直到 5 月 16 日才停止战斗。纳粹分子还为这次战斗设想出一个象征性的结局，把犹太人大会堂给炸平了。但是在后来的进攻中却又遭到猛烈抵抗。德国人曾两次被击退，德国人使用大炮和火焰喷射器，犹太抵抗战士被迫退到下水道，不顾呼吸困难继续进行猛烈抵抗。这种有组织的抵抗不是一下子就能打垮的，于是战斗暂时停了下来。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喘息之机，犹太人利用每一分钟进行备战，制造武器。

这时，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时，立即尖叫起来：“ 消灭这些拿枪的杂种。” 希姆莱也立即下令摧毁这个犹太人区，于是纳粹分子便发动了最后进攻，他们包围了犹太人区，先用大炮猛烈轰击，而后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冲锋，犹太人用自造的手榴弹击退了许多辆坦克。后来，双方展开殊死的巷战，德国人为把隐藏的犹太人赶出来，放火烧了住宅，并向掩体投掷发烟罐，最后炸毁了下水道和地下避弹所。德军司令官党卫军旅长施特罗普向司令部报告说：

犹太人和匪徒们所进行的抵抗，只有通过突击队日夜不停地猛烈进攻才可以打垮……

这次战斗持续了二十八天，最后终于以犹太区的会堂被炸毁而告结束。

纳粹部队向希特勒报告说：“活捉以及被消灭的犹太人，总计五万六千零六十五人。另外，还应加上炸死和烧死的犹太人，但这些人的具体数字不详……”

最后，只有几百人抵抗战士从下水道撤走了，是他们向外透露了关于处死营的消息，这样，其它犹太区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运动。他们建立起抵抗组织，许多犹太人逃进了周围的森林，加入了游击队，甚至在白俄罗斯的森林中诞生了一座自由的犹太城。逃亡的犹太人在这里可以找到安身之处。这座城被当地农民称为“耶路撒冷。”

在“最后行动”这一天，土克钦的犹太人自己放火焰毁了他们的居住区，他们宁可烧死也不愿落入敌人手里。立陶宛的德劳斯克的犹太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一些犹太人通过“伪装”潜入德国的行政机关，甚至军队。在被发现之前，他们一直按照秘密指示从事破坏和间谍活动。德军占领立陶宛后，那里的犹太人曾进行了多次破坏和纵火，他们在本土俄国参加了游击战。荷兰、比利时和意大利的犹太人，在反法西斯运动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7. 集体屠杀——加温设备公司的特殊订单

尽管杀害犹太人这件事令人毛骨悚然，可是在希特勒的鼓动和宣传下，各占领区的数千名德国人却把它当成一种正常的职业。过去一些做其它生意的商人，纷纷侵占被抄了的犹太人商店。而一些人则干脆改行做起了以犹太人的尸体赢利的生意。

1943年2月，I.A.托普夫父子加温设备公司收到一封公函，要求一批特殊的订单。他们很快就准备就绪，并向订户发了一封公函：

致奥斯维辛党卫军中央管理处和警察局：

事由：为第二和第三俘虏营建造火葬场。

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要建造五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包括两部搬动尸体用的电梯和一部搬动尸体的双层电梯。除此之外，还订造一套用煤加热的设备和一套搬运骨灰的设备。

这个加温设备公司已经是第三次收到这种大型的订单了。而这样的事，已经是生意场上正经的生意了。许多公司还为此打出广告，吹嘘他们制造的设备“效果是最令人满意的”，而且为了抢生意互相拆台：

我们曾口头向您谈过提供结构简单的焚尸设备。

现在，我们向您推荐一种经过改进的燃煤焚尸炉。这种炉子的效果是迄今最令人满意意的。

我们建议给您计划中的建筑物装上两座焚尸炉。

另外还请您研究一下，两座焚尸炉是否能满足您的需要。

我们保证选用上等材料，精心制作，使产品效率高，经久耐用。

希特勒万岁！

这就是当时来往的商业函件，谈论的好象是一桩稀松平常的玩具生意一样。

然而，更为残忍的是，纳粹对儿童的处置。

艾希曼——德国政府专门负责处理犹太人事务的官员命令把犹太孩子们从法国运往奥斯维辛时，法院大厅里死一般地寂静，气氛十分紧张。

孩子们乘坐超载的汽车由警察押送到德朗西集中营。他们在一个空场下车，空场四周围着铁丝网，并且有法国宪兵守卫。那些毫无怜悯之心的警察和宪兵，此刻也不能掩饰对孩子们的同情和对自己差使的厌恶。汽车到达后，他们帮助孩子们下车，然后按组把他们领进营房。这时，大孩子抱着或者领着较小的孩子。孩子们都没有哭，这群可怜的小孩子胆怯地，听话地跟着警察和宪兵走，他们驯服得象一群绵羊。

在押往奥斯维辛的这一天，早上五点钟孩子们被叫醒。大多数孩子抱怨没有睡好，不愿起床。那些自愿来帮助孩子们的妇女担负着一件苦差事：她们必须温柔而又耐心地催促孩子们的起床，反复向孩子说明，他们应该服从命令离开集中营。可是任何规劝都无效，孩子们哭闹，不起床，于是宪兵们走进来拉孩子。孩子们吓得尖叫，彼此抱成一团。集中营就象疯人院，那里的情景就连最坚强的人也目不忍睹。

宪兵在院子里点名，然后把他们带上车。许多孩子与名单上的名字对不上号，也有一些孩子在叫到他们的真名或大概是他们的名字时没有答到。为了凑够人数，只好一古脑儿地运走。

每列火车大约运走五百儿童和五百个成年人囚犯。在三周左右的时间内，即从1943年8月下旬到9月第一周，用上述方法押走了四千名失去父母

的儿童。最后，他们同不相识的成年人一起被杀害了。

只要想象一下这些行动的规模，就可以想象德国人民当时患了多么严重的精神错乱症。实行这些措施不仅需要一批官员，而且需要社会上大多数人保持缄默和忍耐。在历史上，曾多次点燃了仇恨犹太人的火焰，有时微弱，有时猛烈。这些在人们的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集体屠杀留下的痛苦回忆，将在几代犹太人的历史和思想意识中起决定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经历过这样残暴的行径。没有哪一个民族有过这样沉痛的遭遇。

8. “你们——活着的，将看到血与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以自由世界唱着胜利的凯歌大获全胜，还是以希特勒为领袖的纳粹世界被消灭殆尽——尽管这样说是很不确切的，其结果影响最大的，仍然是那些受战火焚烧的土地上的老百姓，不论资本主义也罢，社会主义也罢，这些政治集团所遭受的打击远远不能与全球人民的苦难相比。而我们敢于这样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个民族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从精神上到肉体。这个民族就是犹太民族。这个民族产生过这样一些令我们听了发聋振聩的人物：左拉索、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等等，等等。

倘使根据人类所受的苦难，或是根据精神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所遭到的破坏，来对纳粹反犹太主义在这次战争年代里所造成的全部后果作出全面的估价，那将是永远不可能的，一般人就连今天还很难理解，科学和技术文明的全部技巧竟然会被残忍地、蓄意的用以屠杀将近六百万的犹太人——而且这六百万还不是死亡营里仅有的牺牲者，这场灾难的规模之大和危害之烈是罕见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意义，被杀害的犹太人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原因而死的，无非就是诸如希特勒之类的分子的罪行而已，而这远远不能够解释这一事件的真正内涵。

现在，以色列国终于建立了，犹太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狂热的去追寻外部安全；犹太人强烈反对种族歧视和偏见。

但是，我们很快就看到了事物的另一面，在集体屠杀的黑暗年代过后，犹太人从中继承的遗嘱是：

“你们，活着的，必将看到血与火。”

1948年5月14日下午4点，以色列国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内宣布成立。

这个国家是那些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洗礼的人，是从希特勒的沾满鲜血的双手下存活下来的那一代犹太人建立起来的。

很快，世界就尝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报复的苦涩滋味儿，而这一切，都应该归于一个人，那就是希特勒，是希特勒点燃了犹太人的火，使世界看到了鲜血。

第十六章走向崩溃

1. 德国对英国宣战

希特勒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对抗。在罗斯福不断增加对英国的援助面前，希特勒只好竭力控制自己。虽然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英伦三岛，但他为了避免意外，便禁止攻击美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他下令只有在美国船只首先开第一炮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器。罗斯福在希特勒进攻俄国的第二天，总统授权代理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发表一项声明。声明宣称，即使意味着要给另一个极权国定提供援助，也必须阻止希特勒。首先，他将冻结的约4000万美元的苏联资产解冻，然后宣布《中立法案》的规定不适用于苏联，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向美国船只开放了。

1941年7月中，希特勒向大岛大使提出一项建议，将其先前的决定，即将日本的任务局限在抵抗英国、使美国中立的范围内，来了个彻底改变。美国 and 英国永远是我们的敌人，这种认识应该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只有两个国家的利益不会互相矛盾。这两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一心想搞帝国主义，对欧洲和亚洲的生存空间交替施加压力。我们必须共同将它们消灭。他建议由日本去协助“清理”战败后的苏联的资产，并占领其远东部分的领土。

东京收到这一建议后，表现出既客气又有保留。日本早已决定不从东面进攻俄国，而是南下印度支那。他们这样做了；它很快占领了印度支那，使罗斯福于7月26日作出了迅速的反应。下令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冻结。这个行动剥夺了日本石油的主要来源。这个行动是除战争外最激烈的打击。这是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四国包围日本的最后一个步骤，否认了日本是亚洲的领袖的合法地位。

一个月后，总统与丘吉尔在纽芬兰外海会晤，签订大西洋宪章，这是英美两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这样，总统便走得更远了。从声明的条款看，罗斯福是希特勒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个声明使元首国内的敌人大大失望，因为它未将纳粹分子和反纳粹分子加以区分。宪章是罗斯福向全体德国人宣战的非正式宣战书。因为它规定，战后所有德国人均须解除武装。

罗斯福消灭希特勒的决心是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感情背道而驰的。其他美国人，因为憎恨共产主义，则反对向苏联提供任何援助。尽管遭到报纸、电台的猛烈攻击，罗斯福仍毫不动摇。在9月11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他说，从此以后，如果德国或意大利的舰只要敢于进入受美国保护的其它类似的岛屿，他们便会遭到危险。

10月31日，美国驱逐舰“卢本·詹姆士”号在为商船队护航时，在冰岛以西600英里海面被鱼雷击中。这样，希特勒避免事端的希望便破灭了。这艘驱逐舰带着100个美国人沉入海底。罗斯福对此事不加评论，但他的海军部长却告诉一群海军陆战队员，载有400架飞机开往摩尔曼斯克的法国班轮“诺曼底”号将被没收。

对罗斯福说来，反德思想的风暴趁此时爆发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令尽一切努力向苏联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立刻拨款100亿美元。

次日，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讲话。它实际上是为“卢本·詹姆士”号的沉没开脱。他喊道，罗斯福总统已向他的舰只下令，看到德国舰只就开火！我已向德国舰只下令，不要看见美国船只就开火。不过，若遭攻击，就必须自卫。虽然表面上怒气冲冲，实则表明，元首仍想避免一场战争。不管他怎么说，他还是害怕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的工业力量的。

希特勒对美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也在里宾特洛甫身上反应出来。11月28日晚，他召见大岛将军，敦促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大岛颇觉奇怪，阁下是否说，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已实际处于战争状态？里宾特洛甫说，并未走得那么远，他答应如果日本愿意打美国，德国会和它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绝对不会与美国单独媾和。这点，元首是下了决心的。

对日本统帅部而言，这条消息使他们大为振奋。一队由航空母舰组成的行动队业已起程前往珍珠港。11月的最后一天，大岛受命立即通知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说英美两国正计划向远东运送部队，对此，必须采取反措施。

这些指示刚发出，要他从德国人那里拿到具体保证的指示又发了出去。然而，当大岛于12月1日深夜拜访里宾特洛甫时，这位外长却有意躲避他，在5日凌晨3时才拿到一份条约草案，大岛便不感到惊奇了。在条约中，德国保证同日本结盟与美国开战。决不单独媾和。

在“狼穴”，第一个听到珍珠港事件消息的是奥托·狄特里希。12月7日黄昏，他匆匆走进元首的碉堡，说他有件非常重要的消息报告。当首席新闻发布官念完电报时，他脸上现出了惊奇的神色。他精神振奋，非常激动。日美之间的战争顿时解下了希特勒心头的重负。与赫维尔一起时，元首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喜悦。他说，我们不会输掉战争了！

在珍珠港事件当天，绝望的报告源源不断从俄国战场发来，迫使希特勒草拟了一项新的指示，由于无法运送给养，冬天的严寒迫使我们立刻取消大规模攻势，并改攻为守。他前往柏林，亲自处理珍珠港事件引起的危机。日本袭美国最初带来的喜悦，已被关切所取代。只珍珠港事件一举，斯大林便无须再担忧会从东部受到袭击了，他几乎可将亚洲的全部兵力调去打德军。

9日，最早到柏林拜访他的人是里宾特洛甫，带来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大岛将军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外长认为，德国并没有承担这样的义务，因为，根据三国条约，只有日本直接遭受进攻时，它才有义务去援助它的盟国。

希特勒不钻这个空子。假若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那么，三国条约在政治上便已死亡，主要理由还不在于此。主要理由是，美国正在向我们的船只射击。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是个强有力的因素。通过行动，他们实际上已制造了一种战争状态。

他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并不是轻易作出的，除了维护三国条约的精神外，还有份量重得多的理由：从日本得到的援助将大大抵销由美国参战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从宣角度看，得到一个强大的新盟友，将大大鼓舞人心，尤其是新近在俄国遭受挫折后，再者，立刻宣战也是符合他的世界观的。

这个决定是巨大错误。它干脆利落地解决了罗斯福的又一个国内问题。总统是不会对德宣战的，因为国内有一大批人反对，他不会冒这个险。珍珠港遭偷袭后出乎意外地出现美国全国大团结，将牢不可破。

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他说，我们将永远首先进攻！在将世界犹太民族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罗斯福的政权相提并论后，希特勒发表了敌对宣言。“我今天已安排好了照会，准备递给美国的临时代办，声明……”他的话音被疯狂的欢呼声淹没。过了好久，他才得以宣布，从今天起德国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中。

2. 斯大林格勒战役

1941年12月5日晚上，新上任的苏联中部战场指库官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在长达200英里的战线上，用100个师的兵力，发动了一次大规模反攻。这次步兵和坦克联合行动的反攻，把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希特勒丢掉了进入莫斯科的梦想，莫斯科以西地区和图拉地区则成了被遗弃的大炮、卡车和坦克的坟场。德军士气消沉，苏军士气逐渐上升。12月13日，苏联正式公开宣布希特勒包围莫斯科的企图已失败。两天后，政府的主要部门迁回首都。

精疲力尽的勃劳希契要求继续后撤。但希特勒拒绝了他的要求，并发布了一道使陆军绝望的命令：“坚守，不得后退一步！”身患严重胃病的中区司令冯·包克元帅说，他身体欠佳，不能胜任此职。接替他的是克鲁格。2月19日，心脏病初愈的勃劳希契鼓足勇气去面见希特勒。勃劳希契离开元首时，脸色惨白，全身战栗。他对凯特尔说，“他把我撤职了。”

几小时后，凯特尔也被召了去。元首向他宣读了一份亲手写的《日志》。陆军将由他亲自指挥，把德国的命运与他自己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一起。他说，总司令的职责是用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去训练部队。我还没发现有哪个将军能按我的要求去这样做的。因此，我把陆军的指挥权自己拿过来了。

先前，他是事实上的陆军总指挥，但却躲在背后，让他的将领去承担一切挫折的责任。现在，他已是正式的总司令了，应对一切发生的事情负责，不管是功是过。

1942年来临希特勒残酷地强迫施行其命令，使他得以将陆军集合在他周围，并阻止俄军前进。代价是惨重的，但许多将领，包括约德尔在内都承认，是他拯救了部队，免遭拿破仑的军队的命运。

在其他战场上，一切都进展顺利。在地中海，意大利的水雷在不久前曾炸沉母舰一艘、战舰三艘、巡洋舰两艘，从而把大不列颠的东方舰队消灭。隆美尔已作好准备，在北美发动另一次大型攻势。德国的日本盟友则在太平洋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希特勒也深知，东方危机绝未过去，下令对帝国全国的工业和经济总动员。他说，目前的努力仍不足，闪电战的战略必须放弃。他心存恐惧，私下向约德尔透露过，怕胜利再无法取得了。

俄国战场上截至1942年2月20日止的伤亡数字使希特勒绝望了。死亡199,448人，受伤708,351人，失踪44,342人冻伤112,627人。他很快又获得信心，在餐桌旁，他又开始谈论德国士兵如何成功地、奇迹般地熬过了酷刑般的俄国之严冬。他松了一口气，向众人宣布，星期天就是3月1日了。“弟兄们，你们想象不到过去3个月来我的力量消耗了多少，我的精神抵抗力又受到多大的考验。他透露，仅在12月的前两周，他就丧失了1000辆坦克，还有2000台机车被打瘫。但是，冬季最严酷的时刻已经过去。敌人也休想盼望我们遭受拿破仑的命运了。现在，我们将要与他们算帐了！多叫人宽慰呀！他开始吹嘘，听到这些事情时，大家都丧魂落魄，只有我一人保持镇静。

德国的军事形势几乎一成不变。东线依旧停滞不前，而隆美尔之沙漠攻势又尚未完全准备好。希特勒对日军之胜利颇为高兴，但又因其盟友客气而坚决拒绝按其意愿把进攻的矛头转向印度进行战争而精神沮丧。日本天皇已在考虑与西方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召东条首相入宫，指示他切不可失去结束战争的任何机会。

希特勒决心在没有日本援助的情况下打败俄国。于是，他便按计划进军高加索。由于春雨滂沱，这个代号为“勃劳”的野心勃勃的战役，被拖了几个星期，直到6月28日才由包克元帅发动。6个匈牙利私师和17个德国师直插库尔斯克。48小时后，由18个师组成的强大的第六军向正南发动进攻。俄军犯了个错误，将他们的坦克很少量地投入战斗。所以，不到48小时，两支德军便会了师，包围了一大批战俘。前方就是顿河和战略要地沃罗涅什，包克却不急于乘胜利追击，于7月6日才攻下该城。此时的希特勒早已厌烦了包克这种慢吞吞的战术，永远解除了他的职务。

希特勒将他的司令部移至乌克兰的腹地，在文尼察东北数英里处的林子里安营，亲自将它命名为“狼穴”。这是个很凄凉的地方，所谓司令部，其实只有几间木屋，连掩护都没有。那里没有山，没有树，只有一望无际的空旷地带。7月，天空万里无云，阳光普照，热得人喘不过气来。炎热也助长他们犯下了一个关键的错误。希特勒决定在继续进军高加索的同时，向伏尔加河上的工业重镇斯大林格勒发动大规模进攻。

在苏联的最高统帅部里出现了深切的忧虑。斯大林撤换了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指挥员，令该城作好被围的准备。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人们已开始在城四周筑起三道防线。民团和工人民兵，一营一营地被派往西线，支援正在后撤的红军。

在“狼穴”里进行的辩论激烈化了。在7月30日举行的元首日会上，约德尔庄重地说，高加索的命运将由斯大林格勒决定，早些时候开往高加索的第四装甲军，必须改派往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大发雷霆，争论便成了攻击，后来又只有照希特勒的命令做。倘若这支坦克部队未被调往南方，斯大林格勒可能已落入德军之手。在此之前，希特勒首先坚持同时攻打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然后才迟迟提出进军莫斯科。在目前的困境中打斯大林格勒还是高加索？他又坚持夺取两者，这又冒了两地均不可得下的危险。这种自信过度终将使所有征服者身败名裂。

一个星期后，他又向一个意大利的来访者心平气和地保证，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两地均可夺得。他的乐观似乎是很有理由的。军事上，总的形势是好的。在北非，隆美尔出人意外地获胜，于6月21日，攻下了英军防线重镇托布鲁克，然后又朝离亚历山大港只有65英里之遥的阿拉曼进逼。接着，又传来了一个中途岛大捷的胜利消息。希特勒原相信这是日本人的胜利，这次却是他的盟友撒了弥天大谎。日本不但丧失了4艘母舰和海军航空部队的精华，而且因这一战役，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已经改变。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美国人刚在地处日本防卫圈腹地、具有战略意义的瓜德尔卡纳尔岛上大规模登陆。这便证实了日本失败得何等惨重。

这是个惨重的挫折，使“狼穴”里争论得更加激烈。8月24日，哈尔德要求将一支受苏军重创的部队后撤以缩短战线。这一要求使一场激烈争论爆发了。希特勒吼道，他的陆军总参谋长所提建议都是撤退！我希望，我的指挥官们与战士们一样坚韧不拔！

平常，哈尔德是可以忍气吞声的。今天，他却反驳了。他说，成千上万英勇的德国人倒卧沙场，其原因不外乎是有人不让他们的指挥官作出合理的决定。希特勒不禁一愣。他双目直视哈尔德，粗声粗气地说，哈尔德将军，你怎敢在我面前使用这种语言！你以为你可以教训我，前线的士兵在想些什么吗？前线的情况你知道些什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你在哪里？你还装模作

样，说我不懂前线的情况。我不能容忍！这简直是无法无天！显然，哈尔德呆在最高统帅部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8月下旬，战斗打到了斯大林格勒北郊。德军的狂轰滥炸业已使全城大火熊熊；红军的通讯系统被破坏了，致使该城暂时与外界隔绝。但是，希特勒并不能立即取胜。他觉得，前线的指挥官们向他撒了谎，他也受了指挥部里的人的骗。由于对这两种人均产生了怀疑，且慢慢成了病态，他便几乎不听别人的劝告，对批评意见则一概不听。夏季的炎热令他窒息，他常在愤怒和反唇相讥中仓促作出决定。他对接替包克职务的李斯特元帅尤其不满。李斯特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了。

德国破获了一个名叫“红色管弦乐队”的间谍组织。这便证实了希特勒的信念，他周围的人都是卖国贼。这个间谍组织成功地将进攻迈科普的情报，以及德国的燃料情况，帝国进行化学战的化学原料之储存地点，希特勒坚持攻打斯大林格勒等情况，告诉了莫斯科。当局进行大规模逮捕后，处决了包括美国公民密尔德·韩纳克在内的46名该组织的成员。然而，秘密情报依然接连不断地流到莫斯科。这是另一个间谍鲁道夫·罗斯勒提供的。此人系一出版商，在卢塞恩从事出版左派天主教书籍的工作。罗斯勒在德国拥有不少消息提供者。包括最高统帅部信息组织的第二号人物弗里茨·提尔将军在内。所以，他的情报远比“红色管弦乐队”提供的重要；他甚至可向苏联红军提供德军作战的日程。

希特勒怀疑，在最高统帅部内可能有间谍，因为他的每个行动似乎都不出苏军所料。由怀疑发展成为愤怒，而首当其冲的又是陆军将领。9月7日的争论是最激烈的一次。那天上午，希特勒派约德尔前往高加索，了解李斯特在通往里海的山道上何以进展如此缓慢。在与李斯特和山区兵团司令进行长时间的会见后，约德尔提出局势已无望的结论。他向希特勒汇报称，李斯特是严格按照他所得到的指示行动的。

元首霍地站起身来。“谎言！”他喊道。他接着便指责约德尔与李斯特勾结，说他的任务仅限于传达命令。约德尔从未见有谁这样大发雷霆。他深深受到刺激，便不顾一切进行反击。他说，如果你希特勒要的仅仅是一名信差，你何不派个青年尉官去高加索？由于约德尔当着他人的面伤害了他，希特勒大怒，气冲冲地走出房间，还向众人瞪眼。希特勒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自己是谎言的受害者，便匿身于地堡内，闭门不出。

简单汇报情况的会议现改在他的室内举行了。他拒绝与任何一个参谋人员握手。会议的气氛冷若冰霜，只由记录员把元首的指示的每个字都记录下来。他已下定决心，不让众人对他的命令有所争论。

9月9日，希特勒断然解除了李斯特的职务，由他自己亲任A集团军司令。在会议上，希特勒继续表现出既坚韧不拔又信心十足。当B集团军司令冯·威克斯将军和负责夺取斯大林格勒的弗雷德里希，保罗斯将军提出，顿河战线长，防守又薄弱，必须小心警惕时，元首对他们的关切不以为然。他向他们保证，俄国人已山穷水尽，在斯大林格勒的抵抗仅仅是局部的。俄国人既已无力发动大规模反攻，顿河战线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危险了。最重要的是要集中人力，尽快拿下斯大林格勒全城和伏尔加河两岸。他提出用3个师的兵力去增援保罗斯的第六军。

希特勒的乐观确有些理由。在斯大林格勒地区，苏军秩序大乱。在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由于军官和士兵开小差或逃亡后方，许多部队业已解体。

到了9月14日，德机狂炸斯大林格勒城后步兵冲进了市中心，拿下了主要的火车站。

猛然间，苏军加强了抵抗。援军渡河后，与德军展开激战。15日，主要的火车站竟数次易手，保罗斯不得不缩小其进攻范围。战斗打得没精打彩，明显地影响了希特勒的情绪。苏联是打不败的，元首的信心也烟消云散了。

3. 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点

他不信任的将领，连一个也不信任，希特勒决心除掉哈尔德，因为元首最讨厌的就是他。9月24日，希特勒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热情，不是职业才干。我们不想在你这样一个老式军官身上得到。哈尔德双眼噙着泪水，待希特勒发完长篇议论后，他站起身来。昂首阔步离开了房间。

希特勒要求接替哈尔德之职的人，一定要与哈尔德相反，于是便挑选了库特·蔡茨勒。蔡茨勒比较年轻，也较缺乏经验；但深得希特勒赏识的却正是这一点。他连升两级，让他当了上将。

期望在最高统帅部出现新的反抗精神的人们，很快便幻想破灭了。在为庆祝陆军总司令部落成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中，蔡茨勒说，我要求每个军官做到下列诸点：他必须相信元首和他的指挥方法；他必须利用各种场合让此信心感染他的下级和他周围的人们；在总参谋部，凡达不到此要求的，不管是谁，对我都是无用之徒。希特勒觉得，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总参谋长。

11月是德国灾难月，因为东西两方的敌人都节节取胜。隆美尔没有足够的给养和援兵，蒙哥马利的进攻使北非的失败不可避免。虽然金字塔已在眼前，隆美尔还是被迫打防御战。南翼被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攻破时，隆美尔便电请允许他撤退。12月2日晚，元首作了不准后撤寸步，不成功便成仁的答复。

隆美尔又发电说，他被迫后撤，事实上撤退进行了5小时。隆美尔的撤退，是沙漠地区全面失败的预兆。

在斯大林格勒，保罗斯的第六军进展甚微，前进一码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保罗斯和东方情报部主任莱茵哈德·格伦都说敌人正向北面大规模集结部队。格伦于11月12日报告说，敌军会尽早进攻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切断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置我东部部队于险境，以迫使我军撤离斯大林格勒。

11月19日拂晓，苏军以40个师的兵力攻打罗马尼亚军。守卫者虽然打得出色、英勇，但终被占压倒多数的苏军打垮。B集团军司令迅速地作出反应。首先，他令保罗斯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让部队准备对付左翼的威胁；之后，鉴于罗马尼亚军垮台已成定局，他建议第六军立即后撤。

希特勒武断地否决了这点。他令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死守。援军已在半途中。然而，希特勒的司令部一片混乱。元首自己也完全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几个痛苦的小时里，他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11月21日，他不太情愿投入战场的坦克部队已被打退。罗马尼亚军被分割。苏军的坦克出现在离保罗斯的司令部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就证明，第六军的交通要道已被苏军占领。在匆匆将司令部转移后，他便请求后撤。他的上司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请示了最高统帅部。贝格霍夫举行的会议上，约德尔建议让第六军全面撤退。元首再次说不行，我们必须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地带。

次日上午，也就是22日，苏军庞大的钳形攻势之双钳会师了，将第六军全部包围。20万德军最精锐的部队，连同100辆坦克，1800门大炮和1万多辆各种车辆，被困在一大盆地。在第六军当天上午举行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向西向方向突围。燃料不够，如强行突围，结果必然是浩劫。保罗斯收到了就地坚持新的命令。

保罗斯接受了这一决定，但他的一个兵团司令却自行其事，将部队后撤，以迫使保罗斯下令全面撤退。

11月23日晚，第六军军长以个人名义请求允许他突围。希特勒置之不理。这样，他便将25万名德国及其盟国的官兵的命运一笔勾销了。

对保罗斯的上级丧失信任后，希特勒便把那个指挥官的大部分指挥权移交给了冯·曼斯坦元帅。由曼斯坦因指挥顿河集团军阻止苏军西进，以便减轻斯大林格勒被困者身上的压力。

那天天黑前，为斯大林格勒运送给养的飞机，有22架被击落。25日，另外9架又被毁。保罗斯只拿到75吨食品和弹药。26日，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回到“狼穴”，不顾希特勒的愤怒，悍然建议给保罗斯以“行动自由”；就是说，强行突围，如若失败，默许他投降。希特勒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只同意叫曼斯坦因采取解围行动。对各种反对意见，希特勒都以戈林一再作出的空洞保证——空运足够的给养——作为回答。“如此强烈的乐观情绪把我给吓坏了”，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的乐观甚至连空军总参谋部的人都不敢有！”

保罗斯手书感谢信一封，感谢曼斯坦因新近作的关于援助第六军的保证。向希特勒请求在必要时行动自由。希特勒以私人的名义发电给第六军全体官兵，命令他们坚守岗位，并保证尽力为他们解围。

“冬季风暴”解围行动，是比较不充分的。兵力只有两个装甲师。12月12日上午才开始，230辆坦克隆隆沿东北方向朝近百公里外的斯大林格勒滚滚前行。坦克只前行了19公里，道上的结冰开始融化，使斜坡变成了滑溜溜的陷井。

在中午举行的例会上，希特勒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出现了灾难吗？”当人们回答说只有意大利军队把守的阵地遭到进攻时，他便开始喃喃诉苦。“南方的事使我度过了更多的不眠之夜。我们还不知道那里的情况怎样。”

曼斯坦因十分沮丧，于18日提出请求，让保罗斯突围，以拯救大多数士兵的生命。但希特勒仍坚不应允。

在圣诞节前夕，曼斯坦因给第六军的只有阴郁的语言和节日的问候。那天晚上，曼斯坦因电告“狼穴”，斯大林格勒的官兵的体力已大大下降，而且还会加速下降。他们虽仍能支持短暂时日，但无力杀开一条路出来。我认为，本月月底是最迟的一天。希特勒是不会听的。保罗斯虽极想突围，但他明白，突围即自杀。

新年前夕，希特勒派其私人飞机驾驶员波尔前往斯大林格勒，将第十四装甲兵团司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一条胳膊的汉斯·休伯将军带回德国。休伯摸不着头脑。他回到元首司令部后，希特勒便叫他将第六军的处境准确、详细地告诉他。休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将他的同志们所处的绝境告诉了希特勒。元首默默地听着，大受感动。他便保证派此时在法国的党卫军装甲兵团前去为斯大林格勒解围。与此同时，空运物资将不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元首深情地说，他誓将斯大林格勒的挫折变成胜利，就像去年冬季危机后他之所为一样。

两天后，苏军开始进攻。第六军的西部战线慢慢受到压缩，食品和弹药的供应迅速减少。大部分大炮每天只有一发炮弹可打，每个士兵只有一块面包和少许马肉。

1月20日，眼看就要瓦解了，特别是战斗打得最激烈的地段。保罗斯目睹官兵们所受苦难如此惨重，便将一份电文相同的电报分别发给了曼斯坦因和元首司令部。要求在无法再战时“避免全部被歼”。

希特勒令向保罗斯发报：“决不可投降。部队抵抗到底。”

他已令助理主任施蒙特飞往斯大林格勒，给保罗斯带去一支手枪，在最后的时刻供他自杀用。

德军已开始零零星星地投降，总数量还不少，但保罗斯自己仍坚定不移。他对两名提出投降问题的师长说，总的局势不允许他们采取这一行动。他们必须遵守元首关于打到最后一刻的训谕。他虽然作出了这个决定，良心却受到压抑，因为他十分清楚他的官兵所受的折磨。直到不久前，他们的战斗意志仍然旺盛。他们信任自己的领导，以为援兵必到。士兵中出现了绝望的气氛。伤员已无地可安置，斯大林格勒的每个地下室都拥挤到窒息的程度。药物、绷带等，正在迅速地用完。在冻土中已无法再埋葬死者。

保罗斯迫于无奈，只好挺身应付残局，电告希特勒称：

“在您执政 10 周年纪念之际，第六军向元首致意。卐字旗仍在斯大林格勒上空飘扬。让我们的斗争成为未来世世代代人的榜样。不管如何敌众我寡，永不投降。届时，德国必将胜利。”

在另一封私人电报中，保罗斯通知元首，说他的外甥雷奥·拉包尔已受伤。是否用飞机将他撤走？回答是作为军人，他应与他的同志们在一起。这样，希特勒真正心爱的情人吉莉的弟弟，便处于几乎必死的境地。希特勒还有两个亲戚。汉斯·希特勒，其父系元首的大堂兄；海茵茨·希特勒，系元首的同父异母兄弟小阿洛伊斯之子。汉斯逃往德国，雷奥和海茵茨双双被俘。战后斯大林的女儿说，德国人曾提出用一名德国战俘，很可能不是雷奥便是海茵茨交换她妹妹雅霞。斯大林对她说，我不干。战争就是战争。据说斯大林年轻的女儿被德国人枪杀。海茵茨在囚禁时死亡。吉莉的弟弟于 1955 年回到了家园。

1 月 30 日晚，为参加最后一场战斗，保罗斯用一支步枪武装自己。这时有命令从“狼穴”传来，元首已晋升他为陆军元帅。无关紧要了。午夜后，蔡茨勒发来一封电报“元首要我指出，斯大林格勒这个堡垒继续多坚持一天，都事关重要。”

31 日拂晓，施密特参谋长向窗外望去，看见了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景象。在无数炮火的闪光中，一大群德国兵和俄国兵站在一起，一边抽烟，一边热烈交谈。施密特告诉保罗斯，结束的时刻到了。再进行局部抵抗是毫无意义的，除非他们愿意自相残杀。保罗斯同意，投降是唯一的出路。不到一小时，两人便坐着俄国小车，朝苏米洛夫将军的 64 军指挥部驶去。

当苏米洛夫建议去进午餐时，保罗斯说，除非俄国人答应为他的部下提供粮食和药品，否则，他一口饭也吃不下。苏米洛夫同情地说，我们当然会这样做。他们走下车子，午餐时，苏米洛夫提议为红军的胜利干杯。犹豫一阵后，保罗斯举起酒杯，我为德军的胜利干杯！苏米洛夫便放下自己的酒杯，然后和蔼地说，算了，为您的健康干杯！

次日清晨，2 月 1 日，莫斯科宣布了保罗斯和施密特投降的消息。在中午的例会上，蔡茨勒不相信这是真的。希特勒却坚信不疑，否则，他们会集中起来，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残存的子弹，集体自杀。希特勒说，他们会直接被带至莫斯科，交给克格勃处理，他们还会不加思索地发布命令，让北方战区也投降。

1943 年 2 月 2 日，北部战场投降了。至此，斯大林战役结束，苏联宣布俘虏战俘 9.1 万人，包括 24 名将军和 2500 名军官。德军在顿河、伏尔加河

和斯大林格勒地区损失 150 万人，历时 180 天，震惊世界。由于希特勒残酷地虐待苏联战俘，这些人也受到惨无人道的虐待。据报道，在 1943 年 2 至 4 月间， 40 多万德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的战俘被虐待至死。

在参观了斯大林格勒的废墟后，戴高乐将军对一名记者发表评论说：“啊，斯大林格勒，伟大的人民，非常伟大的人民。”记者以为他说的是俄国人。“不，不是，我说的不是俄国人，是德国人。竟搞到这个地步！”

4. 孤独的生活

当斯大林格勒一役达到高潮时，元首回到“狼穴”，逐渐抛弃了单独拘禁式的生活。有时他也会邀请一地名副官或柏林来客前去，分享他的粗茶淡饭。随着这个圈子的扩大，几个秘书和其他经过挑选的一家人也包括了进来。于是，吃饭的地方又移回公共餐厅里去了。军事将领们仍被排除在外；在情况汇报会上他仍拒绝与他们握手。大部分人都认为希特勒是个暴君，患有神经病。

即使情绪沮丧，元首对待副官们仍是彬彬有礼的。对年轻些的工作人员，他像是叔伯长辈。希特勒的这另外一面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他们不相信希特勒对仆人会仁慈相待，对司机和秘书能变得和蔼可亲。与军方之分离，迫使他对这些家里人更加亲近。这样，新来的秘书特劳德尔·亨姆普斯便有了特别机会去了解她的元首。她是那年初冬来“狼穴”的，替下了美貌动人又热情洋溢的格尔达·达拉诺斯基。达拉与希特勒的空军联络官结婚去了。

特劳德尔·亨姆普斯 22 岁，是一位将军的孙女儿。既幼稚又易受感动。第一次记录元首的话时，她显得非常紧张。希特勒像安慰孩子似的安慰她。没有必要紧张，听写时我写错的比你的还会多得多。1943 年 1 月 3 日，希特勒再次召她前来。希特勒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常务私人秘书。这份工作既令人振奋又令人喜爱，所以，她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很快，她便习惯了这个世界。由于办公室里没有固定的工作，上班时间也不固定，白天她也有许多时间到被大雪覆盖的林子里去闲逛。她特别喜欢观看元首玩“勃隆狄”。这条大狼犬会钻圈，能跃过 1.8 米多高的木墙，能爬梯，还能向人求乞。希特勒若是发现了特劳德尔，必叫她过来，与她握手，还问她生活得如何。

在汇报军事情况的会上，这个和蔼可亲的希特勒可就不存在了。在斯大林格勒陷落后，常常怒发冲冠，出席形势分析会的次数便减到最低限度。

进餐时，他到能控制自己，与家里人和睦相处，但他谈话内容的质量可变劣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希特勒再不听音乐了。每晚，他喃喃自语。他在餐桌旁的谈话就像他那架放得过多的留声机一样，内容都是雷同的：他早年在维也纳的生活，人类的历史，还有什么宇宙、小宇宙。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谈话人们都听厌了。但是，他从不提世界大事和前线的事，凡与战争有关的事都是禁忌的。

在柏林，戈培尔宣布为在斯大林格勒阵亡的将士致哀三天。在那期间，所有娱乐场所，包括影院和剧院，统统关闭。他也让全国人民作好思想准备，日后的生活会很艰苦的。所有的地方都贴上了“车轮必朝胜利方向转动”的口号。2 月 15 日，他向帝国长官、地方长官以及陆军的所有指挥部发出指令，要求为胜利而进行全体动员。

在迪塞尔多夫发表的题为《你们要全面战争吗》的演讲中，他宣布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他说，俄国人若取得胜利，两千年的西方文明便会处于险境，因为这个胜利系国际犹太人取得的。他的话音一落，听众中便响起了“绞死他们”的喊声。戈培尔保证，他们会全面地、彻底地灭绝和铲除犹太种族！这在听众中引起一阵狂叫声和狂笑声。

戈培尔热衷于全面战争，主动出面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委员会，由党内最高层人士组成。3 月上旬，他亲往上萨尔茨堡面见戈林求助。他说，事态将由不得希特勒控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已老了 15 岁；他深居简出，过着

如此不健康的生活，实属悲剧。因此，由他们来改变目前内外政策中均缺乏领导的状况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要事事都去打扰元首。他极力说服戈林，打仗一定要打政治仗，而帝国的政治领导权又必须由帝国国防部长会议掌握。部长会议的成员应是一群愿不借任何代价去取得胜利的、残酷无情的人。

戈培尔再次向戈林保证，他们是代希特勒行事的。“我们的目的不外乎是互相支持，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集团。要做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从各个角度向元首提出，在作决定时，元首有时候就会摇摆不定。有时候他对别人作出反应的方式也不对，这是他需要帮助的地方。”

戈林答应尽力将希姆莱拉进来。戈培尔透露，他已将丰克、莱伊、施佩尔等要员争取过来了，他们对元首是忠诚无比的。“这个事业比我们任何人都伟大，这是不言而喻的。曾帮助元首取得革命胜利的人们，现在应该帮助他取得战争的胜利。”

戈林从未考虑过找空军武装部部长米尔契元帅的问题。除了说他没资格当国社党党员外，他还公开反对戈林元帅。在戈林——戈培尔密谋后数天，在一次单独与元首进餐时，米尔契建议撤换戈林，因为他怀疑戈林吸毒。

4月上旬，希特勒及其随从登上了开往贝希特斯加登的火车。因为“狼穴”的环境阴郁，到贝希特斯加登稍事休息，这是颇受欢迎的。这虽是个冬夜，但天气不冷，天空也晴朗。要离开拉斯登堡被大雪覆盖的森林，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却也颇觉难过，但是一想到未来的经历，她又高兴了。火车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设施，包括一节特挂车厢，里边可洗澡，既有喷淋，也有池塘。车上的饭菜也非常可口。座椅还可变成舒适的床。次日上午，当列车静静地朝目的地奔驰时，她不禁想起了帝国的其他火车没有灯，没有暖气，旅客们饥寒交迫。有人前来请她与元首一起进午餐，打断了她的思路。次日早晨，与她一起吃早餐的并不是日前的那些显贵，而是仆人和秘书。他们议论的是爱娃·勃劳恩，她将在慕尼黑上车。在他们的心目中，她是贝格霍夫里的夫人；所有客人也都接受了这个称谓，但里宾特洛甫、戈林和戈培尔三人的老婆除外。里宾特洛甫的老婆，自持雍容华贵，对她不予理睬，其余两人则公开对她嗤之以鼻。

有位年长些的秘书领着特劳德尔在贝格霍夫转了一圈。她们是从元首起居的二楼开始参观的。过道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老派画师们的杰作。过道上还装饰有漂亮的雕塑作品和华丽动人的各式花瓶。一切都那样奇妙，又都那样陌生和自然。由于元首仍在梦中，四周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在一扇门前坐着两条短脚粗卷毛的苏格兰黑狗，是爱娃的爱犬施达西和尼古斯。希特勒的两间卧室通过一大浴室彼此相连，显然，他们暗中过着夫妻生活。楼下的大厅以一大型丝绒帘子与那个以画作窗而著名的房子分开。厅内的装饰虽然豪华，那个丝帘虽然漂亮，铺的地毯虽然很厚，却也有一种冷漠的感觉。

在贝格霍夫，日常工作虽然千篇一律，倒也有点费力。希特勒的中午汇报会最后一个军官通常要在4时才离去。只有在此时，元首才进入客厅，饥肠辘辘的客人们就在那里等候。好像通了信号似的。爱娃便及时出现。陪同她的是那两条又蹦又跳的小狗。希特勒首先吻爱娃的手，然后才向众人致意、握手。肩负战争悲剧重任的国家元首，突然为成了殷勤好客的快乐的主人，实在令人感到意外，也有点儿滑稽可笑。事实上，在私生活方面，他与一个成功的商人相差无几。

男人们称爱娃为尊敬的小姐，还得微微鞠躬。女人们则称她为勃劳恩小

姐。有些人似乎很亲密，特别是她中学同学赫尔达·施奈德。一见面，女人们便开始谈论孩子、时装和个人的私事。希特勒插嘴了，讥笑爱娃的爱犬是手动扫除器，爱娃则尖刻地反讥说，希特勒的爱犬“勃隆迪”是头小牛犊。

大家一起，说东道西，本来就颇为快乐，加上一点儿饭前酒，大家便更浑身身心愉快了。待希特勒陪着某位夫人到餐桌前就座时，交谈才得以告终。鲍曼和爱娃也跟着就座。爱娃非常讨厌鲍曼，主要是因为他对女人不忠，朝三暮四。凡穿裙子的，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是他追求的目标。

客人们喜欢醋焖牛肉，然特勒却坚持吃素，他的菜饭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札贝尔医生监督下烧好后，送到贝格霍夫厨房加温的。元首喝稠稀饭和麦片汤，吃烤土豆片蘸麻袖。无论他怎样诱爱娃吃上一口，她总是不吃。元首也拿爱娃的粗茶淡饭开心。我首次碰到你时胖得叫人开心。现在你瘦得可以了。他讽刺地说，女人之所以要作出这些牺牲完全是要叫女友们妒忌。

谈话本来是东拉西扯、令人快活的。不料，为了宣传吃素的好处，希特勒竟将他不久前在乌克兰见过的一个屠宰场的可怕情形，详尽地讲了一番，说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穿着靴子，站在齐脚踝的血泊中干活。众人大倒胃口，脸色惨白。

午餐后，希特勒便步行 20 分钟前往他常去的茶馆。他天天如此。这是个圆形的石砌建筑，位于贝格霍夫下方。这个建筑像贮存草料的地窖，又像个发电厂。茶是在一个大圆屋子里喝的，那里有六扇大窗户，视野开阔。从屋子的一头望去，可看见阿希河从像火柴盒似的房屋中间倾泻而下，煞是好看。

希特勒坐在那喝苹果皮茶。爱娃在一旁谈话剧和电影。他唯一评论是，当那么多人在作出牺牲时，他不能去看电影。另外，我还得省点视力去看地图和读战报。谈话令希特勒生厌时，他闭上眼睛，一会儿便入睡了。元首一醒，便与众人一起聊天，好像他刚才并未入睡，只闭上眼睛思考片刻似的。

从贝格霍夫来了一列车队，公务又开始了。两小时后，希特勒离开会议室，领众人进入膳堂。他吃的是马铃薯泥和土豆色拉；客人们则吃冷盘肉。他给众人讲他青年时期的故事，令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后来，他发现了爱娃的餐巾上的口红。他问道，你知道口红都有哪些成分吗？爱娃反唇相讥，说她只用最佳原料做的法国口红。希特勒笑了，他说，若是你们女人口红，特别是巴黎的，是用废水里的油脂做的，你们便肯定不会再涂嘴唇了。大家都笑了。

一个副官小声地告诉希特勒，参加晚间军事会议的人都到齐了。他让客人们原位坐定，因为他不想让他们，特别是女人们，与他的军事将领相见。“我去不久就来”，他低着头边说边走，脚步稳健。席终了，秘书们纷纷前往办公室，用打字机将空袭情况打出来。爱娃等到地下室看电影。电影未完电话铃便响了：有个仆人报告说，会议已开完，元首在大厅里等他们。爱娃急忙进屋重新化妆；她妹妹格利特抽完最后一支香烟后，嚼起了薄荷糖，以掩盖其烟味。待希特勒从楼梯上走下来时已近午夜。他挨着爱娃和她的两条爱犬，靠壁炉而坐。

饮料来了，但希特勒只喝茶和吃苹果糕。人们在半明半暗中围着壁炉默默地坐着，让元首先把话匣子打开。他提高嗓门，讲了一通吸烟的坏处。他的牙医说，吸烟可为口腔消毒，若吸得适度，则万无危险。希特勒说，“我决不向我所敬佩或爱慕的人让烟，我不愿加害他们。人人都承认，不抽烟的人比抽烟者长命，有病时，抵抗力也强些。对反对污染孜孜不倦，从不厌烦，

在这个圈子内，若有人戒烟，他奖金表一块，这一诺言，永久有效。他向爱娃发出最后通牒，戒烟或失去我，二者必居其争论的话题转向饮料和绘画。只喝了一杯葡萄酒的莫雷尔医生，正在挣扎着以免睡去。他懒洋洋地靠着，一双胖手放在肚子上，双眼突然紧闭。在他戴的深度眼镜的放大下，他的眼睛显得煞是怕人。贝罗上校和胳膊肘碰莫雷尔。他惊醒过来，放声大笑，以为元首刚说了个笑话。

“你累啦，莫雷尔？”希特勒问。

“不累，我的元首，我在想事儿呢”，他说。为了证明他醒着，便又老生常谈，说起了他在北非的遭遇。元首用口哨吹起一首流行歌曲。不对，爱娃说，曲子该是这样唱的。他们又友好地争论起来了。她要打赌。希特勒说，如果他赢了，就得发扬慷慨大方的精神，放弃赌金；她若赢了，他就得出钱。爱娃寸步不让，说要把曲子奏出来，看谁对。艾尔伯特·鲍曼乖乖地作了记录。胜利者是爱娃。年轻时曾写过一部歌剧的希特勒说，是作曲家错了，他若真有天才，他早用了我的旋律。希特勒讲的这个笑话令众人大笑不止。

希特勒希望能将自己的战斗精神输送些给墨索里尼，便再次要求与他会见。4月7日，他前往萨尔茨堡火车站与其盟友相会。两位独裁者，相见之后，百感交集。墨索里尼之深陷的双颊和苍白的脸孔，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在4天的会议期间，墨索里尼大都躲在克莱施海姆堡的房内，除与希特勒相见外，很少见外人。所有会谈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墨索里尼精神不振。希特勒的结论是，墨索里尼的问题在于60岁高龄，身体又很差。他在会谈中，极力为墨索里尼打气。意大利总理此行之目的，是决心劝希特勒与苏联人讲和，将意大利军队从国外全部撤回，但由于身体太弱，未能实现其决心，也因为精神沮丧，希特勒之劝解，并未能打起他的精神。在4月10日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后，两人同时从金碧辉煌的大厅楼梯上下来。自墨索里尼来到此地后，大多数意大利代表才首次看见他。一名意大利代表小声说，像两个病人，更像是两具尸体。

当日下午，一个副官用电话通知贝格霍夫，说元首正离开克莱施海姆。元首要他的家里人全部集中在茶馆里等他，以便他一到便可重过作为这一家人的家长的私生活。

不久，一列车队便飞驰而来。顿时，贝格霍夫便塞满了身穿制服的人们。接着，元首本人抵达了。没怎么张罗，他便领着一群人步行前往茶馆。显然，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令他高兴；气氛也于是变得轻松了。他已成了个履行公事式的人物，他的私生活也与先前一样，无多大花样可变。

他虽然很少向家里人提及战争或政治，他对不得不身穿军服表示遗憾。战后，我会把它挂起来的。我就在这里退休，让别人去处理政事。到那时，我已老迈年高，专门写回忆录，只准有聪明才智的人们呆在我身边。一想到死后贝格霍夫便会成为博物馆，他便脸色发白。

特劳德尔按捺不住了。“我的元首，战争什么时候才能结束？”阿迪叔叔的慈祥脸孔立时变了，他粗暴地说，我不知道，但只有在胜利后才结束！情绪的突变，使室内人人毛骨悚然。

在他54岁生日的前夕，为祝寿，希特勒把爱犬“勃隆迪”也领到茶馆，让它表演。午夜来临时，各扇大门突然开了，勤务兵托着盘子，端来了一杯杯香槟酒，希特勒他喝的是甜白葡萄酒。12时最后一响敲完后，众人便碰杯，客人们有的小声祝贺，有的发表简短的祝寿词。

4月20日，希特勒比平常早些下了楼，以便看寿礼。在祝寿后不久，希特勒便听说特劳德尔与他的一名侍从汉斯·荣格订了婚。还假装叹了一口气说，先是克里斯蒂安娶了‘达拉’，把我最好的一个秘书弄走了。后来，我找了一个满意的接替人；现在呢，特劳德尔·亨姆普斯又要离我而去，还要把我最好的侍从带走。他建议他们立即结婚，因为荣格很快要去东线。由于认识时间短，特劳德尔要求推迟这一决定性的步骤。希特勒回答，你们相爱呀！你们最好还是立刻结婚。你知道吗，你结婚后，要是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保护你；只订婚，我便没法子这样作。你结婚后还可为我工作呀。

5. 墨索里尼成了阶下囚

1943年5月12日，希特勒回到“狼穴”。由于他的领导，自斯大林格勒一役后出现的撤退结束了，这使他很满意。他的洋洋自得次日便烟消云散了，德意两个联军近30万人，在突尼斯被美、英军包围。轴心国部队被俘24万人，这是另一个斯大林格勒。一周后，更有坏得多的消息传来，墨索里尼的政权已濒临崩溃。在街头，德军已开始被视为敌人，公开挨骂。

尽管西线战事失败，希特勒仍要向库尔斯克发动全面进攻。7月1日，希特勒向高级将领发表讲话，将此次战役定名为“城堡”。他说，德国若不是顽强地坚守已被征服的土地，就是垮台，二者必居其一。德国军人必须明白，他必须顽强坚持，战斗到底。他承认，“城堡”是一场赌博，但又觉得一定会赢。不听军方的劝告而行，在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苏联等问题上，不也是对了吗？他将苏联也列了进去，使听众为之毛骨悚然。

曼斯坦因从北往南进攻，部队共有18个师，适于作战的坦克不足千辆，大炮不足150门。南面，莫德尔将军仅兵力15个师，坦克900辆。进攻时间，与通常一样，定在7月4日下午3时，那天天气炎热；远处雷声隆隆。开始时，苏联好像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红军的大炮直到天黑后才回击。然而，随着滂沱的大雨，速战速胜的幻影破灭了。至拂晓，大小道路均成了泥潭。天亮后不久，一阵大雨，便使溪流汇成了大河；工兵们花了12个小时才架好简易桥，让坦克通过。

到7月9日，打头阵的德国坦克离库尔斯克仍有88公里之遥。7月10日英美联军已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所遇抵抗有气无力。希特勒下令停止他勉强支持的这次攻势，以便向西欧派遣包党卫军装甲车兵团在内的援军。库尔斯克战役未胜，通向黑海的一条狭长的地带便有危险。希特勒这个赌徒，宁愿接受库尔斯克一役的失败，把注意力转移至更有可能取胜的地方。“城堡”未取胜之役，使东线的主动权便属于苏联人了。

希特勒于7月19日动身前往意大利北部，与墨索里尼进行第十三次会谈。会谈地点设在费尔特雷附近的富丽堂皇的加吉亚别墅。会议于上午11时准时开始。希特勒与墨索里尼面对面分别坐在太师椅上。围绕他们而坐的是军事将领和外交要员。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互相在等待对方首先发言，会场上出现了片刻令人难堪的深默。元首终于首先开口，谈了政治和军事的总的形势，讲得心平气和。墨索里尼叉着双腿坐着，双手抱着膝盖，不动声色地听着。他的坐椅太宽太深，他只好坐在椅边上。突然，希特勒说意大利在散布失败主义。

墨索里尼有时深深地叹一口气，像是顺从，又像是讨厌。希特勒依旧的独白，嗓门越来越粗，希特勒口若悬河。不断地向已吃不消的意大利总统保证，只要意大利与德国一样，毫不动摇，决心战斗下去，危机便很快被克服。他说，每个德国人都怀有进行征服的意志，15岁的孩子都已在操纵高射机关炮了。在希特勒高谈阔论中，墨索里尼始终一言不发，使其他意大利人愁肠百结。他连一次也未起来反驳，也不想进行解释。他未告诉德国人，用不了一个月，意大利军队就不再会有办法或意志去进行有效的抵抗。

1943年7月24日，意大利总理又再次硬着头皮去听他自己的“法西斯大议会”谩骂。自1939年以来。这是首次召开的会议。大会就他在战时的行为进行长时间的、详尽的辩论后，提出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恢复君主立宪制，将武装力量交由国王指挥。此议案以18比9的票数获得通过。次日，酷热的

星期天，墨索里尼晋见维克多·爱麦虞埃三世。他试图控制自己，但他手中的讲稿纸却在咯咯作响。国王令他勿再辩解，再战已徒劳，意大利已被打败，军人已不再愿意为法西斯主义作战。他要求墨索里尼辞职，跟着便披露，他已指派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为政府首脑。个子矮小的国王陪他走到前门，与他热烈握手。正当墨索里尼步出大门时，一个手持卡宾枪的军官迎了上来，说国王陛下令他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墨索里尼嘴里正在说这没有必要，便被领进警车。他被捕了。

当晚9时30分，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宣布“墨索里尼已辞职”，令他们大吃一惊。政权已被他们的死敌巴多格里奥接管。约德尔建议，在收到罗马发的详尽的报告前，切不可轻举妄动。希特勒直率地答道：“这自不待言，但我们必须提前筹谋。毫无疑问，他们一方面叛变，一方面又会宣布仍然忠于我们。他们是不会忠于我们的，巴多格里奥说战争将得以继续，但此话一文不值。他们不能不这样说。我们要作好准备，把烂摊子抓过来。我明天派人带命令去见第三装甲师司令，叫他带一支特种先遣队去罗马，把政府成员、国王，最主要的是即位王子抓来，把那些流氓，特别是巴多格里奥及其同伙，全都抓来，一个不漏。然后你再看他们如何爬来爬去告饶吧。用不了二三天，那里又会发生政变。”

在午夜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又发布了更多的指示。第二伞兵师必须作好意大利首都地区空降的准备。必须占领罗马，让第三装甲师开进去。

他派人去把他认为在危机中最值得信任的戈培尔和戈林找来，三人见了面。半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也赶来参加。希特勒镇静而自信地怀疑，墨索里尼之辞职并非自愿，他已被捕。这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已危在旦夕，我们必须设法，尽一切可能，不让它垮台。他谈了他的计划，准备在罗马周围投下一个空降师，把国王和王室，巴多格里奥及其一伙走卒，全部逮捕。

几乎就在意大利发生的灾难一结束，汉堡便遭到了地毯式的轰炸。至8月3日上午，全城已烈火熊熊，成了一片废墟。占地面积24万多亩的住宅、工厂和办公楼被夷为平地，7万多人被炸死。希特勒大怒，认为这一恐怖袭击系犹太人干的。他指责包括波特尔和哈里斯在内的英国空军指挥官为犹太人或半犹太人。汉堡的覆没与斯大林格勒战役一样，都是毁灭性的。这对普通公民是如此，对希特勒的一帮武士也是如此。

1943年9月8日，即盟军渡过了西西里岛与意大利南端之间的狭窄的海峡后不久，巴多格里奥元帅领导的意大利新政权便宣布已与西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希特勒自己虽曾预言巴多格里奥定会出卖德国，但此事仍令他深为震惊。

希特勒对在撒丁和科西加岛上5.4万名德军的命运很是关切，但又生怕盟军会利用这一机会开辟第二战场。东线的另一危机情况也令他生畏，在苏军的重压下，德军正节节向第聂伯河撤退。

9月10日晚，希特勒在“狼穴”发表了一篇长20页稿纸的演讲。这篇演讲是录的音，在柏林向全国播放的。他说，我无条件坚信胜利这个信念不只是建立在我自己的生命的基础上，而且也是建立在我们的人民的命运上。不管是时间还是武力，均不能把德国人民压倒。

他在广播讲话中所使用的矫揉造作的词汇，在受到猛烈空袭的民众听来，是空洞无物的。在东线以蒙受巨大损失为代价而后撤的德军听来，无疑也会如此。

希特勒心里也明白，光凭大话是提高不了人民的士气的。于是，他便决定采取紧急而激烈的行动，营救被关押在大萨索山山顶附近的一家旅馆中的墨索里尼。这座山是亚平宁山脉中之最高的，离罗马约 160 公里之遥。若沿乱石突出、山坡陡峭的山路攻打上去，不但会出现重大的伤亡，而且还使卫兵来得及杀害墨索里尼。若向此地空投伞兵，危险大小也差不多。所以，他便决定使用滑翔机。为完成此项惊心动魄的“壮举”，希特勒挑选了一个奥地利同胞，党卫军上尉奥托·斯科尔兹内。此人系维也纳人，身高 1.95 米，除身材高大外，相貌令人生畏。他脸上挂着学生时代 14 次与人决斗所留下的又大又深的伤疤，举止中带着的神气。斯科尔兹内不但勇于行动，且善于筹谋，认为突击行动时动用的人力必须少到最低限度，双方的伤亡也应尽量减少。9 月 12 日，下午 1 时，他率领 107 名士兵，登上多架滑翔机。滑翔机升空后，拖绳猛烈地摆动。按计划，他们将在墨索里尼的旅馆附近的草坪上着陆。

不断以自杀相威胁的墨索里尼正叉着双手站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跟前。猛然间，他瞥见一架滑翔机由小到大飞将过来。一个起制动作用的降落伞在机后开了花，滑翔机在约百米外降落，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四五个身穿卡叽军服的士兵一个跟一个出来，立即架起机枪。墨索里尼搞不清他们是谁，只知道不是英军。霎时警报大作，手持卡宾枪的卫兵和警察，慌忙从兵营中冲出来。其它滑翔机也相继着陆了，其中一架滑至离旅馆不到 20 来米的地方停住了。这是斯科尔兹内的座机。他抬头一瞧，只见墨索里尼在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快离开窗户！”喊完，他便冲进大厅。

斯科尔兹内及其突击队将敢于抵抗的卫兵几乎全部消灭。他冲上楼梯，三步并作两步，上了二楼，猛地推开一扇门。墨索里尼正站在房中央。“领袖”，他说，“我是元首派来的。你自由了！”墨索里尼拥抱了他。“我知道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是不会抛弃我的。”说着，墨索里尼对他的救星千恩万谢。墨索里尼的外表使斯科尔兹内感到奇怪。他看上去病容满面，穿着一身怪不合适的便服，他满面胡须，先前的光头，现在却长着又短又粗的头发。

下午 3 时，他们登上一架小型飞机。墨索里尼一方面为获得自由而高兴，另一方面又恐惧万分。他是个飞机驾驶员，懂得在这块并非机场的地方起飞有多么危险。飞机加速了，它在石块上跑过，激烈地跳动着，朝着张着大嘴的山谷冲去。几乎就在同时，它左边的轮子几乎碰到地上。这架小飞机跳跃着升空，直接朝山谷俯冲下去。斯科尔兹内闭上双眼，等待着不可避免的坠机。驾驶员终于制服了飞机。在聚集在草地上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欢呼声中，飞机安全地沿着山谷飞走了。

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只有在此时，斯科尔兹内才以极度非军人的举止，用手按在墨索里尼肩上，要他安心。不到一小时，他们便在罗马着陆。接着，他们便换乘双发动机的“汉克尔”前往维也纳，于当天深夜时抵达，住进“帝国饭店”。斯科尔兹内给墨索里尼拿来两件睡袍，但遭拒绝。他说，晚上我不穿东西的，我也劝你什么别穿，斯科尔兹内上尉。特别是跟女人睡觉的时候，他下流地笑了。

午夜的钟声敲过后，斯科尔兹内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在此之前，由于未听到拯救行动的消息，希特勒像关在铁笼内的狮子，不停地走来走去，电话每次铃响都去听。他的声音因动感情而变得粗声粗气。他说，

你把我的朋友墨索里尼归还给了我。

在慕尼黑作暂停留期间，墨索里尼与家人团聚了。9月14日清晨，他与斯科尔兹内一起前往东普鲁士。元首在“狼穴”机场等候。他热烈地拥抱了他的盟友，两人手拉着手站立了一阵。后来，希特勒转身对等待下机的斯科尔兹内连声称谢。这次壮举使他永远成了希特勒的宠儿，也使他赢得了朋友和仇敌的尊敬和崇拜。更重要的是，德国人的士气不但因为墨索里尼得救，而且还因为救他的方法而大大高涨起来。

元首期待着墨索里尼对巴多格里奥及其政权进行报复。墨索里尼软了。如果不让希特勒自行其事，意大利人民可就要遭殃了。他放弃了隐退归田的计划，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宣布从今日起指挥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大权由他掌管。同时发表的还有四项命令，宣布被巴多格里奥解除职务的政府官员官复原职，重新组织法西斯民兵，指示党支持德军，并调查与7月25日政变有关人员的行径。希特勒完全以其意志力，扭转了意大利的乾坤。不过，对他的伙伴他已不再抱任何幻想了。

晚餐时，戈培尔趁坐在希特勒身旁之机，敦促他寻求某种和平。与英国或俄国均可。希特勒说，与丘吉尔谈判是毫无用处的，因为此公的指导思想是仇恨，而不是伦理，而斯大林又不会接受德国向东方提出的种种要求。很明显，希特勒只是在玩弄和平。斯大林同意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举行会议。此次会议于1943年11月下旬召开，建立了看来是牢不可破的“大同盟”。

6. 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

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恶化，在过去12个月中，德国陆军的死伤人数高达168.6万余人。由于兵源缺乏，缺员无法补充，原来免征家中最小的儿子或独生子服役的征兵法也暂停执行，连50岁的老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也被认为适合服役。

东线可能再次出现灾难性的冬天的情景，使“狼穴”里的气氛变得阴郁不堪。元首对节日视而不见，完全不予理睬。没有圣诞树，也没有一支蜡烛去庆祝这个和平与爱的节日。

为防俄机空袭，“狼穴”需进行加固，希特勒遂于2月下旬回到上萨尔茨堡。在贝格霍夫的生活却并不愉快些。他强打起的欢颜，轻松的谈话以及各式客人的来访，却掩饰不了他内心的不平静。爱娃未见她的情夫已颇有些时日了，他的容颜令她大吃一惊。他已变得苍老和忧郁。

当天晚些时候在喝茶时，爱娃骂他老，腰直不起来。希特勒借机将它变成笑话，这是因为我口袋里的钥匙太多的缘故。另外，我还背着一满包的麻烦。他滑稽地笑了。现在，你我可更好地相处了。你总穿高跟鞋，身子高了些，所以，如果我稍为弯弯腰，我们便很和谐了。

2月底，一个不速之客突然来到贝格霍夫。来客是汉娜·莱契，是个飞行员和滑翔机驾驶员，来访的目的是要告诉元首如何赢得战争。她说，新型的V—1火箭太不准确了。解决的办法是：火箭必须有人驾驶；她自告奋勇，愿第一个去驾驶火箭。希特勒当场予以拒绝。他说，要德国人民接受这样一个自杀主意，在心理上，这还不是时候，他将话题转向他的秘密武器之一——喷气式飞机。汉娜知道，喷气推进技术仍处在初期发展阶段。所以，不待希特勒把话说完，她便插嘴道：“我的元首，你谈的还胚胎中的孩子呀。”她说，关于喷气机情况，他的消息太不灵通了。她再次提到让飞行员自杀的问题。

奇怪的是，他竟怒冲冲地答应开始就此进行试验。

上萨尔茨堡的大雪不停，使元首与外界隔绝，但这似乎使元首的精神好了些。午餐时，他讥笑了他在维也纳作的、现在售价昂贵的那些彩画。他说，这些都是业余之作，人家出 200 马克，这已是疯狂之举了。我当时并不真是想当画家，他承认，是为了生活和学习我才画的。这些画他早已处理掉了，但他还保存着建筑设计草图，这是我最宝贵的东西，是我的脑力财富，我永远舍不得丢掉。不要忘记，我现在的许多想法，我的建筑计划，都可追溯到我以继夜地工作的那些年头。

3 月，戈培尔来到贝格霍夫，对美机首次白天轰炸德国表示忧虑。元首不得不用未来的希望去为他打气。在 3 月 17 日于邻近的“克菜施海姆城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海军上将大发脾气，指责匈牙利在计划搞意大利式的叛卖。守候在外边的施密特，看见年迈的霍尔蒂满脸通红地急急出来，已是大吃一惊，不料后边还跟着个希特勒高声叫霍尔蒂回来！

受到侵犯的霍尔蒂连忙把专列叫来，但列车还未开动，里宾特洛甫便搞了一次假空袭。这次假空袭搞得很像，连城垒上空都放了烟幕弹。这样，这位摄政王便作了俘虏。待他冷静下来后，里宾特洛甫告诉他可以走了，但要他读一份联合公报。公报称，经双方同意，德军可开进匈牙利。你还可加上这句话，海军上将抗议说，这是他的另一个威胁！待霍尔蒂抵达布达佩斯时，他发现，他的国家已被德军占领，兵力达 11 个师！

这使希特勒在精神上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安慰，但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这却是个大错误，因为他不得不将兵力从东西两线调走，而种种迹象表明，西线即将遭到入侵；东线呢，敌人即将在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反攻，这次反攻对欧洲其余战场将产生深远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重新获得主权的唯一希望是作大胆的战略撤退。元首拒绝了这一建议，顽固地执行其在占领区寸土不让的政策。

他这个决定也许是受了恶化的健康的影响。爱娃及其他人都注意到，他若站立过久，双膝便会发抖；左手抖动，尤其连茶盆里的杯子都会咯咯作响。5 月初，他的胃痉挛病复发，使他痛苦难熬。莫雷尔医生曾建议他接受轻微的按摩和进行长距离散步，但他置之不理，只同意服用卡的唑和注射另外两种抗疲劳药物。莫雷尔还劝他早点睡觉，但他说做不到。直到最后一架英国轰炸机离开帝国后，他才能入睡。

那年春天，敌机狂轰滥炸巴伐利亚。尖声怪叫的警报声几乎天天不断，希特勒不得不走下 65 级的楼梯，射进贝格霍夫地下的防空洞。这些飞机径直飞往维也纳、匈牙利或其他人口稠密的地区。碰到晴朗的天气，人们可以看到慕尼黑大火的红光。希特勒立誓报仇。他保证说，英国将会一片惊慌！接着他便把火箭一事告诉了爱娃。这件武器产生的效果，是谁的神经都受不了的。对那些正在屠杀妇女和儿童，正在段灭日耳曼文件的野蛮人，我一定要以牙还牙！

他的健康似乎已无关紧要了，他拒绝运动、休息或按摩，只越来越依赖药物。他让自己活着，是为了完成他的人生任务。他抛掉了沮丧情绪，重新向众人宣扬他的希望。

盟军用联合集中的战略轰炸作为回答。到 5 月上旬，由于美机对中部和东部的油厂白天进行轰炸，希特勒的整个军备计划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日产

汽油从 5850 公吨猛降至 4820 公吨。敌人猛击了最薄弱的环节，艾伯特·施佩尔向希特勒汇报说，“如果他们这样坚持下去，我们很快便不会有什么油了。”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用运动战，现在却反过来于他们不利了。德军再不可能发动另一次夏季攻势。现在的问题是在势如潮涌的红军面前，德军还能支撑多久？在过去三年中，俄国的人力损失惨重，参战的部队仍有 300 个师 500 多万人，与之匹敌的德军只有 200 个编制不足的师计 200 万人。最令德国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红军后备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顽强的战斗精神。这些东方人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条顿民族所望尘莫及的。1944 年，他连象征性的胜利都未想过。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西方的入侵。它不但决定本年的胜负，而且还决定整个战争。6 月初，他对军事顾问们说，如果能将西方的入侵打退，这种行动便不能在短期内再次发生。我们便可将后备力量调至意大利和东方使用。到那时，东方战场便至少可以得到稳定。但是，如果不能击退西方入侵者，这便意味着最后失败。

希特勒把打败西方的任务交给了隆美尔。由于北非的丢失，隆美尔已蒙受过一次灾难，他认为，阻止入侵的最好地段莫过于海滩，因为这是敌之最薄弱者。他的年迈的上司、西线的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看法却刚好相反。决战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后方打。所以，所有的装甲部队和战术后备兵力必须放在法国，以便包围进犯之敌并将他们消灭。希特勒用妥协的办法解决了争论，但双方对此都不高兴。他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全部调来，但部署的地方却比伦斯德要求的离海岸近得多。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林豪威尔将军，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以“霸王战役”为代号的进攻原定于次日举行，由于天气不好，他又有意将这次伟大的冒险至少推迟 24 小时。那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拖车房里反复衡量得失。艾森豪威尔决定 6 月 6 日进攻诺曼底海滩。

空降开始，一个 18 岁的伞兵慕菲跳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一所女子中学校长的花园里。含混不清而又相互矛盾的报告便如潮水般涌进德国第七军的各指挥部。凌晨 3 时，伦斯德通知最高统帅部说，敌伞兵和滑翔机在诺曼底大规模着陆。这极可能便是入侵的开始。他敦促将最高统帅部保留的 4 个后备装甲师立即开赴登陆地区附近。

然而，约德尔却肯定，这不过是个声东击西的牵制线罢了。约德尔便不叫希特勒起身议事。

此举令伦斯德的指挥部愕然。这个年迈的陆军元帅怒不可遏，满面通红。连说话大家都听不懂了。伦斯德是个老贵族，公开称元首为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不会低三下四地去求他的。

直到上午 9 时，元首才终于被叫醒。这实际上已比平常叫早了些，因为他要接见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的独裁者。希特勒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平静地听着有关最新消息的报告，然后便叫人把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找来。两人来到后，希特勒却不那么镇静了。“是不是入侵？”他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的气又突然消了。他亲热地拍拍人家的肩背，好像终于与西方交手一事给他带来了活力。他喊着，现在，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了！发生在西线的事件成了午间形势分析会议的全部话题。希特勒进入会议室时，他的军事顾问们正焦急地围着看地图和各种图表。见元首进来，他们连忙紧张而惊恐地转过身去。使他们惊异的是，元首满面春风，迈着信

心百倍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带着浓厚的奥地利口音说，我们出发了！说完，他便轻松地笑了起来。他对大家说，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与真正的敌人迎面相对了！

下午4时，希特勒回到了贝格霍夫，刚好赶上与爱娃以及一群党的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一起用茶点。最精彩的场面是希特勒对吃素的评论，大象是身体最强健的动物，吃肉连它都受不了。吃完后，与通常一样，人们又前往茶馆。于晚间11时召开了另一次军事会议。他说，这是否真是入侵，他是怀疑的。这是一次佯攻，引他上当，将兵力分散到错误的地方去。肯定地，入侵主要将集中在加莱，因为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捷径在于此地。

当天深夜，英美联军在诺曼底登陆，在30英里长的战线上攻进了希特勒的西部堡垒，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海空两军无能为力，海岸防御工事全被粉碎。敌人以折兵不到2500名的代价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

希特勒仍然坚信，诺曼底登陆系一把戏。因此，他未采取坚决的行动拔除这个桥头堡。由于拒绝战地指挥官们以自由行动权，他便将他们采取主动的最后一个机会也剥夺了。这次战役业已失败。至此，盟军显然已取得了在法国上空的绝对空中优势。

在绝望中，元首提前两天于6月12日开始用V—1火箭向伦敦发动攻击。然而，发射场的士兵仅发射了10枚飞弹，4枚立刻爆炸，2枚失踪，其余4枚只击毁了一座铁路桥。在这次惨败后，戈林提醒希特勒说，这是米尔契的事，与他无关。两天后，在第二次发射中，他们共发射了244枚火箭，把伦敦变成一片火海。这位元帅又急急忙忙地声称，这是他的功劳。

所有这些，对诺曼底的局势均毫无影响。不到10天，盟军便有100万人和50吨军用材料登陆。由于局势严重，希特勒急忙于6月17日乘车西行至苏瓦松北面的一个村庄。在这里，他首次与伦斯德和隆美尔会面。他脸色苍白，缺乏睡眠，神情紧张地玩弄着眼镜和夹在手指中间的几支有色铅笔。他大声地说，对盟军在诺曼底取得的成功他很不高兴。他试图让他的将领为此负责。

承担反驳这个重任的是隆美尔，他坦率指出，联军占有海、陆、军的压倒优势，与之作斗争，是毫无希望的。机会只有一个，放弃寸土必争的自杀性的政策，让德军立即撤退，将所有装甲部队重新整编，在敌海军的炮火射程外进行决战。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保证，他的新火箭炮能使英国人愿意和平。这是使伦斯德和隆美尔心痛的话题，因为他们曾要求用这些火箭去轰击为这次入侵提供物资供应的英格兰南部各港口，但遭到希特勒拒绝，所有火箭集中用来轰击某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目标。这两位陆军元帅批评了空军连最低限度的空中支援都做不到，地面部队怎能打赢？希特勒的认为成群结队的喷气战斗机将会把英机和美机从空中扫除净尽。他不顾米尔契的强烈反对，正在生产的喷气机，其实是歼击机和轰炸机的混种，对完成这两种任务的效能都不高。

自远而近的飞机嗡嗡声，迫使他们转入建造得非常巧妙的钢筋水泥地堡。地点的改变使隆美尔变得更加激动。他说，西方必然会粉碎诺曼底防线，并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希特勒抿嘴听着，一声不吭。隆美尔进而预言，东线也将崩溃，帝国在政治上将受到孤立。因此，他紧急要求结束战争。希特勒尖刻的说，战争未来进程如何，这用不着你操心，注意自己被入侵的防线好

了。

午餐只有一盘食物。在希特勒进餐前，两个站在他身后的党卫军先尝了一口饭菜。这是希特勒不信任军方的明证。会晤刚完，一枚飞往伦敦的 V—1 火箭，竟奇怪地掉转头来，落在地堡上爆炸了。希特勒未受伤，急忙返回上萨尔茨堡的隐避所。

不到两天，他又收到了令人失望的电话，美军已突破了防线，正横跨科唐坦半岛向前推进。德军必须紧急地从瑟堡撤出，否则便有被切断的危险。“瑟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元首回答说。他接着又指示，守军须坚持至最后一分钟，若实在无法固守，为避免被俘，方可后撤。这是明智的。

从他的强大的盟友日本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在菲律宾海的一役中，日本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损失重巡洋舰 3 艘，飞机 475 架。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希特勒仍面无惧色，表现得泰然自若，令其左右惊诧不已。

对海军上将邓尼茨从他被任命为海军部长的第一天起，希特勒就对他表示钦佩。邓尼茨曾非常坦率而强硬地反对过希特勒的提案。打那以后，希特勒便对他彬彬有礼，满怀信任地倾听他的意见。在这个令人不安的时期，元首甚至听取了他最年轻秘书的批评意见。一天，元首在察看空袭情况的照片时，特劳德尔说，照片永远也反映不出现实中的真正痛苦。他应该走出去，那怕是一次，看看人们如何在烧焦的椽本上烤手取暖，因为他们的一切财物都化为硝烟了。希特勒一点也不生气。他叹了一口气说，这一切我都要加以改变。我已造了许多新飞机。用不了多久，这个梦魇全都会结束的！

有一群人的意见他是坚决不听的。他们是在诺曼底的陆军指挥官。结果，诺曼底的局势变得不可救药。6 月 26 日，瑟堡陷入美军之手。德军已无法再掌握主动了，“超高频”截获的电报，常常是德军在发电后不到几分钟，伦敦便读到了它们。德军打的完全是一场消极抵抗的消耗战，第三帝国正面临一场灾难。

在普拉达霍夫饭店的咖啡室里，元首在向近百名军火工业的代表保证，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企业将予以保留。元首向商人们保证，一旦和平得以恢复，他将再次向他们表示感激。战争若失败了，毫无疑问，德国的私营商业也就不能生存。他带着讥笑的口吻说，若失败真的来临，他的听众他毋需为转向和平经济而操劳。到那时，大家所要考虑的是如何完全成从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变，是他自己自行解决呢，还是让别人将他绞死。

3 天后，希特勒将伦斯德和隆美尔召至贝格霍夫。隆美尔建议，在塞纳河沿岸打一场后卫战，将法国南部的部队撤回，并沿塞纳河建立一条一直通向瑞士的战线。希特勒对此根本不予考虑。相反，他还很乐观，说要再次反攻。总撤退是不可能的，连对战线作些战术调整都不行。

不到两天，希特勒的反攻便遭到惨败。伦斯德于是警告凯特尔说，这可能是失败的征兆。“那我们该怎么办？”凯特尔问。“该怎么办？求和，你们这些笨蛋！”伦斯德大声喊道。凯特尔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希特勒凭一时冲动，命克鲁格负责西线，给伦斯德写了一封客气而妥贴的信，解除了他的职务。

第十七章希特勒的情人

粹宣传部长戈培尔最大的政绩就是给了全世界“禁欲的希特勒”这么一个突出形象。戈培尔无论到什么地方，都竭力让人们确认希特勒不抽烟、厌恶酒精、对女人不感兴趣。而事实上，希特勒除了不抽烟外，其余全是戈培尔艺术加工出来的。尤其是在女人问题上，希特勒非但很感兴趣，而且常常迷恋漂亮的女郎。不过由于希特勒很注意表面现象，加上戈培尔的宣传工具的大力渲染，因此，希特勒与他情人的私生活在他活着和死后都是一个难解的谜。直到希特勒死后十多年，许多知情都才克服了元首的残暴给他们造成的心理恐惧，把实情披露出来。

1. 十三岁的恋爱史

第一个走进希特勒心中的女人是谁呢？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

希特勒是他的父亲第三次结婚时生下的。他的父亲是个私生子。而且风流成性，嗜酒成癖，特别喜欢玩弄女人。希特勒在说到自己早年生活时，很少提到他的父亲。当他父亲猝死在一家啤酒店时，年仅十三岁的希特勒丝毫不感到难受。当时他的母亲克拉拉·波尔兹尔只有四十二岁，靠不多积蓄和养老金抚养希特勒和他的姐姐安吉拉。

安吉拉是个美丽的少女，已经十九岁。希特勒非常爱这位同父异母姐姐。事实上他已经把自己的一生暗中交给了安吉拉。

安吉拉的母亲是一个旅馆的厨娘，名叫弗朗席斯卡，是希特勒父亲的第二个妻子，结婚一年后因肺结核而去世。但是为她的男人生下了一个美丽如花的女儿。

希特勒的童年是很悲惨的，由于贫困，经常搬家。从记得事开始，希特勒就同他的姐姐安吉拉睡一张床。他对安吉拉的全身都一清二楚。希特勒是个性早熟的人，安吉拉美丽的胴体经常使十三岁希特勒焦躁不安。根据《希特勒房间的女人》一书的说法，希特勒与他的姐姐安吉拉有性行为。这个推测不一定准确，但有一点可以证明，希特勒父亲死后，他和他的母亲、为了读书的事经常顶嘴，有时吵得很厉害，希特勒就逃学。但是只要安吉拉一出面，很温和的说几句话，希特勒就会高高兴兴的去上学，在《希特勒秘密谈话录》中，元首不无感慨地说：事实上安吉拉更象一位温柔的母亲。这种往年的回忆多少带有一些真实的色彩，从而证明了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在希特勒心中比他的母亲重要。

安吉拉在希特勒十五岁时嫁给税吏小官拉包尔。这对希特勒是个致命的打击，他把这段岁月称之为“一生最悲哀的岁月”。情人兼姐姐的出嫁，使不安份的希特勒越发孤僻和冷寞。他无休止的荒废学习，虽然他的寡妇母亲很溺爱他，他似乎也很爱他的母亲，但是随着安吉拉的出嫁，他与母亲“永无休止的争吵”一刻也没有间断。

安吉拉出嫁不到半年，希特勒因孤僻著名于学校。据他少年时的同学回忆，希特勒一天难得说上三句话。这种单恋，促使了他性变态的发展。

安吉拉始终把他当作一个好弟弟看，即便是她真的有过与希特勒性交的生活。而且她确实也很爱这个弟弟，但是她清楚地明白他们之间是不能通婚的，尽管这个家族有近亲乱伦的历史。

安吉拉的出嫁，是对希特勒性早熟的灵魂是个沉重的打击。望着留有安吉拉余温的空空如矣的床，十四岁的希特勒彻夜难眠。他辗转反侧，力图在床上寻找回安吉拉肉体的温馨。但这肯定是徒劳无用的。

不久，希特勒患了肺病，被迫停学一年。他大病初愈时，安吉拉曾来看过他，他兴奋之余喝醉了酒。安吉拉在小镇上发现酩酊大醉的希特勒后，把他扶回了家，并给他脱光衣服与之相拥而眠。

第二天早晨，安吉拉要希特勒发誓以后不再吸烟喝酒，希特勒跪在他姐姐的面前发了誓。并且直到他死，都遵守这个诺言。可见他爱安吉拉是如此之深。

拉包尔死后，希特勒自然十分高兴。他将他姐姐安吉拉接到维也纳当管家。此时希特勒已经是纳粹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了。这段时间希特勒没有染指过其他女人，一直和他少年的恋人在一起生活。安吉拉还带着年少的女儿

吉莉。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后来成了他最爱的第一个情人。

1928年，希特勒又把安吉拉接到伯希特斯加登给他当管家。据纳粹党首领们回忆，安吉拉的点心做得特别好，希特勒称为天下第一美食。不过没有谁发现元首和他的姐姐有床上行为，甚至平时也没有听见他们之间调过情。

安吉拉在希特勒身边干了十二年的管家，一直没有改嫁。直到1936年，吉莉死后，爱娃在希特勒心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安吉拉才离开希特勒嫁给了一位建筑学教授。此时，希特勒已是德国总理兼独裁者。他对安吉拉的二度梅开十分生气，不仅不参加婚礼，连结婚礼物也不送，还骂安吉拉“糊涂”。实际上是总理在内心深处还爱着这个使他成为男人的少年情人姐姐。

安吉拉第一次出嫁后，希特勒曾经一度爱过他的同班同学奥古丽丝。但是漂亮美丽的奥古丽丝对他根本不屑一顾。这对少年的希特勒刺激较大。奥古丽丝有犹太人血统，出身名门世家，对贫穷而寒酸的希特勒根本不放在眼里。有的史学家据此断言，希特勒后来仇视犹太人，和这一段单相思有一定关系。这种说法虽然不一定正确，但也有一定道理。

2. 痴迷地爱上外甥女

希特勒的家族有近亲通婚及乱伦的历史。到了他这里也不例外。除了少年时染指其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外，中年时又爱上了安吉拉的女儿吉莉。

由于患有阳痿病，希特勒的私生活过得并不称心。最使他头痛的是他的外甥女吉莉。这个妖艳绝色、金发碧眼的女郎既是他幸福的源泉，也是他绝望的根由。

吉莉和他母亲安吉拉到希特勒的瓦亨菲尔德别墅时，还是个瘦小的少女，希特勒当时意在她母亲，很少注意她。过了几年，吉莉长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年轻女郎，可以和任何一个慕尼黑的年轻女人相比美，这一点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而昔日俏丽的姐姐已成昨日黄花。

1930年，希特勒把吉莉母女接到慕尼黑，二十二岁的吉莉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得多。那时候，希特勒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从事烦琐的政治活动，而美丽顺从的吉莉正是使他恢复精力的最佳女人。他经常和吉莉同居，并且要求吉莉做许多常人所不能忍受的性动作。比如喝吉莉的小便，要吉莉同他口交，叫吉莉鞭打自己，经常进行裸体抚摸等。吉莉不愿意失去她的舅舅，因为希特勒的地位给她带来了物质财富的享受。

希特勒是一个很注意公众形象的人，他要德国公民相信政治对他来说是第一位的，他不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在女人身上。但是到了1931年，他和吉莉的不正常暧昧关系已经成了众所周知的事了。一天晚上，他的党徒在剧院休息时，看见他正柔情蜜意地长吻他的外甥女。当时的纳粹党已经是德国第一大党，希特勒的形象关系到纳粹党的前途，因此许多纳粹党人对此很是头痛，但是希特勒已经稳坐了党的第一把交椅。他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把元首的私生活隐藏起来。

希特勒曾经把吉莉送去学音乐，但是她是一个对唱歌毫无兴趣的女人，她的特长是滔滔不绝地谈论她所认识的男人。

希特勒在政治上是个专横的人，对情人也是如此。由于希特勒的政治活动很多，更多的时间是花费在搞阴谋诡计上，经常不归家，而这时候正是吉莉的幸福日子，她可以和她认识的男人们鬼混，过正常的性生活。

吉莉多次对她的朋友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她听从她舅舅，按他的要求办，他就会送很多贵重物品给她。可见吉莉贪图的是她舅随时会给她贵重的物品及钱财。

在希特勒外出的日子里，吉莉先后同一位小提琴手和一位滑冰教练同居，甚至为了这些丑事不让希特勒知道，她还和希特勒的卫兵性交。吉莉既要保住希特勒的情妇地位，又要同其他男人过正常的性生活，这对一个二十出头的少女来说，已经是够为难的了。尽管她作了最大的努力，但终于让希特勒抓住了把柄。

“公寓里的外甥女”成为佳话后，希特勒还和他的另一个情妇爱娃同居了几次。可是他却要求外甥女对他绝对忠诚。有一次希特勒当场捉住了吉莉和另一位纳粹党员艾米尔·莫里斯在一起，不由得暴跳如雷。他很清楚莫里斯是一个寻花问柳的家伙，因此把他赶出了纳粹党，永远不许他入党。尽管莫里斯发誓说他只和吉莉清清白白的说几句话，希特勒还是不原谅他。

另一位使希特勒雷霆大怒的是纳粹党员施特拉塞。他仗着自己是希特勒早期的朋友和支持者，竟然邀请吉莉去跳一个著名的化妆舞会。那天晚上，正当吉莉换上衣服准备出发时，电话铃响了，希特勒在电话里说：“我不允

许你和吉莉出去，别把你在柏林的那一套污秽的东西传给吉莉。”施特拉塞极力想辩解只是去跳舞，但希特勒不等他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吉莉自杀前的日子，希特勒根本不准她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去。可是希特勒又是个大忙人，很少陪她，这位正当青春年华的少女非常难受。她曾经难过地对母亲说：“只要我对他说我要到某个地方去，他就会大发脾气，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希特勒对吉莉的专横固然有他痴迷地爱上她有一定关系，但从另一个角并说，希特勒主要是出于对正常性功能的男人的一种嫉妒，一种变态的心理使他必须独占花蕾。

1931年春天，吉莉已经逐步弄清楚希特勒在和一个名叫爱娃的女人鬼混。吉莉十分冒火，她刻毒地骂爱娃是个“一副猴脸相的女人”。然而喜新厌旧的希特勒已经和爱娃打得十分火热，吉莉只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空等上。出于一种报复心理，吉莉也曾试图走出公寓，但希特勒只要一察觉便妒火中烧，大发脾气。

1931年夏天，吉莉几乎每天都和希特勒争吵，但是往往第二天亲吻一下又和好如初。争吵的原因很多，但大多是希特勒的嫉妒心和占有欲引起的。有时则是吉莉不和希特勒配合，因为希特勒已经另有新欢，吉莉就不答应希特勒的性变态要求。11月的一天，吉莉又向希特勒大吵大叫，原因是希特勒要同她进行口交，而吉莉则不同意。

这次争吵不久，希特勒就开始德国的北部之行，进行竞选活动。1931年9月17日，希特勒准备旅行北进，吉莉帮助他收拾行李，两人边收拾边争吵。吉莉要求与他同行，希特勒认为这会影响到他的竞选胜利，最后吉莉赌气地说：“你走后我将天天跑出公寓去玩。”这一句可是捅了马蜂窝，希特勒大叫一声：“不行”。当希特勒坐上奔驰轿车出发时，再次警告吉莉说：“我最后再告诉你一次，绝对不行！”

希特勒的管家温特尔太太看见吉莉面对疾驶的小车哭泣。寂寞的吉莉不得不很长一段时间呆在希特勒的公寓里，不能出去半步。但是她不甘寂寞，或者是永远想寂寞下去，就在希特勒离开慕尼黑的这天晚上，吉莉开枪自杀了。子弹穿过心脏，手里仍然握着希特勒的那支6.35毫米的瓦尔瑟手枪。

吉莉之死是个谜。

有人认为是希特勒指使纳粹党人杀害的。原因是希特勒已经发现吉莉对他不忠，和一个维也纳的犹太人歌唱家同居并怀有身孕。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希特勒不会杀死她，一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希特勒当晚不在慕尼黑，二是希特勒不愿意吉莉死去，因为吉莉是她相信的而又能满足他不正常的性要求的女人。

温特尔太太则认为，吉莉一定是自杀的。战争临近结束时，温特尔太太为希特勒整理文件时，曾发现希特勒写给吉莉的一封情书，他在信中告诉吉莉：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他不能和她结婚，但又想把她留在身边。温特尔太太还看到过希特勒写给爱娃的几封信，和吉莉的内容一模一样。因此她认为吉莉看见希特勒写给爱娃的情书后，变得绝望了。如果希特勒是为了人民而牺牲爱情，又为什么和爱娃来往呢？吉莉感到屈辱，所以自杀了。

温特尔太太的这个解释意在为希特勒涂脂抹粉，可信度较小。

我们再来看看1937年9月18日《慕尼黑新消息报》的报道：

据一份警察公告，一位二十三岁的女学生在博根豪森区其公寓的房间里

用一只手枪对准自己的心脏开枪自杀。这位不幸的姑娘名叫安吉拉·吉莉。她是希特勒一位表姐的女儿，她同她舅舅住在摄政王大街公寓里的同一层楼上。……

自杀意图至今尚未查明。据透露吉莉小姐曾与一位维也纳歌唱家相识，但小姐舅父不准她去维也纳。部分知情人士断言，该小姐之所以自尽，纯属即将举行她作为歌唱家的“首次公演迫近，而小姐本人则缺乏足够勇气面对观众所致。

这篇报道还算客观，真实性更接近事实本身，但最后说是因为“首次公演”而“缺乏勇气面对观众”才自杀，则故意捏造。

关于“维也纳情人”这一说法，此后不久的《柏林读卖新闻》则说得更离奇，说这位情人是一位犹太人，并且使吉莉怀了孕，吉莉要求和这位情人结婚，希特勒则怒火燃烧，坚决不准，所以自杀。

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第一位情人自杀殉情了。希特勒给人以悲伤的形象。并一直让吉莉的房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只有温特尔太太每天有权进入这个房间去换鲜花。同时，他又请画家画了一幅吉莉的肖像挂在他的客厅里作纪念，还请雕塑家塑了一尊半身像。这尊雕塑后来长期放在柏林总理府。为了让人们相信他对吉莉的忠诚，希特勒总是随身带着一张吉莉的照片，在人多时总拿出来观看。

希特勒的这种拙劣的表演，不过是为了换取观众的同情心，而并非真实感情的流露，多半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事实证明希特勒的表演是成功的。因为吉莉自杀十多天后，希特又一次策划推翻柏林政府的阴谋。与此同时又开始频繁地和爱娃私会乃至性交。

3. 永远的情人：爱娃

吉莉死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在他的私生活中显得很平静。他充分利用外甥女自杀而给观众一个“悲伤可怜的形象”，从而赢得更多的选票。果不其然，在后来的政治角逐中，希特勒激进的政治攻势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希特勒就是这么一个人，即便他的情人自杀，也最终为他获取权利而服务。其实，吉莉自杀的第十七天，希特勒就和爱娃睡在一张床上了。

美丽、聪明的爱娃为什么会发狂地爱上希特勒？就当时希特勒的地位而言，追求希特勒的女人何止千万个，而爱娃又是怎样排除障碍而成为希特勒永远的情人呢？这的确是千古之谜。

爱娃出生时，希特勒已经二十二岁。当时他正在维也纳街头流浪，几乎是个一贫如洗的乞丐。十八年后，这个出身中产阶级的女孩竟然如痴如醉地爱上这个比他大二十二岁的流浪儿，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爱娃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从始至终都反对爱娃和希特勒的交往。爱娃的父亲认为希特勒是个狂热激进分子，是德国的灾难。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女儿成为希特勒永远的情妇。

爱娃和希特勒是在他的朋友、摄影师霍夫曼的家中与希特勒相识，当霍夫曼对自己的女儿不能征服希特勒而怨天尤人时，为了与希特勒保持永久的关系，他招聘了容貌绝色而又毫无摄影知识的爱娃做雇员，这一招果然大功告成。

1929年夏天，希特勒走进像馆，此时爱娃正站在梯子的顶端，从一个很高的柜子上取胶卷。慕尼黑的气候很炎热，爱娃穿一件蓝色的裙子。希特勒刚好站在梯子下面，他那双锐利有神的双眼从爱娃的脚慢慢上移到她性感的大腿上，然后又在丰满圆润的臀部徘徊，最后又集中到那条粉红色的内裤上，仿佛要看出内裤里那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是什么样子。

当爱娃下梯子来礼貌对店主的客人微笑时，希特勒却假装观看柜台上的一些照片。但是他却用眼波的余光扫描了爱娃的双乳和面孔。霍夫曼立即看出希特勒对这位十八岁的黄花处女非常满意。

后来当店主告诉她这个客人就是希特勒时，爱娃却令霍夫曼大失所望。她根本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希特勒是何许人。爱娃此时并没有想到她把自己的一生交付这个老头。她只觉得这个人嘴上的一撮胡子滑稽可笑，衣服也穿得不合适，上衣的领子从脖子后面伸出了一英寸。她把希特勒的装束比做“乌龟伸头出甲壳。”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盯住她的目光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这种眼神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除于对那“老头子”的好奇，爱娃翻看像馆里的照片集。因为霍夫曼是全德国唯一拥有希特勒照片发行权的人，因此比较全面。爱娃看着看着，就被迷住了。有的女人在希特勒走过的路上掷鲜花，还有一些照片是希特勒在戏院与那些妖艳的演员合影，那些有钱有有势的贵族太太们也争先恐后地与他亲吻、合影……

爱娃意识到希特勒不再是一个滑稽可笑的“老头子”，而是一个很有声望的人，爱娃希望他再到像馆来。但是，1929年是希特勒异常忙碌的年代，他正在为走进德国的最高层而努力奋斗，对那个绝色的十八岁的少女，他似乎谈忘了。

1930年4月，希特勒再次光临照像馆时爱娃几乎忘记了，因为来照像馆与她调情取乐的年轻男人很多，他们远比希特勒有活力。但是当希特勒站在

柜台前与她说话时，那咄咄逼人的目光一下子击碎了她十八岁的心扉，她感到渴望已久的男人来了。

这天晚上，爱娃和希特勒度过了无数次约会中的第一次。这第一次奠定了爱娃终身追随希特勒的心理基础。希特勒发挥了他那天才演说家的优势，彻底征服了这个十八岁的少女，并主动和他上床完成那些猥亵的性动作。

“我的新娘是德国。”希特勒把这一句一生中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豪言壮语告诉了爱娃，爱娃不明其意。希特勒解释说：祖国在他的心中已经占据了妻子的地位，所以他不结婚。爱娃感动地说：“你应当作出结婚的选择，我相信绝不会有女性影响您对祖国的热情。”

希特勒谈一笑，挽起爱娃的手臂朝居室走去。经过一夜的疾风暴雨式的性交，爱娃自己觉得她离不开希特勒了。

但是她父母却强烈反对。

1932年，爱娃已经年满二十岁，她确认了希特勒是她愿意与之过一辈子的男人后，她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拟定了成为希特勒情妇的计划。这个计划是非常周密，并不象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爱娃投向希特勒的怀抱是看中了他国家元首的职位。1932年，正处于政治大搏斗中的希特勒虽然自信能够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但客观事实是他不一定有成功的把握。爱娃清楚这是一场冒着生命危险的赌搏，但她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她决心成为希特勒的情人，并把决心付诸于行动。

爱娃能够战胜所有的情敌而让希特勒专情于她，可以说是费尽心机，绞尽脑汁。

首先她有着吉莉的忍受优点。不管希特勒什么时候，什么时间提出任何一种性变态的要求，她都乐于接受，而且表现得很快乐，据说一次她和希特勒口交，她不仅咽下了希特勒的精液，而且还一点也不勉强。这对变态的希特勒无疑是一种温柔的赞许。

其次是爱娃始终对希特勒忠贞如一，希特勒有长时间的外出，或者和一些女人搞上关系而忘记她时，她虽然倍感孤寂，但从不委身于任何一个男人。如果有的年轻男人向她调情，提出性交要求时，她总是很含蓄的提醒对方自己是希特勒的情妇。这样那些痴情者就只能望洋兴叹。这一点，无论是吉莉，还是希特勒的其它情妇都是无法做到的。她们除了和希特勒上床外，还和其他男人上床。这是专横独裁的希特勒无法忍受的。

第三，一旦希特勒有了新欢，爱娃虽然气愤，但她从不当面向希特勒提起这个女人，而是暗中寻找那个女人令希特勒不能容忍的毛病，然后又通过各种渠道让希特勒知道。这种借刀杀美人的功夫，越到后来爱娃用得越娴熟。

管家温特太太并不喜欢爱娃，经常在希特勒面前说爱娃“并不十分聪明，只不过是漂亮的玩偶。”希特勒管家说：“爱娃使我的大脑不再考虑那些烦人的事，这对我来说常常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很显然，爱娃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情人的位置已经占了主导地位。

1932年，爱娃正全力以赴他为最后征服希特勒作最大的努力。但是她并不了解希特勒，在希特勒的心中，对权力的追求远远超过对女人渴求。当竞选再度开始时，希特勒又把爱娃丢在九霄云外，去全国各地作巡回演说。即使偶尔回到慕尼黑，也没有时间去会爱娃，吉莉的孤苦再次落到爱娃的身上。

1932年11月1日，爱娃已经认定她失去了生活中最需要的人，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呆在家里，痛苦和忧郁向她的灵魂发起冲激。她终于选择了吉莉

的道路。

夜半三更，爱娃找出了她父亲那支6.35毫米的手枪，对着自己扣响了扳机。幸好这一枪没有吉莉打得准，子弹打在颈动脉血管的旁边。爱娃躺在床上，并未失去知觉，她不愿这样死去，于是给霍夫曼的妹夫普拉特医生打了个电话，她清楚这位医生不但能治好她的枪伤，而且很快会把她的殉情转告希特勒。

爱娃的孤注一掷取得了成功，希特勒不仅马上带着鲜花来探望她，还表示前几个月慢待了她，并说“今后一定要好好照管她。”

1933年1月30日，经过了一系列暗中的较量和狡诈的政治阴谋，希特勒终于登上了第三帝国总理的宝座。希特勒从柏林回来后，把爱娃接到住宅来，由于胜利带来的兴奋，他坚持要爱娃在那儿住一宿。据温特尔太太说：希特勒邀请过许多女人去他的卧室，但从没有一个跟他过夜，爱娃是第一个。

关于希特勒的上台，爱娃到底起到什么作用也是个千古之谜。但是希特勒的密友却知道，在1932年12月那段灰暗的日子，希特勒的情绪一直处于低潮。人们经常听见爱娃对希特勒说这么一句话：“如果你从柏林的政治角逐中退出，那你就是一个懦夫。”

不管怎么说，这句话对希特勒是一个刺激。

尽管爱娃是那样理解、支持、崇拜希特勒，但她也知道，如果希特勒一旦玩腻了她，她同样有生命危险。因为她知道希特勒私生活中的许多细节，而且大多数是在摄政王大街公寓里的红天鹅绒长沙发上获悉的。

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很快又当上总统，整天忙于各种复杂的政治激流中。而爱娃却没有一个固定的床位与希特勒过不正常的性生活。当时的希特勒不仅控制着整个德国的政治军事，而且是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他却只能偷偷摸摸地在一个照像馆或摄政王大街的公寓与自己的情人幽会，这简直是一种天大的嘲讽。尽管这样，爱娃还是心花怒放。她在日记中写下了“我绝不做任何有损于我们爱情的事。”表明了她将竭尽全力保住与希特勒的爱情。

希特勒不知是什么原因，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理爱娃了。对一个有野心的政治家而言，女人不过是身边的一朵不起眼的小花，希特勒正是这样的人。但是爱娃受不了。希特勒是她的第一个恋人，也是唯一的恋人。1935年5月，希特勒正忙于扩军，根本想不起爱娃。有时也来慕尼黑，但爱娃却见不着他。为了见上心中的恋人一面，爱娃不惜低三下四挤在喧闹的人群中去看她日夜思恋的情人。她发现情人的旁边有一张女性的脸，那是希特勒的新欢，英国女郎米特福德小姐。

这一回爱娃彻底绝望了。

1935年5月28日。爱娃给希特勒寄去了一封绝望的最后通牒的信，希望他不要忽视她的存在，但是没有回音。后来有人证实。这封信根本就没有到希特勒手里。

1935年5月29日凌晨，爱娃吞下了二十四片安眠药，第二次为希特勒殉情自杀。幸好她的姐姐埃尔丝有事进爱娃的房间，才挽救了她的生命。希特勒的党卫军很快将消息报告他们的元首。从此，爱娃的生活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爱娃第二次自杀未遂，使希特勒对她的态度大为改变。她的痴情挫败了希特勒，同时也抬高了她的身价。希特勒以少有的热情说：“我差点又一次

失去她。”希特勒经过考虑，为她买了一幢别墅。爱娃以“总理情妇”的身份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希特勒被爱娃征服后，有的纳粹党员以为元首要与这位女郎结婚。但是希特勒否定了这种传闻，他多次说：“我的新娘是德国。我不会同任何一个女人结婚。我没有时间，我不能尽一个丈夫对妻子应尽的责任。”

希特勒最终还是同爱娃结婚了。但是结婚第三天，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就灭亡了。他和爱娃双双自尽于柏林暗堡，成为一对永远的情人。

4. 奥运会上的女传教士

1936年的国际奥运会在柏林召开了。这对爱娃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她有点运动员的天赋，喜欢滑雪、游泳、跳水。但当她来到柏林时，她察觉了莱妮·瑞芬斯塔尔利用奥运会来侵占她作为元首的情人的位置。

莱妮·瑞芬斯塔尔是希特勒一生的情妇中最引人注目的，她不仅美丽性感，而且是德国电影界的名星和导演。从1933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她在推动纳粹事业的发展和希特勒的竞选上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纳粹人都认为她是希特勒公开的情人，而爱娃则是“地下情人”。

莱妮以她的聪明才智和坚持不懈的追求精神，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迈进，而且结果总是成功。她才华横溢，再加上漂亮的脸庞苗条柔软的身段，使许多男人都乐意为之卖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甚至以自己的优势也取得了希特勒的青睐。

莱妮与希特勒勾搭上主要得力于好色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戈培尔很早就想物色一名新欢送与元首，以减弱元首对爱娃的偏爱。虽然他也想占莱妮的便宜，但还是要先满足元首的欲望。戈培尔让这两个人在自己家中约会，并主动退出，让元首与莱妮行床第之欢。但这一晚希特勒的暂时性阳痿发作，两人只在戈培尔的客厅里搂着跳了一夜的裸体贴面舞。

1934年9月1日，一年一度的纳粹党纽伦堡大会召开。希特勒为了让全德国都知道纳粹党的英雄气概，决定将这次大会拍成电影，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情妇莱妮·瑞芬斯塔尔。希特勒把她的情妇召进总理府，在完成了一系列的性交动作后，对她说：“我要你为我拍电影，一部关于我和纳粹的电影。”莱妮听后自然十分高兴地吻了希特勒的全身，包括患过阳痿的生殖器。

等到爱娃知道莱妮·瑞芬斯塔尔与希特勒在床上和在事业上的合作时，莱妮的情妇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了。据希特勒身边的人在战后的法庭上交待，这位女明星通常是半夜后才离开总理府，用希特勒的专车送回家。

莱妮还坐希特勒的专机周游了整个德国，可以自由出入希特勒的卧室和办公室。这是爱娃无法获得的权力，也是她这几年可望而不可及的。莱妮并没有把爱娃放在眼里，而爱娃已经把她作为强大的情敌，暗中下定决心要把莱妮·瑞芬斯塔尔赶出希特勒的怀抱。

纽伦堡的纳粹党大会的影片被命名为《意志的凯旋》，这部影片把希特勒推向了独裁的统治地位。希特勒命令全国所有的报刊，电台都宣扬莱妮的卓越天才。当墨索里尼访问慕尼黑时，希特勒为他举行了盛大招待会，参加宴会的有许多文艺界名流，但唯一被希特勒叫起来介绍给意大利独裁者的只有莱妮·瑞芬斯塔尔，并称她是德国“史无前例的卓越艺术家。”

1936年希特勒又给他的这位情妇大放光辉的好机会。这一年国际奥运会将在柏林召开。许多制片商和电影导演四处活动，希特勒却说：“这次要一个女的”。莱妮在大独裁者的支持下，轻而易举地夺到了摄制权。于是人们便看到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有一个浑身穿得雪白的女人，她那飘飘然的风姿吸引了在场的男人。她很善于表演，她不放过和希特勒亲密的机会。到了晚上，她总是裹着白色长袍出现在各种晚会上，而且总是挽着希特勒的手一起出入会场。

这部影片叫《奥林匹亚》，1938年开始放映，虽然受到人们的赞扬，但比《意志的凯旋》又略差一些。这时候的莱妮已经俨然一派大师风度了。

可是当她去美国的好莱坞访问时，满心希望人们把她当作艺术大师接待。没想到因为她与希特勒的特殊关系，美国电影界普遍采取抵制态度。

回到德国不久，希特勒对她的兴趣慢慢降低。虽然她一直想恢复到以前的亲密程度，但一切努力均没有成功。她被这种意外的转折弄得不知所措。

她那里知道，正是那个她不放在眼里的女人爱娃从中搞了鬼。

当莱妮沉醉在《意志的凯旅》，《奥林匹亚》两部杰作中而得意忘形时，那个鬼计多端而又嫉妒心理重的爱娃正一刻不停地为使她失去希特勒的怀抱而奔忙。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查出莱妮·瑞芬斯塔尔与许多男人有性交生活的历史。而且爱娃还查明了莱妮与希特勒有性关系的同时，又跟著名飞行员恩斯特·乌德特经常行床上的欢乐。希特勒在情妇上是一个有名的醋缸，又是一个独裁者。爱娃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她很巧妙地让希特勒知道莱妮·瑞芬斯塔尔与飞行员的桃色新闻。据说只是把一张飞行员与莱妮猥亵的照片放在自己卧室的梳妆台上。当希特勒到别墅与爱娃同居时，希特勒无意中发现了照片。而爱娃却假装不知道希特勒与莱妮·瑞芬斯塔尔有情人关系，一个劲地赞扬飞行员与演员真是天造的一双。

希特勒怎么会容忍自己的部下睡自己的情人呢？这对元首对帝国都是耻辱。

乌德特是一个开朗的单身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创造过击落对方飞机六十二架的纪录。在全德国拥有空中英雄的称号。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一荣誉一再提拔他。早在三十年代初，他就为莱妮·瑞芬斯塔尔姿色所倾倒。以好色闻名的乌德特抓住战机，很快就发展了与女演员的关系。不久乌德特旺盛的性欲及强大的性功能使女演员非常满意。当莱妮后来勾搭上希特勒时，也许是不满意希特勒床上的功夫，所以又时常和老情人乌德特保持性关系。空中英雄对他和希特勒之间的三角情人关系表现得非常大度，他非常乐意同他的部下和同事谈论他和元首共有一个女人的趣事。而希特勒却没有这样的雅量。好在希特勒对莱妮·瑞芬斯塔尔还没有到痴情的程度，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清洗这位飞行员。

希特勒的选择还算明智，他放弃了女演员，又重新回到了爱娃一直张开的怀抱。这位漂亮的“小职员”又一次击败了几乎要战胜自己的情场劲敌。

希特勒虽然没有直接提过乌德特与莱妮之间的事，但他一直对这位空中英雄怀恨在心。把德国空军没有成功地阻击敌人的轰炸机的罪过全部归罪于这位空军机械局的头子。元首的不断指责，加深了乌德特的中心恐惧。1937年11月17日，这位病魔缠身的飞行员忍受不了元首别有用心指控，只好向自己的头部开了一枪，以此抗议希特勒的假公泄私愤的指责。

乌德特在最后的岁月里，瑞芬斯塔尔一直在他身边陪伴。乌德特自杀后，希特勒向全国宣布，说“空中英雄由于飞机失事而身亡。”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希特勒虽然是世纪魔王，但同时也是一个心胸狭窄的小人。在战争最激烈最需要人才的时候，竟然为了一位情人而逼迫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飞行员自杀，实在是卑鄙之极。

可笑的是希特勒一向钟情的情人莱妮·瑞芬斯塔尔在战争一开始就向全世界宣布：

“我不是希特勒的情人。”

5. 为希特勒自杀的英国女郎

在爱娃的日记里，提到过一位名叫尤尼蒂·瓦尔凯瓦·米特福德的英国女郎。在希特勒的情妇中，这个英国女郎要算最奇特的一位了。希特勒与她的这段“恩爱史”一直是爱娃的一块心病，也是使希特勒所预言的爱娃会变成“野兽”的动力。不过在希特勒的这段艳遇里爱娃一直表现得很冷静。

希特勒之所以钟情于这位英国女郎，并不是她的肉体使希特勒着迷。客观地说。尤尼蒂还算漂亮。但她各个部位并不是令希特勒神魂颠倒的那一类性感女人。她身材高大而苗条，胸部平坦，臀部瘦削。不过她有一头闪光的金发，加上细腻洁白的皮肤、容光焕发的面容，还是能够打动希特勒。更主要的是英国女郎的家庭背景，这才是希特勒愿意与尤尼蒂保持“长久情人”的秘密。

尤尼蒂的父亲戴维是一位有地位的英国上议院议员，是可以直接和首相对话的贵族，她的母亲也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后代。这种特殊的家庭，正是希特勒所渴望的。尤尼蒂的父母与爱娃的父母一样，都极力反对希特勒，认为这个激进分子会毁灭德国，挑起欧州的战火。但是他们的女儿尤尼蒂却沉醉于希特勒，认为他是拯救世界的理想人物。

尤尼蒂对希特勒的崇拜，导致了她第一次对德国的访问。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说服了父母，终于得到了许可。

1932年春天，尤尼蒂第一个被希特勒邀请到纳粹党的小圈子里去吃饭，她很快就迷上了希特勒。起初纳粹的头头脑脑们认为元首不会对一个没有性感的外国女郎感兴趣，但是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邀请尤尼蒂去自己的公寓时，他们才明白自己错了。

这时候，爱娃的情妇地位尚未巩固。她从报纸上知道希特勒有一个“英国女朋友”，并看见了他俩在一起亲热的照片。这是爱娃第二次自杀的一个原因。

1932年的拜罗伊特音乐节，希特勒同时邀请了尤尼蒂和爱娃，这是不明智的，而且把这两个情敌安排在一起住则更不妥当。据说，尤尼蒂住在主楼，爱娃住在偏房。这就说明在希特勒的心目中，尤尼蒂的位置比爱娃重要。

在音乐节的一天晚上，遍地月光，景色迷人。在花园里散步的希特勒和尤尼蒂不知不觉走到了爱娃住的偏房前。希特勒当然知道爱娃住在这里，但他不在乎。可能是月色溶溶导致了希特勒的情欲突然来潮，他很冲动地将尤尼蒂抱在走廊的长沙发上，很麻利地脱光了她的衣服，就在长沙发上与尤尼蒂性交。此时，有一个女佣人刚好从这里走过，一看见元首与尤尼蒂在沙发上行欢，立刻退到旁边的阴影中。她惧怕希特勒的报复作风，不敢去扰乱这对月光下作爱的鸳鸯。她站在阴影里看，同时又想起了过去有关希特勒的传说。事实证明希特勒不仅能干，而且干得有水平。女人耳闻目睹了希特勒把尤尼蒂带入一次又一次的性高潮。而且花样之多，令女佣人大开眼界。

也许是尤尼蒂甜蜜的呻吟太大，或者是希特勒的喘气太粗。总之有一种声音干扰了正在熟睡的爱娃。女佣人听到右边响起了脚步声，她看见爱娃穿着粉红色的睡衣走过来。爱娃的目光注视着希特勒与尤尼蒂在长沙发上的性交达一分钟之久，尔后转身消失在黑夜中。

爱娃对此事保持沉默，这是很明智的选择，因为希特勒从来不会通情达理接受别人的指责，何况希特勒一贯视女人为玩物。

尤尼蒂回到英国后，到处宣扬她的情夫希特勒是当今世界的救世主。她

佩带卐徽章，行纳粹礼，她竭力说服英国政府相信希特勒是战无不胜的。她甚至无视那些反纳粹的人对她与希特勒有肉体关系的攻击她还承认了她的肉体 and 灵魂永远属于希特勒。

希特勒一次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性生活得到了回报，而且是政治上的回报。

尤尼蒂再度去德国时，在希特勒身边度过了她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她受到了希特勒的格外宠爱，她可以打破希特勒的许多清规戒律，可以随意出入希特勒的卧室，希特勒把自己能够给的都给了这位英国姑娘。

希特勒与尤尼蒂的狂热，反而使生性小气的爱娃冷静下来。1938年秋天的某个日子，爱娃和她的父母在慕尼黑的某个餐馆里吃饭，正巧，尤尼蒂也在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爱娃指着她对自己的母亲说：“妈，你看，那个就是元首整天为她忙碌的英国姑娘。”话既平淡，也不激动，更不生气。因为爱娃知道，希特勒只是利用尤尼蒂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性生活只是这个政治目标的额外收入。

只要是认为可以利用的女人，希特勒都会对她十分殷勤，让对方觉得是迷上了她。因此爱娃已经肯定希特勒不会爱上这个胸部平平小屁股的英国女郎，而是利用她来达到对英国宣传的目的，从她那里获取英国官方的一些机密。比如1942年，希特勒对他朋友说：“丘吉尔几年前就准备打仗了。”这个情报就是尤尼蒂告诉希特勒的。因为尤尼蒂的家族中有许多丘吉尔的朋友。

尤尼蒂认为德国应该和英国紧密联合，这个联盟一旦建立，她立即就和希特勒结婚，成为“伟大联盟的第一夫人”。每逢英国女郎发表她的这个伟大计划时，希特勒从不打岔干扰，而且洗耳恭听，不时点头赞同，还首肯了她的“联盟第一夫人”的位置。英国女郎那里知道，希特勒的脑子里考虑的是统治世界，建立以德国为轴心国的欧洲新秩序。

这个计划希特勒当然会对爱娃说，而绝不会透露半句给英国情妇。

1938年9月，当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德国和希特勒会谈时，尤尼蒂高兴得发疯。她认为她的英德联盟马上就要实现。第一夫人的位置垂手可得。但是她根本不知道，这个会谈只是徒具形式的走过场，根本不是什么伟大联盟。

1939年夏天，希特勒一直和爱娃呆在一起。希特勒正在策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战争。当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猛烈抨击英国政府时，爱娃出于对情敌的愤怒，毫不保留地站在外交部长一边。

希特勒最后决定和英国人扯破脸是否受到了爱娃的影响，无以考证，但是当痴情的女人和爱她的男人睡在一张床上时，这个女人会对男人产生极大的影响。9月3日，英国政府对德国宣战。

英国女郎尤尼蒂的幻想彻底破灭。她理想中的“德英联盟”大厦坍塌了，“第一夫人”已经成为永远实现不了的梦。当她意识到希特勒仅仅是利用她的肉体达到某些政治目的时，她的愤怒不亚于一头激怒的“母狮”。她把所有的纳粹徽章及希特勒送给她的亲笔签名照片统统装一个信封里，歇斯底里地来到慕尼黑瓦格纳的办公室。这一天，正是英国对德国宣战的日子，瓦格纳非常忙，当发疯的尤尼蒂来见他时，他们只呆了几分钟。瓦格纳给了她一番好意，劝告说：“你应该离开德国，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尤尼蒂没有说话，眼睛发呆，站起身走了。

第二天下午，慕尼黑警察署接到通知，说一位身份不明的年轻女子自杀

未遂已被送往医院。此人正是希特勒的情妇尤尼蒂。她离开瓦格纳后，在英国花园里用手枪打伤了自己，伤势十分严重。当然，一旦身份弄明，希特勒马上命令所有的外科高级医生抢救她，使她脱离了生命危险。爱娃或者是同病相怜，或者是英国女郎的威胁不复存在，她亲自给尤尼蒂送了鲜花及女人必用的东西，这无疑是对英国女郎心灵上的刺激。因此，当尤尼蒂的一名纳粹朋友去看望她，送了她一些希特勒本人鉴名的照片及一枚纳粹徽章时，还没有让看望她的人作出反应，她就把那枚纳粹徽章吞进肚里。外科大夫立即又给她做了手术，才取了出来。

经过爱娃和医生莫勒尔的多次说服，希特勒用一列专用火车把英国情妇送到中立国瑞士，由她的父母设法把她从瑞士接到英国。1940年春天，尤尼蒂回到了自己阔别几年的祖国。根据英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她被指控为“希特勒的朋友”而关进一座小别墅。虽然在那里她的父母给她请了最好的医生为她治疗，但心灵上的创伤是任何高明的医生也无法治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目睹了她为之倾倒的战无不胜的情夫希特勒的惨败。不久，她也因为心理疾病的原因告别人世。

天真无瑕，偏激狂热的英国少女尤尼蒂成了奸诈、残暴的阿道夫·希特勒政治阴谋的又一个受害者。

6. 总理情妇的秘密档案

希特勒的情妇到底有多少？这对于研究二战的史学家来说永远是个难解的谜。我们除了知道希特勒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安吉拉的女儿吉莉、爱娃、莱妮·瑞芬斯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外，还有谁和希特勒上过床呢？

希特勒之所以和摄影师霍夫曼保持长久的友谊，除了霍夫曼不惜一切力量支持他外，还有一件令希特勒非常感激的事，那就是他掌握了一批漂亮女人的秘密名单，只要希特勒形单影只，或者疲乏厌倦时，他就把这些姑娘介绍给他。当然希特勒自己也赢得某些女人的爱戴，进而成为他的情妇。和希特勒交往的女人中有些固然是绝色美女，但也有一些并不十分出色的女人，乃至中年妇女。但是如果认真研究她们和希特勒的关系的话，那就会发现，只要和希特勒保持情妇关系的女人，都必定对希特勒有所用。希特勒是一个阴险狠毒的阴谋家，他不会因为某个女人而放弃自己政治上的事业，相反，只要是他认为对自己前途有用的女人，他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和她们亲热。

笔者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为希特勒的情妇建立了一个小档案，通过这个档案就会看到希特勒是怎样玩弄女人的。

第一个投入希特勒怀抱的是海伦·贝希施坦因，这是一个盛气凌人，有很强的占有的欲的女人。希特勒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三十出头了。海伦非常自信，她认为凭自己的女性优势她会教会这位性情孤僻、傲慢狂妄的纳粹党领袖怎样穿着打扮，让希特勒成为一个仪表堂堂的政治家。她甚至认为她可以左右希特勒的政治信仰。她错误地估计了希特勒的性格，在海伦温暖的怀抱里，希特勒也曾对这位女人服服贴贴，表现得很沉着冷静。这一点，许多纳粹党人都不理解。其实，希特勒不是迷恋这个自信十足的老女人，而是看中了她的家产。

海伦·贝希施坦因是富甲一方的钢琴制造商卡尔·贝希施坦因的太太。海伦资助了大量的钱财让希特勒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那时候，希特勒是德国工人党的第七名党员。一贯野心勃勃的希特勒决心彻底控制这个组织并利用这个党组织来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所以他需要大量的钱。

为了得到海伦的大量资助，希特勒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海伦的脚边，把头靠在她没有多少弹性的大腿上，向女人讲述自己的各种政治计划，有时讲得激动时，还会拥抱这位富有的太太，抚摸她的乳房，上床与之性交。作为回报，希特勒的党组织得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捐助。为了彻底控制这位有钱的寡居的阔太太，希特勒非常乐意聆听海伦打算让他娶她的那位毫无姿色的女儿的说教。海伦太太拿出许多钱出来为这位未来的“女婿”举办招待会，出党的刊物，让希特勒进入慕尼黑那些有钱有势人的圈子中间，而她只要希特勒向她微笑，偶尔与她同床共枕就心满意足了。不过海伦对自己的女儿管得比较紧，希特勒为了表示遵守协定，也以不打算和那位毫无动人之处的小姐寻欢。再说希特勒有暂时性的阳痿病，如果同时待候母女俩上床的话，难免陷入窘迫的困境。

希特勒接受克鲁格医生治疗期间，他还勾搭上了肯塔古齐思公主——爱尔莎·勃鲁克曼。这个女人比希特勒大许多岁，不过，爱尔莎的丈夫雨果·勃鲁克曼是德国的大出版商之一，是慕尼黑的亿万富翁，这才是希特勒投入这个女人怀抱的真正原因。爱尔莎的财源和她的家族爵位引起了希特勒热情注视，他和这位富女人打得热火朝天。当希特勒谈起自己的党应该有一份机关报时，爱尔莎就成为德国工人党的周报《人民观察报》的捐助者。

另外，芬兰造纸厂厂长格特鲁德·冯·赛德主茨太太、慕尼黑银行老板的大龄女儿格特丽丝小姐都先后成为希特勒怀中的玩物。他总是用他雄辩的演说天才，滔滔不绝地向这些富有的女人讲述自己的政治纲领，使她们相信他就是主宰德国的巨人。

有这些有钱妇人的帮助，希特勒在巴伐利亚政治界取得一席之地。即便是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夺取巴伐利亚失败后，那些赞助过他的女人仍然保持对他的忠诚。

早期以容貌获得希特勒欢悦的是希特勒的朋友汉夫施丹格尔的妹妹埃娜。在啤酒馆政变中受伤的希特勒逃到了乌芬埃娜的家。埃娜是乌芬地区有名的大美人，也是希特勒早期垂涎三尺的女人。埃娜是一个身材苗条，美丽动人，性感十足的姑娘。

希特勒这次绝对不是看中她的钱财，而是由于她的艳丽。希特勒说：“相形之下，她的美丽能使别的女人黯然失色。”其实早在啤酒馆暴动之前，埃娜就深深的吸引了希特勒，他们曾多次进行过长时间的密谈，并有过性关系。当希特勒落荒逃到乌芬时，埃娜接待了他，并同他度过了四十八小时，直到希特勒遭到警察逮捕。后来因为埃娜发现他有阳痿病才与之分了手。

1924年圣诞节前，希特勒被假释出狱，他的那些忠实的有钱情人为了他东山再起，捐助了大量钱财。单是海论和爱尔莎两人就捐助了希特勒二千五百万马克。出狱几年后，那些有钱的太太还花费了二万八千马克给她们的纳粹情人买了一部高级奔驰轿车。

希特勒本人仍在不停地寻找新欢。他的司机的妹妹詹尼·豪格也曾经是希特勒的猎物。这个女人身材苗条，三围符合美女的标准，还喜欢冒险，与希特勒在一起她感到兴奋和激动。她同希特勒做了一段时间的情人后，她认为自己除了取悦希特勒，满足他的性要求外，她还负有保护他的责任。一天晚上，她走进希特勒的卧室，原本是去寻欢作乐的。但是她挎了一支手枪，并对希特勒说：“我将永远做你的情人和警卫员。”希特勒没有同她做爱，可能是看见雄赳赳的带枪女人后阳痿病又犯了。自此以后，两人的“罗曼蒂克”史宣告结束，希特勒不愿一个带枪的女人做情妇，不管她的姿色如何超群。

在希特勒的情妇中，鲁登道夫将军的第二个妻子玛希尔德曾使希特勒动了真情，不过当这个女人反对希特勒的“人种论”，坚持认为北欧人种才是世界优秀的人种时，希特勒对她丧失了兴趣，因为他不喜欢反对自己的女人。不过希特勒还是利用她争取到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些政治阴谋中与他合作。

二十年代初，希特勒常去慕尼黑的郊区农村与一位中学教师卡罗拉幽会。据说只要一回到这位乡村女教师的怀抱，急躁不安的希特勒就会变得温顺、冷静。这种非正式情人关系。希特勒一直保持到爬上总理高位。

希特勒的这种“女人癖好”浪费了他的很多精力，也遭到党内同志的责怪，但总理并不理睬他们，因为他从情人那里得到的不仅是性的满足，更多的是党的经费。

1932年，很多纳粹党都认为“元首”会和一位贵妇人结婚。这个女人是著名音乐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温尼雷德·瓦格纳。早在1932年希特勒在音乐家的故乡拜罗伊特音乐圣地时，就碰上了音乐家的儿媳温尼弗雷德，这个女人鼓励他再度前往，所以不管是多么繁忙，希特勒每年都必去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而且是住在主人的房子里。每次希特勒到来，音乐家的儿子

齐格菲都是彬彬有礼但又不十分热情。因为他看出希特勒对音乐的兴趣远远没有对自己的妻子的兴趣大。齐格菲死后，希特勒就不再是每年一次了，去的时间更多。1932年两人的关系已经超出一般的朋友关系。纳粹党的人都认为元首与温尼弗雷德结合将有利于党的政治事业。在这些党员们看来，地位低微的爱娃是无法和出身显贵有影响力量、名冠全国的温尼弗雷德·瓦格纳相匹敌的。希特勒并不否认，温尼弗雷德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是他们始终没有配成双，只是保持了多年的情人关系。

一个是崭露头角的德国大政客，另一个是具有德国伟大姓氏的绝色妇人，他们的结合都将披上合理合法的体面外衣，但是却始终没有成为夫妻。

原来当温尼弗雷德单独和希特勒在一起时虽然有过性交，但对希特勒的性变态很惧怕。她很不明白，为什么有时候自己主动进攻，力求和希特勒作爱，而希特勒却采取相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希特勒性行为前的反常举动使她担惊受怕。特别是有一一次性交前希特勒请求她用鞭子抽他，用脚踢他，她根本无法下手，而且惊慌失措。她感到希特勒有平静可爱的一面，也有“野兽行为”的一面。几次性生活后，温尼弗雷德认为，希特勒是自己无法接受和控制的人，他那些粗野无礼的性变态使她心惊肉跳，他的那动辄发怒的脾气更令人无法接受。她渴望成为“德国第一夫人”，但是她缺少获取这个目标的性格和胆略。

温尼弗雷德去了克鲁格医生的慕尼黑诊所，表面是去看病，实则是去获取希特勒的有关阳痿和性变态的咨询。

尽管如此，温尼弗雷德和希特勒的情人关系一直保留到战争临近结束的日子。

1933年2月，希特勒有过两个电影演员情妇，她们是奥尔加·琦卡娃、丽尔·达哥维。这两个同行为了争夺希特勒而醋意大发。但是两人都十分厌倦，因为希特勒没有真枪实弹的本领，而这两个女人又是一刻也不能停止和男人性交的女人，最后双双离开了总理。

丽特斯和卡达琳都是希特勒朋友的妹妹，汉斯与维尼芬都同是希特勒朋友的女儿。她们都曾发疯地想同希特勒上床，可是当她们尝到总理的“银样蜡枪头”的味道，又都远离了崇拜的偶像。

电影演员瑞那特·寥拉曾使总理心花怒放过。希特勒曾经下令德国报界宣传她的身世，颂扬她的天才。她也能接受希特勒的各种性要求。但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发现瑞那特有一个犹太人情人，并把与犹太人情夫淫乱的照片交给希特勒，希特勒指责她和犹太人乱搞违反了法律，她承认了一切，并恳求总理宽恕。由于她小巧可爱，元首宽恕了她。但不久，希姆莱手下的特务又发现瑞那特和她的犹太情夫搞在一起，这一次希特勒大发雷霆。

瑞那特回到德国的第一天晚上，就从三楼的住宅上跳下“自杀”了，希特勒把她的死归罪于犹太人。而事实上根本不是自杀。

希特勒还和运动员施特娜有过一段时间的艳遇，但是爱娃认为总理对运动员的兴趣主要是性，不久，果然这对不相称的情侣分手了。

希特勒的情妇遍布德国各地，职业各种各样。但总的来说，希特勒喜欢的情人是一个善于迎合他，能使他在性功能上增强信心，在他的政治地位处于低潮时能鼓励他，在他大功告成时能祝贺他，在他彻底失败时不离开他的女人。而在数以千计的情人中，唯有爱娃能够做到这一点。每当希特勒需要女人时，爱娃就会“舒舒服服洗个澡，换上最性感的内衣裤”去见她的“元

首”。因此，她在争夺希特勒的情场上虽然有过挫折，但是最终却是胜利者。

7. 新娘不再是德国

“我的新娘是德国”。

这是希特勒一生中重复过数万遍的人生名言，希特勒为了达到主宰德国、统治欧洲的目的，二十五岁时，就立下了此生不结婚的决心。他多次对德国人演说时，反复强调。“祖国在我心中已经占据了妻子的地位，我的一生都永远属于德国。我要象对妻子尽责任那样对我的祖国忠心耿耿。……”

但是到了1945年4月26日这一天，希特勒为之奋斗的德国终于面临了灾难性的灭亡，柏林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斯大林之手。希特勒不得不考虑他的名言是否要修改。

希特勒已经准备自杀以谢他的“新娘”，爱娃也以未动摇过跟随希特勒自杀的决心。但是4月26日这一天突然有了个小插曲，改变了希特勒终身不娶的志愿。

希特勒的两个传令兵格罗斯曼和布赛知道他们将为元首献身，而这时候他们的未婚妻又都双双来到身边，于是他们想与女友结婚。他们报告元首，但又怕元首不批准，他们找到爱娃。几分钟后，爱娃告诉他们：“元首很高兴，答应了你们请求，如果你们的父母要参加婚礼，元首将派一辆装甲车或者飞机去接他们。”当天下午，希特勒丢开了军事和爱娃出席了两对新人的婚礼，并且送了礼物表示祝贺。

4月28日，爱娃从新婚传令兵那里得到一张纸条，她看过后，急忙来到希特勒的书房，在他脸上吻了一下，然后把纸条念给他听：“如果我们在战斗中牺牲，我们将感到幸福，因为元首允许我们和心上人结婚，并亲自向我们表示祝贺。”还有一句是“希特勒万岁”。

希特勒点点头。但是当爱娃把纸条捂在胸口上喃喃说道：“我真羡慕他们时”，希特勒以少有的激动颤抖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屈身在爱娃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爱娃惊讶地退了几步，用迷茫的眼光看着希特勒。

为了证实他说的话。希特勒叫来戈培尔。要他命令党卫军传令兵去柏林大街上的一个人民冲锋队中把瓦尔特·瓦格纳找来。

几分钟后，瓦尔特到了。戈培尔告诉他他要他主持一个婚礼，这个司法司务官只好又跑回家拿来一些必须的文件。等他再次来到地下室时，才发现站在他面前的是元首和爱娃。瓦格纳惊慌失措，只是反复寻找文件。最后还是爱娃微笑着给他解了围。她说：“瓦格纳先生，我们可以举行仪式了吗？时间已经不多了。”

时间确实不多了。两天后这对新婚夫妇双双自杀身亡。

瓦格纳把结婚登记表分别送给元首和爱娃，自己却有条不紊地填写“结婚证书”。这时候，俄国人的炮弹正在柏林上空轰轰炸响，但是爱娃还是在末日来临前在“结婚证书”的第二页最后一栏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爱娃·希特勒。据说她差点写成“爱娃·勃劳恩”，但是她反应快，马上意识到自己已经是元首的妻子了，便更正过来。

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的程序完成的。爱娃终于征服了希特勒，迫使希特勒改变了“我的新娘是德国”的誓言。

婚礼正在进行的时候，暗堡上面一颗炮弹响得出奇。地下室的混凝土震得纷纷扬扬掉在希特勒和爱娃的身上，犹如人们给他们撒了喜糖。

1945年4月29日凌晨两点，希特勒、爱娃和地下室的人一起在希特勒的书房共进婚礼早餐。滴酒不沾的希特勒为了庆贺自己的新婚，端了一杯酒

向他的新娘祝贺。然后希特勒叫来秘书口授他的遗嘱。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我决定和与我有多年友谊并在柏林被围时来这里与我同生死的女人结婚。”

遗嘱立完后，已经是4月29日凌晨4点钟了。当希特勒回到房间时，爱娃正等着他。许多年来，爱娃终于以希特勒的妻子身份和她爱得发狂的男人睡在一起，尽管只有几个小时的，但她终于如愿了。

这个新婚之夜。谁也不知道希特勒和爱娃是否作爱？是否又做那下流而令人恶心的性变态的交媾？但有一点，那就是斯大林的大炮不时在柏林上空炸响，轰隆的大炮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常常打断他们热烈的性生活，击碎他们新婚的美梦。

第十八章希特勒的替身

1. 食品店店主误闯总理府

“在柏林的‘希特勒’不是真正的希特勒。而是一家食品店的店主，名叫奥伽斯特·威尔海姆·巴索蒂，这个倒霉的家伙脸长得跟希特勒一模一样。”1945年5月7日，《泰晤士报》转引了全德国通讯社的这样一段报导：“巴索蒂在接受了严格的训练后被送往柏林，充当了希特勒的替死鬼。而真正的希特勒的却秘密地潜逃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纳粹魔王希特勒竟然在世界人民欢庆战争胜利、和平到来之时，还在某个角落里阴冷地盯着善良的人们吗？

历史卷宗掀开了旧的一页。

食品店店主奥伽斯特·威尔海姆·巴索蒂原是莱茵河畔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不是一个劳动的好手，为此屡屡受到妻子的埋怨。他作得一手好点心，一度是小镇上最有名的面包师。可是老板给他的佣金太少，他一气之下就不干了。另一种说法是因为他色胆包天，竟然敢勾引年轻的老板娘，所以被赶出门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从他后来胆敢逗戏希特勒的女秘书即可看出。

巴索蒂对妻子的聒噪感到厌烦，而且他对她已经失去了兴趣。他说：“凭我这一手好手，还能没有出头之日；”妻子讥笑道：“种不出粮食未必你能用泥土作面包。”巴索蒂心中气愤，决意要出外闯一闯，混出个人样儿来，回家将老婆羞辱一顿再将她赶走。

要去就去柏林！巴索蒂起了雄心，决定出去闯荡一番了。临行时老婆却哭哭啼啼不让他走，说不要他干活也可以。巴索蒂心软了，吻着她说：“我在那边混好了就来接你！”；妻子说：“你混不好千万要快点回来，”巴索蒂这时倒有一丝反悔之意了，但人的脚迈出去了怎么能收回呢？

就这样巴索蒂来到了柏林，在市中心的一家偏僻小店内当了面包师。他没有给妻子去信，因为他要等挣了大钱再告诉她。

天从人愿，仅一个月，他就当上了老板。

事情是这样的：这家小店的老板是犹太人，当时纳粹党新颁布了《纽伦促进法》，它同《国家公民法》、《保护德意志血统和德意志婚姻法》一起，将犹太人降到生活不受法律保护“属民”地位。犹太人受到迫害，大批流亡，这家老板害怕大祸临头，将所有现金席卷一空溜之大吉。临走前他将食品店送给了巴索蒂，并约好将来若能回来，小店还交给他，挣的钱则全归巴索蒂。

就这样，巴索蒂成了食品店店主。

他每天只是在面包房制作点心，前台原来的雇工负责。由于他手艺确实不错，所以财源滚滚。到1935年冬天，他已小有一笔积蓄了。

他决定给妻子寄些钱去。数月不见，他已有些想她了。

这天，他着意修饰了一番，系上领带穿上新买的大衣，将头发梳得光光的，胡子刮得只剩一小丛在人中处，他倒不是刻意刮成这种形状，他也不知道当时的元首希特勒的胡子也是这般形状。

他打算在去邮局的途中顺便看看街景，逛逛名胜古迹。

穿过几道小巷，他来到一幢庄严的建筑物前边。“这准是一个好玩的地方”。看见许多衣冠楚楚的人出出进进，巴索蒂心中暗自捉摸。他想找个人问问，但他怕显出自己太土气。“有带枪的人看守着，里头准有很宝贵的东西。”巴索蒂的参观欲强烈起来。他不懂这儿有些什么规矩。于是看出了一个相貌和善的老人，跟在他身后，迈着绅士步，缓缓地走进去。他盯着老人

的背，故意对卫兵不屑一顾。

“Hitler！”两声炸雷般的吃喝吓得他一哆嗦。他强作镇静，很显然目中无人。糟糕的是那个老头早已拐往一边去了。他想追上他，却又不敢乱闯，只有照直前行。同样的吆喝不断响起，他们还把手举起来，似乎制止前行，可又很快放下去，并且他们纹丝不动。巴索蒂像喝醉了酒似的。他刚出来的心情本来很好，可现在却有些莫名其妙的困惑、紧张。一种奇特气氛带来一种无形的压力，他感到大脑和四肢都不听使唤了。他的腿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所支使，机械地漫无目的地能进不能退地移动。他听不见人们在对他或对别人说什么，做什么姿势，看不见他们各种奇怪的表情，他已经忘了他今天要进来干什么了，现在他只希望走到头。

他拐了几次弯，上了几次楼，有时遇见人，他们一样发出怪叫，作出怪怪的样子，有时只看见一些奇怪的旗帜、标语和摆设。他不晓得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人越来越看不见，气氛越来越肃穆，荷枪而立、脸板得像黑铁一般的士兵的叫喊越来越惊心动魄，他们的举手也越来越使巴索感到一种压力，可他固执的腿在没有外来的强力阻遏下无法停住。他心中有一种说不清吉凶悲喜的预感。他只是必须往前走，走到有什么人或物阻拦他，或者走出这个鬼地方。他几乎怀疑自己在梦游了，他想掐掐自己的大腿，但他又提不起手，他也不愿打破这个梦境。

最后，他走到了一个漂亮年轻服装整洁的女人面前。她带着讶异而快活的表情站起来迎接他。

这一刹那巴索蒂以为自己走进了天国。

2. 女秘书大吃一惊

詹尼·豪格小姐在爱情上确实是个勇敢而坚定的女人。她认识希特勒十多年了，可从来没有得到过他的热烈的爱，但她的爱依然那样热烈。她是通过哥哥——希特勒的司机走进希特勒的生活的，那时她在一家玩具店工作，而希特勒正在到处为他的纳粹党筹集资金。詹尼小姐身材苗条，一头乌黑油亮的美发，长得非常漂亮。希特勒一见她就爱上她了，不过他对女人的兴趣似乎远不如对政治的兴趣大。至多吻一吻她，连抚摸都很少。他们的关系疏远起来。后来，随着希特勒权势的步步上升，也随着他追逐女人的资本越来越强，他渐渐淡忘了詹尼小姐。詹尼却从来没忘记他。尽管她没有机会再和希特勒接触，她却始终关注着她。

十多年后，在希特勒的一次演说中，詹尼和她哥哥一起坐在前排，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个时候希特勒身边没有女人，爱娃在阿尔卑斯山的别墅里休养。希特勒没想到詹尼依然这样年轻、活泼。他没让任何人知道，让詹尼从一条秘密通道进入总理府，成为他的贴身秘书。能看到她的只有极少数纳粹头子贴身侍卫。但没有谁注意到这个小秘书。希特勒累了的时候，就来和她说话。他允许她持有手枪，在必要的时候她将成为他的卫士。她有非常好的枪法和非常快的反应，当然外表谁也看不出。

希特勒从不和她太亲近，但她甘心作一个侍卫而不是一个情人。并且她不能随希特勒外出，因为这若让爱娃知道，将引起许多麻烦。她崇拜希特勒，能和他在一起也就心满意足了，并不要求更多。

希特勒有时对她很好，将头埋在她两腿间，诉说他那狂乱的心绪。有时却无缘无故地发火。有一次他接到希姆莱的一个电话，说冲锋队要在晚上五点攻占政府大楼。他大嚷着“造反！造反！”走来走去。詹尼走上前来，希特勒吼道：“备好你的手枪！我们要决一死战。”詹尼想给他喝一杯水静静神，可他一扬手，杯子猛撞到詹尼嘴上，事后才发现碎了一颗牙。希特勒并未觉察，詹尼也打掉牙齿往肚里吞，没说什么。几天后党卫队镇压了冲锋队，希特勒的脸色好起来，詹尼也愉快了，但她不敢笑，怕他看见她缺损的牙齿。在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后得意忘形时，詹尼悄悄地去镶了一颗金牙。当希特勒发现她的金牙却并不多问时，詹尼心中有一丝失望，但她仍然对元首忠诚而热爱。

一九三五冬天，希特勒一面抓紧排犹，一面策划下一年的新行动。他打算将军队开进非军事化的莱茵河，但这一想法遭到军人们的反对。希特勒的意志自然不会被阻挡，不过现在他不想立刻付诸实施。相反他打算去一趟阿尔卑斯山的别墅。不仅爱娃在呼唤他，他也有些思念爱娃了。

他离去的日子詹妮并不悲伤，她已经习惯了与他的短离或长别。可当她突然看见离去仅三天的希特勒又出现在眼前时，她的惊喜象抑不住的喷泉。

元首稍许变了点样，黑了些，粗糙了些。阿尔卑斯山冬天的风大概很厉害，阳光也很强烈。他还显得有些木纳，不过詹妮见惯了他的种种神经质的情态，所以并不奇怪。她还感到了某些不对劲之处，但也许这是别离所带来的，或者，是爱娃刺激了他？否则他怎么可能就回来？想到这点，詹妮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爱怜他的激情。她看见元首的眼中有两星光亮，不，有两团火。她简直不敢相信，这种从未有过的眼神，那里头燃烧着渴望，燃烧着热情，她几乎不能自持了，羞涩地低下了头。她虽然不再是青春少女了，可此时的心态与情状却与少女无异。

元首抓住了她的手。他的手抖抖索索，她也抖起来。“我的仙女！”元首口时古怪地咕浓了一声，用的是他的家乡口音吧，但詹妮没感到异样，她已经听不见什么声音了，因为他的嘴堵住了她的呼吸。她被他抱了起来，走进了里间，放到长沙发上，随后她感到身外体内有一大团火在烧，她什么也不知道了……

当她清醒过来时，她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她早已听说过有关元首不近女色的传闻，说他与女人交往只限制在亲吻抚摸上，对别的很冷淡。可刚才他就象一只豹子那样勇猛、冲动、富有激情，让她又受不了又快意。她抚着似乎熟睡了元首，心里不敢相信：“难道他今天属于我了？”

她感到几天不见，元首无形中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是一种凭女性直觉而感知的变化，没有具体的语言可以描述。

她轻轻挣开他，抚摸着他的肩背。他动了一下又安静了，驯服得象一只小猫。詹妮微笑了一下，他确实有时像虎，有时像猫。

詹妮想到外间去看看，怕有急件送来。她走出里间时顺手带上了门。外间静悄悄的，这里多数时候如此。只有收音机忘了关，还在桌上响着，她上前去打算关掉它，可这时她听到了一条新闻：

“今天上午，元首在他的别墅对希姆莱将军口授了若干关于犹太人的补充法令……”

詹妮的心停止了跳动。她静静地听着，突然，他猛地推开了里间的门，“元首”正站在门口，以一种陌生的、奇怪的神情看着她。

“天啊！”詹妮在心里惊呼着，握紧了口袋中的小手枪。

3. 训练“元首”

詹妮克制了自己的冲动，冷静地问明了“元首”——食品店店主巴索蒂的来历，然后又费了很大的劲才让这个乡巴佬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她惊讶世间竟有如此相像的人，真让她怀疑他和元首是孪生兄弟，对于刚才她和他之间发生的事，她并不感到难堪或悔恨，因为她从感情和感觉上，一时还难以将敬爱的元首与眼前这个人分开。

可怜的食品店店主此时却吓得魂不附体。他无意竟然犯下这天大的错误，简直不知还有没有活命的希望。他想求眼前的女人放他一马，可一想到刚才对她犯了那么大的罪便说不出口了。

“只请您帮我把这些钱汇给我妻子。”食品店店主在认定自己活不成了之后说。

詹妮知道他吓坏了，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再让他像原来那样出去太险。她那颗忠于元首的心告诉她这事应让元首来处理。她也想到了“替身”这个词。元首刚愎自用，不屑于找替身，而她认为这大有必要。她决定向元首提提此事，但不能让他知道她和他的替身有过暧昧关系。“真是上帝的旨意，给元首送一个替身来。”她看着巴索蒂，忍不住要去亲他，可巴索蒂一缩。他以为眼前是元首夫人。詹妮觉得他很老实可爱，仿佛成了元首个性的补充，成了他的另一面。她严厉地说：“这几天你呆在里间不许出去。倘若见了元首，不许说我和你之间发生过的事，对任何人也不许讲。”巴索蒂频频点头，问，“元首回来会杀我吗？”他记得店里原来的犹太老板说过“魔王希特勒”这样的话，心中不禁恐慌，詹妮说：“只要你老实就没事。”巴索蒂又说：“那我妻子……还有我的店？”詹妮喝道：“不许再提你妻子！我会替你寄钱的，可你得忘了她！”巴索蒂不敢哼气了。

詹妮去外间，写了一个条，按铃唤来卫兵让他出去封存那个犹太人的店。然后自己化妆从秘密通道出去，替巴索蒂寄了钱。回来时天已晚了。她看见巴索蒂瑟缩在地板上。不禁好笑。她让他吃了点东西，然后怔怔出神。过了很久，她去给元首拨了个电话。元首在听歌剧，仆人说他过几天回柏林。詹妮放下电话，想了好一阵，决然拉开一间密室的门，那里头别有洞天。她把巴索蒂叫了进去。她突然发现这之前她的生活是那样空虚，只有今晚才是充实的。她住惯了的小房，今晚也变得富有情调了。她觉得，这个食品店店主就是元首，只不过他在过另一种更富有人性的生活而已。

几天后希特勒回来了。詹妮对他仍有一种敬爱，但却少了以前的那种隐隐的没有终点的渴望。她首先和他谈了替身的事。希特勒因为心中正酝酿一个大的计划，也觉得有这种必要。1923年7月纳粹分子暗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的事，虽然是希特勒的意图，可这本身也提醒了他，谁知道有没有人在打算谋害他呢？但找一个替身也不容易，况且还要带来一系列麻烦，当他表示这个忧虑时，詹妮喜不自禁的说：“由我来办好了。”希特勒说：“你自己都不能抛头露面，如何能办成这事？”他对詹妮的忠心倒是深信不疑。詹妮便如此这般说了巴索蒂的事，只隐去了后边一节，并把日期换成当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引起了谁的怀疑。”詹妮补充说。希特勒并不怀疑这一点。因为他是在极机密的情况下回到总理府的，知道他行踪的人不知道巴索蒂，最主要这事太离奇太出人意外，没人想得到。他被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要亲眼看看巴索蒂。詹妮含笑拉开了换衣室的帘子，忐忑不安的巴索蒂和半信半疑的希特勒同时惊呆了。希特勒几乎以为面前是一面镜子，忍不住用手去

摸，但一触到他的衣服便火烫般地缩了回来。巴索蒂忘了害怕，只是发呆。两人对视良久，希特勒哈哈大笑起来，这笑并无恶意，可巴索蒂和詹妮仍是毛骨耸然。希特勒收了笑，板了脸，对詹妮说：“以后，你负责训练他。”又转向巴索蒂说：“你不要再离开这儿了。你以后和我一起生活。适当的时候将替代我出面，”巴索蒂想着他的妻子，却不敢说出来。

从此，詹妮开始了对巴索蒂的严格训练。她太熟悉希特勒了，所以她能让巴索蒂的一言一行都恰如其分，成了标准的希特勒式。遗憾的是他的口才怎么也提不高，希特勒的演说才能太出众了，能煽动起成千上万的党员、一支军队和一个民族的热情。这不是一个替身可以替代的。他的那种天然狂傲自负责的气质，也无法在巴索蒂脸上表现出来。詹妮一遍遍告诫他要忘掉自我，向他讲述希特勒的家事及他的伟大理想与意志。但巴索蒂对此完全不动心，不能进入角色。他不佩服希特勒，只是怕他，不想成为他，只是不得不模仿他。他也忘不了自己的妻子。

詹妮派人调查了巴索蒂家人的情况，告诉他他妻子已改嫁了。至于那家食品店，因为是犹太人开的，也被砸了。巴索蒂死了心。他已经无所欲求，只是机械地受詹妮摆布，渐渐地他把仿希特勒当成一种习惯，并上升为一种快乐，他已经越来越形似于希特勒，言行举止极难分辨，只是“神”上仍欠火候。

其实最快乐的还是希特勒外出不归的晚上，詹妮与他同居一室的快乐。对此希特勒不知是没想到呢还是不去多管，总之没引起过麻烦。

4. 爱娃和假希特勒

九三六年三日，希特勒下令军队开进了非军事化的莱茵河，随后不久又下令将更名为德意志国防军中的义务兵服役期延长两年，并积极扩充军备，外交上也频频出动，与墨索里尼密谋。在加紧战争准备的同时，希特勒并未忘记他的替身。虽然他未必认为替身能派上用场，可老谋深算的他当然懂得有备无患的道理。

除了口才和某些神情学不到家，巴索蒂已是活脱脱又一个希特勒了。詹妮把她对元首的爱全倾泄在巴索蒂身上，她自己都有些分不清他是替身还是真希特勒了。

希特勒决定让他的替身亮相。但詹妮担心一旦露出破绽就前功尽弃，应找最可靠的人来试验替身。希特勒想起爱娃。她正闹着要到柏林来。如果判别不出真假，替身就通过了。

爱娃是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她非常热爱希特勒，可希特勒对纳粹党的关注远胜于她，这使她一度痛苦得开枪自杀，脖子上至今留下一个疤痕，她的自杀赢得了希特勒一时的爱可很快又冷淡了。希特勒一直养着这位情妇，但就是不和她结婚。这令爱娃失望又无奈。

当爱娃接到希特勒的邀请电时，她心里非常高兴。假如希特勒让她在柏林公开出现，那她的名份也就定了。不过她是被秘密送到总理办公室的。侍卫和秘书们对她视而不见，他们历来就是麻木无知的人。她进入里间。她脸上漂起欢笑，因为“元首”正向她走来。可她随即感到一阵异样。当“元首”拥吻她时，强烈地感觉到不对劲。她看着他的眼，“不对！”她心里叫道。这个人的眼里没有什么内容，不是她熟悉的人的眼。她一时理不清头绪。

巴索蒂事先熟悉了大量爱娃的材料，并在詹妮帮助下设计好了台词。可他很快把握好自己了。他敷衍了几句，便要爱娃歇息，他要去外间办公。爱娃拉住了他，扑到他怀里亲他。她弄不明白今天是怎么回事，只有将头埋到他怀里才放心。

巴索蒂抚摸了她一阵把她推开了。他不敢再和元首的情妇呆在一起。可爱娃已经清楚了他是个替身。她在阿尔卑斯山别墅以看书、看戏度日，她的见闻也因此广博。她不仅知道有替身这么一回事，而且想过元首应该有一个替身，不过她希望的是元首的替身去处理公务，元首则来陪她而不是恰恰相反。元首不让她来柏林，她好不容易来了却又用一个假人来应付她，她感到满心委屈。她要报复他。她要以假当真。眼前这个人也真像元首，她对他没有恶感，只有赞叹。他说：“亲我！”

巴索蒂亲了她一下又要走。可爱娃抱住了他，哀恳道：“抱紧我！”

巴索蒂只好抱紧她。

“我想睡。”

巴索蒂将她放到大沙发上，正想起身，爱娃却将他一拉，他顺势也躺下了。爱娃不让他挣起。巴索蒂急了，低声说：“我是替身！”

爱娃轻声说：“我知道！”一个声音在后面响起：“够了！”巴索蒂吓得跳了起来。希特勒满脸阴沉站在跟前。爱娃坐起来，满不在乎。

希特勒对爱娃说：“你现在就回去。”

爱娃惊叫起来：“不！元首，我爱你，那怕是你的替身也爱，因为我爱你！别赶我走！”

詹妮将巴索蒂拉走了。

希特勒说：“我送你回去。”

爱娃问：“你将和我一起呆几天吗。”

“那不行！我想回维也纳。”

“维也纳？”

“是的。那是我曾经失意的地方。我该回去看看了。”

“我陪您去？”

希特勒笑了笑没说话。

他不是普通的回维也纳观光。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维也纳有二十万人在广场上欢迎希特勒。英尼泽尔大主教当众宣布将在预定的民意测验中赞成合并。

爱娃被送回了别墅。她是一个不懂政治的玩偶。巴索蒂被秘密送到某个地方监管起来。詹妮被希特勒恩准和巴索蒂呆在一起。一个新的年轻漂亮的女秘书接替了詹妮的位置。

5. 被刺的是真元首吗

在以后的战争年代里，希特勒虽没再使用巴索蒂这个替身，但他心里有更长远的打算由于未来不能确定而不明确。同时，他又授意秘密警察总部替他物色培训了一个或多个替身，其中至少有一个是令他满意的。该人名字已不可考，他不像巴索蒂那样与希特勒外貌酷肖，可他的神态气质学得不错，稍一化妆就可以假乱真。在希特勒进入暗堡之前，这个替身是否出场，出场多少次无法确证。据后来对希特勒的专机驾驶员的调查，似可发现一丝蛛丝蚂迹。巴乌尔保留了一张和希特勒的合影，那是他俩握手的照片从照片上来看，巴乌尔此希特勒略高一点。巴乌尔是一米七。他说元首和他一样也是一米七。调查人问巴乌尔希特勒平时可穿高跟鞋不，巴乌尔说：“元首可不是那种爱虚荣的人。”而据希特勒的健康报告，希特勒身高却是一米七五至一米七七。这份报告是医生们凭回忆制成的，重要的病历档案已根据希特勒的指令在柏林陷落前不知运到了何处。巴乌尔一口咬定他和元首身高一样，希特勒是一米七。医生的记忆与巴乌尔的记忆差别不会那么大，所以很可能有一个替身在接受医生检查。又据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一张合影看，希特勒比墨索里尼高出七公分左右，而墨索里尼身高是一米六八，也就是说希特勒身高是一米七五。如果巴乌尔的话是可信的，那就表明替身曾经参予会见外国元首这样重大的活动，那还有什么活动他不能参予的呢？巴乌尔是希特勒的多年专机驾驶员，他对希特勒身高的描述应是可信的，他与医生记忆的差别，两张照片所表明的希特勒身高的差别，只说明一个问题：有一个替身在人人莫辩真假的情况下活动。而且什么时候是真元首，什么时候是假元首，恐怕没有任何人说得清，没有任何遗留材料讲得明。

这样，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的那次刺杀行动，真元首是否充当了袭击目标就难免了。也许克来索集团所瞄准的一直就是一个假目标。

长期以来，高级军事官员、外交家、牧师和从前的工会领导人们聚集在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在西西里亚的克莱索庄园里，商讨着发动一场反对希特勒的国家政变的手段和目标。正当一些曾对希特勒宣誓效忠的人士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在一个阴谋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前畏缩不前时，包括伯爵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内的其他人则更加清楚，政变成功的前提在于干掉希特勒。

当时希特勒已经在公开场合销声匿迹，躲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元首大本营内，除非属于核心顾问集团以内的人员，他人则无法接近元首。施陶芬贝格是克莱索集团中唯一被允许参加元首召集的会议的人物，因此他接受了刺杀希特勒的使命。他成功地将一个内装定时炸弹的公事包放在了希特勒的身边并准时离开元首大本营。炸弹爆炸时，房屋的墙壁和窗户被炸毁，可希特勒只是受了一点轻伤！这期间，施陶芬贝格向军队的司令官们通报了希特勒的死讯，以期他们参与政变。可稍后不久希特勒仍活在世上的消息传来，整个政变计划顿时破产。根据军事管制法，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密谋同伴被枪决，其后又有很多人为此丢掉了性命。

希特勒真的那么命大吗？

最合理的解释是；炸弹爆炸时希特勒根本不在场。他的替身在代表他说话，他则躲在防空地下室遥控。所以政变计划一开始，军心刚刚动摇时，他便出来说话了。为了掩人耳目，他装出受了轻伤的样子。他的替身灰飞烟灭，他本人无惊无险。唯有如此，他才像个元首。元首在个人生命上是不会有太

多风险的，他总是尽量避免一切可能的冒险。

失去这个替身之后，希特勒可能再启用了别的替身，也可能没必要了，因为他躲进了坚固的暗堡，一切有嫌疑的人都被清除，一般他也不再见人了。

这次谋杀不管怎样都令希特勒胆战心惊，心有余悸。也许是出于有备无患的考虑也许是出于不祥的预感，他将巴索蒂和詹妮秘密接来，几乎没别人知道。

希特勒自知末日将要来到了。

6. 被迫自杀的“希特勒”

第三帝国的末日来到了，巴索蒂心中也有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詹妮也是如此。

他俩在一个说不出地名的地方生活了几年，生活虽然沉闷，可他俩的心靠得更紧密了。最让他们遗憾的是没能生个孩子，不过，即使生下来，只怕也不属于他们。他们就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元首，属于第三帝国。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整个柏林被苏军包围。四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和爱娃接受了结婚洗礼，四月二十九日，苏军坦克推进到动物园，三十日激斗在此展开，总理府已能听到炮声。元首已安排好了一切。他并不打算自杀。此前数天，莱比锡市市长和家属自杀了，他还指责他们是胆小鬼呢。他的部下都不相信他会自杀，可他只有“自杀”，才能在这个星球上逃脱惩罚。

三十日凌晨，希特勒主持了局势讨论会，苏军已占领动物园，向总理府逼近。于是他下令准备二百公升汽油。在他同两位女秘书以及女厨师共进午餐时，两名苏联士兵已把红旗插上国会大厦的铜顶。希特勒同戈培尔·博尔曼等握手道别。他们已知道了他的自杀安排，莫不悲哀地看着元首和爱娃走进了房间。

希特勒拉开秘密通口，让爱娃先进去。他隐藏在衣帽架后，按动了一个电钮。

詹妮在密室听到讯号，将巴索蒂拉了出来。元首已向她口授了计划，也甘心为元首去死。但她怕巴索蒂不甘心。他在饭桌旁坐下，桌上有一瓶酒两只酒杯。詹妮掏出一只手枪给巴索蒂说：“我们将代替元首去死。让我们先满饮两杯告别酒，然后你朝我开枪，再朝自己开枪。”

巴索蒂惊惶地说：“不，我不想死！元首已经失败了，我这个替身该自由了！”

詹妮说：“元首已经走了，依你这付长相，走到哪里也会被人打死。”

“不！我会辩白的。我什么坏事也没干，我坐了几年牢。”

詹妮耐心地说：“不论是谁都逃不走。苏联人见德国军人就杀。这间房很快会被炸平。”

巴索蒂无语。他把枪推给詹妮，说：“你开枪吧，被你打死了我也心甘。”

詹妮说：“我们先饮一杯酒，为我们的爱情！”

当他俩饮完酒后，詹妮说：“酒是元首赐的，我们就要死了。”

巴索蒂大骂起来：“这个魔鬼，他凭什么要我死？他为什么自己逃了？这个无能的笨蛋！”詹妮已无力说话了。酒力加药力使她昏迷了。巴索蒂却被药力激得兴奋起来，叫道：“知道了，他想让我替死，掩人耳目，我偏要公告世人。”他挣扎着想去拿笔，这时希特勒出现在他面前。他一下子软了。

“哦，元首！我愿为您效忠！让我话着吧！”

“你应该陪着她。”希特勒冷冷地说，他举枪扣动了扳机。

希特勒看了看装扮成爱娃模样的詹妮，皱了皱眉，举枪朝她脸上身上开了许多枪，这才闪身进了密室。他和爱娃很快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党卫队队长腊滕胡伯走进来，在两人身上蒙上白布，再叫人将二人尸首抬到院子里，浇上汽油火化。晚上二十三时前，他们把烧化的尸骨放在帐篷布上，埋在地堡出口处一口弹坑里。

后来，二人的尸体，很容易就被发现了。围绕他们是否希特勒的问题展

开了调查。结果表明：

一、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特征数据，苏联和美国方面掌握的材料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说，巴索蒂被确认元首。希特勒果有远见，骗过整整一代人。

二、爱娃的材料，两家完全对不上号，苏联方面作验尸报告的女尸完全不是爱娃。首先是那女尸镶着金牙，而美方掌握的材料表明爱娃根本没有镶过牙。另外还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在苏联的验尸报告上，希特勒烧焦的尸体上没有伤痕，而爱娃尸体的左半部分多处受到枪击。

日本记者落合信彦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作出了一些接近事实的结论：“过去丘吉尔也有过替身，像希特勒这样老谋深算的人想必会来这一手的。”“为什么这两具尸体埋在如此轻易就让人找到的地方？”“我认为在柏林呆到最后一刻的是希特勒的替身，而爱娃根本不在场，那女尸是临时从什么地方找来放到一起的，很可能在这之前那女的已经被炸死或被流弹击毙，结果满身枪伤。”“这个情节应该是，柏林的自杀这场戏是通过精心准备、确切地执行并且大告成功的一幕活剧。”

任何工作或作战计划绝对不让无关的人知道，这是纳粹体制下的一条法则，它不论地位或级别。希特勒的替身代死一事连戈培尔、希姆莱也不让知道，可见其老奸巨滑。

7. 扑朔迷离的逃亡者

希特勒自杀的消息虽然向全世界公布了，因苏美英诸国并不如此认为。斯大林、丘吉尔都有过替身，斯大林的替身甚至代替元帅本人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他很清楚一个替身代替希特勒自杀是非常可能、非常简单的事。美国前国务长官吉米·巴恩茨在他的《直言录》中谈到，在波茨坦三大首脑会谈时，斯大林站起来和巴恩茨干杯，巴恩茨问道：“斯大林元帅阁下，您对希特勒的死有何感想？”斯大林答道：“他没有死，他是逃到了西班牙或者阿根廷了。”杜鲁门临死前也提到过这句话。

盟军方面公布希特勒的死讯可起到震慑敌胆、安定人心的作用，而苏美的情报部门则在秘密搜寻希特勒。据美国谍报部的一位官员回忆说，当时美军谍报部门对它的成员首先下达的命令就是抓住希特勒，他说：“我们按照命令，在德国到处搜寻，苏联的情报部门也同样在搜寻，对任何传闻或小道消息都绝不放过。有一次，我们得到一个情报，说希特勒住在柏林的郊外，我立即赶了去，见到那里有个人长得和照片上的希特勒是一模一样。五官的特征，胡子的样式也一模一样，但经这人的家属及医生、朋友的证明则完全是另一个人。此后也碰到过不少这种情况，光我就见到过五个外形很相象的人。”

搜捕队在柏林郊外找到的那个人，确曾是“希特勒”。纳粹分子初见他时几乎要叫出“Hitler”，但他畏缩的神态和潦乱的衣着表明他不是元首。随后秘密警察将他抓去，拟训练为希特勒的替身。他的缺点是体形太不象，优点是口才不错，腔调稍加训练后也像希特勒。1939年11月8日晚，久经训练的替身在慕尼黑啤酒馆为纪念1923年的政变向老战士作一年一度的演讲。没有人怀疑他不是元首。他离开后数分钟，一枚定时炸弹爆炸，炸死十至十二人。这是一次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谋刺者是一个木工，纯系个人行为。但希特勒罗织了一桩嫁祸于英国谍报人员的假案。11月23日，真希特勒连作三次报告，强调进攻的决心不可动摇。而在此时，那个可怜的替身自感这样干下去凶多吉少，设法逃走了，躲到柏林郊外的亲戚家缩在地窖里不敢出来。直到柏林陷落，他才出来溜溜，没想被美军谍报人员发现了。好在谍报部门没有审问他，发现他不是希特勒就将他放了。很多年后他才敢说出自己的经历。

美国陆军情报部上校在德军司令部调查时发现，所谓希特勒和爱娃自杀的那个地下室里留下血痕，据化验既不是希特勒的，也不是爱娃的。这更坚定了他的搜捕的决心。

5月8日苏军在废墟堆里发现了“希特勒”的尸体，但他的随从否认了这一点。这可能又是他的一个替身。狡兔三窟，希特勒究竟有几多替身，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清楚。

搜捕人员发现了许多与希特勒相像或酷肖的人，当时他们只是确证这些人是否真希特勒，并未去管他们是否替身。当过替身的人有的一辈子缄口不言，有的后来就讲出去了。有一个替身披露说，凡是被挑中当替身而不能胜任的统统被严密管制起来，最后很可能被杀了。他本是要留到最后担任某种特殊使命的，结果数发炮弹掀翻了他所在的房子，他连滚带爬地跑到一户人家躲起来，直到被苏军发现，他说，可能不止他一个替身在最后关头担任秘密使命。这种使命估计是掩护元首逃跑，或者在元首不幸身亡后取代他行使职能。假如他没被那颗炮弹救出来，过不了多久就会去承担那项危险的使命

了。

多年以后，在巴索蒂的经历被披露出来后，人们仍然要问：希特勒逃到哪里去了呢？并且他真的逃出去了吗？他舍不会在出秘密通道后就被流弹击中了呢？或者，会不会就在地道里被堵死了呢？

8. 历史谜案待尚解开

希特勒是否逃走是一个谜，而替身的存在更加使得这个谜案扑朔迷离。因为即使“希特勒”真的被人发现逃走了，他也很可能是一个久经训练、负有重大使命的替身。

瑞典的福克·巴梅特伯爵声称4月24日从海因里希·希姆莱那里闻悉希特勒患了脑溢血，可能已经死了。

假如希特勒真在4月24日死去，那么戈培尔、博尔曼等肯定会让替身来维持残局，那以后发生的一切事都将是其替身的了。

苏美方的公告、报道之类由于种种特殊考虑具有不确定性，南美的报导则更有参考性。美国和欧洲不登的新闻他们会载出，并且作为逃亡的纳粹分子集中地，这儿信息也来得快。

下面三个情报来自南美智利的报纸。

其一是圣地亚哥《信使报》1948年1月10日报导：

德国士兵证明目击希特勒逃亡——一位不希望公布姓名的二十四岁的德国坦克兵证明1945年4月29日目击希特勒乘坐搬运伤兵的装甲车逃离了司令部。这番话并没有引起官方的很大注意。

希特勒出逃肯定会有固定安排，不会让人轻易看到，所以这个希特勒是一混淆视听的烟幕弹，故意让人看到。他只是一个替身。当然也许并非有意放出的烟幕弹，而是这个替身在混乱之际仓皇出逃，那个士兵误当希特勒了。

第二个情报也是圣地亚哥的一家日报，名叫《每日新闻》。它也是一家相当有影响的报社，那份报上刊登着一个德国人的一段话：

1945年4月30日，柏林已经完全处于混乱状态，但是坦佩尔霍夫机场却很平静，广播、雷达及其它的地面设施仍在高效率地运转着，飞机的起落也很正常，平均六分钟一架飞机着陆，一小时内有十架飞机升空。当时这一带已处于盟军的重围之中，由于德军高速战斗机和喷气机还占着制空权，因此机场的跑道未受到任何破坏。大炮的轰鸣，机关枪的声音连续不断地传来。机场的播音员收到了苏军正向市区推进的消息。下午4点15分，一架JU—S2着陆了，机上走下一批调来守卫柏林的SS部队，他们个个年龄都在十八岁左右，此外有一批人是另一架飞机载来的，他们在柏林加了燃料马上又要出发，那里面我认识一个机械师B，我曾经帮他向当局申请不参加兵役。就在飞机加油的时刻，突然站在B边上的播音员用肘子捅了捅他的腰间，无声地示意他看前方，大约在距他们一百到一百十公尺处停着一架飞机，型号是“米沙·舒密特332型”。B和那个播音员分明看到了他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站在飞机边上，他穿着灰色的披风，正和几位前来送行模样的人在亲切地交谈着什么。他们俩在加油的时间里足足看了十分钟光景。4时30分左右B和他们的飞机起飞了。七个半小时后他们在半夜里听到了军方关于希特勒死去的广播，着实大吃了一惊。B一口咬定他千真万确看到了希特勒的时间是在1945年4月30日午后4时1分，地点是坦佩尔霍夫机场，在西斜的阳光里看见了阿道夫·希特勒，当他听到希特勒死讯时还以为是飞机失事了。

希特勒从秘密通道来到机场，时间上是吻合衔接的，但他为什么要抛头露面十分钟？兵家之诡道是欲藏故露，真的不现身，用假的来迷惑人。另外，机械师B没有看到爱娃。这是不大对头的。最可靠的结论是：B看到的是一个替身。这么多替身现身作法，足够苏美方谍报部门晕头转向，手忙脚乱了。

还有一条消息源自 1948 年 1 月 16 日智利的《闪电》报，其概要是：1946 年 4 月，一位名叫彼德·柏姆加特的德国空军军官声称，他曾将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从坦佩尔霍夫机场送到了丹麦的通达——当时丹麦还处于备军手中。然后希特勒一行在通达换乘飞机飞往了亦在德军手中的挪威克里斯蒂安松，在那里潜艇等着接应他们。这条消息表明希特勒可能真是从坦佩尔霍夫机场逃走的，当替身在众目睽睽之下谈笑时，希特勒和爱娃已起程。其后替身也被送到某一个地方。

关于希特勒的逃亡去向后来有多种说法，比如说他藏身在西班牙一所修道院里，或是乘潜艇逃到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或在南美一个农场里。从现有材料判断，希特勒逃到一个海岛上的说法最为可信，至于人们说在别的地方发现的踪迹，那不过是他的替身而已。

历史谜案虽然尚未解开，但希特勒作为一个昔日的风云人物已经不会再对这个世界造成什么影响了。有关他的谜底可能慢慢地从容地甚至是消遣性地去探索。

第十九章垂死挣扎

1. 阴谋屡屡失败

记者路易斯·罗希纳曾几次将德国国内的抵抗运动的情况告诉罗斯福，希望能使他相信并非所有德国人都是纳粹。他也准备将两组反抗希特勒分子的电报密码告诉罗斯福，以便他直接告诉他们，在德国建立何种政权盟国才能接受。罗希纳试图晋见总统，却未成功。罗斯福拒绝与他相见，此系美国之官方政策，与无条件投降之政策相符。此政策之目的，不单是为了不鼓励德国的抵抗分子，而且也是为了避免重要的接触。承认在德国境内存在反希特勒的抵抗运动，这是禁止的。

抵抗运动虽然受阻，它仍在策划推翻希特勒政权，人们一致同意，只夺取政权还是不够的。第一该被暗杀的就是元首本人。于是，奥斯特将军及其一伙，便挑选了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参谋长海宁·冯·特勒斯科夫将军作为执行人。他决定将希特勒引上前线，在他的座机的内安放定时炸弹，在返回时爆炸。1943年3月13日晚，特莱斯科夫的一名青年军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带着一个包裹来到机场。这是个炸弹，用的是英国的塑料炸药。施拉勃伦道夫给炸弹定了时。片刻后，他将这个包裹交给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一名上校，帮他带给“狼穴”里的一个朋友。

元首的飞机便起飞了。这颗炸弹原定在明斯克上空爆炸。但是两小时已过去了，还无任何坠机消息传来。飞机已在拉斯登堡安全着陆了。密谋者惊得目瞪口呆。现在，他们不能不在炸弹爆炸前或被发现前将它取回。施拉勃伦道夫将它取回后发现，虽然撞针顶上了，但雷管没引爆。

数天后，这些密谋者又作了另一次尝试。3月20日午夜时分，在柏林“艾登饭店”的客房内，施拉勃伦道夫将这包塑料炸药交给了克鲁格的情报主任鲁道夫·克里斯多夫·冯·格斯道夫上校。他的任务是自杀性的。希特勒将参加次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英雄纪念日”的庆祝活动。他将趁机接近元首，将希特勒和自己炸成碎片。

次日，格斯道夫穿着大衣，左右口袋里各装着一枚炸弹，出现在军械库。上午11时，希特勒来了。在听了柏林交响乐团演奏的布鲁克纳的一段作品后，元首便在里院作了一次简短的演讲。当元首前往大厅观看从俄国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时，格斯道夫将手伸进左边的口袋把英制引线卡破了，需要10分钟才能引爆。陪同希特勒的有希姆莱、凯特尔、戈林，以及十来个其他随从人员。这位未来的杀手靠近了元首左边。

施蒙特曾对格斯道夫说过，元首将参观展品的半小时。不料，元首对展览兴趣不浓，不到5分钟便出了大楼，使格斯道夫惊得目瞪口呆。紧跟希特勒出去，这已是不可能了，而他只有5分钟去处理导火线，且不能被发现。他挤开一条路，进了一条走廊，找到了一个男厕所，他匆匆将口袋中的引线取下，在预定发火前数秒钟，将它扔进便池，用水将它冲了下去。他带着炸弹离开了大楼。

对这两次要取希特勒的命的尝试，盖世太保虽未曾怀疑，却疑心陆军里盘踞着不少卖国者。15天后，他们在陆军司令部逮捕了汉斯·冯·杜那尼。奥斯特虽然及时毁灭了罪证，过了不久也被逮捕。密谋者不但失去了一个干练的领袖，而且也失去了彼此间的联系。

在1943年9月至1944年2月11日之间，他们又作过4次尝试。第一次是，一个名叫赫莫特·施蒂夫的将军，试图在“狼穴”里安装定时炸弹，让它在午间开会时爆炸，但在最后时刻这个将军丧了胆。1个月后，一个名叫

布舍的陆军上尉，同意在展览一件新军大衣时，将自己与希特勒一起炸死。但是，以敌机投掷炸弹的形式出现的命运进行了干预。在展览之前一天，柏林遇见空袭，展览的大衣样品被毁。布舍只好返回前线。

1943年圣诞节次日，另一个从前线归来的军官，提着内装定时炸弹的手提箱，走进了午间开会的会议室。因某种缘故。这次午间会议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几星期后，他们又搞了一次，“大衣”计划。这一次，自愿承担这一任务的是埃瓦德·海茵里希·冯·克莱施特，他是阴谋发起人之一的儿子。英国皇家空军再次救了希特勒一命。展览即将开始时，因英机空袭，展览被迫取消。

最后一次失败后两星期，抵抗运动遭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希特勒下令将谍报局与党卫军保安处合并。这意味着阴谋的心脏部分已实际上被毁灭。奥斯特将军因涉嫌已被解职。他虽然仍行动自由，但因已被严密监视，用处也就不大了。看来，命运似乎真的在保护希特勒，在密谋者的营垒中充斥着绝望感，若不是来了个新领导者。此人是个参谋，军衔为中校，名叫克劳斯·申克·冯·施陶芬贝，还是个伯爵。施陶芬贝是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的英雄格奈斯瑙的曾孙。他放弃了当建筑师的计划，于1926年步入军界。与众多的其他军官一样，他为希特勒的征兵制而鼓掌，赞成德奥合并和占领捷斯洛伐克，为在荷兰和法国取得的胜利而欢呼。是“巴巴罗萨”使他丢掉幻想的。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罗森堡在苏联将非俄国人解放的政策。后来这项政策被压迫和谋杀代替了。他对一个军官说，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现在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希特勒杀掉。一个偶然的机，使他结识了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与他们一拍即合。然而，他的作用似乎是短命的。他的车子碾上了地雷，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失去了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若换一个人，他肯定会退伍的，但施陶芬贝却坚信，只有他才能将希特勒杀掉。于是，在1948年底，他重新归队。圣诞节次日他提着装着炸弹的公事包进入元首的会议室。他失败了，但失败本身却促使他去搞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虽然与前者相似。这一次，他精心作好筹谋：暗杀一成功，便同时在柏林、巴黎和维也纳实行军事接管。

施陶芬贝到柏林后，担任国内驻防军总司令的参谋长。这个新职务使他得以将到削弱的阴谋集团重建起来。他从年迈的领导人手中接过领导权，靠坚强个性及活动能力，从陆军一个强大集团那里得到肯定的保证：他自己的上司，陆军后勤将军，最高统帅部信号长，暗杀后其部队将夺取柏林的将军，以及其他主要的中级军官。

然而，时至今日，尚无哪位陆军元帅全心全意支持这项计划。克鲁格态度暧昧，曼施坦因又不愿过早地承担义务，因为他觉得此类政变必导致东线的崩溃。最有希望的候选人是隆美尔，但即使是他，也有严重保留意见。“我相信，拯救德国是我的责任，”他反对暗杀一举。那只会将希特勒变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烈士。陆军应将元首逮捕，将他交给德国法庭，让他为自己所犯罪行负责。

1944年春，由于来了个新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中将，隆美尔在这项阴谋中越陷越深。斯派达尔既是军人又是哲学家，曾以最优秀成绩获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说服了隆美尔，让他与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在巴黎附近的乡间秘密会见。在他们的参谋长的积极极帮助下，两人在这里制订了一项用签订停战协定的办法结束西线战争的计划。全部德军将

撤回德国本土，盟军则停止对德国的轰炸。希特勒将被逮捕，德国由抵抗运动的军队暂时接管。与此同时，东线的战争仍将继续，估计英美两国的军队将加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隆美尔很热心，竟要把伦斯德也拉进来。伦斯德虽然同意这一计划，却不愿直接涉及此事。“你年轻”，伦斯德说。“你了解人民，热爱人民。你干吧。”

隆美尔参与此项阴谋，斯陶芬贝及其集团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个因战争失败了才背叛希特勒的纳粹分子。他们也不同意继续攻打俄国的计划，觉得单独与西方媾和是不现实的。再者，斯陶芬贝等人一心想暗杀希特勒而不是将他逮捕。时至1944年6月1日，他们觉得，必须在盟军入侵前了却此事；敌军一旦打进本土，任何一种体面的和平都是不可能的了。现在，他们已有了一个政变的详细计划。这计划，它是以元首批准的一项措施为基础的，官方的行动叫“女神”，是希特勒用以镇压战时士兵和德国境内的外国苦役工人骚乱的一项计划了。为了镇压任何一种叛乱或起义，计划要求可以宣布紧急状态和立即动员足够力量。斯陶芬贝的计谋是，利用“女神”作为在全国和在每一条战线上发动政变的信号。而希特勒曾明确说过，“女神”的警戒令将由后备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发布，而弗洛姆对抵抗运动却又半心半意。

年长些的认为，即使政变成功，德国也难以免遭占领。最佳办法莫过于依靠西方，希望他们能公正地对待德国，阻止俄国蹂躏本土。但是，斯陶芬贝却决心作最后一次暗杀的尝试。他被提升为上校，任弗洛姆的参谋长。现在，政变一事斯陶芬贝本人便有权向后备军发布命令，从而夺取柏林。这个新的职务也使他常常接近元首。7月上旬，他便定下了行动计划：在天天举行的会议上向元首汇报，在那里放置一颗定时炸弹，将元首、戈林和希姆莱一齐炸死，得手后，他便飞回柏林，亲自指挥首都的军事接管。

斯陶芬贝组织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他却进行得井井有条，使总参谋部的几个同谋倍受鼓舞。他打电话那股劲头，真叫人高兴！他的命令既简短又明确。对重要人物，他彬彬有礼，而又自然得体。他总能把握局势。

斯陶芬贝的时机终于来了。7月11日，希特勒召见他，要他汇报补充兵员的情况。他带着公事包，里边装着许多文件和一枚英制炸弹来到贝格霍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希姆莱不在会议室内。他找了个借口，给座落在本德勒大街的总参大楼挂了个电话。他问陆军总办公室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我们是不是干？这颗炸弹仍能炸死希特勒和戈林。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待能同时炸死三人时再说。

7月15日，机会又来了。斯陶芬贝再次奉命去见希特勒。他已将司令部迁至“狼穴”。他带着炸弹去了“狼穴”。这一次，密谋者们志在必得。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于上午11时，即会议前两小时，下令执行“女神行动”计划。这便可给后备军和邻近的机械化军校的坦克以时间，能够于下午早早将部队开进首都。

会议准时于下午1时开始。斯陶芬贝简短地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后，便出去给本德勒大街打电话告诉他们，希特勒在会议室内，他立即回去安装炸弹。待他回会议室后，他发现希特勒因故离去，不再回来。15分钟后，斯陶芬贝才再次找到借口，将消息告诉柏林。此时是下午1时30分，部队已直扑柏林。奥尔布里希特匆忙下令取消“女神”，部队只好悄悄返回营地。

新近的失败使一些密谋者锐气大减，产生了动摇。斯陶芬贝却不然。他

约较年轻的同事们在他家中议事。斯陶芬贝的表弟报告了一条让大家振奋的消息。他说，德军即将被突破，隆美尔已下定决心，不管接替伦斯德职务的冯·克鲁格元帅如何动作，他都支持他们的计划。然而，命运再该出面干预。就在次日，联军的飞机炸中了隆美尔的小汽车，他身受重伤。

返回“狼穴”的军官们再也认不出这个地方了。原来又矮又小的地堡，已经不翼而飞，代之而起的是高大的钢筋水泥建筑物，屋顶上还有移植的草木掩蔽。由于天气炎热，希特勒常呆在新地堡里，因为地堡比木头建的兵营凉爽，他的情绪很坏，常说睡不着，头痛。副官们为了使他开心，常让他与客人们玩。比先前喝酒喝得更凶的霍夫曼已令他生厌，但建筑师吉斯勒教授却常用制作巧妙的模型使他笑逐颜开。在这炎热的日子里，希特勒的脾气可能不好，却表现出乐观情绪，他对戈培尔说，历史的钟摆很快要摆回来了。

7月18日下午，“狼穴”命令斯陶芬贝两天内前来汇报。他要向希特勒汇报的内容是能向东线投进多少后备兵员。东线的战区，由于两翼新近连战皆败，已面临崩溃。19日整天，斯陶芬贝都呆在本德勒大街，作好了最后的准备。下午，他主持了密谋者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匆忙地安排好了次日的行动信号；大家一致议决，大部分信息都按预先安排好的次序口头传达。用电话或电报时必须使用暗号，而且只准在传达重要事情时使用，因为整个电话系统都被盖世太保窃听。

窃听密谋者是知道的，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是盖世太保的官员，包括在柏林接管了盖世太保主要办公室的党卫军将军在内。党卫军内，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反希特勒情绪。连党卫军保官处也充满了叛乱的气氛。为了德国的生存，外国情报处的主任舒伦堡也与陆军的密谋者一样，急于要除掉希特勒。1942年年底，他曾诱使希姆莱签署一项实现与西方媾和的计划，如需要，可以叛变希特勒为代价。在希姆莱的同意下，抵抗运动的一名文官卡尔·兰格本在斯德歌尔摩分别会见了英美两国的代表，探讨和谈的可能性。盖世太保偶然截获并被破译了一封电报，得悉希姆莱的律师已为和谈抵达瑞士。盖世太保将此电直接交给了希特勒。希姆莱当面向希特勒发誓，说自己完全无辜并永远忠于元首。希特勒相信了他，这或许是因为他的工作太重要了。希姆莱逮捕了兰格本，把他送进了集中营，自己立刻割断了与抵抗运动的所有联系，以免他的主子进一步调查。

使人难以置信的是7月19日无论是舒伦堡还是希姆莱，对陆军的地下阴谋即将实现一事，均一无所知。他们知道在保守的官员中，在退伍军官中，在右翼基督教知识分子中，以及在社会主义政客中，确有抵抗势力，但对斯陶芬贝及其年轻的伙伴却从未怀疑过。几个月前，舒伦堡曾就能否铲除希特勒一事问过威廉·乌尔夫一名由党卫军支付薪金的占星学家。乌尔夫说，只解除他的职务并不能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发生的事情太多了。20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希特勒的星辰，他终将如何，我心里一清二楚。他可能被暗杀致死。对于他的死，全世界可能永远无法得知详情。

2. 最后一次死里逃生

1944年7月19日下午，在本德勒大街，斯陶芬贝已为次日的行动作好了安排。他叫司机到波茨坦去找一位上校，把一个手提箱取来。斯陶芬贝解释说，箱内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保密包裹，务必保管好。司机执行了这一指示，晚上把它放在床边。提箱里边放着两颗炸弹。

在“狼穴”，晚上喝茶时，希特勒心神不定，神情紧张。施洛德小姐问他为何如此恐惧。“我希望不致发生什么事”，他简短地答道。在一阵难堪的沉默后，他说，现在若发生什么麻烦事，那就会受不了。我不能生病，因为德国现时的处境很困难，没有人能接替我。

1944年7月20日。

早晨6时刚过，施陶芬贝便坐车离家进城。在城内，一名副官赶来与他汇合。在兰格斯多夫机场，他们见到施蒂夫将军后，一同上了主管后勤的将军为他们准备的飞机。10时30分，这架飞机在拉斯登堡附近的空军基地着陆。飞行员奉命就地待命，于中午将乘客送回柏林。

车子在林子里行驶了半小时后，3个密谋者便过了最高统帅部的第一道门，他们继续行驶，穿过了长约2英里的地雷带和碉堡群，来到了第二道门。进门后，他们便到了一个四周有电网围绕的大院。又过了1英里他们才到军官检查站。与通常一样，卫兵只检查了他们的通行证，未检查公事包。再前进约200码，他们便到了第三道围墙。这是希特勒和他的随身人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这个最里边的院子，四周有铁丝网围绕，由党卫军和秘密警察日夜巡逻。如要进入院内，连陆军元帅都得有希姆莱的安全主任签署的特种通行证才行。但是，这个里边装着炸弹的闪闪发亮的公事包，又再次未受检查。

这个公事包由斯陶芬贝的副官提着，他自己提的却是一箱公文。他满不在乎地走进饭厅，与营房指挥官的副官共进了一顿舒适的早餐。外表上他泰然自若，举止也很随便。随后，他便找到了最高统帅部的联络通讯主任菲尔基贝尔将军。一旦炸弹爆炸，要靠他通知柏林的密谋者行动时刻已到，切断电话、电报和无线电联系，将“狼穴”与外界隔绝。

在确知菲尔基贝尔已作好了准备后，斯陶芬贝与最高统帅部的另一名军官闲聊了一阵，然后便信步朝凯特尔的办公室走去。这位元帅告诉他一个令人有些吃惊的消息，由于墨索里尼下午要到，午间的形势分析会将提前半小时开始。凯特尔叫斯陶芬贝长话短说，因为元首要尽早离开这里。凯特尔不断焦急地看表，快到12时30分时，他说，该到对面的营房里开会了。半路上，施陶芬贝走到凯特尔的副官恩斯特约翰·冯·弗雷恩德跟前，问他哪里可以洗手。他去了邻近的一间厕所。由于这间厕所不适于安装炸弹，他们便回到厅内，向弗雷恩德打听，哪里可以更换衬衣。弗雷恩德将他们领进自己的卧室，自己走了，将他们留在里边。他用仅有的一只手的三个指头，抓着一把钳子安装好炸弹。

他们刚把炸弹小心翼翼地装进棕色的公事包，有个下士便进来催促。斯陶芬贝出来后，弗雷恩德便要帮上校提那个棕色公事包。施陶芬贝婉言谢绝。接着，两人便沿一条小路朝会议所在地的兵营走去。快到目的地时，弗雷恩德再次提出帮他减轻负担。这次，他接受了，还提出个要求，请安排我尽量靠近元首就座好吗？这样我才听得清。

凯特尔不耐烦地等候在门廊里。会议已经开始了。他领着他们进入会议室。会议有10扇左右的窗户，由于午间天气炎热，它们全敞开着。室内放一

张橡木长桌，平常供看地图用的。桌板很厚，由两个大支架支撑着。参加会议的人们站立在这张大桌的周围，只有希特勒一人坐着。他坐在桌子中间，背对着门。地图上放着一副眼镜。当站在他右边的阿道夫·豪辛格将军阴郁地宣读一份关于东线的战报时，希特勒在玩弄放大镜。希特勒看了看新来者，对他们的敬礼表示感谢。斯陶芬贝缓步走到豪辛格的另一边，把棕色公事包往尽可能靠近希特勒的地方随便一放，公事包靠大橡木桌的支架内侧立着，离元首只有6英尺远。当时的时间是12时7分，再过5分钟炸弹就会爆炸。趁其他人对豪辛格讲失败的故事听得入神之际，斯陶芬贝便偷偷溜了出去，居然未被人发现。他三步并作两步冲出走廊，出了大厅。

豪辛格也是反希特勒分子，但属外围组织，对这次爆炸计划一无所知。斯陶芬贝进来时，他看见了希特勒，却未想到马上就要出事，因为密谋者曾答应，下次谋杀时会预先通知他。然而，当斯陶芬贝把棕色的公事包放在桌下时，他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可能会出事！”由于希特勒正全神贯注，豪辛格多少受他的影响，所以，他的念头立刻便消失了。他的副官探身看地图，却受到那个公事包的阻碍。他用脚去挪动它，挪不动，便弯下身去，把公事包移到支架的外侧。这一移动本来是微不足道的，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海军上将普卡梅尔走到窗前，因为那里的空气好些。他坐在窗台上。那时是12时41分。元首远远地探出身子看地图，正看得入神。豪辛格正在说着“除非将集团军最后从贝帕斯湖撤离，否则，灾难……”

12时42分整，震耳欲聋的响声把他的声音全淹没了。火焰猛然上窜；玻璃碎片、木头和灰泥如雨点般打来。室内浓烟滚滚。在爆炸前的片刻，普卡梅尔觉得肌肉奇怪地痉挛了一下。倒下去时，他看见了窗台下的暖气片，便想是暖气爆炸了！但他马上醒悟到，不对，现在是夏天，也许这是在工地上做工的外国劳工搞的鬼。他虽然头昏目眩，却也觉得，最好还是呆在地板上。接着，他听见有人喊了一声：“火！”，他便向门口冲去。门板已平躺在地板上，他便跃身跳了过去。他突然问自己，其他人在哪儿呀？想着，便折身回去寻找元首。就在这时，希特勒与凯特尔一起出来了。元首的脸被烟灰弄黑了，裤子也被炸得破碎不堪。两人都满身是土和木屑。他们像梦游者似的打他跟前走过。这时，普卡梅尔才感到几乎无法呼吸，因为空气辛酸刺鼻，他跟着希特勒和凯特尔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一到外边，他一条腿的膝部支持不住了，倒在地上。他贪婪地吸着新鲜空气，瞥见希特勒和凯特尔朝最高统帅部的地堡走去，后边还有人跟着，但不知是谁。

党卫军副官根舍连爆炸声都未听见。他的耳膜破裂了。他前额流着血，眉毛也被烧掉了。室内烟尘滚滚，看不见亮光；地板最少凸起了3英尺高。军人的天性使他从一扇被炸碎的窗户爬了出来，急忙朝兵营的另一边走去。到那里后，正好赶上凯特尔和希特勒从里边出来。元首的裤子破烂不堪，头发乱成一团，身上却不见有血。根舍领着他沿小路走去时，希特勒问：“怎么回事？是不是俄国飞机扔的炸弹？”

斯陶芬贝离开会议室后，便直奔设在48号地堡内的通讯联络办公室。他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外边，等待炸弹爆炸。他们尽量随便地交谈着。一名司令部的通讯官员前来报告说，斯陶芬贝的车子已准备好了，然后又提醒他，司令官等他吃午饭。斯陶芬贝说，这他知道，不过他得先回会议室去。就在这时，爆炸声响了。

“出了什么事？”菲尔基贝尔喊了一声。通讯官不在意地解释说，大概

是某种动物又踩响了一颗地雷。斯陶芬贝出尔反尔了，他说，他不回会议室去了，要直奔司令家去吃午饭。他与菲尔基贝尔心照不宣，互道再见。接着他便与副官一起，钻进汽车走了。不一会儿司机在第一个检查站前停住了车。卫兵听到爆炸声后，关上了门。这时，他拒绝为他们开门。斯陶芬贝一声不吭，急忙走进哨所，向一位值班的中尉借用电话。他拨了号后，小声地说了几句，放下听筒，泰然自若他说：“中尉，我已获准通过。”哨兵未再提问题，路障挪开了。

里边响起了警报。斯陶芬贝再不能靠嘴巴把路障打开了。警卫营的一名军士长坚持不让任何车辆通过。斯陶芬贝再次使用了电话。这次，与他通话的是司令的副官。“我是冯·斯陶芬贝上校伯爵”，他说。“我在南检查站给你打电话。上尉，你记得吧，今天早晨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因为有爆炸声，卫后不让我通过。我有急事呀。”接着，他撒了个谎。“弗洛姆将军在机场等我。”他匆匆把电话挂了。“同意让我过去了，你听见了，军士长”但这位军士长未被吓倒，连忙打电话去对证。果然不错。斯陶芬贝松了一口气。

当斯陶芬贝和副官坐车赶至飞机跟前时，已经快到下午1时30分。片刻之后，他们便升空了。前面还有3个小时的航程。由于飞机上的无线电没有柏林广播的波段，他除了担心外，再也无事可做。菲尔基贝尔是否已把消息传给了本德勒大街的密谋者？如果传出去了，他们是否有决心夺取首都，把事先准备好的电文发给两线的各位司令？

那个棕色公事包如果不是被挪至橡木桌支架的外侧，希特勒恐怕已一命呜呼了。元首同样幸运的是，他身后的那扇门直接与一条又窄又长的过道相通，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从那里冲击去了。好运气，令人难以置信的运气，再次救了阿道夫·希特勒一命。

爆炸发生后几分钟，医务人员和抢救人员便行动起来。重伤者被救护车运往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抢救。首先为元首治疗的是他的私人医生汉斯卡尔·冯·哈塞尔巴赫。他为希特勒包扎好伤口，肘部严重扭伤，用吊腕带将他的右臂吊起来。希特勒喊道，“现在我可要采取措施了！”与其说是生气，倒不如说是高兴。

莫雷尔医生赶来，为元首检查了心脏，还给他打了一针。病人处在兴奋状态，不断重复说，我什么事也没有。他的脉搏正常，这使莫雷尔医生很是惊异。三个秘书闯了进来，亲眼看见元首还活着。看见他的头发竖了起来，像豪猪似的，特劳德尔·容格差点笑了出来。他用左手向她们打招呼。他微笑着说，“我再次安然无恙。这再次证明，是命运选择了我去完成我的任务。否则，我就话不成了。”

接着前来祝贺的是希姆莱。他也认为是建筑工人把炸弹筑在墙里。还是一个外行人把线索弄清了。侍从林格去了会议所在地的兵营，从主管电话室的下士那里得悉，斯陶芬贝曾在那里等柏林的紧急电话。石来，不知谁想起，斯陶芬贝上校把一个公事包放在桌下。他们忙给机场挂电话，证实了斯陶芬贝已于下午1时多一点匆忙飞返柏林。现在，希特勒再也不怀疑了，斯陶芬贝就是罪魁祸首。他下令将他逮捕。

由于一连串奇特的偶然事件，这道命令未发往柏林。爆炸发生后不久，希特勒的一名副官命令统帅部通讯官山德尔上校把电话、电传线切断。任务完成后，他把此事向通讯联络主任菲尔基贝尔作了汇报。作为一个密谋者、担负孤立统帅部的任务的菲尔基贝尔庄严地说，采取这个行动完全正确。但

是，片刻后，在得悉希特勒未死时，他往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个电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对他参谋长说，“元首活着。将一切堵死！”这位参谋长对这惊人的消息心领神会，因为他也是个密谋者。几分钟后，统帅部和陆军司令部的主要变电室都关闭了。

3. 陆军政变失良机

通讯的切断为柏林的密谋者提供了夺取首都的时间，但他们并未采取行动，原因是：本德勒大街已乱成一团，由于不知道希特勒是否已死，阴谋起事者不愿将“女神行动”付诸实施。“狼穴”传来的消息含混不清，他们不敢冒险再来一次虚惊。

于是，在总参谋部大楼，人人都不安地等待着斯陶芬贝回来。阴谋起事的两个有名无实的领导人，贝克将军和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本应发布事先准备好的通告和命令，向全国广播希特勒的暴虐统治终于结束了。但两人都未来到本德勒大街。

也许是因为天气的关系。天空阴沉沉的，空气很压抑。密谋者坐等菲尔基贝尔低“狼穴”的进一步情况报来。什么消息也没有。这样，宝贵的时间便白白过去了。

午餐前，希特勒拒绝休息，坚持独自外出作长距离散步，与开始时受到怀疑的建筑工人们交谈。他的党卫军副官远远地看着他，心里猜想，他是有意让人们知道他还活着，他已不再认为工人们与此事有牵连。午餐时，施洛德小姐惊奇地发现，他的面容变得年轻了，也显得很镇静。不等人们催他开口，他便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告诉他们。我的运气好得令人难以置信。那张桌子的支架如何保护了他。他自豪地把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裤子拿给众人看。如果爆炸发生在地堡里的大会议室内而不是在用木头建成的兵营里，那末，他相信，所有人都会被炸死。怪事！好长时间来我都有一种预感，觉得会有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

午餐后，他乘车前往“狼穴”附近的小车站月台。天空乌云密布；稀稀拉拉的几个雨点，解除不了下午的闷热。他把帽沿拉得低低的，挡住了脸，还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月台上走来走去，直至墨索里尼的火车进站。他的客人重建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权，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希特勒的逼迫下，处决了不少叛国者，包括他的女婿齐亚诺在内。元首想的只有当天发生的事件。他一边伸出左手，一边激动地说，几小时前，我经历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好运！他坚持立刻带客人前往犯罪现场。希特勒述说了事情的经过。他的声音非常单调，好像他与此事无关似的。

两人默默地视察着被炸毁的会议室。墨索里尼在椅子上就座后，希特勒坐在一个箱子上。希特勒把爆炸情形原原本本地作了解释。墨索里尼听得好生惊讶，眼珠子骨碌碌直转。希特勒又向他出示被炸破的裤子，相当轻松地说，让他不高兴的是，他的一条新内裤给弄坏了。墨索里尼苦笑了一下。接着，希特勒便让他看后脑勺的头发给烧焦了。

墨索里尼被吓坏了。最高统帅部里怎能发生这种事情？希特勒兴奋起来。他再次告诉总理，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受了重伤，还有一人炸到窗外去了。他谈到在几次针对他的暗杀行动中他是如何死里逃生的。今天在这里发生的算是高潮！最后一次的死里逃生，毫无疑问，是一个信号，表明他为之服务的伟大事业定能渡过目前的险关。在他的热情的感染下，墨索里尼也开朗了。他说，我们的处境很糟，甚至可以说是绝境，但是，今天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却给了我新的勇气。

他们离开被炸坏的会议室，步行下了小路，准备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希特勒走到铁丝网前，再次与工人们交谈。他告诉他们，他起初对他们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的调查人员已发现了真正的罪魁祸首。到了茶室后，他的

情绪突然变了。他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由于通讯已局部恢复，他与墨索里尼的会谈不时被将军们的电话打断，将军们想要知道，外边报道他已死亡的消息是否属实。希特勒的情绪一落千丈，沉默着，还疑心重重。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对戈林、凯特尔和里宾特洛甫3人间进行的舌战充耳不闻，互相指责，都说是由于对方的错误才把德国引入绝境。当海军上将邓尼茨指责陆军叛变时，他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又进入新的回合。当戈林随声附和、同意邓尼茨的意见时，邓尼茨却又把矛头一转，把一肚子怒气全发泄在空军身上，说他们表现恶劣。

天下起了小雨，雨点不停地打在玻璃窗上。不知是谁提到罗姆叛乱一事，只是在这时希特勒才活了过来。他探身向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是命运之子。他勃然生怒，跳了起来。在自己人的怀抱里叛变的人罪该万死！他们会被碎尸万段的！他话中带着威胁，很是刺耳。将他们灭绝，灭绝他们！他的怒气来得快，消得也快，复仇的幻影一消失，他便突然变得空虚了。他双眼失去了活力，脸色惨白。

凭着意大利人的锐敏的洞察力，墨索里尼想必觉得该由他去解围。他将一只手放在希特勒手上，微笑着看了看他。此举令元首从沉思中醒转过来。不知谁把外边的门开了。希特勒忙派人去取墨索里尼的外衣。他解释说，下午一般会起东风，他不能让他的客人着凉呀。墨索里尼用意大利语回答说：“在这样的时刻，意大利的总理是不会着凉的！”但他却穿上了军大衣。

下午3时42分，斯陶芬贝终于在柏林城外的一个机场着陆了。他感到奇怪的是，不管是敌是友，机场上无人等待他。他的副官给本德勒大街去了个电话，找到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他用暗语告诉他，暗杀已经成功。奥尔布里希特的答话很含混，这说明“女神”并未行动。斯陶芬贝夺过话筒，要他们立即行动，不必等他回来。他叫了一辆空军的车回柏林。

时至下午3时50分，奥尔布里希特才开始行动，要陆军柏林军区司令科茨弗莱契将军立刻向警卫营各单位、施潘道卫戍区，以及两所陆军训练学校发出戒备令，要他们作好一切准备。并未参与这一计划的科茨弗莱契依命行事。

为加速事态发展，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亲口向另一名密谋者、柏林的城防司令冯·哈斯将军发出戒备令。下午4时10分，他的部队已准备好行动。在本德勒大街，哨兵们已作了戒备。奥尔布里希特向警卫营营长作了口头指示，若有党卫军强进行人，便以武力对待。不到几分钟，过境车辆被令停驶，所有外出通道均被堵塞。

奥尔布里希特现在做的，理应在3小时前做完。他突然闯入弗洛姆将军的办公室。弗洛姆没有完全卷入这一计划。他敦促弗洛姆，作为后备军司令，向各军区司令发出“女神行动”的戒备令。有野心又喜欢装腔作势的弗洛姆，与几个月来的表现一样，又犹豫不决。他坚持先给凯特尔挂电话，待证明希特勒真的已死再说。

“一切都跟平常一样”，凯特尔从茶室回话说。弗洛姆说，他刚收到一份报告，说元首已被暗杀。听到这话，凯特尔发火了，全是胡说八道。元首依然健在，不过受了点轻伤而已，我顺便问你一下，你的参谋长冯·斯陶芬贝哪里去了？弗洛姆很紧张，连忙回答说，上校还未向他报到。他也就此暗暗放弃密谋，洗手不干了。

几分钟后，大多数密谋者都集中在奥尔布里希特的大办公室里，焦急地

等待着斯陶芬贝。上校神采奕奕地闯进办公室，带来了热情和信心。斯陶芬贝把自己看到的告诉了他们，一声巨响，火焰和浓烟可以断定希特勒已经死了。必须立即行动，一秒钟也不能再浪费了！即使希特勒仍然活着，也要尽一切努力，推翻他的统治。贝克同意这一意见。

在本德勒大街，斯陶芬贝正在使出全身的解数，力图将弗洛姆将军再次争取过来，他向他保证，希特勒确实死了。但弗洛姆却一再重复凯特尔的话。斯陶芬贝撒了个谎：“我亲眼看见人们将死了的希特勒抬出去的。”

“根据这点”，奥尔布里希特插话说，“我们已向各军区司令发出了内部发动兵变的暗号。”弗洛姆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他一边捶桌子一边高喊，这分明不服从上级。他下令取消“女神”的警备令。

弗洛姆说，这次行动失败了，你必须立即开枪自杀。施陶芬贝断然拒绝。奥尔布里希特也请求弗洛姆立刻采取行动，否则，德国将永远被毁灭了。弗洛姆把矛头转向了他。“奥尔布里希特，这是不否意味着，你也参与了政变？”“是的，将军。不过，我只是外围边上的人物。”

身材高大的弗洛姆，低头对奥尔布里希特怒目而视。“那末，我正式将你们逮捕。”奥尔布里希特面无惧色，同样怒目而视。“你无权逮捕我们。你不明白谁在掌权。是我们要逮捕你！”两位将军从唇枪舌剑发展成拳脚交加。斯陶芬贝前去解围，脸上挨了一拳。弗洛姆这个庞然大物，只是在手枪的威逼下才被制服，他被捕了，被关在隔离房间。下午5时许，大楼的各大小进出口，都安了岗哨。持有由斯陶芬贝签署的橙色通行证者，方得进楼，没有类似的通行证，谁也不准离开大楼一步。

冯·哈斯将军却陷入了困境。1小时前，他以柏林卫戍区司令的名义，命令警卫营封锁政府区，谁都不准外出，不管是将军还是部长。原系“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之一的警卫营营长奥托·雷麦少校，要求首先证实元首确实已死。

雷麦的伙伴汉斯·哈根中尉也同样产生了怀疑。趁周围没有别人时，哈根对雷麦说，这好像是军事政变。雷麦相信了，哈根请求允许他去找他的老上司戈培尔澄清局势。雷麦给他找来一辆摩托车，并令他立刻将情况报回。雷麦在检查对内城的封锁情形时，哈根已坐在摩托的斗车里，直奔宣传部长的官邸去了。他听见戈培尔不时在喊，“军事政变！”

戈培尔的官邸已成了混乱的中心。柏林市长带着一名市政议员，也前来找戈培尔。相互矛盾的谣传把两人搞得糊里糊涂。施佩尔也是如此。刚才施佩尔看见一群雷麦的士兵，扛着机枪，朝布兰登堡大门跑去；还有的就在宣传部门口部岗，满头大汗的戈培尔，正在给党的官员和军区司令打电话询问情况。看来，驻扎在波茨坦的部队和省卫戍区的部队正朝城市开来。形势非常危急，但戈培尔却发现了一线曙光：叛军尚示在电台发表政变成功的通告。于是，他便急忙草拟自己的公告，这件事是很难处理的，因为将事实草草说上几句便会引起惊慌。

就在这时，被摩托车颠得够受的哈根，推开人群，挤到戈培尔跟前。这个军人兼作家上气不接下气地叙述了一通，戈培尔听得很不耐烦。末了，戈培尔问，雷麦其人是否可以信赖？绝对可信！他不是战场上8次负伤吗？戈培尔仍有疑心，令哈根把雷麦找来。如果两人半小时内不回，那末，戈培尔说，雷麦少校不是叛徒便是被武装扣押，他便派党卫军去夺取的卫戍区司令部。

下午 5 时 30 分，戈培尔再次被叫去听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督促戈培尔立刻广播，让人民知道他依然健在。戈培尔立刻将广播稿用电话传给了广播电台。电台已被步枝叛军占领，但戈培尔的声音却把叛军的指挥官搞糊涂了。他连忙答应不干预这份公告的广播。

与此同时，希特勒已为坐立不安的顾问们所动，怀疑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个叛贼，他再次给戈培尔打电话，严厉斥责他长时间拖延，不广播告示。戈培尔激烈地反驳说，此事不该由他负责，责任该由无线电广播处的人来负。希特勒相信了他。

最初谣传的希特勒的死讯，给几十个电话接线员带来了歇斯底里和眼泪。它传开后，人们感到愕然和恐惧。证明元首未死的新闻广播又给人们带来了喜悦的眼泪。贺电、贺信纷纷向“狼穴”飞来。陆军元帅米尔契在电报中称，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仁慈的上帝保佑了您，使您幸免于难，未遭暗杀者之毒手，为德国人民和陆军保存了您”。这些欣慰之辞，并非全是为了自我。绝大部分德国人都觉得，民族的前途有赖于元首。

在柏林，雷麦少校刚将政府区封锁完毕。他怏怏不乐，因为以现在仍未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他是怀着恐惧的心情执行任务的。任务完成后，他向哈斯作了汇报。对他所提的问题，哈斯的回答都含混不清，这更加深了他的恐惧，雷麦很是不满。后来，哈根前来找他，说戈培尔部长要立刻见他！此时，他已有心反叛他们了。雷麦暗想，这是内战。于是，他便同哈根上楼去见哈斯，把戈培尔的话又说了一遍。哈斯将军佯作吃惊，而当雷麦说哈斯必须立刻去见宣传部长时，哈斯竟命令他不准离开客厅。另一位少校，也是个密谋者对哈斯眨了眨眼，心照不宣。他说，见戈培尔是雷麦的职责，还应将他逮捕。雷麦出了大楼，心下十分烦乱，他带了 20 个人，直奔宣传部去了。

戈培尔正在核对时间。他曾几次打电话找雷麦，均未成功。现在，离截止的时间只有两分钟了。雷麦进来了。他并未告诉戈培尔他已奉命将他逮捕，他也不相信戈培尔之所云。他说，只有他亲耳听到元首说话他才相信元首还活着。

“悉听尊便，少校。”说着，戈培尔便给拉斯登堡挂了个电话。他对希特勒说，警卫营营长雷麦少校跟您说话。雷麦机警地接过话筒。里面的声音可能是录音，也可能是某人模仿元首说话的声音。“是你吗，雷麦少校？”他听到的声音说，“你现在在干什么？”这声音当然是像希特勒的，雷麦把迄今的所为告诉了他。但他的话肯定露出了怀疑的破绽，“你是否相信我还活着？”雷麦回答说，他相信。

希特勒说，他赋全权与雷麦，要他保证政府的安全。“你认为需要做的，你就做。每个军官，不管其军阶如何，都由你指挥。”他命令雷麦立刻全面恢复秩序。“如有必要，可动用暴力。”一个“暴”字，便使雷麦完全相信对方确是希特勒无疑了。他唰的一声来了个立正。希特勒重复了一句，“你仅对我负责”，并立即晋升他为上校。

雷麦把宣传部变成了指挥部。他首先给冯·哈斯将军打了个电话，说他刚与元首通完话，元首给了他指挥全权。他令哈斯立刻向他报到。哈斯愤怒地拒绝了。

“将军，如果你不想来，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雷麦说完，便派人去占领哈斯的司令部。接着，他又通知柏林地区各部队，说现在他们全归他指挥。各单位的指挥官，不管军阶高低，未提一声抗议，全都接受了他的指挥。

末了，雷麦上校将全营官兵集中在宣传部的花园里，听戈培尔亲口讲述暗杀的详细情形。此时，被制服了的冯·哈斯将军也来了。

4. 残酷镇压

本德勒大街的陆军总司令部内电话总机忙个不停。军官们不断打来电话，询问新闻广播的详细情况，起义的名义领导者之一，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身穿全副军装前来接管了。一整天，他都高高在上，但为了弥补他的姗姗来迟，便在下午7时30分左右，以陆军新统帅的身分，发出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指示：

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死了。一群寡廉鲜耻的、非战斗人员的党的领导人，利用这一局势，企图对战斗力量背后插刀，夺取政权，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此危急关头，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帝国政府业已宣布处于军事紧急状态，委任本人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

这封电报给另一位陆军元帅带来了新的希望。密谋者的克鲁格建议马上与西方签订停战协定。德国的新政权会同意停止用火箭对伦敦进行攻击，如果盟军停止轰炸德国的话。克鲁格热情被凯特尔发来的一份电报泼了冷水。元首仍活着，切勿理睬本德勒大街的维茨勒本——贝克叛逆集团发出的命令。

克鲁格的决心动摇了。他叫他们参谋长设法弄清最高统帅部里发生的事情。但他无法用电话找到瓦尔利蒙，也找不到约德尔或凯特尔。使克鲁格的希望重又复活。他给“狼穴”的一个密谋者挂了个电话，他证实希特勒活着！克鲁格失望地撂下电话，“想要他的命的行动失败了！”此事到此结束。

在柏林，曾下令夺取政权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也放弃了这项阴谋。对本德勒大街的混乱表示厌烦，快步出了大楼，坐上小车，向陆军司令部驶去。到了那里，他对军需官瓦格纳将军说，计划全失败了。说完了，又坐上汽车，回到他的农庄。

在“狼穴”，凯特尔刚发出一道命令，让希姆莱担任补充军的司令。凯特尔说，只有他和我发出的命令才必须服从。这道命令于晚8时20分用电传发出。

晚9时，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知，元首不久将亲自向全国人民发表讲话。然而，由于“狼穴”没有直播设备，广播大大延迟。

希特勒最宠爱的突击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刚好也在柏林。当他听到元首仍健在的消息时，便立即前往维也纳视察他为破坏而训练蛙人的学校。黄昏，正当他在安哈尔特车站要登上火车时，一个军官沿着月台跑了过来。他边跑边喊，说城内发生了军事叛乱，斯科尔兹内已被授命在那里恢复秩序。

他匆匆赶至党卫军保安处总部。在那里，他得到消息说，某些反叛的陆军领导人正在夺取首都。舒伦堡说，局势不明朗，而且很危险，他脸色苍白，跟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作了一个对剧性的姿态。如果他们来这里，我就在此处保卫自己！斯科尔兹内忍不住笑了。他劝舒伦堡把手枪拿走，别搞什么自杀了。

斯科尔兹内向设在柏林郊区的一个专门训练破坏者的学校里的一个连队发出警戒令后，便亲自进城察看。政府大院里非常安静。有报告说，武装党卫军也在搞阴谋。为了核对这一情况，他便前往里希特弗尔德视察党卫军的兵营。全部非常平静。接着，他又驱车去党卫军的一个师部打听消息，没听到什么，便又开快车前往万湖附近的空降部队指挥部。斯科尔兹内在施图顿将军的别墅旁的土墩上发现了他。将军穿着一件睡袍，正聚精会神地阅读一大堆文件，妻子在一旁做针线活。在军事叛乱中，德国最主要的司令官之一

竟这样悠闲自得。施图顿对斯科尔兹内所说的并不信以为真。直至戈林打来电话才得到证实。斯科尔兹内便回舒伦堡办公室去了。他一进门便被叫去听电话。“你有多少人？”约德尔说，把部队带到本德勒大街去支援雷麦少校的警卫营，他们刚奉命包围大楼。

在本德勒大街，绝望的情绪越来越浓。一直在保卫陆军总司令部的警卫营，在营长的命令下，正开赴戈培尔官邸的后花园集合。正门只有35名士兵留守。大楼内，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于晚10时30分第三次将军官们召集起来，说，警卫营已撤走，应将保护大楼的任务接过来。他说，6个出口处每个都得有总参的军官把守。

一群武装的忠诚分子，暗暗下了决心，忠于他们对元首立下的誓言。晚10时50分左右，这些人（一共8人）腰间挂着手榴弹，手持冲锋枪或手枪，突然闯进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正当奥尔布里希特劝他们镇静时，斯陶芬贝进来了。他急忙转身逃走，冲进客厅。一阵扫射。斯陶芬贝身子一歪，好像中弹似的，接着便窜进隔壁一个办公室。过了不久，他便与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被擒。已被释放的弗洛姆挥舞着手枪说，“我现在要像你们对付我那样对付你们。”

“你没有资格叫我这样做，你原是归我指挥的”，贝克将军说。说着，他便伸手去手提箱内取手枪。

弗洛姆警告他，要他将枪口对准自己。贝克的脸上沾满了血。他要一支手枪，一声枪响。弗洛姆往里一瞧，只见贝克这次又失败了。“帮帮这位老先生”，一个下士将失去知觉的贝克拖到室外，朝他的脖子上开了一枪。

外边，一辆军车的车灯把院子照亮了。由于车灯上了罩，院里并不很亮。这时已是深夜。被判处死刑的4人站在一个沙堆前。奥尔布里希特很镇静。斯陶芬贝死前喊，“我们神圣的德国

万岁！”。

弗洛姆庞大的身躯出现在大楼的门廊上。他打院子里走过，检阅了行刑队。他简短地讲了话，以“希特勒万岁！”一语作结束。然后，他便有点故作姿态地朝大门走去，把车叫了来，消失在黑暗中。在本德勒大街的电报中心，一封电报拍发出去，不负责任的将军们试图政变，已被血腥镇压，所有罪魁已被枪决……

正当弗洛姆步出大门时，一辆白色的赛车嘎的一声在门前停住了。开车人是施佩尔，乘客是雷麦上校。弗洛姆好像是个无辜者似的说，我刚把一些罪犯处决完毕。雷麦说要是他就不这样做，你要为你的行动负责。雷麦建议弗洛姆立刻向戈培尔报到。弗洛姆与施佩尔一起走后，奥托·斯科尔兹内带着人马来了。他问雷麦：“发生了什么事？”雷麦也一无所知，他只是奉命前来包围大楼的。

斯科尔兹内说，他要进里边去。把连队在院里安插好后，他便大步流星上楼，朝总参谋长的办公室走去。他决定自行其是，恢复秩序，他把认识的参谋召集起来，让他们继续原来的工作。

身居指挥要职的，不是死了便是失踪了，谁来签署命令？斯科尔兹内说，命令由他签，一切责任由他负。陆军总司令部的机器重新开始运转后，斯科尔兹内与约德尔取得了联系。约德尔让他继续指挥。斯科尔兹内建议，派个将军过来吧，约德尔却坚持让他以元首的名义进行指挥。斯科尔兹内于是下令取消“女神”戒备令，要所有指挥官听候新的命令。

施佩尔将弗洛姆拉到宣传部。弗洛姆要与希特勒私下通话，戈培尔对此不予理睬。戈培尔来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命令在弗洛姆的房门口安一名卫兵。

希姆莱也在部里。他带着希特勒授权镇压叛乱命令，刚从拉斯登堡回到柏林。希特勒曾对他说“敢于反抗者，不管是谁，一律格杀勿论”，尽管握有如此大的权力他却让戈培尔出面，自己则与先前一样，闲适而泰然自若。漠不关心，戈培尔则兴高采烈。

希姆莱不动声色。他没有泄露的是，到戈培尔这里来以前，他已开始制造反政变的恐怖，并建立了调查此次叛乱的专门机构。

录音车终于来了。7月21日凌晨1时，德国的每个广播电台奏起军兵，略微停顿后，希特勒便开始广播演讲。他谈到了这个阴谋，谈到了他的亲密的同事的受伤和死亡。他重复了他的错误的信念，那就是，搞阴谋诡计者仅仅是极小的一小撮，他们与德国军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一小撮犯罪分子将被立刻无情地处决。我已避免了死的命运，我看到了上帝发出的信号，那就是我必须继续我的工作。

他讲完后，戈林也作了简短的讲话。他代表空军向元首表示他的忠诚和热爱；邓尼茨代表海军说，对于暗杀元首的罪恶行径，海军无比地愤怒。接着，官方便正式宣布，发动这次阴谋政变的罪魁祸首，那些罪恶的军官们，不是已经自杀就是被陆军枪毙。

这些话使身在巴黎的密谋首恶分子全身都凉了。不久前，他们成功地占领了这个地区党卫军的每个军营，逮捕了在法国的两名党卫军高级官员即卡尔·奥伯格和赫尔穆特·克诺森。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一边听一边想，觉得这也是在宣判他们的死刑。还有一线希望，也许奥伯格和克诺森二人会包庇他们。这两人均获释，还被送至拉法那旅馆。同意与克诺森秘密会师，共同反对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他们将伪称，党卫军人士和保安处人士的被捕，完全是奥伯格和施图尔纳格尔共同玩的把戏，目的在于欺骗起义者。

演讲一完，希特勒便回到他的暗堡。莫雷尔医生再次为他作了检查，元首要他证实自己受的伤害不重。他的心腹正在茶室里等候结果。莫雷尔回来后宣布，希特勒的脉搏正常，一切都很好。元首自己虽然受到白天发生的事件的惊吓，却还未意识到反对他的阴谋范围有多广，对自己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仍感到高兴。

7月21日午夜，奥托·斯科尔兹内便完全控制了本德勒大街，陆军总司令部的日常事务又重新得以进行。他在斯陶芬贝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起义的详情，下令逮捕了一大批军官。

在宣传部，戈培尔和希姆莱正在审问一批将军，包括弗洛姆在内。将军们得到的礼遇，喝到了酒，抽到了雪茄。有些将军，例如科茨弗莱契，在被证明无辜后还获准回家。凌晨4时，调查结束，戈培尔宣布，叛乱已经结束了。他送希姆莱上车，与他的老对手长时间握手告别。然后，他便回到楼上，用自己的丰功伟绩去款待他的心腹。戈培尔得意忘形，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奇迹。

在“狼穴”，鲍曼仍在向地方长官发指示。凌晨3时40分，他通知他们叛乱可以认为已经结束。上午11时35分，他转达了希姆莱的紧急请求，“你们应立即停止向态度暧昧甚至应列为公开的敌对分子的军官们独立采取行动。”他自己握有恢复秩序和彻底进行调查的全权。实际上，他业已建立起

了由 11 个处 400 名官员组成的机构，对此事进行仔细调查。

在巴黎，克鲁格的参谋长正竭力掩盖克鲁格和施图尔纳格尔的罪证。在得到回柏林报到的命令后，不久前还是巴黎的铁腕人物的施图尔纳格尔，以为一切均已无望，那天上午乘小汽车冒雨回柏林。他要司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色当经过。在默兹运河附近，他消失在一个小山丘后。不久，司机便听到一声枪响。在运河里找到了这位将军浮在水上，脸朝天。施图尔纳格尔虽然没有死，但自杀未遂一举，却证明他无疑有罪，他注定要被绞死。

7 月 23 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众多的人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因此受到伤害。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斯陶芬贝，他试图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 4 名叛徒。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他把斯陶芬贝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斯陶芬贝，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

炸弹爆炸后，希特勒撤换了抱病的总参谋长蔡茨勒。换上的是曾因意见与他不合被他从前线发配走的古德里安，当这个在陆军中最受尊重的机械化专家来到拉斯登堡走马上任时，他发现陆军总司令部的办公室几乎空空如也。蔡茨勒已在半丢脸的情况下走了，豪辛格也不在了，许多部门的头头都已被盖世太保撤换。

古德里安上任后首先要完成的一项任务，是公布一项表忠令，向希特勒保证，将领们将团结一致，军官团也团结一致，陆军官兵团结一致。一星期后，古德里安令总参的每个军官都成为国家社会主义的领导人，要根据元首的主义，积极地对青年指挥员进行政治教育。凡不服从此令的军官必须立即申请调动。

此时，诺曼底滩头的西翼遭到美军坦克的猛烈进攻，西线已濒临崩溃。阿弗朗什小道是美军突破后进入法国空旷地带必经之地。7 月 30 日黄昏，为争夺阿弗朗什小道，美德两国坦克发生了一场恶战，瓦尔利蒙等人要求立刻从法国撤退。

希特勒对乔治·巴顿的 6 师大军开进阿弗朗什一筹莫展。对法国的命运因而已成定局，他也无可奈何。这仅是他诸多忧患之一。8 月 1 日，3.5 万名装备极劣的波兰军向华沙的德国驻军发动猛攻。土耳其与帝国断绝外交关系。

希特勒的精神是好些了。但他仍觉得晕眩，走路还得叉开双腿，就像水手在颠簸的般上行走一样。尽管如此，他仍坚持要于 8 月 4 日向地方长官训话。他们一一握手。许多人，看见他如此情景，都流下了眼泪。希特勒说，我对你们说，在过去一年半中，我总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被我的左右开枪打死。若明知某种凶杀随时可能发生，这究竟有多么可怕。为了维护我们的人民，我需要拿出多少精力来呀！要思索，要考虑，还要解决这些问题。

这些，都要我自己干，得不到别人的支持，而且常常在沮丧中进行。希特勒慢慢站立起来，他把两个指头放在嘴边，示意让大家抽烟。他摇摇晃晃走了，还故意装着不晃的样子。

不久前，希姆莱曾向这些人保证过，他不但会让阴谋分子而且也会让他们的家属受到法律的制裁。斯道芬堡全家将会被铲除，连根铲除！杀一儆百，坚定不移！他就是用这种精神进行调查的。主谋的近亲和其他亲戚均被逮捕，其中至少有年过七旬的老太太十多人。为了对阴谋案件从每个角度进行调查，希姆莱派出了几十名侦探，调查进展神速、彻底，8月7日便开始审判首批罪犯。被带上“人民法庭”的共8名军官，法官是通晓苏联法律和刑罚的罗兰·弗赖斯勒。办理此案时元首曾指示他要严厉，要用闪电般的速度。

被告穿着破旧的衣服，走进柏林高等法院的大审判室。他们面容憔悴，头发蓬乱，衣着不整。这次审判还被拍成电影，为的是让德国人民看看叛逆分子的下场。陆军元帅维茨勒本，由于不准戴假牙，加上不断在系紧没有皮带、尺码又过大的短裤，看上去就像是喜剧里的流浪汉似的。

在德国的审判史上，从未有被告受到过如此残暴，如此残忍的对待的。判决是事先定好了的。弗赖斯勒宣布8人犯有反对元首的叛逆罪和反对德国历史的叛逆罪。按照希特勒的具体指示，8人被用卡车运至普洛阵塞监狱。接着，他们便被送进一间小屋，天花板上吊8个肉钩。被判处死刑的8人，上身被剥光后，被用富有弹性的细钢条吊死。他们痛苦地挣扎的情形被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下来，当晚便在“狼穴”的银幕上再现。

对这一事件还作了进一步调查也还有其他审判，但公布的只有8人。另外还有5000人左右也被处决。其中大部分人与7月20日的起义没有直接关系。

当晚希特勒得悉冯·克鲁格陆军元帅已神秘地失踪时，不禁大怒。当天上午，这位西线总司令克鲁格乘车去前线与装甲兵司令进行会谈，但他压根就未到会晤地点。希特勒大喊大叫说，克鲁格肯定与炸弹阴谋有关，已趁机溜走，和敌人进行秘密和谈去了！

事实是，由于遭到敌人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克鲁格的车子，连同两台发报机一起被炸毁，他抵达前线的时间被推迟。他不但被困在拥挤的道路上并与外界隔绝，而且还面临着进退维难的局面。一方面，他尽力阻止联军的突破，另一方面，他又深信自己的任务已毫无希望完成。

当天夜深，克鲁格终于抵达了前线，但那时希特勒已决定陆军元帅莫德尔接替他的职务。8月17日，莫德尔带着元首的手谕来到法国，接过了西线的指挥权。克鲁格被这突如其来的解职搞得晕头转向。第二天，他坐上小汽车，懒洋洋地东行，重游了法国的旧日战场。克鲁格成功了，在克莱蒙顿阿尔贡附近的一棵树下吃完午餐后，便吞了氰化物。克鲁格写给元首的信在简要他说明了他为何阻止不了联军的前进后，他恳求元首结束战争，结束人民所受的不可言喻的痛苦。希特勒读完这封信后，未作评论便将它递给了约德尔。在信的末尾，克鲁格称颂了希特勒的钢铁意志和天才，以及他进行的伟大而光荣的斗争。现在，就请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证明您是个伟大人物吧！克鲁格想最后一次作出努力，用敲响警钟的办法，为国服务罢了。这是徒劳的。希特勒仍一心想完成其最终的历史使命：把犹太人从世界上清除干净。这个任务，已接近尾声。他告诉希姆莱，600万犹太人已被消灭。

5. “精神病”患者

希特勒在“狼穴”挨炸，头部受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漫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普卡梅尔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

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范·埃肯教授前来。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眼耳鼻喉专家埃文·吉辛医生，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说她很是忧郁。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7月25日，范·埃肯医生从柏林前来，受到了元首的热烈欢迎。元首自己预言，由于有着诸多烦恼，只能再活2至3年。只有一点值得欣慰，到那时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余下的工作可由别人继续去做了。他痛苦地坐在椅子上，详细地诉说了他的症状。

范·埃肯教授证实，吉辛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是正确的。但元首拒绝最少卧床一周的建议。次日，希特勒向吉辛诉说，他的左耳依然内出血，要他再炙一下。他说，我已不觉得痛了，痛苦能使人变得坚强。一分钟后，有个副官送来了关于暗杀事件的报告。他一边翻阅一边说。真设想到赫尔道夫竟是这样一个人。他发誓要将那些叛徒斩草除根，还骂斯陶芬贝是个懦夫。至少他也要有提着那个手提箱站在我身旁的勇气。用子弹结果他，这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两天后，希特勒自诉失眠。吉辛建议，取消每晚的茶会。希特勒回答说，他已试过了，更难睡着。我得先放松一下，谈谈别的事情。不然，我面前还会出现总参谋部的那些地图，我的脑子还在不断活动。我得花上几个小时才能消除这些幻影。

8月的最后一天，他对凯特尔和另外两名将军说，作政治决策的时机尚未成熟。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他说，联军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严重，最终将导致分裂。唯一的办法是等待，不管有多困难，等待适当的时刻的到来。对他在东西两线面临的问题，他阴郁地沉思着，然后便可怜起自己来。我想，这场战争对我来说，显然并不开心。我已与世隔绝5年了。没去过剧院，没听过一场音乐，没看过一部电影。他的嗓门因愤怒渐渐高了。我要指责总参谋部，他们未表现出钢铁般的决心，从而影响了从战军官的士气。总参军官上前线去时，我说他们是散布悲观主义！他将战斗下去，直到德国取得的和平足以保证德国人民今后百年内的生活，要使我们的荣誉不再像1918年那

样，受到玷污。

他右手发抖，已不能自己刮脸，不停的耳痛而加剧。他觉得头发胀，特别是在眉区，这便使他的病情更加复杂化了，他的嗓子嘶哑了。

吉辛的出诊，使希特勒很是高兴，他对吉辛开始表示感激。感激发展为信任，他与元首的私交好得罕见。治疗完毕后，两人便久久地交谈，话题海阔天空，从帝国的前途一直聊到吸烟的害处。交谈中，吉辛作详细的笔记。他甚至秘密地进行心理试验。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巧妙，致使希特勒长期都未想到，吉辛对他作的诊断是凯撒迷的精神病患者。

在这些日子里，他虽然痛苦，精神不振且易发怒，但对他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却从不发火，对她私人的利益依然很关心。一天午餐时，她发现他行动反常。对她未说一句话。当他们的目光相遇时，她发现他很神严肃，好像在试探什么。天晚些时候，党卫军将军奥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电话，问她是否可到他的兵营去一趟。将军像慈父似的一手扶住她的肩膀，告诉她，她的丈夫在战场上牺牲了。他解释说，元首昨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不敢把噩耗告诉她。后来她被叫到元首的书房。他抓住她的双手，温柔他说，“啊，孩子，我多么难过。你丈夫是个多好的人呀。”他叫她继续工作下去，并答应经常帮助她。

希特勒诉说他几乎不能入眠。由于胃痉挛，他整夜不能合眼。痿管发炎也未见减轻。头部的左边继续疼痛。为防止遭苏机的突然轰炸，他所居住的地堡正在被加固，他的病情又被日夜不停的汽锤声加重，健康的损坏又带来负作用，原来很好的记忆力，现在衰退了。长期以来，对冗长的文件他都能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重述出来，现在连记人名都觉得困难了。他苦笑着说，幸运的是，近日来，需要他对付的人只有那么几个。

9月12日，吉辛给他做完可卡因治疗后，他立刻觉得头晕。他说他眼前一片漆黑，连忙扶着桌子，以免摔倒。他的脉搏跳得快而弱，90秒钟后，可能是轻度的冠心病发作便过去。脉搏恢复正常。接着他便出了一身冷汗。他把莫雷尔找来，打了3针；病暂时减轻了些。9月16日，心脏病第三次轻度发作。这次，他同意做几个月来吉辛医生一直要他做的事情：对头部进行放射检查。

9月19日黄昏时，他才同意对他的头部进行X光检查，他乘车到拉斯登堡的陆军医院，被带进放射室。为提防有人安放炸药，此室曾被悉心搜查过。检查完毕后，他又去看望受伤的军官们。看见施蒙特即将死亡的惨相，他流了泪。在医院外，一群市民和在休养的伤员高喊着“胜利万岁！”向他欢呼。看见他们的元首会如此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但最使吉辛医生难忘的却是断了肢的伤员和其他重伤员眼中的炽烈的热情。

次日上午，吉辛与莫雷尔一起，检查了3张X光底片。莫雷尔把颊骨当作痿管，使吉辛大吃一惊。此后，他们每天都到地堡内检查病人。吉辛注意到，在灯光照射下，希特勒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淡红的色泽。因为胃痛难忍，希特勒坚持要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黑药丸”，一服就是五六片。由于药量继续增大，吉辛医生很是关切，便开始小心地进行询问。林格把药瓶拿给他看。药瓶上的说明书写着：“消毒丸，科斯特医生，柏林，番本鳖浓缩丸，0.04；浓缩颠茄前片，0.04。”吉辛大为震惊。希特勒一直在服用两种毒药，番木鳖碱和阿托平。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心脏病几次三番发作；他之易怒和怕光；他之沙哑喉咙和皮肤淡红怪色等，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两次心电图都出现 T 形波。这可能是动脉硬化或高血压，由于他还有其它疾病，这情况都是够吓人的。在定期检查时，希特勒又向吉辛医生诉说他肠、胃不适，痉挛得厉害，有时忍不住要喊出声来。

9 月 25 日，在再次为他诊治后，吉辛偶然在地堡外看见他的病人。奇怪的是，在阳光下，希特勒的皮肤不是呈红色，而是黄色。眼睛也开始变黄，他患了黄疸病。由于一整晚痛苦难忍，次日早晨希特勒竟起不了床。他的秘书、副官和仆人，全都惊慌不已。他谁也不想见，也不想吃饭。根含焦急地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元首如此坐卧不安，如此冷漠，他从未见过。连东线如此危急的局势，也打不起他的精神来。

莫雷尔让他整天卧床，但他坚持要起身让吉辛医生检查。吉辛再次劝说勿用可卡因治疗，希特勒却疲乏地摇摇头。“不行，医生”，他说。“我觉得，前几天我会如此虚弱，主要是肠胃不好和胃痉挛引起的。”吉辛犹豫了，他告诉他的病人，要保重，否则，身体会再次崩溃，在出去时，他取了一瓶莫雷尔医生的黑药丸，并拿给哈塞尔巴赫医生看。在得悉药丸中含番木鳖碱和阿托平后，他也大惊失色。他劝吉辛先不要声张，待与勃兰特医生磋商后再说。

莫雷尔下令，不让别的医生为元首诊治。27 日，吉辛前来为元首诊治时，林格把他赶了出去。连从柏林赶来为元首诊治瘰管的埃肯教授也被拒之门外。在以后几天里，莫雷尔竭力将他的病人和其他医生隔离开来。他坚持己见，说元首未患黄疸病，更可能是急性胆囊炎。在这段时间，希特勒的体重减轻了 6 磅，他痛苦难忍，卧床不起。他不吃不喝，对前线的战事兴趣淡薄。偶尔他也想见秘书，但一见之后，又几乎立即叫她们走开。他躺在床上，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用疲乏的目光望着周围的一切。他刚躺下便说，我再也不想干什么事了。

希特勒精神萎靡不振，肉体的痛苦并非唯一的原因。在陆军司令部的保险箱内，又出乎意外地发现了不少暗杀的罪证。牵涉到一大批陆军领导人。这使元首大受打击，有些人觉得，使他精神崩溃的原因，这件事情居多，黄疸或胃痛居少。

29 日勃兰特医生回到了“狼穴”。对最终能有机会揭露莫雷尔这个江湖术士的真面目，勃兰特很是高兴和热心，并于当天下午进了希特勒的房间。起初，希特勒对勃兰特的指责很认真。莫雷尔说自己并无半点做错，元首对此也心悦诚服。倘若消毒丸在希特勒身上产生了副作用，那是由于他自作主张，增加剂量。勃兰特很是悲伤，揭露莫雷尔一事只好由他的同事们去完成了。哈塞尔巴赫找到了鲍曼。鲍曼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处心积虑，想方设法要搞掉勃兰特。他把勃兰特看作是施佩尔的同谋，施佩尔对元首的影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予以削弱。在客气地听完哈塞尔巴赫的诉说并对药丸之说表示震惊后，鲍曼立刻去找希特勒并告诫元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勃兰特与哈塞尔巴赫和吉辛等人，正在努力毁灭可怜的莫雷尔医生。

除莫雷尔一人外，没有一个医生被允许去看希特勒。看来，鲍曼已经取胜。10 月 1 日黄昏时刻，林格给吉辛挂了个电话说，元首头痛得很厉害，叫他立刻到他那里。元首穿着睡袍，躺在简朴的床上。见吉辛进来，他把头往上抬了抬，以示问候，但他的头立刻又跌回枕上。他目光空虚，毫无表情。他诉说头胀痛得不行，也不能用左鼻孔呼吸。吉辛在床边坐下后，希特勒突然改变了话题，他问道，“消毒丸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吉辛作了解释。希特勒皱了一下眉头说，“你怎么不直接来找我？你不知道我非常相信你？”吉辛医生觉得全身发冷，他急忙解释说，是人家不让他来。希特勒一耸肩了之。吉辛认为，他的肠胃病系番木鳖碱所致，希特勒又耸耸肩了事。他说，类似情况他有过多次，只是没有这样严重罢了。长斯不断的忧虑和发怒使我不得安宁。为了德国人民，我不得不日夜思考和工作。他已觉得好多了，用不了几天便可下床了。你把莫雷尔吓了一大跳，他吓得脸色发白，忧心忡忡，还责怪自己。不过，我已说服了他，每次服后我都觉得很舒服。吉辛解释说，舒服的感觉是幻觉。“你说的也许不错”，希特勒插嘴说，“但这药吃了也没有坏处，在过去一个月中，由于我神经高度紧张，肠子反正都会痉挛的。7月20日的事有时还在我身上有所反应。”

吉辛的诊断是，他患了黄疸，但希特勒却矢口否认。“不，你是想把我变成你的胆囊炎病人！来吧，你检查检查我的胆囊吧。”他把被单往后一卷，让吉辛进行检查。这是吉辛首次为他的病人作全身检查。他检查了希特勒的神经反应，腮腺，以及身体的每一部分。吉辛满意了，关于元首的性器官有缺憾的谣传纯系误传。他的性器官正常而完整。至少还有两名医生为希特勒作过全身体格检查。莫雷尔医生发现，他的性器官“完全正常”。元首当权后不久，柏林的一位医生也为他检查过，这位医生曾听人说过，希特勒有同性恋的倾向，便特别注意他阴茎和睾丸。

希特勒对检查的每个过程都入了迷，再次成了学医的学生。林格和吉辛帮他穿睡袍时他说，“除神经过分活跃外，其余神经系统都非常健康。我希望不久一切都会恢复正常。”说着说着，他似乎陷入了一种虚假的幸福中。对吉辛为他解除痛苦，他表示感谢。现在，命运又派遣你去打探出这个消毒丸的事情，使我免受更进一步的破坏。因为，要不是你，我身体复元后还会服用这药的。这个结论已是前后矛盾，却又突然对吉辛大加赞扬，使他摸不着头脑。他抓起吉辛的双手，紧紧地握着，要求再来一剂“可卡因那东西”。治疗后，元首立刻腹泻。他说，他的头脑慢慢清醒了，不久便可下床了。但他说话的声音弱了下去，眼睛转动着，脸唰的一下全白了，希特勒已昏迷过去。

吉辛四下里瞧了瞧，未见有人。林格已开门去了。吉辛猛然醒悟到，希特勒是死是活，全靠他是否开恩了。躺在他眼前的是一位暴君，吉辛真不想让这样一个人活着，不想让他再完全按自己的主观愿望去操人们的生死大权。在内心的某种命令驱使下，他将一根药签伸进可卡因瓶内，用刚才使他昏过去的药物，迅速地洗涤他的鼻孔。吉辛洗完他的左鼻孔后，林格声音吓了他一跳，“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完？”

吉辛只好说就快完了。就在这时，希特勒的脸抽搐了一下，双腿往上一收，好像很痛苦似的。“元首又患肠痉挛了”，林格解释说，“让他休息吧。”吉辛表面上很镇静，与林格道了再见，骑上自行车，急急赶回陆军医院。到医院后，他仍在心里打鼓，不知自己是否已将希特勒置于死地。在恐怖中，他打电话给哈塞尔巴赫，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请了一天假，说是要去看看柏林的办公室，因为它挨了炸弹。

次日，吉辛从首都打了个电话，得悉希特勒依然活着。谁也未怀疑双倍可卡因治疗一事。回“狼穴”去是不会有问题的，他是在怀疑的气氛中回来的。但这怀疑却不是来自元首。元首仍与先前一样友好。尽管如此，元首还是说要把问题说清楚。他说，消毒丸一事就算作过去了吧，因为他对莫

雷尔完全信任。

希特勒辞退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二人，借此将事情作一了结。当晚，吉辛被召到鲍曼的住处。鲍曼看见他身穿全副军装，便说，“你为何如此正式？我只想与你商量点事儿。”吉辛有些害怕。鲍曼觉得有趣说，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搞得如此悲悲切切，我们没有什么要反对你的。相反，元首对你赞不绝口，叫我将这封信转交给你。这是一封感谢信，感谢他作的出色的治疗。信内还有一张 1 万马克的支票。医生把支票撂在桌上。但鲍曼强将支票塞给了他，说拒绝便是对元首的污辱。

打点好行装后，吉辛到地堡向元首辞行。希特勒向了伸出一只手说，消毒丸一事一定要澄清。我知道，你的行动完全出自理想主义，动机纯是为了业务。他再次对他的出色的治疗表示感谢，并当场提升了他的职务。

这样，黑药丸一事到此便告一段落，辞退了 3 位有名望的医生。传闻越来越多，说莫雷尔医生有意要毒杀元首，但元首的贴身人员却完全不信。莫雷尔虽然衣冠不整，不拘小节，却是个良医。

6. 阿登战役

军事形势已严重到要考虑投降。从波罗的海至乌克兰的整条东线，红军发动反攻，不是将德军消灭便是将他们包围。在南面，苏军正在攻占罗马尼亚的油田；在北面，苏将刚将 50 个师的德军包围；在中部，红军正在包围华沙。

在这紧急情况下，戈培尔于 8 月 24 日颁布了新的政策，所有剧场、音乐厅、戏剧学校，以及有歌舞助兴的餐馆，必须在一周内关闭。他说，用不了多久，所有管弦乐队、音乐学校和学院等，除几个主要的外，也将全被停业或关闭。艺术家不是应征入伍便是到兵工厂干活。除两家有插图的报纸外，其余书籍，例如小说和其它文学作品，一律不准出版。

1944 年 8 月 25 日，经德国占领 4 年后的巴黎解放了；罗马尼亚和芬兰双双求和。通过政变推翻了安东奈斯库元帅统治的罗马尼亚，向德国宣战。面临全线失败的希特勒仍毫不动摇。他对陆军内出现的瓦解迹象所作的回答是，逃兵的亲属将被逮捕。

1944 年 9 月 12 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在西线作战的有能力的战士拿出狂热的决心来。美军已打到德国边境，而在亚琛的南面，业已突破了防线。就我们这方面而言，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事了。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死守阵地。看来，希特勒只是号召死守本土，实际上却是一条奸计，目的在于愚弄敌人。定期的最高级会议一结束，希特勒便请了 4 人进入新的会议室。走在前边的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接着是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和戈林的代表克莱佩将军。正当他们在低声猜测元首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告诉人们时，希特勒弯着腰进来了。由于第三次心脏病发作，他仍脸色苍白精神倦怠，他失神的碧眼水汪汪的，嘴巴也很松弛。

他朝约德尔点了点头，约德尔简要地把情况说了一番。他们的盟友不是已被消灭，就是已经或正在试图转向。武装的陆军总数达 900 多万，但在过去 3 个月中伤亡就达 120 余万人。东方出现了短暂的间歇，因为苏联的夏季攻势似乎已经结束。在西线，我们正在阿登山脉受到一次真正的考验。这是在比利时和卢森堡境内的最后一个丘陵地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在 1940 年，德军就是通过这条大路取得胜利的。

一听到“阿登山脉”，希特勒便立刻又活跃了。他把手一挥，喊道：“别提了！”室内鸦雀无声。还是希特勒自己开口，我已作了一个重大决策，我要反攻。在这里，在阿登山外！他以左拳猛击摊开的地图。跨过默兹，朝安特卫普挺进！其他人听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他挺着胸，眼睛闪闪发光，劳累和疾病的迹象一扫而光。此时的希特勒又是 1940 年时精力充沛的希特勒。此后好几天，他也像从前那样充满了活力，催促赶快为大规模的反攻作好各种准备。他下令重建一支机械化部队，并想方设法将 25 万人和数以千计的机械绝对秘密地运上阿登山。

到 1944 年 9 月底，希特勒已丧失了 3 个同盟者，芬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10 月间又出现了进一步的背叛。匈牙利统治者海军上将霍尔蒂派使者去莫斯科求和。希特勒知道谈判的详情。正当匈牙利的代表们在莫斯科为争取更好的条款而进行无谓的争论时，希特勒派遣了他最得意的突击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前往匈牙利，教训他的领导人，以求得合作。这次行动的暗号叫“米老鼠”。斯科尔兹内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完成了这一任务，所用的方法恐怕也是这次战争中最难以想象的。他绑架了霍尔蒂的儿子米奇，用地毯

裹着将他带至机场。接着用了一个伞兵营便拿下了霍尔蒂在里边生活和统治的城堡。前后只用了半小时，代价是7条人命。

希特勒以“干得好！”一语在“狼穴”热情地欢迎他的突击队长。他向元首讲述了他是如何绑架小霍尔蒂的，希特勒听得津津有味。斯科尔兹内起身告辞时，希特勒将他留住了。他把偷袭阿登一事告诉了他。他说，斯科尔兹内在此役中将要扮演主角，让他们假扮成美国人，穿美国军服，使用美国车辆，在美军后方活动。他们必须夺取默兹河上的桥梁，散布谣言，发布假命令，制造混乱和惊慌。

约德尔向希特勒呈交了一份他自己的反攻计划。它原有个代号叫“基督玫瑰”，后来，元首亲自将它改名为“莱茵河看守”，目的在于欺骗谍报分子。根据这个计划，德军需使用3个军的兵力，外加12个机械化师和18个步兵师。“莱茵河看守”是以突袭和盟军飞机不能起飞的气候制订出来的。它的目的是要在广阔的战线上强行突破，于次日跨过默兹河，于第7天抵达安特卫普。这次战役不但能消灭美军和英军30个师，而且还能在英美两军之间打下一个庞大的楔子。盟军将遭惨重失败，不得不单独求和。然后，德军便挥戈东进，全力对付红军。

为绝对保密，只有几个人才被告知这次反攻的计划。各级指挥机构将使用不同的暗号，而且每两星期变更一次。凡涉及此次反攻之事，一律不得使用电话及电报，各种文件将由宣誓决不开口的军官们递送。希特勒说，只有采取这些防备措施，才能瞒过在他的司令部内的间谍。

元首亲自点将，他点了莫德尔去指挥这次大反攻。读了这份计划后，莫德尔不禁目瞪口呆。伦斯德与他一样，也为此担忧，另外制订了一个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反攻的规模较小，只动用20个师，在长达40英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希特勒讽刺说，很明显，你已记不得腓特烈大帝了，在罗斯巴赫和洛伊登，他打败了兵力两倍于他的敌人。

他耐心地解释了腓特烈大帝是如何冒大险的。他说，后来，好像报答他的英勇似的，发生了一个不可预言的历史事件，反普鲁士的联盟一下子便四分五裂了。此后，被欧洲的每个专家判定要失败的腓特烈大帝，却取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历史会重复它自己的”，他说。他双目放射着光芒，这是旧时的希特勒，充满了信心和幻想的希特勒。

他自己与日本的结盟已无多大价值了。日本不久前遭到了另一次惨败。麦克阿瑟不仅在菲律宾的莱特岛大规模登陆，而且还在接着发生的莱特湾大海战中，使日本丧失了30万战斗吨位，4艘航空母舰，3艘战舰，6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以及10艘驱逐舰。日本海军一蹶不振，在保卫本土的无谓的战斗中，所起作用甚微。在满洲的日军，对希特勒的强敌红军，也毫无威胁了，因为他们正被大批运去与盟军作战。

11月10日，希特勒下令为阿登战役作好准备，他明确宣布，这是最后一次赌博，决定是战斗还是死亡的一役。尽管他身心都突然崩溃仍离开“狼穴”。亲赴前线解释其目的，他的嘶哑声加剧。埃肯教授检查的结果表明，他左声带上长了一块息肉。他精神萎靡又经常发怒，他半卧半躺在备用的小床上，脸色苍白。他置莫雷尔的命令于不顾，强行下床，像个老人似的，摸索着走进地图室。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擦拭着眉毛。为使他的身体在此后的碰头会中能支持得住，莫雷尔医生不得不连连给他打

针。

在前往西线前，人们劝他稍事休息后再走，因为按他目前的健康情况，途中若不发生危险，也会很艰辛。但是，希特勒却坚持前往，他惦念前线，必须前去鼓励指挥此次战役的诸位将领。11月20日，他带上随行人员，登上了火车。他想必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狼穴”了，但他仍抱着回来的幻想，让建筑工人们继续干下去。

希特勒开门见山地宣布，范·埃肯教授将第二次为他的咽喉动手术，埃肯教授给他除去了一块小米粒大小的息肉。

希特勒恢复工作后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他的随行人员惊叹不已。他全力投入了将会改变战争进程的阿登反攻战役。12月7日，他批准了最后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几乎与他先前提出来的雷同。为了保密，无线电台故意将密码电报发给假司令部，将假电报发给真司令部，将真电报发给距广为宣传的司令部100英里外的司令部。在较低层中，在啤酒馆，在饭馆等地，他们则故意散布谣言，有意让盟国的谍报人员听。

此时，手中的权力远远超出中尉、甚至超过将军的奥托·斯科尔兹内，他所开设的“美国人学校”已到期终。他虽从未去过美国，他的志愿军却学得很好。学校的课程有美国俚语，习惯，民俗，以及如何假装美国大兵在敌后散布惊慌。至12月11日，组织工作已基本就绪。德国的铁路创造了运输奇迹，将首批军队运抵反攻区而未被敌人发现。那天清早，希特勒将指挥部移至中世纪的泽根堡城堡。他与他的随从只好深居于地下隐蔽所内。

当天早些时候，他会晤了半数左右的师长，其余的将于次日前来。第一批将领及随行人员抵达后，盖世太保收缴了他们的手枪和手提箱。每个人都要用生命起誓，对即将听到的只字不吐。谁也不知道为何被召了来。他们只知道，过去几星期来，每个师都在兜圈子。

会议在地下一间大屋内召开。元首坐在一狭窄的桌后，左右分别为凯特尔和约德尔。对面坐的是伦斯德、莫德尔和曼特菲尔中将。

希特勒向到会的60多名军官滔滔不绝地讲述腓特烈大帝、德国历史和国家社会主义，整整讲了一个多钟头。当讲到发动全面反攻的政治动机时，他声音响亮有力，兴奋得目光四射。然后，他便将此役最终代号“秋雾”详尽地解释了一番。此役将于12月15日清晨5时30分打响。各师的将领们听得诚惶诚恐，不但为这一庞大计划，而且也为元首的精力和良好的健康感到兴奋。然而，近得几乎可碰到他的曼特菲尔却看得真切。他实际上很颓丧，肤色很不健康，双手发抖，好像被责任的重负压得伸不直腰。他的躯体似乎更加衰老了。还偷偷地把双手伸到桌下，用一手去翻动另一只几乎全跛的手。

会议结束时，元首响亮地宣布，这一仗必须残酷地打，任何抵抗都要予以粉碎！在祖国危急的关头，我要求每个军人都英勇再英勇。必须打败敌人！德国就是这样生存！次日，12月12日，另一群将领聆听了同样的训示。反攻时间再次被推迟至

在阿登前线，12月15日晚，天气寒冷，全线平静。战线长达85英里，弯弯曲曲，只有美军6个师把守。这6个师中，3个师是新兵，另外3个师又战得精疲力尽，这就是著名的“魔鬼前线”，——两个多月来，双方都在休整，互相察颜观色，彼此都避免招惹对方。

盟军的指挥官谁也未料到德军会发动进攻。蒙哥马利曾断然说过，德军已无法发动大规模进攻，由于全线沉寂，蒙哥马利曾问艾森豪威尔，他是否

同意他下星期回英国。

德军 3 个军的兵力，计 25 万人，以及数以千计的机械，已被偷偷运至出发线。15 日深夜，集结在各突击阵地上的士兵，在寒冷中站着，全身瑟瑟发抖，却以真正的热情聆听伦斯德元帅发来的一封电报：

我们孤注一掷！你们身负神圣的义务，为取得我们祖国和元首的超人的目标，奉献一切吧！

昔日取得胜利时的激动和兴奋又在士兵中高涨起来了。他们再次采取攻势了。德意志高于一切！

清晨 5 时 30 分，战火和硝烟在“魔鬼的前线”全线爆发了。在长达 85 英里的战线上，迫击跑咚咚，火箭嘶嘶飞出发射台，88 毫米口径大炮隆隆，真是地动山摇！数以千计的坦克摇摇摆摆地滚向前方。沉闷的炮声从后方传来，远程炮将 14 英寸的炮弹射向美军战线后方数英里外的目标。

炮击停止了。战地上突然出现了令人恐惧的沉寂，但转瞬即逝。在新近下的大雪的映照下，身穿白衣的德军，几乎看不清人形，像魔鬼似的从阴霾中冒身出来，12 至 14 人排成横排，迈着缓慢而可怕的步子，朝美军走去。当希特勒的士兵渗入美军的前沿阵地后，一群群新型飞机，尖声怪叫着，以叫人难以置信的速度，从东方飞了过去。德军不禁抬头仰望自己的机群；许多人还高声欢呼，兴奋得像什么似的。希特勒的奇迹武器是事实！

德军的进攻强大而疯狂，又是突袭，遭到了美军的新兵和打得精疲力尽的老兵的顽强抵抗。有些地段有美军坚守，许多地段被突破，德军如入无人之地。在北面，有个狭窄的叫洛斯海姆山谷，是东方通向西方的古道，地势险要，只有轻兵把守。德军在坦克、装甲车以及突击炮火掩护下，从容通过山谷。

黄昏，美军的北部战线业已瓦解。但是，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将军所统帅的战斗部队都多的奥马·布莱德雷将军，向艾森豪威尔宣称，这只是一次骚扰性进攻。艾森豪威尔不同意这一看法，德军向我最弱的一环发动局部进攻，这不符合逻辑。情况紧急，救兵如救火，便命布莱德雷派两个装甲师前去救援。

听到美军北面阵线已被突破，希特勒欣喜若狂。德军继续取胜。18 日中午，德国的广播增强了人民的希望。我们的部队又向前挺进了，我们将在圣诞节与安特卫普一起将元首介绍给大家。希特勒得悉，曼特菲尔的一个纵队已打通了通向巴斯托尼的通道。大规模的穿插正按计划进行。希特勒充满信心，大谈将取得足以改变形势的胜利。他自我感觉良好，竟在乡间散步好一阵子。由于散步使他提神醒脑，他决定每天都去散步。

在巴黎，在法国政府的许多办公室里，都出现了惊慌情绪。1940 年的闪电战仍在许多人中留有痛苦的回忆。在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里，一个由瑞安将军率领的法国高级官员代表团，神情紧张地来到这里，探听阿登事件的原委。见各办公室仍按步就班、泰然自若，法国人觉得莫名其妙。

至深夜，阿登战场已混乱不堪，许多曾身经百战的老兵们都认为，当时的混乱实在无法形容。无论是德国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是兵还是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尔后两天内，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在守军的头上。约 8000 名美军被希特勒的军队围困在大雪覆盖的施尼·埃菲尔峰上。美军集体投降的规模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斯科尔兹内的化装成美军的士兵，只有几吉普车的人越过了前线，但这

些人造成的破坏，却远远超过了原来的计划。一小队长，竟能让一整团的美军走上错路，他手下的士兵则在更换路标，剪线电话线等。另一车德军，被一支美军拦住问话时，装出惊慌不已的样子，使美军也惊恐起来，逃之夭夭。第三队则把布莱德雷司令部与北面的指挥官科特尼·霍吉斯将军联络的电话线切断。

造成最大损失的还是被俘的一支人马。当这4人向美国一位情报官员供认了他们的任务后，美军便立即通知说，在后方，数以万计的德军，穿着美军军服，正在进行破坏活动。

12月20日，在整个阿登地区，在荒野的路上，在茂密的松林中，以及在荒无人烟的村庄里，约50万美军挤成一团。暗语和识别牌已不能再证明身份。只有说出宾夕法尼亚的首府，或贝伯·路斯打了几个全垒，你才是美国人。

在巴黎，对斯科尔兹内和他的士兵产生的恐怖已达到了顶峰。有一份歇斯底里的报告说，斯科尔兹内的士兵，穿着牧师和修女的农裳，刚刚从天而降。据一俘获的斯科尔兹内分子的供称，他们的目的地是和平饭店，在那里会师后，便劫持艾森豪威尔。美国的保安人员对编造出来的这些谣言笃信不疑，连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四周也装上了铁丝网，卫兵人数也翻了两番。大门口停放着坦克；进门的证件被检查了又检查。若那扇门被重重一关，艾森豪威尔办公室的电话便响个不停，询问他是否仍然活着。斯科尔兹内的28名士兵，工作得确实很出色。

21日上午，这次战役才初露端倪。原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反攻。在中区，即在巴斯托尼，由101空军师师长安东尼·麦科里夫少将指挥的一支五花八门的美军，已陷入重围。德军代表人敦促他投降。逃跑停止了。抵抗精神提高后，又出现了好天气。次日阿登碧空万里，艳阳高照。中午前，16架大型的C-47飞机在巴斯托尼上空为被困官兵空投给养。

7. 末日临头

战役的主流已有可能逆转，但希特勒此时仍不知晓。曼特菲尔的坦克部队已远离美军被困的巴斯托尼，正朝默兹接近。曼特菲尔本人却忧愁不安，他左翼的德军步兵还远远落在后面。12月24日他从拉罗什附近一个城堡里给最高统帅部挂电话。他对约德尔说，他的左翼已经暴露；制订崭新的计划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不能继续朝默兹进发并夺取巴斯托尼。我若从默兹这边向北挺进，可将在河东让联军陷入重围。这个建议使约德尔大吃一惊，但他答应将此计划转告希特勒。

但是，希特勒并不相信他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圣诞节他用一杯酒庆祝这个节日，这使他的贴身人员目瞪口呆。当天晚些时候，曼特菲尔再次请求放弃对巴斯托尼的进攻，再次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冲在最前面的装甲师已被美国一个装甲师切断，正被打得七零八落。12月26日是联军大显神威的一天。覆盖阿登全地区的白雪已被染红，但是，屠杀得最厉害的要算是离默兹河只有几英里的一片凹地里。在那里，哈尔蒙将军的第二装甲师与曼特菲尔的第二装甲师分成100个较小战场，混成一团。

关于“秋雾”问题的辩论从清晨开始，一直在继续。约德尔说，我们必须公允地面对事实，我们不能强渡默兹河。第二装甲师已面临灾难，而巴顿又刚在南面为被围困的巴斯托尼打开了一条狭窄的走廊。在整个阿登，情况依然如故。目前，战役陷入僵持阶段，大规模攻势已暂告终结。人人都有自己的计划。希特勒只好洗耳恭听，最终发言的是他。因为我的计划未被彻底执行。他皱着眉头。他脸色一亮，新的希望又来了，他发布了新的命令：曼特菲尔折向东北部，把在那里的大部分美军包抄起来。我要3个师和最少25万名补充兵员立刻赶到阿登去。在沉重的打击下，盟军就算消灭不了，“秋雾”仍可变成一次成功的消耗战。这无疑可为德国带来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

希特勒与他挑选出来的继任人刚激烈地争吵了一次。戈林建议设法签订停战协定，希特勒大动肝火。戈林说，战争已经失败了，我们现在必须与归纳多特伯爵接触，他肯定同意为任何停战谈判充当调停人。

事后，脸色惨白的戈林向夫人说，希特勒大喊大叫，说什么叛变和懦弱，但他却泰然处之，认真他说：“我的元首，我永远不会在你背后搞什么名堂。”他向希特勒保证，不论时局是好是坏，他都忠诚于他。接着，他又再次说，最主要的是立刻停战。他说希特勒安静下来了，但又尖刻地回答说：“在这件事上。我禁止你采取任何行动。你若是违反我的命令，我就枪毙你。”戈林给夫人说这些时，戈林夫人从未见丈夫这样惊恐过。他阴郁他说，他不会再相信我，也不会再听我的。

对德国而言，这个战役叫“阿登大反攻”，但对于美国人，这不过是“凸出地带之役”。至12月28日，此役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阶段已迅速到来。在那天举行的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希特勒承认形势已经绝望，将用最大的热忱去追求他的目标，身体也可能搞垮，要战斗下去，直到形势转而有利于我。他就要在新年发动另一次反攻，代号叫“北风”，地点在阿登南面。取胜的前途是很光明的，部队已集结完毕，盟军一点也没发觉，甚至连飞机也未派去侦察该地区。“他们完全相信我们有可能采取主动。也许，他们还以为我死了，或患了癌症……”

在那天的军事会议上，劝希特勒放弃“秋雾”，在盟军反攻前撤退。希特勒顿时火冒三丈。他说，“北风”一开始，他便重新向默兹挺进。他用一

手指点着墙上挂着的大地图，指点着凸地南面约 100 英里的地方说，在德国整个历史上，新年之夜向来是给德国武装力量带来好兆头的，而今年除夕之夜，将使历来只庆祝新年而不庆祝圣诞节的敌人既惊奇又不愉快。“北风”的必然胜利，将使阿登大反攻左翼所受之威胁自行消灭，大反攻将重新开始。他的热情令在座者感动之极，他左手在抖动，脸色也苍白得很。他接下去说，莫德尔要巩固其阵地，重新组织对默兹的攻势，还要对巴斯托尼发动另一次强大的进攻。最主要的是，要拿下巴斯托尼！深夜，9 个机械化和步兵师便向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要取得的城市扑去。

希特勒对巡视装甲部队的托马勒将军说。归根结底，军事素质是要在坚持中，在毅力和决心中才能显示出来。这是取得任何胜利的决定性因素。若不是建立在毅力和坚韧不拔的决心上，天才也不过是难以捉摸的鬼火罢了。在人类的生存中，这是最重要的。世界历史，只能由具有坚韧不拔的决心，有勇气去实现其信念的人们来铸造。这仅仅是谁能坚持久些的问题。谁咬得住，谁就能得到一切。美国若投降，他不会有什么事，纽约仍然是纽约。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受够了，那末，德国便不能再生存下去。对希特勒那样的赌徒来说，只要有千分之一的机会，那都是值得去碰的。对别人纯属疯狂之举，对他那种人却是合乎逻辑的。

快到午夜时，旨在消除盟军对凸出地带的压力的“北风战役”开始了。德军的 8 个师兵力，锐不可当，他们的目标是袭击阿尔萨斯北部边界附近的美军第七军。深夜 12 时一敲响，在北面的阿登，炮声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原来，乔治·巴顿压抑不住，令属下的所有大炮同时开火，庆贺新年。

希特勒在自己的暗堡里款待他的贴身人员。大家都轻松地喝着香槟酒，但气氛却有点压抑。预言，1945 年德国将取得伟大胜利。其他人细心听着，一声不响。起初只有鲍曼一人同意他的预言。后来，由于希特勒滔滔不绝他讲了一个多钟头，大家不知不觉也为他的热情所感染。

凌晨 4 时 35 分，元首离开了联欢会，去听“北风的”首批消息。开始时倒也顺利。艾森豪威尔迅速地缩短了第七军的战线，阻止了德军切断凸角之企图。由于事先得到警告，美军便抵住了德军的这次进攻，在前进了 15 英里后便停止不前了。

在阿登，盟军于 1945 年 1 月 3 日转入反攻。他们南北夹击，对中部发动大规模进攻，企图将这块大凸角分成两半。德军顽强抵抗；每英寸雪地都在双方付出重大损失后才让出来的，与通常一样，他们充分利用地形，掘壕自卫。由于雾大，美军得不到空援，大炮掩护也相对减少，所以进展缓慢。

丘吉尔坐着飞机，从英格兰飞来视察反攻情况。在凸角的西端，英国发动了相当大规模的袭击，以支援这次反攻。1 月 6 日，丘吉尔会见了艾森豪威尔，对英美两国军队的缓慢而艰苦的进展感到恼火。他问道，能不能取得俄国人的帮助，消除阿登的压力？丘吉尔知道斯大林要发动一次新的反攻，却不知道何时开始。当天，丘吉尔便致电斯大林，要求他于 1 月间发动一次攻势。莫斯科立刻作出回答。斯大林说，他将发动一次大规模反攻，时间不迟于 1 月下半月。

11 月 7 日上午，旨在拦腰卡住凸地的南北夹击，开始获得进展。次日，由于盟军两军已相距甚近，希特勒不得不下令撤退留在凸地西半部的部队。1 小时后，业已跨过默兹河的装甲兵部队，全部掉头回转。

希特勒的黄粱梦就此结束。现在的问题是：德军残余的坦克和自动推进

炮，数量仍相当可观，它们能及时越过公路吗？会不会被包围？这次撤退是否会成为另一个斯大林格勒？

1月9日，古德里安再次前往“鹰巢”。他第三次向希特勒提出，红军即将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他带着许多地图和图表前来，这些图表都是他的情报主任盖伦绘制的，它们清楚地表明了双方兵力的分布情况。他还带来了盖伦的建议，如若坚守柏林，则需立即从东普鲁士撤退。

古德里安把地图、图表等展开后，希特勒称它们是“极端愚蠢的”，并下令将绘制这些图表的人关进疯人院。古德里安火了。绘制这些图表的人，是盖伦将军，是我的最好的参谋长。如果我不同意绘制这些地图和图表，我就不会带它们来见你。如果你要把盖伦送进疯人院，你也把我送去好了！希特勒的怒气慢慢消了。他又是保证，又是夸奖。东线嘛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雄厚的后备力量。那是你的功劳。我感谢你。

古德里安的气却没有消。他说，东线像即将崩溃的房子。战线一处被突破，全线就会崩溃。因为战线拉得这样长，十二个半师的后备兵力，实在是太小了。又是希特勒最后说了算，他拒绝动用阿登的后备兵力，那里还能取得局部的胜利。东线只能依靠自己，只能使用现有的兵力。希特勒和约德尔都知道，只要苏联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得不到增援的战线就会彼突破。

3天后，斯大林恪守了向丘吉尔许下的诺言。从波罗的海至波兰中部长达400多英里的战线上，300万红军向装备极差的75万德军展开猛攻。在猛烈的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一群群苏联红军步兵开始向古德里安装备少得可怜的防线猛冲。由于天气不好，红军的空军大都不能出动，无法给予战术支援。尽管如此，至黄昏，红军的第一梯队已推进了12英里之多。

现在，德国已受到东西两部强兵的夹攻，因为同一天盟军也在阿登取得相当大的胜利。美军的步兵师在巴斯托尼东面将数以万计的德国第一流军队团团围住。

1945年1月中旬，希特勒及其随从人员前往柏林的新司令部，一直到死亡。

1月16日，英美两军在巴斯托尼北面几英里处会师。盟军一口便咬去了大半个凸角，切断了近2万名德军的退路。由于英军和美军的明争暗斗，这一壮举未免黯然失色。事情是在几天前发生的：负责“凸地战役”北半部分的蒙哥马利给记者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胜利是他自己赢得的，强大的英军正在帮助美国人从他们的洞里走出来。对此，大多数美国记者都很生气。他们觉得，蒙哥马利说话的调子好像在施恩于人，而在事实上，参战的英军数量较少，而且大多数美国将领都觉得，蒙哥马利谨慎小心的战术，实在是碍手碍脚。在那几天内，希特勒企图挑拨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的梦想，似乎已经实现。但是，既是军人又是外交家的艾森豪威尔，很快便消除了双方营垒中的不满情绪。

1月17日，希特勒已无可奈何了。曼特菲尔的部队加入了全面撤退的行动。只有少数步兵留在后边，太年轻的，老的以及无用的士兵。这些人，既无援兵也无希望，反而打了一场英勇的掩护战。年仅十三、四岁的士兵战死了，冻僵了的手还拿着步枪；五十多岁的士兵死在地窖里，双脚因腐烂而变黑。后撤的德军又受到飞机和大炮的骚扰。有幸活下来的人们，谁也忘不了美军的炮火是何等的猛烈。一队队的卡车、坦克和自动推进炮，沿着被冰雪覆盖的大小道路，朝德国本土隆隆开去，一队队望不到头的士兵，踏着大雪，

艰难地行进着。

“阿登之战”就此结束。它扔下的是两个被蹂躏了的小国，被破坏了的家園和农庄，死亡的牲口，死亡的灵魂，死亡的心

“秋雾”像一头受伤的巨兽爬回希特勒那里。它使许多人想起了拿破仑当年从莫斯科的溃退。他们脚上裹着麻布，头上缠着披肩，拖着被冻僵的双脚，艰难地在雪中走着，还要忍受刺骨的寒风以及敌人的炸弹和炮弹。伤病员带着正在腐烂的内脏，流着渗出物的溃疡伤口，和正在流脓的耳朵，爬回本土。他们的双脚麻木，满腔失望，一跌一撞地朝东方走去。他们中许多人又患了痢疾，在雪中的血路上又添加了污秽。

他们的意志崩溃了。在这次大溃败中活下来的人们，只有极少数人相信德国还能取胜。回来的人们几乎人人都说，德国会灭亡，美国强大以及阿登的可怕的武器。

1月27日，苏联反攻声势浩大，朱可夫指挥的红军消灭或绕过波罗的海的德军，两周前进220英里，朱可夫跨过奥得河，距柏林只有100英里。西里西亚工业区已被苏军占领。

2月12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公报受到了热烈欢呼。这项公报要德、日无条件投降。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雅尔塔作出肢解德国和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

在公元900年时，德国的疆界是奥得河和莱茵河。至1945年3月末，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帝国已被压缩至上述两条河之间，他的千年帝国正在走向灭亡。他的敌人已在东西两面摆好架势，准备大举进攻。他们深信，这次进攻将迅速地带来最后胜利。3月3日上午，蒙哥马利在莱茵河彼岸发动攻击。为了支援步兵，盟国在那里空投了两师兵力。黄昏，德军开始全面退却。在上游150英里处，乔治·巴顿也越过了莱茵河，令蒙哥马利和德国人都惊奇不已。这是一次漂亮的秘密行动，未打一发炮弹，仅死伤28人。

1945年4月25日，苏军和美军在柏林以南75英里的易北河会师。4月27日拂晓，柏林完全被包围。机场全部被红军占领。第三帝国的末日已经临头。

第二十章隆美尔元帅之死

1. 希特勒说：干掉隆美尔！

1944年10月13日晚上，刚刚从五十英里外的奥格斯堡探友回来的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感到十分疲惫。豪华的元帅专车奔驰停在他幽静的别墅的石子小路上，助手卢格便赶忙下去打开车门。元帅径直走向自己的住所。美丽的露西早已等在了门口，隆美尔看到自己的妻子，所有的疲劳和病痛立即跑到九霄云外去了。他热烈地拥抱了露西，但他却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如此热烈的拥抱自己的妻子了。儿子曼弗雷德·隆美尔是德国空军的一名战士，这时正好在休假，他身穿空军辅助部队的蓝色制服走了过来。隆美尔拍了拍儿子的肩膀，觉得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许能够承担的起整个家庭的责任了吧！

这时，男仆拿来一张电话留言条，上面写着陆军中将布格道夫的留言：请转告陆军元帅，明天中午至下午一点之间，我和另一位将军要来拜望他。隆美尔看了以后，似乎觉得形势还是很乐观的，尽管他刚刚从一场严重的车祸中恢复，而且据说苏联红军已经抵进了德国边境。由于担心空袭和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他把最后一批财产疏散到法尼家里，有莱卡相机和露西的珠宝。

隆美尔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需要他，需要他这个陆军元帅重振德军士兵的士气，甚至把苏联红军阻挡在德国边境之外，至少他也应该指挥着他的英勇的士兵们和盟军再打几次大仗。也许，布格道夫将军正是奉了元首的命令来和他谈这个的。想到这，隆美尔又来了精神，他属于标准的德意志的优秀军人的楷模，对工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计划和准备，充满了热情。他草草的在一本记录上写下他要向布格道夫提问的有关问题的内容：“要汽车到医院看病，参谋军官的摩托车，秘书，参谋人员。”他还是感到心烦意乱，自从他因车祸住院以来，德国发生了许多事情，战局的不利，人民的怨气在增加，而且生活配给品也日见减少。其中包括总理府的爆炸事件，虽然元首安然无恙，但这件事还是使他感到震惊，随之而来的是秘密警察局的一系列调查和审判，他知道的几个军官也被逮捕了。一想起这些，他就莫名其妙的心烦起来。

隆美尔感到疲惫了，他把露西叫过来，告诉她他要休息了，露西给他准备了一片镇定剂，他便上床休息了。

1944年10月14日。大清早，隆美尔很早就起了床，他穿着那件褐色上衣和正在花园小道上跑步的年青的曼弗雷德跑在一起。空气清新极了，阳光就要洒在这个小庄园的白色屋顶上。隆美尔显然在思考着什么问题，突然，他若有所思的大声说道：“今天有两种可能：要么平安无事，要么今晚我就不在这儿了。”

在乌尔姆火车站，花圈已经送到。党卫队的军官们秘密的护送着一个巨大的、用来作为“国葬”典礼之用的白色花圈，车队长长的、静悄悄的排成长队，看来，一切都已就绪，就等着一个新的“葬主”了。

在离隆美尔别墅不远的公路上，布格道夫的车子在一辆载着便衣警察的大功率八座位警车旁停留了一会儿。埃尔思斯比格少校从偷听到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他们的总司令担负着监视隆美尔的职责。

跑完了步，隆美尔回到客厅里，露西已为他准备好了外衣，半旧的开领非洲军服。隆美尔以自己的非洲生涯为自豪，他经常的穿着那件半旧的非洲军服，即使在他晋升元帅之后也一贯如此。他穿好衣服，戴上铁十字勋章和

元帅功勋奖章，奖章上的蓝瓷釉于那次车祸已经破裂，并有一块地方凹陷了下去。他把男仆鲁道夫叫来对他说：“把花园的大门打开，柏林的两位先生一会儿就要到了。”

中午时分，门铃响了，鲁道夫打开前门。威廉·布格道夫走进花园。他是个大块头，脸色红润，气色极佳。他的副官迈赛尔和他相形之下显得有点矮小，长着一只尖而长的翘鼻子，两只狐狸般的耳朵和一双机灵忽闪的眼睛。两人作出彬彬有礼、不露声色的神情和隆美尔相互敬礼。露西邀请两位客人进午餐，但布格道夫婉言辞谢了：“这是公事。我能和陆军元帅阁下单独谈谈吗？”不知怎么的，一种宽慰的神情流露在隆美尔脸上，将军们觉察到了他脸上的这种表情。当他把客人们引进一楼的书房时，还转过身来对他的副官说，“把那份诺曼底的档案材料准备好，阿尔杰丁，我想我们要用它的。”

与此同时，埃尔思斯比格少校在花园里等候着。不一会儿，阿尔杰丁走来和他搭讪，俩人谈起德累斯顿的步兵学校，隆美尔当时是这位少校的教官，随后他们又谈起了1917年的蒙特山之战。

鲁道夫走到门外布格道夫的欧泊尔小轿车跟前，请司机把车开进花园。司机摇了摇头。鲁道夫吸着鼻子说：“这也无妨。”司机冷冷的答道：“伙计，你的花园太漂亮了。”

这时，鲁道夫看见小路的远处还有一辆大轿车在等候着。

书房里，布格道夫神色严峻的打量着他旧日的老朋友，他的双目暗淡无光，最后，他终于艰难的说出第一句话，“你被指控为谋害元首的同案犯。”布格道夫宣布后，把陆军元帅凯特尔交给他那封信递了过去。布格道夫接着宣读了秘密警察出示的被逮捕陆军军官霍法克、斯派达尔及施图尔纳格等人的书面证词。这些证词构成了足以毁灭一个人的起诉书，尤其是霍法克的供述。他把书面证词交给隆美尔：那个注定要遭厄运的中校在死牢里供认，施图尔那格曾派他带着各种建议去见隆美尔陆军元帅，隆美尔经过一阵思考之后，答应了他们的要求。霍法克甚至进尔宣称，离开城堡之际，隆美尔曾在后面叫道：“告诉你在柏林的先生们，时候一到，他们完全可以信赖我。”

布格道夫这时看见一种极度痛苦的表情在隆美尔脸上一闪而过。隆美尔有口难辨，他怎么能说得清楚自己没有参与暗杀阴谋，甚至至今日都一无所知呢？他所盘算的“一切”，难道不就是无论元首同意与否都要和蒙哥马利达成单独停战的尝试吗？即便如此，他也必须承认，这已经足够把他送上绞刑架了。隆美尔迅速的清理着这些一股脑儿的涌上来的纷乱思绪。他的死亡已经注定，或许他至少还能挽救斯派达尔的性命。他紧锁着眉头，痛苦的思索着，一时间竟然什么也说不出来。布格道夫也表情复杂的盯着他，看着他心神不定，犹豫不决。终于，隆美尔喃喃地说：“好吧，我承担后果。我自己忘掉。”

隆美尔属于这类人，他一旦做出决定，便会变得坚强起来，果断的去执行它。他随即问布格道夫：“元首知道这件事吗？”布格道夫点了点头。隆美尔的两眼湿润了。布格道夫让迈赛尔退出书房几分钟，接着向隆美尔讲了没有写在信里的那些话。元首允诺，如果隆美尔自尽，将对他的叛国罪严加保密，不使德国人民知道，为了纪念他，还将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为他举行国葬，而且保证不对他的亲属采取非常手段。此外，露西还将领取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这是对你从前为帝国建树的功勋的肯定。”布格道夫严肃的结束了他的谈话。

尽管隆美尔现在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并且已经做出了牺牲自己的决定，但他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晴天霹雳搞得目瞪口呆，他请求给他几分钟的时间收拾一下东西。他心力交瘁，步履蹒跚。这是多么悲枪的一幕。他，隆美尔，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多少枪林弹雨，多少次出生入死，而现在却要为一件莫名其妙的密谋而死去，他为不能死于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的事业中而痛苦万分。

“我可以借用您的小车安静地开到别处去吗？”他问布格道夫，“恐怕我不能很好的使用手枪。”

“我们带来了种药剂，”布格道夫说完就回到花园里和迈赛尔、埃尔思斯比格呆在一起。隆美尔上楼到露西的卧室里去。

隆美尔的脸色苍白，毫无表情。他费了很大的劲使自己镇定下来。“十五分钟之内我将死去，”他尽量轻轻的但仍不免严肃的对露西说，“遵照元首的命令，我必须在服毒和面对人民法庭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施图尔纳格，斯派达尔和霍法克把我牵连进了七月二十日的阴谋。在戈台勒市长的名单中，我似乎被提名为德国的新总统。”他勇敢的伸出双手，向露西诀别。露西没有哭，泪水只是在她以后独自一身时才泣然而下。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改变。露西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天昏地暗，然而她也勇敢地迎接了他最后的拥抱。

接着，隆美尔叫鲁道夫把他的儿子找来，他泰然自若的向儿子宣布了就要发生的事，随后他又让曼弗雷德去把阿尔丁杰找来。阿尔丁杰上尉拿着那份诺曼底的档案材料立即奔上来，隆美尔把它搁在一旁说：“不需要它了，他们来谈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儿。”楼下，将军们在等候着他。

时值秋高气爽，隆美尔走下楼来时，已经恢复了平静。鲁道夫帮他穿上轻便大衣，递给他帽子和元帅拐杖。隆美尔和他的参谋握过手，然后就大踏步的最后一次走出别墅。曼弗雷德默默的伴着他小跑着。隆美尔从衣袋里掏出家里的钥匙，把它连同钱包一并交给曼弗雷德：“斯派达尔对他们讲，我是7月20日阴谋的主犯之一，”他对自己的儿子说，“他说只是由于我负了伤才没有直接参与活动。施图尔纳格也是这么说的。”

他们来到了欧派尔轿车旁。布格道夫向隆美尔敬礼，并喃喃地说：“陆军元帅阁下！”隆美尔把一只脚踩在汽车踏板上转过身来说：“曼弗雷德，我想斯派达尔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好好照料斯派达尔夫人，听见了吗？”

他和布格道夫一起钻进了车的后座。那位司机，党卫队的一名军士长，松了一下离合器，车子随即消失在路上，朝着前面的村庄驶去。

这位司机名叫海因里希·多斯，三十二岁。车子行驶了两百码以后，布格道夫命令他停车，并和迈赛尔一同下了车，沿公路往回走了一段路。过了一会，大约四、五分钟，布格道夫叫他们回到车子那里，看见隆美尔坐在后座上，显然正处在弥留之际。他已神志不清，颓然倒下，啜泣着。他的帽子落了下来。多斯上前把他的身子扶正，给他戴上帽子。

就这样，陆军元帅，隆美尔死了。

半个小时后，柏林方面便宣布了一张讣告：

讣告

1944年7月17日身受重伤之后，我心爱的丈夫，他儿子最忠实的朋友，亲属们敬爱的兄弟、姐夫和叔叔不期暴卒，事年五十三岁。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荣誉团骑士、嵌有橡树叶、剑与钻石骑士

十字勋章的佩戴者，曾被授予光荣负伤奖章和其它各种崇高荣誉。

他毕生为祖国效力我们全体家属对他致以深切的哀悼。

露西·玛丽亚·隆美尔空军战士曼弗雷德·隆美尔 1944 年 10 月 14 日赫尔林根在乌尔姆医院，布格道夫蛮横地拒绝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经安排好了！”

确实如此，一切似乎都已经安排好了。

西线总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发表了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 月 17 日受伤”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于 10 月 17 日发来“唁电”：

“谨对贵夫君逝世表示至为沉痛的哀悼。元帅的英名将与非洲军团的英雄业绩一样永垂不朽！”

戈林陆军元帅在电报中表示“默哀”“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使我难过。”

10 月 18 日，隆美尔的老上级，冯·伦斯德元帅奉希特勒之命主持“国葬仪式”。他宣读悼词时目光呆滞，声音嘶哑，好象在抗抵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他站在覆盖着“卐”字旗的隆美尔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一场庄严的“国葬”艰难的举行完了。普通的老百姓只能从电台上和电视上听到一些官方发布的新闻，露西始终忧伤而默默的主持着隆美尔的善后事情，德国人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隆美尔是德国军队的骄傲，没有了他，士兵的士气便大大消沉了，虽然统帅部一再强调要士兵们以自己的英勇行为来慰藉元帅的在天之灵，然而，人们还是感到沉重。

然而，此时，在德国，只有一个人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经历了严重的紧张之后的快感。他就是帝国元首希特勒。

这天，希特勒破例的走出他坚固而隐蔽的地下暗堡——“狼穴”到外面绿草如茵的草坪上散了会儿步。通常在这种时候，他忘命令卫兵去把爱娃找来。爱娃几周来第一次看到了希特勒有这么好的兴致，他甚至还没有忘了跟她谈起几个月前的一次短途旅行中的轶事。是的，爱娃觉得希特勒是应该高兴一下子了。虽然西线和苏联战场的情况依然没有多大改观，然而几个月来缠绕在希特勒心头的一大心痛终于解除了。从进入 1943 年以来，战局逐渐变得对德国不利起来。希特勒不得不每天声嘶力竭的给他在各个战场的将军们下命令、发指示，甚至把一些命令送到最前线。然而，这还不算最严重的时刻。5 月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的头子希姆莱突然要求紧急晋见元首。希姆莱告诉他，在一个元首预定要经过的街道上发现了定时炸弹，而且有迹象表明，军队内部特别是陆军内部有人在密谋除掉元首。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暴跳如雷，他发誓一定要抓住这些可耻的“人民公敌”，并要交给人民法庭审判把他们统统送上绞架。希姆莱受命立即调查这件事，匆匆离开总理府。然而，从此，希特勒便有一种放不下的心事。一想起军队内部——也许就在他的身边就有一个打算谋害他的人时就感到毛骨悚然。希特勒深深的知道那种来自内部的威胁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此他就把党卫队中的精锐部队调往“狼穴”和总理府，并且每次出巡都随时改变行车路线和时间，以防不测。然而他没有料想到会来的这么快。7 月 20 日，希特勒在“狼穴”主持高级军事会议。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离希特勒的座位两米远

的桌子底下爆炸了。一位将军被当场炸死，然而希特勒却幸运的逃过了这场厄运。原来，会议桌的木板太厚，藏在桌下定时炸弹竟然没有被炸穿，希特勒竟靠这块厚大板的遮挡得以逃生，他只是受了一些轻伤。谋杀元首的事件很快在德国传开，当天晚上，希特勒发表广播讲话以证明他并未象谣传所说已经死去，他宣布下令调查这一谋杀事件。盖世太保的耳目遍布德国各个阶层之中，他们很快的掌握了一个准备谋杀元首的秘密团伙的情况。他们立即逮捕了几个低级军官并进行了审讯，然而，审讯结果令希特勒大吃一惊。原来，军队中的一些军官在密谋除掉希特勒，并与盟军停战，成立一个新政府，而新政府的总统的提名却是希特勒最喜爱的元帅——隆美尔。希特勒听到这一结果时气得暴跳如雷，他大骂隆美尔忘恩负义，是个“可耻内奸”，同时也为他失去了这么一位最值得“信任”的希望之星而伤心，他最后还是做出决定，让隆美尔死去，而元首将为他隐瞒一切真相，因为公开隆美尔的“罪行”，对德国军队将是一个重大打击。

隆美尔果然很听话的死了。密谋集团也大都遭到同样的命运。希特勒终于放下了一桩心事，虽然失去隆美尔使他觉得选择一个陆军元帅变为很困难的事。但他还是有一种轻松的感觉，虽然这种感觉并没有能维持多久。

然而，再精明的希特勒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重大的骗局，密谋集团设法借希特勒之手除掉了他最能干的一位元帅，这终于导致了西线的彻底溃败和苏联战场的大溃退。多少次，蒙哥马利曾派出多少队英军精锐的突击队想杀掉隆美尔，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得手。今天，希特勒却替英国人完成了这一任务，蒙哥马利听到这个情报后兴奋的说西线再没有敌人了。希特勒直到临死也不知道这个秘密。就在他因为“赐死”了隆美尔而轻松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这个错误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

让我们来揭开这个使希特勒都受了骗的秘密吧。

2. “沙漠之狐”与“魔鬼之师”

埃尔温·隆美尔，1891年11月15日生于德国布伦兹的海登海姆，是他父亲的第二个儿子。18岁的时候，他报名参了军，成为德国陆军的一名下士。然而隆美尔天资很深，虽然他身体虚弱，看上去有些书生气，而不象一个大兵。但他很快的以自己的出色的才能进入军校。并且成为军校的一名教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隆美尔以中尉军衔参加了对英法作战。

在这次战斗中，隆美尔显示出了他那种英勇无畏的指挥作风。在意大利，他的上司冯·贝罗将军曾明确许诺：第一个登上意大利军队的最高点——五千四百英尺高的蒙特山——的军官可以获得一攻勋勋章。隆美尔决心要成为这名指挥官。他命令他的士兵不顾一切的往上冲，到了蒙特山的山脚下的时候，他和士兵们都已经精疲力尽了，他还是命令他们往上冲，守在山上的意大利人被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不知所措，一个个走出掩体向他投降。10分钟后，隆美尔站立在顶峰上。宣告了自己的胜利。凭着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隆美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了德皇授予的至高无上的荣誉——攻勋勋章。

一战结束后，隆美尔成了一名步兵指挥官，这时他已经晋升为中校，并逐渐在军界取得了荣誉。

这时，德国已经开始进入希特勒时代。纳粹党在德国迅速崛起，希特勒高喊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口号，他的这种民族激情，唤起了德国国内的一股狂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热情。但是，当时的德国正规军与希特勒依靠起家的冲锋队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罗姆率领的冲锋队飞扬跋扈，到处有迹象表明，罗姆正在酝酿着夺取国家权力，在戈拉斯，隆美尔亲眼看到了冲锋队的准备工作。然而在1934年6月那个声名狼藉的长刀之夜，希特勒采取了行动，对罗姆和他认为讨厌的老朋友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这一行动得到军界的欢呼和由衷支持，隆美尔这时对希特勒充满了敬佩之情，他开始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并且为希特勒的那种疯狂的热情所激动。1934年9月30日，希特勒到戈拉斯视察仪仗队，他第一次见到隆美尔，便对这个小个子，精力充沛的指挥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6年9月，隆美尔被调任希特勒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一天，纳粹党在纽伦堡举行集会，隆美尔担任着警戒任务。突然，希特勒决定乘汽车出去兜一兜风并指示隆美尔，他的车后最多只能跟六辆车。到了指定时间，隆美尔发现，在希特勒公寓的路边挤满了部长、将军、省长和他们的汽车。这些要员都争着想要在这次出游中占一个席位。隆美尔让前面六辆车通过后，便站在路当中命令其它的车子停止前进。纳粹党的要员们大声阻咒：“真是无法无天！上校，我们要把这件事报告元首。”隆美尔回答说，他已经在前面路口停了两辆坦克，把道路堵塞了。当天晚上，希特勒派人把隆美尔叫去赞赏他执行命令坚决果断。此后不久，隆美尔写了《步兵攻击》一书，希特勒看后称赞它是一本步兵教程的好书。

从隆美尔的轨迹来看，他的命运这时已与希特勒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的坦克和飞机象在自己的国土上做一次演习一样隆隆开过波兰，波兰军队的坦克还没有发动起来就被庞大的德国坦克掀翻在地，士兵们整师整师的在“闪击”之下被消灭。这时，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纳粹的皮靴踩到波兰土地上的声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二年，希特勒要求统帅部的将军们拟定对西方的作战计划。但事实上

许多将领对此信心不足。希特勒把他的高级将领们召集到总理府狠狠的臭骂了一通。但他发现隆美尔却是他的计划的坚决拥护者。隆美尔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说到；“昨天我亲眼目睹了元首向军事指挥官和他们的参谋长们发表重要演说的情景，元首的言辞丝毫没有矫揉造作的味道，在我看来，这些话极为必要，因为我在和自己的同行将军们交谈时发现，难得有谁是忠心耿耿的支持他的。”

很显然，希特勒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开始考虑给隆美尔一个新的，更好发挥其重要作用的职务。陆军总司令曾向希特勒建议，鉴于隆美尔卓越的功绩，让他到斯布鲁克或者慕尼黑指挥山地师较为合适。然而隆美尔却请求希特勒委派他更为合适的工作。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真正的装甲师师长。不久，他就实现了他的愿望。2月，希特勒向隆美尔发了电报，要他去莱茵河去指挥第七装甲师。隆美尔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他高兴的去向希特勒汇报工作并道谢。希特勒与他共进午餐，席间送给他一件送别礼物，一册题着“赠隆美尔将军惠存”字样的《我的奋斗》。而且希特勒还向隆美尔大谈起历史和哲学：“历史由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作出裁决。这就是他的价值，没有人会对胜利者提问，你是对还是错。”希特勒说完向他眨眨眼，然后撩起额头的那一束头发，突然旁若无人的爆发出一阵狂笑。这就是希特勒的风格，隆美尔深深的敬佩元首的这种坚强而深刻的评论。他决心成为希特勒的一名最出色的干将。

1940年2月，隆美尔正式成为第七装甲师的指挥官。他一到任，立即开始训练这支至今为止一直还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坦克部队。他把自己在担任教官时形成的作战理论一股脑儿的灌输给指挥官们，并且创造了许多新的编队进攻的方法和队形，希特勒也逐渐把纳粹的一些重要军官调到隆美尔的第七师更显得有些特殊了。5月9日，希特勒向他的将领们发出通知：西线的进攻将于第二天清晨5点35分开始。隆美尔的第七师处于最前线，他终于有机会指挥着他的隆隆坦克滚滚向前，在法国战场上逞尽了威风。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中，隆美尔指挥第七师以神速跃进比利时，在一夜之间破了法国最坚强的马奇诺防线。多少次在他的坦克长队面前法国人目瞪口呆的举起双手，站在烟尘滚滚的路边，心甘情愿的听从德国指挥官们“停战投降！”的叫喊。第七师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的要求，以致于希特勒不得不亲自给隆美尔发电报让他停下来休整，原因是他把其它师和补给线远远抛在了后边。然而一旦进攻命令一下达，第七师又滚滚前进起来，有时候隆美尔竟然带领几辆先头坦克开进法国人的城市，结果发现里边尽是法国军队，吓得他立即掉头开出城去——而法国人则以为这是他们的英国朋友呢！隆美尔的战绩引起了希特勒的极大兴趣。6月2日，他被邀请去会见希特勒。希特勒以长者的姿态对隆美尔说：“隆美尔，在你发起进攻的日子里，我们都非常担心你的安全！”但希特勒还是要隆美尔把他那在战场上神话般的进攻讲给他听。希特勒对他的那套作战技术大加赞赏，隆美尔决心成为法国战场上的许多方面的第一。

隆美尔回到师里，又指挥着他的装甲师怪物们滚滚而来，6月10日，他们终于一直往西打到了英吉利海峡。让英吉利海峡的波涛拍打着坦克灰色、庞大的外壳。当他们把坦克开出水面驶向费康时，沿途欣喜若狂的法国人群向他们抛洒着鲜花——他们又一次把他们当成英国朋友了。

就这样，隆美尔指挥着他的第七师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横扫法国，共俘

获九万七千多名官兵，而自己却损失了四十二辆坦克。他赢得了“魔鬼之师”的称号。隆美尔的辉煌战绩，虽然引起许多德国军官的忌恨，但却使希特勒高兴万分。法国一投降，他便把隆美尔召回柏林，又一次与他共进午餐，以示恩宠。隆美尔也获得了一个休假的机会。

1941年2月16日，隆美尔在家里突然接到元首的命令，要他立即前往总理府会见元首和德军总司令。显然，有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了。

原来，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军队在40年9月向英属埃及发动了一系列攻势，然而傲慢的意大利人在北非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英国从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内调集了大批摩托化部队正好在埃及境内的锡迪——白拉尼，阻扼了意大利军队的进攻，并在奥康诺中将的指挥下发起了反攻。反攻进展的十分神速，十天之内，英军就包围了利比亚要塞。这时墨索里尼不得不向希特勒求援，他要求派出装甲师开抵非洲，并且还要求给自己的部队提供武器和装备。

北非控制着地中海英国的供应线，是个战略要地，因此，希特勒决定派隆美尔为德军驻利比亚总司令，全面指挥北非战场。

隆美尔到达非洲后，立即顶住了英军的进攻，并且在装备未齐的情况下进行了反攻，打得英军一路撤退。他在沙漠战中充分的显示了他卓越的指挥坦克作战的才能和一往无前的英勇气概。他指挥着德军一直从西兰尼加打到埃及的托卜鲁克，英国首相丘吉尔大为震惊，调集力量支援托卜鲁克。而隆美尔却以他神话般的进攻于1942年6月20日攻占了托卜鲁克。托卜鲁克的攻陷，使希特勒欣喜万分，这是隆美尔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刻。6月22日，希特勒下令晋升非洲装甲军团司令官隆美尔为陆军元帅——希特勒得意的说，没有任何一位将军能如隆美尔那样懂得战争的艺术。

然则，正是希特勒，开始使隆美尔一步一步的走向失败的境地。由于性急的希特勒急忙对苏联发动了攻击，他便无暇顾及北非和其它战场了。隆美尔在北非的胜利，使得英国和美国下决心在北非投入重兵，以消灭德军。丘吉尔调蒙哥马利指挥非洲英军，切断隆美尔的供应线。终于在阿拉曼战役中，一举将隆美尔的非洲军击溃。隆美尔向希特勒请求撤退，但希特勒却命令他死守非洲。这样，希特勒开始对隆美尔表示出不满。当非洲失掉后，便把隆美尔调回任驻法13集团军总司令。

作为军人，他有尽力去争取胜利的职责。但是德国在各条战线上的战况却令他越来越清楚感受到“胜利无望”。有时他也禁不住问问自己，“我们到底还能支撑多久？”

此时的隆美尔，已没有单独决定重大行动的权力。隆美尔上书元首，希望能赋予他灵活机动指挥13集团军的权力，希特勒却冷冷的回答，“军人只应该在他的要塞中死去，而不需要机动。”

1943年底，盟军进入反攻阶段，德国面临着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严重局面。这时，军内的许多将领都产生了动摇情绪，纷纷怀疑德国的力量能否抵挡得住苏联红军和英美联军的强大攻势。隆美尔也在思考着这些严重的问题，因为他看到的是德国人民的生活日益艰难起来，人民已是勒紧了裤带在支持希特勒的战争，虽然他这时还并不认为希特勒完全是错误的。迄今为止，他还是一个希特勒的忠实的拥护者和崇拜者，无论元首制定出什么样的计划，他都将严格执行。

一个偶然的机，隆美尔阅读了荣格的《和平文集》一书，书中关于以战争解决社会事务的作用的有效性，使隆美尔深受触动。他似乎也意识到了

希特勒进行的这场伤亡惨重的战争一定会归于失败的，也许由于希特勒的执迷不悟，德国人民正一步步地走向痛苦的深渊。然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个想法，还仅有形成一种指导行动的思想，对于隆美尔来说，希特勒仍然是他的唯一的命令者。他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的得到执行。而隆美尔想的是，如何把自己近些想法告诉元首，说不定能提醒他或给自己一个满意的解释。

3. 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阴谋

1944年4月中旬，经过几星期的干燥天气后，雨水来到了法国。13集团军总司令站在城堡内卧室的窗前，思忖着即将来临的大战。

15日晚上，一辆军用轿车驶过高大的铁门，在大门口嘎然而停，一位陌生的军官钻出来，走进雨中。他的公文包被送到城堡的城楼上，他本人则去向隆美尔报道。他就是隆美尔的新任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一个月以前他放走了从41年7月起就与他生死与共的高斯将军。希特勒通知总参谋部给隆美尔新派一位参谋长，总参部的人便把斯派达尔派给了隆美尔。隆美尔看见斯派达尔也佩带着骑士十字勋章，并且是历史学的博士，因此对他颇有好感。隆美尔比较喜欢那种带点学究式的人物。他感觉到斯派达尔富有朝气，他会和他合得来的。

然而，斯派达尔的到来，实际上给隆美尔的棺材上钉了第一个钉子。

斯派达尔来到隆美尔身边，根据总参部的某些将军的指示，肩负着一项秘密使命。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总参谋部的许多将领们都参加了反对希特勒的密谋，包括斯派达尔在内。总参谋部正是缘于以上理由把他派给了隆美尔。他在到来的前一天还和反希特勒分子斯图加特市市长施特罗林商讨过怎样引导隆美尔参与密谋。然而，隆美尔却对此一无所知并且丝毫没有怀疑。几个月后，他还写信给希特勒说他信任斯派达尔，当他前往巡视海岸地区时，也时常把他留在城堡里“照料工作”。

隆美尔的医生约德尔曾经向斯派达尔建议要他尽量给隆美尔打气：“尽你的一切努力治好他的悲观主义病症。自从非洲的经历后，他就受了不少这方面的罪。”而斯派达尔却认为这是一个影响隆美尔的机会。他把搜集到的关于俄国前线灾难性局势的黯淡消息：两支南方集团军完全崩溃，克里米亚已被苏联红军收复的资料送给了隆美尔。果然，这些消息加深了隆美尔对战局的怀疑，他还多次试图给希特勒打电话向他阐明自己的看法。自从斯派达尔就任隆美尔的参谋长后，他的日记的调子就变得更加犹豫，不安起来：“将来历史学家会怎样评论这些撤退？对于我，历史将作出什么样的裁决？假如我在这里取得胜利，谁都会说，一切全是光荣——正明他们大肆赞赏我构筑的防御工事和设置的滩头障碍那样。倘若我在这里失败了，那么所有的人又都会因此而责备我。”

斯派达尔尽量利用自己很高的智力和学历给隆美尔造成的谨慎而尊重的态度，逐渐来影响隆美尔。

隆美尔终日忙于研究盟军的情报，而事实上盟军已开始执行代号为“坚毅”的登陆欺骗计划。然而，此时希特勒的情报机关却打进了许多反希特勒分子，有的甚至充当了盟军的间谍。他们一边把希特勒和隆美尔的防御计划泄露出去，一边向总参谋部提一些不确实的情报和假情报。隆美尔的情报军官是一位性情笃实的陆军上校施道布瓦塞。由于他是对英情报专家，所以希特勒有意将他分给了隆美尔。施道布瓦塞手下有一些工作人员和两名译员，但他却没有自己的情报人员。他不得不依靠总参部西线外国军团的情报部门，然而这个部门的头目后来被希特勒以密谋反对元首的罪行拉上了绞刑架。另一个情报来源是总参部伦斯德庞大的参谋班子所提供的数据资料，而这个班子里的许多人后来被查明是反希特勒分子。而且，由于德国空军处于劣势，隆美尔已不能对英国和盟军的行动实行空中侦察。

因此，盟军的“坚毅”计划进展的非常顺利。他们给希特勒的情报网送

去假情报，说是进攻已迫在眉睫。而希特勒又把这些情报原样转给隆美尔，以供他“参考”。英国人为了实施这些欺骗计划熬费苦心，英国政府停止检查邮件以便于这些假消息传到德国人手里，而且禁止外交官员离开英国，然而一位瑞典外交官却被允许“溜出去”，以便向希特勒提供情报。他们伪造无线电通讯，将假情报送结德国间谍，有意让他们得知美军已调往英国南部，而实际上英国还看不见一个美国士兵的影子。

所有这些真、假消息通过总参部的情报部门源源到隆美尔的手中。参谋长斯派达尔则以另一种方式——不停的讲述一些坏消息，来影响隆美尔。希特勒几次打电话给隆美尔要他对局势提出看法，而隆美尔却显得困惑和一无所知。这些，不由得引起了希特勒的不满和怀疑。

4. 突破“大西洋壁垒”

对于盟军在一场大战前的各种频繁的活动，德国统帅部并不是视而不见。希特勒就对约德尔总司令说：“英国人为对付我们所作的一切看来全是假的。从他们最近实行的限制以及取缔安全等措施来看，要是一个人真的对什么事都有所打算，他决不会按常规的办法来干的。我不能不感到这一切都是无耻的伪装罢了。”当希特勒得知“部队朝英国南部运动时”，他怀疑地说：“我这样自问，为什么要对这些不着边际的行动加以解释呢？我敢担保，我们不会这样干！他们也不会这样干的，是吗？他们完全能够把部队开到这一带（东南方向），然后用船把部队运到这里”，他指着诺曼底，“我真不知道他们要在那儿干什么”几分钟后，希特勒宣布：“我赞成把全部部队调到这里。”他指着诺曼底一带的海岸线说。

而隆美尔此时却带着斯派达尔去第十五军团的驻地去看。隆美尔喜欢出其不意的探访下级官兵。一位陆军哨兵被这位陆军元帅的出现搞得惊慌失措，以至向他语无伦次地叫道“是的，少校大人！”他指示在第十五军团驻地都布满地雷，打上木桩，设置水泥障碍物。在绿色的草原上构筑秘密工事。隆美尔起草了份二十二页的报告给希特勒，希特勒看后对他的工作表示“祝贺”。

4月下旬，希特勒再次给隆美尔打电话，要他做好准备工作，并且说他把“整个德国交给了他”。隆美尔对自己所肩负的重担也忧心忡忡。他对斯派达尔说：“历史只注重那些取得胜利的人。作为一个拥有雄厚财富进行战争的富裕国家的军阀来说，没有什么艺术可言。然而我，倒还满意于自己有这么一点艺术修养，并力图以最谦恭的方式去打败敌人。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不能战胜我们，他们就注定要失败。我们打败英美两国以后，和俄国的战争也不会结束，因为俄国拥有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这时特工人员报告，敌人的进攻日期定在1944年5月的头一个星期或第三个星期。隆美尔再次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第十五军团的防御阵地上。

在德国国内，宣传部长戈培尔却在鼓吹“英国人士气低落，罢工此起彼伏，人民都走上街头高喊着‘打倒丘吉尔和犹太人！我们要和平，因此隆美尔得出了盟军不会铤而走险的发动进攻。”

6月4日，德国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执行巡逻的舰艇。5日清晨，隆美尔起草了一个形势报告，向西线德军总司令伦斯德元帅报告说，进攻不会立刻发生。他还向希特勒打电话请假，要求6月6日回到赫林根家里去为他妻子露西过生日。虽然德国特工人员呈报的一些例行报告提到盟军登陆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内容的报告从4月份以来已经看过上百份了，所以没有人认真对待它。

德国人对盟军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入侵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伦斯德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窄处的加莱地区。为加固防线，隆美尔在加莱的沿海建立了许多“死亡地带”。各种钢筋水泥障碍物犬牙交错，用以撕裂和刺穿盟军登陆艇的底部。希特勒命令隆美尔在加莱地区集中了最精锐的15军团，该军团的实力已由原来的10个步兵师增加到15个步兵师。这时德军的主力无论是步兵师还是装甲师，仍然留在塞纳河以北，在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隆美尔首先注意的还是加莱地区而不是

诺曼底。4、5月间盟军又在这里搞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行动。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6月5日，驻防诺曼底的第7军团司令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海滩约125英里的勒思进行“图上作业”。

6月5日夜间10点，第15军团截获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组织的一份密码电讯，内容大致是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立即进入了一级戒备状态。

然而，盟军在快到午夜时分，向第7军团驻扎的西端海岸，千船竞发，蜂拥而上。

6月6日凌晨1点11分，第7军团才意识到正发生什么事情。两个美军空降师和一个英军空降师这时已开始着陆。1时30分，第7军团发出全面警报，参谋长用电话向斯派达尔报告：这一次看来象是一场大规模行动。拂晓后不久，在庞大舰队的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大批的盟军士兵从无数的两栖登陆舰上跳下来登上法国海滩。此时，西线总司令伦斯德仍然认为盟军在声东击西，竟没对第7军团进行增援。

直至6月6日下午，情况总算明朗了，而此刻，盟军已在三处海滩建立了滩头阵地，并且向纵深推进了2—6英里。

6月6日清晨，隆美尔穿着一件蓝色条纹的白底衬衣，兴致勃勃的走出卧室，站在阳台上观赏他的花园。这座山间别墅今天变得焕然一新，因为今天是女主人的生日。

这时，女仆走进来说：“元帅。您的电话。”

隆美尔以为是希特勒的副官打来表示祝贺的。他拿起话筒听了几句话，脸色顿时变得僵硬了——电话那头有谁在急促的喊着什么。好半晌，他才回答：“我马上回来。”原来，总参部通知他，盟军已经开始进攻，选择的是德军防守最为薄弱的环节——诺曼底。实际上，现在告诉隆美尔这个消息，早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在1小时前，盟军的“敌台”广播已经向全世界播出了一条消息：

“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陆海军部队依靠空军强有力的支援，已于今天早晨在法国海岸登陆，盟军已顺利的建立了滩头阵地。”

当隆美尔得知这一情况后，气得暴跳如雷，他大骂德军统帅部没有及时通知他敌情，但他却没有怀疑希特勒此时对他已经有了不满，并在思考着如何替换上另一个人。

6月6日下午快要4点，隆美尔才乘专机匆匆赶回了集团军司令部。

在这以前，伦斯德和斯派达尔都在用电话同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保持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过一个命令，即使是西线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也不能调用装甲师。所以西线将领们只好坐等希特勒的批准。

希特勒的副官的答复是，元首要看看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了，尽管西线告急电话响个不停，但没有敢去打扰他。

下午3点，希特勒醒来时，被传来的坏消息惊呆了。他批准派遣利尔装甲师和党卫队第12装甲师到诺曼底去。

“来不及了！”隆美尔近乎吼叫了。

的确来不及了。盟军在数量上和时间上都占了优势，法国海滩已经控制在盟军手里，英美的几千艘登陆艇和庞大的掩护舰队遍布海滩，探测气球、巨大的运输机象蝗虫一样在空中飞来飞去，两栖登陆在大规模而有条不紊地

进行着。空降师则神速、准确地投送到指定战略位置，并立即开始行动。

希特勒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在几个小时内就被突破了。

到了6月9日以后，西线战斗的主动权已经落入盟军之手，盟军组织的第二战场基本上顺利实现了，现在的德国，已真正的成了置于苏联红军的铁锤和盟军的铁砧之间的一块熟铁了。

战争还未结束，但结局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这是隆美尔在继阿拉曼惨败之后的又一次失败，这也将是他的最后一次失败，因为希特勒就要剥夺他的这种权利了。

5. 与希特勒发生裂痕

1944年6月28日下午，一辆飘着陆军元帅三角旗的大型麦西德斯轿车载着隆美尔向东疾驰，穿过法国，朝德国边境驶去。希特勒这时要召集西线的所有高级将领到伯希特斯加登的伯格霍夫山庄，召开军事会议。第三帝国的命运已到了危急关头。俄国战线上，一个集团军全军覆没，苏联的坦克师正向德国边境滚滚而来，形成了重兵压境之势。西线，诺曼底的盟军桥头堡已经形成，强大的机械化部队马上就要向东攻击了。西线总司令伦斯德请求“未来战斗的指示”。希特勒明白此中含义，他是在请求允许撤退，首先要允许他夹着尾巴溜出敌人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外，然后再逃出敌人轰炸机的圈子，进而退到西壁——德国边境。

这一切大大激怒了希特勒。他认为手下的指挥官鼠目寸光，只看到眼前的战区。明摆着德军多数没有机械化运输工具，跑不过敌人，而他的指挥官们却高喊着进行“运动战”。希特勒的战略是在远离德国城市以外的地区进行战争，比如在巴尔干国家，在俄国、意大利或法国。他要竭力赢得时间，以便把纳粹德国已经开始发展的火箭、电动潜艇和喷气式飞机等新式武器投入战斗。他的指挥官们只知道避免失败，拖延痛苦的挣扎。而希特勒却在寻求一个战斗到最后胜利的机会，这就是他命令在诺曼底实施新的反攻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遵照他个人的命令，六百名英美战俘被赶着从巴黎的火车站到东站的街道上慢步行走，备受挥舞着拳头的巴黎人的唾沫和嘲笑，让法国人也看看被德国打败的敌人。

然而对于希特勒的这一通盘算，并不是每个将领都这样想的。隆美尔就是一个。他在驱车回国参加会议的途中，却在想着如何向元首进谏，让他罢兵，为德国人民留条后路。途中，他的车在另一辆高级轿车旁停下，伦斯德从那辆轿车里疲惫不堪地爬出来。隆美尔对他说：“伦斯德阁下，你我都认为该是停止战争的时候了。待我们见到元首时我要直接了当的把它提出来。明天我要对元首这样说：我之所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应对全体德国人民负责。我有许多问题要回答，这不仅是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而言，它告诉我，应该怎样行动。政治局势已经非常清楚，全世界都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丝毫没有赢得这场战争的希望。敌人竭尽全力，已经在西线取得了立足点。”

很显然，隆美尔从前线回来，并不打算去听希特勒的伟大计划，而是带着一套自己的想法准备与元首开诚布公的谈谈。隆美尔是个正直而略带书卷气的军人，他以为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没有诸多的隐晦的手法。但是他的这种做法将不但得不到希特勒的理解，而且还会把他推上一个危险的台阶——虽然他仍然对元首忠心耿耿。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那天晚上，隆美尔和家人渡过。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发了。到了伯希特斯加登，他竟然天真的以为他应该去找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说：“我迫切需要你的支持。”然而狡诈的戈培尔却不动声色，偶尔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天真的隆美尔还去拜访了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希姆莱更为阴险和狡猾，他让人记录下了隆美尔的谈话，以备有一天用得着时随时报告元首。

希特勒的会议定于下午6点在山庄大厅里举行。希特勒、隆美尔、伦斯德以及其它军事指挥官站在长桌的一边，桌上铺着军事地图。在他们对面，是帝国的部长们，外交官和其它官员。会议开始后，希特勒照例先向大家介绍了一通德军的战绩。但这时陆军元帅隆美尔却要发言了。

“元首阁下，我作为 13 集团军的指挥官来到这里，我想时候已到，我代表我应对之负责的德国人民向您阐明西线的局势。首先谈谈我们的政治局势，全世界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力量平衡——”

希特勒听到这里，猛地打断他的话，“陆军元帅，请谈军事局势。”

但是隆美尔固执地继续说：“我的元首，历史要求我应该首先谈谈我们整个局势。”

希特勒再次厉声打断他：“你谈你的军事局势，其它什么也不许谈。”隆美尔不得不停止了谈话，他鼓起勇气的进谏就这样结束了。看了看戈培尔和希姆莱，他们俩人却避开他的眼光，一言不发。随之而来的令人难堪的沉默。隆美尔又鼓起勇气对希特勒说：“元首阁下，我必须坦率地说，我不谈到德国这个主题就不离开这里。”

希特勒立即尖叫道：“陆军元帅，还是离开这屋子吧。我看这样做好一些。”

会议在没有隆美尔的参加下继续进行。时间是 1944 年 6 月 29 日晚上 9 点 15 分，隆美尔离开了伯格霍夫，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第二天，隆美尔回到他的指挥部。他再次下定决心，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后果，也要服从希特勒的意志。然而，隆美尔的命运已经注定了。希特勒是不需要听到反对意见的，一有机会，希特勒便会毫不犹豫的让帝国的元帅死去。

6. 密谋者在加速行动

隆美尔对希特勒的顶撞，立即就显示出了它的严重后果，首先是与隆美尔意见一致的西线总司令伦斯德。7月1日，希特勒的特使在前往巴黎途中，给伦斯德带去了一枚高级勋章和一封密信，元首在信中对这位陆军元帅的健康表示关切。年迈的伦斯德立即明白了这份礼遇的含意。7月2日，伦斯德便向希特勒辞去了法国的兵权。

接着，希特勒便派克鲁格接替伦斯德的职务。而隆美尔则满以为将由自己接替总司令的职务。这使得他觉得快不快。

克鲁格出人意料的接替伦斯德，虽然令隆美尔大为不满，却使得另一些人高兴起来。这时，军队中隐藏着的反对希特勒的那个集团，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即在未来的推翻希特勒的革命中利用隆美尔的名字，这将在军队和人民中间产生很大的号召力。斯派达尔——一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向巴黎的同谋建议，甚至可以试图去说服隆美尔。

斯派达尔此时收到了秘密与美国人接头的技术方法。美国人释放了在亚瑟堡俘虏的八名德红十字会护士，允许她们经由战线回营，这使纳粹当局感到愕然。斯派达尔认为也许其中一两个人会带着给隆美尔的信回来。斯派达尔的参谋打电话向巴黎请示：“允许我们用无线电向美国人为他们的宽宏大量地对待这些护士表示感谢吗？”

克鲁格的参谋部直言不讳的禁止这样做。“他们只不过是这一次才遵守了国际法，没有必要为此向他们道谢！”

斯派达尔显然与隆美尔讨论过自己的设想，因为7月3日那天晚饭后，陆军元帅悄悄对海军上将卢格说：“我要让他们借用我的名字。但仅仅是我的名字还不足以揭穿事物的本质。”

第二天一大早，隆美尔冒着纷纷细雨前往鲁昂——他正期待着“巴顿集团军”随时向该地发动进攻。路上他对卢格说，有必要向英国人和美国人提出停战。问题在于如果隆美尔提出这样的建议，英美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我军的全部努力一直是徒劳！”他哼哼道。卢格温和地反驳他说，1918年情况也是如此，一切似乎毫无希望，但恰恰是全世界对德军的素质表示了巨大的敬仰，从而加速了德国的复兴，“今天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信仰，陆军元帅阁下。他们特别尊敬你。”然而隆美尔耸耸肩，他似乎不相信德军还有什么前途。特别是对元首的失望，使他加剧了悲观情绪。而这一切，毫无疑问的都全部被秘密报告给希特勒。希特勒开始流露出对他的不信任了——这是个致命的打击。

随后几天，隆美尔一面小心翼翼的试探他属下的指挥官，一面又公开的讨论诺曼底的军事行动。隆美尔对军官们说，还存在许多对他们有利的因素。蒙哥马利正在加倍小心的前进，他的师的数量实际上并没有超过隆美尔。此外，德军新型的豹式和虎式坦克远比敌军的要强。“还有”，隆美尔强调说，“我已见到许多奇异的导弹发射场，这表明除了V—1飞弹外，我们还隐藏着更多的导弹。”但蒙哥马利拥有充足的物资优势和占有空中优势，隆美尔继续说，这就压倒了一切的有利条件。因此在隆美尔看来，他们现在能够继续战斗，还能“获取不太苛刻的和平条件”。

很显然，隆美尔由于听到了错误的敌军数量的情报，从而陷入了一种对战局估计过于悲观的状态之中。从他说来说，提出和谈是他分析实际情况后得出的切实的正确结论，而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无异于大逆不道，等于在自掘

坟墓。幸而，希特勒没有及时的了解到隆美尔打算与蒙哥马利和谈的情况，不然的话，希特勒就不会等到“7·20”事件后才去收拾他。因为很显然，隆美尔的打算已经足以把他送上绞刑架了，对于希特勒来说。

精细的斯派达尔很快就熟悉了隆美尔脑中回荡的这些念头。他在与巴黎的密谋者联系后，便加快了行事的进度。这时隆美尔的水路运输系统受到了阻碍。7月8日，隆美尔派身经百战的迪姆将军去调查这件事。当他听到迪姆激烈的批评军需官芬克工作不负责任，而芬克却对他漠然置之不理时，隆美尔不禁“勃然大怒”要向芬克的上司、也是自己上司克鲁格计较这件事时，斯派达尔急匆匆的向隆美尔劝阻要他和克鲁格作对。隆美尔不知道，斯派达尔和芬克都是参加密谋伙中的中坚人物派来阻碍他的军事进展，从而达到控制他的目的。

被选定直接刺杀希特勒的刺客斯陶芬贝上校在芬克6月23日前往法国时，曾扼要的向他做过指示。斯陶芬贝严厉的告诉他：“你知道，芬克，我们已经没有一个真正有种的陆军元帅了。不管元首下达什么命令，他们都会吓得拉一裤裆屎，没人敢起来顶他，包括陆军元帅隆美尔在内。”（芬克后来在秘密警察的审讯中承认了这一点）

隆美尔在卡昂战线上渡过了7月8日那个星期三的黄昏。他两次走访了装甲群的司令部，先和高斯，后和埃伯巴赫商议抽出他们的重型大炮重新彻底组建部队，以挡住敌人的突破。将近子夜时分他才驱车回到城堡，累得疲惫不堪。而斯派达尔这一天却是在巴黎渡过的，他在与驻法国的军事总督斯图尔纳格一起谋划密商。斯派达尔和斯图尔纳格两人决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争取隆美尔，不然就想法除掉他。他们因此安排了翌日在城堡里隆美尔与施图尔纳格的副官霍法克的一次会面。霍法克善于雄辩而又显得彬彬有礼，是巴黎的密谋分子中很有才干的一个人。然而，这次会面，却无疑给隆美尔的生涯中立了一块墓碑。

第二天，即星期天的上午，城堡里的气氛十分严肃，早餐桌上的谈话内容围绕着最高统帅部发来的一道新命令而进行。统帅部要求13集团军提出一个消灭盟军的诺曼底桥头堡的可行计划，斯派达尔在他最近向统帅部起草的一份报告中仍旧坚持说，在英国，敌人尚存“六十多个师”而当时的真实数字仅仅是十二个师。斯派达尔的用意在于故意拖延德军的进攻计划，从而可以使隆美尔有较多时间来考虑参与他们的密谋的绝密计划。然而斯派达尔绝不敢贸然向元帅提出这件事，他知道隆美尔很注重德意志的传统军人的那种精神，弄不好，使他觉得这是卑鄙的伎俩，那一切都完了，所以，当下午隆美尔独自在作战室研究敌情时，斯派达尔适时的把霍法克中校领了进来，而隆美尔的心思还挂着别方。斯派达尔有意让他和元帅单独呆在一起。陆军元帅唐突地问：“说吧，你要告诉我什么？”

于是，与斯图尔纳格的副官决定命运的会谈就这样开始了。

关于隆美尔与霍法克这次谈话的内容当时是保密的，即使是后来出了事，盖世太保审讯霍法克的一些材料也被销毁了。随着当事人的离开人事，这些内容便成了一个永远揭不开的秘密。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对这次说话的内容现在毫无所知。从许多间接材料我们仍然能探出这次谈话的大体轮廓。据后来审讯斯派达尔的材料说，霍法克与隆美尔座了将近半个钟头，时局需要迅速行动，如果希特勒拒绝行动，就对他采取强硬措施。隆美尔说：“我不久就去晋见元首，请求他允许我和

蒙哥马利陆军元帅会面。我相信蒙哥马利不会因为我俩是老对手而不接见我。然后我要劝告他在英国进行鼓动宣传，让人们和我们联合起来反对俄国。”

实际上，这次会谈造成了一种严重的误会。霍法克小心翼翼的绝口不提密谋暗杀希特勒的计划，更没有敢向隆美尔泄露那个隐藏在军内的密谋圈子，而隆美尔则把霍法克当作一个与自己持相同意见的有识之士，期待他联络其它力量去晋见元首，劝说希特勒改变计划——这一切，无疑是出于对希特勒的绝对忠诚而采取的一项大胆建议——这与密谋分子的目的差距何其远矣！

但是，这位霍法克还是带着一种错觉以为即使自己不说，这位陆军元帅也一定知道了他们的密谋行动，知道了并赞成了暗杀希特勒的计划。

因此当天下午，霍法克中校兴冲冲的跑回巴黎，凯旋般的冲进他在皇家旅馆的房间，对同谋者福肯豪森男爵说，“我度过了一生中最有趣的时光，把所有的牌都摊在桌上，什么都对陆军元帅说了。”

霍法克是个罗曼蒂克式的人物，也是一个性急好动的幻想家。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他每描述一次自己跟隆美尔的约见，就要把成绩的筹码加重。这一方面是出于对隆美尔的崇拜的虚荣心，另一方面是他对他们这次会见的严重误解。他对他身边的另一个同谋说：“远远比我希望的还要成功。隆美尔几乎按捺不住，他要求马上就下手，即使德国国内的阴谋失败也在所不惜。”接着他又向施图尔纳格汇报：“隆美尔绝对听从我们的支配。”不知不觉的，这位希特勒的忠心耿耿的陆军元帅竟成了那天晚上密谋分子的中心人物。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次会谈产生的误解现在带来的严重后果了。更为要命的是，霍法克连自己也在逐渐相信自己显然已过于夸大了的战绩，并且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导方针，这就是霍法克为什么在审讯中一口咬定这些自以为是的事实的原因。这样做产生了一个客观的结果，即无论隆美尔同意参加密谋还是拒绝参加密谋，对于希特勒来说，他都成了一个反对者——一旦事发，他必须死去。

第二天早晨，霍法克连忙奔往柏林。米歇尔博士用车子把他送到火车站。霍法克喋喋不休的向他谈着准备在作战会议上暗杀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

“施图尔纳格派我前往柏林请求他们火速行动，我已简单的向隆美尔谈过。他完全听我们的支配，并表示愿意带头和西方国家交涉停战。”

米歇尔有力地点了点头，眼睛盯着前面的公路说：“既要使我们的革命成功，又要做到不分裂整个国家，我们正需要隆美尔这样杰出的人物。”

这的确是意味深长的肺腑之言。霍法克曾经跟陆军元帅克鲁格也有过交谈。克鲁格要在两天之后与在瑟堡和美军接触过的几名德军护士交谈。显然，克鲁格也在开辟与敌人接触的渠道。

霍法克于7月11日在柏林见到了他的表兄克劳斯·冯·斯陶芬贝上校，把自己在城堡的胜利同样夸张的告诉了他。斯陶芬贝年逾四十，敢作敢为，在非洲曾被一颗地雷炸掉一只胳膊，但他坚强的挺了过来，他还对自己的理想忠贞不渝，他披选为刺杀希特勒的执行者，因为希特勒把他捧为民族英雄而赐与其参加军事会议的特权。这样他可以亲自把炸弹带入会场并安在一个合适的地方。霍法克接着会见了卡尔·戈台勒市长，文职官员的主谋者之一，告诉他已把隆美尔争取过来了。7月16日，刺杀行动前四天，斯陶芬贝对聚集在一起的密谋者们谈到现在西线的指挥官已经和他们站在一道了。他说：

“他们将主动停止敌对状态，并把部队撤至西壁（德国边境），由西方国家与德国向苏联发动联合攻势。”

霍法克还派遣德国空军将军巴尔斯维斯奇去通知在东普鲁士的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告诉他西线的陆军元帅们打算投降。

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迫在眉睫。

但古德里安空军中将心里却是有底的。他敌视克鲁格，但对隆美尔在这项行动中所能起的作用持有怀疑。他了解隆美尔这个人，无论他的密谋同伙如何向他炫耀他们争取过来了隆美尔，他还是不敢轻易相信这个“事实”。因此，古德里安将军便悄悄的动身前往元首送给他的乡间别墅去躲风头，他想隔岸观火，静等事实的发展。

7. 功败垂成的暗杀行动

这时，在西线城堡指挥部的隆美尔，一直还没有从诺曼底战败的阴郁中解脱出来。这些天来，他老是犹豫不决，徘徊踌躇，但手头上却又忙着把这场战争打下去。他在1944年3月对希特勒效忠的誓言上签过名，他不可能违背他的命令。他经常驱车到战场看望指挥官们，却又不愿把德国的未来向他们道破。

美国人向瑟堡以南的半岛展开了攻势，7月11日，他们的大炮以前所未有的猛烈炮火向守卫在性命攸关的圣洛叉路口的德国伞兵轰击，接着又是步兵的大规模进攻。德军拼死抵抗，遭受到了重大伤亡，有些地段的守兵不是被击毙就是负了伤。那天夜里卢格上将写道：“陆军元帅来到我们中间。斯派达尔走后他非常严肃的谈到我处的局势。左翼有被突破的危险——我们的师即将土崩瓦解。”

而这时候，斯派达尔——隆美尔的参谋长，已经借口前往柏林，开始组织对希特勒的暗杀行动。

第二天早餐时，隆美尔漫不经心他说：“不能把作战建立在虚无缥缈的空想之中，要清醒地看到严重的现实。”当天的现实表明，伞兵部队只剩下了四分之一的兵力，美国人在阵地上架起高音喇叭大声宣布，马上就要进攻圣洛，敦促伞兵部队放弃阵地逃跑。

隆美尔尽管意识到自己对元首的效忠宣誓，但他却看不到出路。自盟军进攻以来，他损失了九万七千人，包括两千三百六十名军官。可是他仅得到了六千人的支援部队。坦克损失二百五十辆，也只补充了十六辆。现在赶到的步兵师无法抵挡敌人经过空军和炮兵几小时的轰击后发起的集团冲锋。盟军对运输系统的空袭使得弹药和给养少得可怜。隆美尔不敢削弱第十五军团防区的防御力量而把精锐部队调往诺曼底。然而抗击美国人进攻的第七军团迫切需要至少两个以上精力充沛的步兵师。卢格海军上将7月12日向隆美尔回答说：“我已被禁止再给上面的任何人通电话。这事归克鲁格负责。”

当柏林的密谋分子们谋杀计划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时，隆美尔却陷在这些作战事务中，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对战争不能自主了。希特勒对最高统帅部的电话称只允许听克鲁格的汇报和意见而并不是另一位陆军元帅隆美尔。另一方面他想压一压隆美尔日益增长的这种反抗和悲观情绪，因为希特勒对战局也是清楚的，战局的不利，再加上隆美尔这样的元帅，第三帝国简直毫无希望的要走向毁灭。他还打算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委隆美尔以重任。

当天，隆美尔又去指挥作战，斯派达尔又和密谋者悄悄接上了头。在对克鲁格进行日常访问的幌子下，他去巴黎会见了斯图尔纳格，并且得知了有关在刺杀希特勒后同时在政治上发动政变的细节情况。随后，他向指挥第十五军团的撒尔穆斯将军作了暗示。撒尔穆斯私下写道“祝愿斯派达尔能达到目的。”用斯派达尔的话来讲，这些目的就是这两位陆军元帅开始与敌人秘密谈判，提出德军撤离法同、比利时和荷兰作为交换条件，盟军立即停止对德国老百姓的轰炸。这些密谋者们真心的希望英国人和美国人能放弃他们战争目标，同时又保留德国在东方所征服的领土，即使德军无条件投降也行。这种想法表明，这些密谋者们简直生活在异想天开的梦境里。

尽管隆美尔厌恶的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但他毫无疑问仍是效忠于希特勒的。他们所处的形势的悲剧就是这样。他们必须战斗到底，丝毫不能懈怠。虽然隆美尔一直认为阻止俄国人进入德国远比阻止英国人和美国人进入德国

重要的多。隆美尔认为崩溃将在四星期内发生，因此要尽快地作出政治抉择。他们认为，必须尽快的与盟军达成协议，如果元首亲自过问，这就再好不过了。但隆美尔判断元首不大可能采取措施。同时，隆美尔仍然坚信，元首是个伟人，一个有健全的政治头脑的人，因此他本人应该而且能够作出正确的抉择。

我们看到，当一个借着隆美尔的名义刺杀希特勒的计划就要发生时，隆美尔却在想着这些问题。他更没有意识到悲剧就要降临在他的头上。

7月14日，隆美尔又去观察在圣洛进行的激战，从而得出结论，前线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当天晚上，斯派达尔就当前的危险局势给克鲁格起草了一份生动的报告，让隆美尔签名。报告反映了前线的严重情况，然而隆美尔看后，拿起笔在末尾又加了一段话，措辞大胆而又直接了当。他写道：“我军在各处英勇抵抗，但这场敌众我寡的战争接近尾声。在我看来，最后来采取政治措施已势在必行。作为集团军的司令官，我觉得有责任讲清这一点。”

他走出书房，发现斯派达尔和坦贝尔霍夫正等着他。隆美尔说：“拿去，这是你们要的签名！”两人看了他的附言，不禁大吃一惊，劝他划掉“政治”二字。这份报告打印好后便转交给了克鲁格，并附有一张短笺：“关于7月12日我们的口头讨论，我把我的意见写在信里呈交给你，作为我对局势估计的一点看法。”后边写着“隆美尔”的签名。

就这样，隆美尔又一次采取了行动，利用自己的名字和声望——加上一个克鲁格，向希特勒发出了最后通牒。

“我很想看看事情的结局。”他说，“无论他们解除我的兵权或调换我的工作都无所谓。应当允许对局势负有责任的指挥官说出他们的心里话。”

这是7月15日，离刺杀希特勒的计划还有5天时间了。

如果希特勒不是被隆美尔一再激怒的话，他应该在事后看得出来，隆美尔绝没有参加刺杀计划。因为有哪一个人参加如此要命计划的人会在这种时刻还去挑逗这个要命的人物呢？可惜希特勒那种病态的疯狂毁了隆美尔也毁了他自己。不过这是后话。

几天来，隆美尔一直焦急的等待着希特勒对自己的看法的回答。然而几天来柏林一直是沉默。

在这里，我们要叙述一个小小的插曲。

就在隆美尔寻求与盟军达成协议之时，英军却在好几个月来一直通过特工人员在寻找隆美尔的秘密司令部。从5月份起，英国特种部队便多次空投人员到法国前线侦察德军司令部。最后一位英国间谍报告说隆美尔住在“一座山崖脚下”的罗切福考尔德侯爵的城堡里。7月14日，英国空军少校弗雷塞被空投到这座山区。弗雷塞给伦敦发出电报说：“发自猎犬102。可靠消息，隆美尔的司令部位于罗歇—基场城堡——自该地区把地图送往芝特，并附上三支狙击手使用的步枪。最好不要派别人来，我认为这是我的猎物”。

随后，英军立即派出了以职业杀手莱蒙德率领的五人小组，在漆黑的夜色中空投入法国领土。而且他们还发出第32号行动指令：“注意：击毙陆军元帅隆美尔或其参谋部里的高级官员，或将他们绑架到英国。”这无异于给隆美尔下了死亡书。

莱蒙德是一名职业刺客，他个人专用枪托上已标有六道刻痕。如今他被盟国军队雇佣空投到法国，执行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谋杀。他在黑幽幽的法国土地上潜伏了一星期。然而到了7月17日，他的希望便落空了。

7月17日，就在计划刺杀希特勒的前三天，隆美尔又坐上他的车子去各地看望他的指挥官们去了。

隆美尔在膝上摊着一张地图，汽车后座兰格的身旁坐着一位了望敌机的下士。车子开了两个小时以后，出现了越来越多被炸坏的汽车，有的车里还躺着死者和伤者，说明这段路程敌机的活动很频繁。接近利瓦诺特时，那位了望员发现了八架敌机。隆美尔命令把车子转进与公路平行的树叶繁茂有隐蔽的小路，但行驶几英里后，那条狭路又与大路汇合了。出了利瓦诺特，他们随即上了第179号公路，向维蒙提尔驶去。几乎就在同时，了望员发现两架飞机，正朝着他们俯冲下来，隆美尔大叫把车开进前面三百码处的中路。车子还未来得及驶抵那儿，有架烈焰式飞机已经在他们背后的树梢上空怒吼了。在五百码的范围内，飞机上的机关枪炮一齐开火。这时隆美尔手拉着车门柄回头望，炮弹在后面的公路上爆炸，车子的左边也落下颗炸弹。炙热的金属和玻璃片一下子飞在他的脸上。丹尼尔的左肩已被一块弹片削掉，他奋力想刹住车，但车子飞也似的朝山丘冲去，立即撞在公路另一边的树上，汽车顿时腾空而起，飞过公路，摔进一条沟渠里，人被摔出了车子。隆美尔的头部被什么东西击中，顿时昏了过去。

3小时后，斯派达尔把这一“事故”的情况报告了克鲁格，克鲁格随即报告了元首。希特勒对这一事件深感意外，但他立刻想到这可以使他避开隆美尔的纠缠，他那一不厌其烦的意见实在让他感到心烦。而这时克鲁格也向希特勒打报告暗示他可以任13集团军总司令。希特勒接受了这个大言不惭的暗示。命令克鲁格接任13集团军司令，同时保留西线总司令的职务。

隆美尔的伤势十分严重，主治医师向希特勒报告说隆美尔“到1945年以前都难以恢复。”希特勒对出现这样的结局似乎感到欣慰。至少隆美尔不会再坚持要他采取“政治行动”与盟军把和谈条件提上谈判桌子。然而他没有意识到另一种危险正在向他逼进，已经是7月18日了，离密谋者们的计划还有最后两天的时间了。

隆美尔在这个关键时刻正静静地躺在内尔内空军医院二楼的元帅病房里。他的头骨被炸得凹陷了下去，伤口处塞满了碎骨头。但法国人当地的一种药方却救了他的病。医生们看隆美尔坚强的清醒了过来，感到十分惊讶。有了这种病例，医学教科书怕得重新编写了。

就在那天，隆美尔也赢得了另外一次胜利，他的部队挫败了蒙哥马利从卡昂发起战略突破的最后一次尝试。晚上，在火红的朝霞里，两千架英美轰炸机从海上飞来，编成一个巨大的扇形，向卡昂投下了八千吨炸弹，造成四千多法国老百姓伤亡。蒙哥马利的七百多辆坦克的先头部队涌向突破口，他相信这次一定能撕开隆美尔的战线。

然而这并非是一道普通防线。隆美尔在卡昂一共布了五道防线，在第四，第五道防线的背后他集中了八十门88毫米的大炮和高射炮而且令人生畏的德军最新式的“虎式”和“豹式”坦克就隐藏在第五道防线背后，在它的前面则是一百九十四门野战炮和二百七十门威力强大的六管火箭发射架，这些火箭发射架的总炮管数为一千六百三十三管。这些火箭管所发射的火筒终于把蒙哥马利狠狠教训了一顿。

黄昏时分，盟军坦克被摧毁了二百多辆，进攻已完全被阻止了。英军远未达到在法莱的目标，甚至边界一个山头山梁都没有闯过。进攻开始时，蒙哥马利曾得意洋洋的向世界通讯社发表了声明。现在他不得不面对撤到河边

的第十一装甲师发出苦笑，命令停止进攻。布莱德雷将军劝告蒙哥马利含笑忍辱，这位元帅愤愤不平他说：“含笑忍辱，真比上天还难。”自从盟军大规模进攻以来，英国已阵亡六千多人，美军则多达一万多人，而他们却比原计划落后了好几个星期。

隆美尔还是获得了一次真正的胜利，虽然他当时已躺在空军医院里昏迷不醒了。这次胜利恰如其分的为隆美尔的军事生涯作了一个完善的总结。希特勒听到这一胜利时，也似乎觉得这对于隆美尔来说不愧是个很好的安慰，他立即打电话对隆美尔进行了夸奖。

然而，希特勒所希望的这种结局并不会到此为止，隆美尔的命运也绝没有就此写定，一个不可靠人的计划，又一次把他们俩牵到了一块，这一次，两个蒙在鼓里的人，一个扮演一头愤怒的受伤的野兽，另一个则扮演的是阶下囚。

7月18日，即蒙哥马利遭到失败，隆美尔刚从车祸中醒来的那天，凯撒·霍法克中校离开柏林来到巴黎。第二天，他告诉密谋者们，刺客斯陶芬贝即将开始行动，大约在第二天即7月20日中午，他将炸死希特勒，西线的密谋者们立即行动起来，以准备在事后通知各位将军立即宣布停战，并组成新的政府。

7月20日早上，在伯格霍夫山庄，希特勒的“狼穴”的一间作战室里，参谋们正忙着通知各部长和将军们来参加元首召开的军事会议。11点钟，斯陶芬贝接到总理府打来的电话，通知他12点钟前往元首的总部参加作战会议。他问参加会议的还有什么人，对方答除了元首本人将亲自主持会议外还有党卫军司令希姆莱将军，宣传部长戈培尔将军以及其它各部的先生们。斯陶芬贝一放下电话，立即开始行动。他把早已从巴黎偷运来的一只定时炸弹从橱柜的底层取出来，装入他常用的那个公文皮包里，同时把一叠材料一起装进去。因为希特勒的个人保卫工作搞得十分严密，通过正常渠道取得炸弹或炸药都将引起遍布在每个角落的盖世太保们的怀疑。

12点钟，车子平稳地驶进了狼穴的第一道大铁门，卫兵看见是斯陶芬贝的车，敬了个礼没有检查就让了过去。车子在大厅的门前停了下来。在经过安全检查室的时候，斯陶芬贝微笑着把那个装有定时炸弹的皮包递给检查员，检查官立即向他敬了一个礼，说道：“不，上校阁下，您请不必客气。”说着把皮包递了回来。这位少校对斯陶芬贝上校的英雄事迹非常熟悉，他敬佩和尊敬上校。斯陶芬贝顺利的通过了检查，向作战会议室走去。

大多数参加会议的将军们还没有到，几个工作人员在布置鲜花，一个参谋人员在往巨大的作战地图上贴着各种颜色的箭头。斯陶芬贝不动声色的坐在一边。他把那个皮包放在桌上，从里边拿出一份文件，然后很自然的把皮包放在桌下的一张椅子上。他悄悄的把椅子往桌底下推去。

这时，将领们都陆续来到会场。12点30分，希特勒来到会场。全体人员立即起立，向元首致敬。希特勒气色看上去还不错，他示意大家坐下来。希特勒的位子上首，但离斯陶芬贝还有点远。希特勒开始讲话，讲话中间，他把大家引到作战地图前，将领们于是纷纷站起来围向地图。斯陶芬贝趁机离开作战室，匆匆的开车走了。几分钟后，一声巨响，作战室里顿时一片鬼哭狼嚎。

再说斯陶芬贝逃出作战室，立即告诉克鲁格的参谋长，“将军阁下，柏林发生了秘密警察的兵变，元首已遭暗算。”大约3点多，参谋长试图给驻

在城堡的克鲁格通电话，但斯派达尔对他说，克鲁格上前线去了，要到傍晚才能回来。

下午，克鲁格回到城堡，斯派达尔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克鲁格犹豫不决，不知道该下令停战还是探听一下柏林的情况。柏林来了两次匿名电话：“陆军元帅阁下，现在该是下决心的时候了。”但是每次克鲁格都一言不发地把电话挂断，他和隆美尔一样，都在向希特勒效忠的声明上签过名，如今他决心不参加这次阴谋。象隆美尔一样。

午夜，柏林的广播突然中断了。广播里传来了希特勒因狂怒而变得颤抖和沙哑的声音。刺杀失败了。希特勒开始对军界进行大清洗。

8. 是希特勒杀掉了隆美尔吗？

当，柏林为发生刺杀元首的事件忙成一团时，隆美尔正安静的躺在贝尔内空军医院里。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克鲁格、斯派达尔先后来访问他，向他诉说了这件耸人听闻的事件。隆美尔立即用严厉的措辞谴责了这一行为，甚至对于斯陶芬贝他也没有寄予丝毫同情。克鲁格参谋长也说：“虽然隆美尔从未吹捧过元首，但他也从未激烈的指责过希特勒。”克鲁格一连几个晚上来看他，他只是一个劲他说：“疯狂！真不可思议，竟然对元首下毒手！谁也不会同意这样干。”隆美尔在给妻子露西的信中说：“远比我的祸更为严重的是，有人居然妄图谋害元首。这使我感到极为震惊。感谢上帝，一切总算平安无事。”

密谋分子们这时才感觉到他们显然不能依靠隆美尔来反对希特勒。塞普·迪特里希先前曾对隆美尔说，他要把隆美尔的命令置于希特勒的命令之上却显得那样怒不可遏。隆美尔和他的部下们也都认为德国战争机器的停战应完全归罪于军队内部那些密谋分子的破坏和捣乱，工程兵将军威廉·梅斯写信给隆美尔说：“今天事情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陆军元帅阁下，特别是陆军军需主任克扣调拨给你的军用物资和给养，不断挖你的墙脚。”那位军需主任正是爱德华·瓦格纳，暗杀失败后，他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

当隆美尔和他的部下在为谋杀元首一事而感到愤怒时，柏林党卫队和秘密警察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展开追捕和调查。

7月23日，隆美尔被转到了巴黎郊外的勒瓦西内医院。隆美尔是个不甘于被“囚禁”在病床上的人，他急于想见到希特勒，跟他“讨论一下德国的未来，”“我认为必须在一条战线上讲和，以便把全部兵力用于坚守另一条战线。但是必须有人把这事告诉给元首。因为迄今为止，他只接到过元首的一封电报：“请接受我希望你早日康复的最良好的祝愿。”以后便杳无音信了。隆美尔似乎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头。

英国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知隆美尔已经负伤不在战场，为了鼓舞士气和消除士兵从前对隆美尔的畏惧，伦敦宣布隆美尔已一命呜呼了。隆美尔抓住这个时机，于1944年8月1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对记者们说：“他们宣布我死的消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我却不会那么轻易死掉。”

大约就在此时，在九百英里外的东普鲁士地下室里，希特勒叹了口气，摘掉他的金丝眼镜，叫人去把约德尔将军找来。当约德尔走进地下室时，希特勒手上还拿着一份文件在看。这份文件是秘密警察交上来控告隆美尔参与密谋的证据。

原来，巴黎的秘密警察在审讯主要密谋分子霍法克时，这个狡猾的密谋分子为了得到庇护，决心把与隆美尔陆军元帅和克鲁格陆军元帅的交往与交

谈交待给审问者，这样也许因为牵扯进两位大人物而使他获救。

对霍法克的审讯既温和又友好，他从下午4点一直谈到晚上11点。霍法克将事情全盘托出，毫无透露，并说：“我明白我这条命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

所有这些报告都呈给了希特勒。8月14日，希姆莱带着份报告去见希特勒，这份报告的第五条上写着这么几个字：西线。克鲁格—隆美尔。这份报告成了最致命的一击。

8月25日，希特勒宣布说：“隆美尔的所作所为是一个处于这种局势下的军人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他企图寻找除了单纯军事出路外的其它出路。在某种程度上，我把隆美尔看作是一个既大胆聪明而又不同凡响的指挥官，但我并不认为他是个能够持之以恒的军人。所有的人都有同感。”

很显然，这是元首对隆美尔元帅发布的一篇“忠恳”的“真心实意”的“悼词”。

在隆美尔还蒙在鼓里，还准备再次向元首提出意见的时候，首先是反希特勒的密谋者，然后是秘密警察，最后是希特勒本人已经为陆军元帅准备好了一场隆重的葬礼。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希特勒必将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胜利已经被那些刺杀希特勒失败的密谋分子们拿走。因为他们成功的把希特勒的两位忠心耿耿的元帅拉进自己的停尸场，从而成为这次失败的暗杀事件的陪葬品，从这一点上来说，希特勒可谓遭到了最大的惨败。

然而，希特勒直到最后吞下氰化物的那一刻，也没有知道事情的真相。他还以为他给了这位可爱的陆军元帅最合适的选择，并保全了他的除生命以外的其余一切东西。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一开头所说的那一幕。希特勒也是带着这个永远的秘密吞下了和隆美尔所吞下的一样的氰化物，而消失在第三帝国的巨大的阴影之下。希特勒到底死没有，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个谜。也是围绕史学家们的大难题。

近半个世纪来，一直围绕着死与非死争吵不休。1992年美国一家报纸披露，在挪威的一个小岛上发现了年近百岁的希特勒，一时间，新闻界与史学界再次掀起了“希特勒死亡之谜”的风波。

其实，只要认真研究希特勒在柏林地下暗堡的最后时光是如何渡过的，就能够将谜底层层揭开。作为一个世纪魔王，希特勒不会不考虑战败后全世界人民对他的处罚。但是作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当然会考虑如何在身败名裂时苟且偷生，并为这种“偷生”设计出一套万全之策的方案。

第二十一章希特勒之死亡

1. 希特勒死了吗？

1945年5月1日晚，纳粹德国的汉堡广播电台播出一条消息：

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4月30日，元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邓尼茨在讲话中宣称，希特勒在柏林领兵作战，“壮烈牺牲。”当时人们都信以为真。《泰晤士报》次日刊登了唁电；爱尔兰总理德瓦莱拉在首都向德国使节表示了哀悼，希特勒真的是战死的么？

邓尼茨的说法得到了斯图加特的医生卡尔·海因茨·施佩特的支持，施佩特发誓说，希特勒于五月一日下午在动物园堡垒旁被俄国人的炸弹伤肺部，后由他亲自治理，但后来希特勒死了。

当苏联红车攻到柏林后，苏军统帅朱可夫元帅立即和克里姆林宫直通无线电话。斯大林在电话中得知苏军没有活捉希特勒，十分不快他说：“那么，这畜生逃脱了我们，你们找到尸体了么？”

5月9日，苏军派出了五支搜索队，进入位于国会大厦东北角的希特勒暗堡进行彻底搜索。

搜索队从一个塞满尸体的旧大衣柜里拖出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很象希特勒，后来经过辨认，确认是一个被谋杀的希特勒的替身。

搜索队又从总理花园内的一个弹坑里挖出了两具烧焦的尸体，它们很快被送到一座野战医院去进行法医检验。

六月五日，盟军各最高统帅会商组建德国政府事宜，“俄国负责军官”，对艾森豪威尔的幕僚说，希特勒的尸体已找到，并比较肯定地得到了核实，他们说这具尸体是同其他三具尸体一起在地下堡垒内发现的，烧焦的程度很严重，俄国人当时说，他们的先头部队使用了火焰喷射器。

四天之后，即6月9日，朱可夫元帅向新闻界发表了一项声明。他谈了总理府最后几天的情况，包括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的婚礼。但是在希特勒之死这一核心问题上，却含糊其辞，他只字不提苏军的调查、德国人的供词、尸体的处理和牙齿的鉴定等问题，“事情很复杂，”他说：“我们还未核实希特勒的尸体，因此对他的生死问题还不能下定论。他也许在最后时刻逃出了柏林，据当时的机场状况看，这是完全可能的。”后来，柏林的苏军司令别萨林上将又说，希特勒很可能还活着，“我们找到了很多尸体，希特勒的尸体可能也在其中，但我们不能宣布他是否已死。依我看，希特勒失踪了，可能在欧洲某地，说不定在弗朗哥将军那里。”

早在5月2日清晨，苏军占领总理府之前，俄国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就把德国电台广播的有关希特勒之死的消息说成是“一个新的法西斯诡计。”报道还说，“德国法西斯希望通过散布希特勒已死的消息给希特勒退出政治舞台和销声匿迹提供机会。”5月26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总统的代表哈里·霍普金斯说，他相信：博尔曼、戈培尔、希特勒，可能还有克雷布斯都逃跑或隐匿起来了。

七月十六日，斯大林赴柏林出席波茨坦会议，他对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说，他相信希特勒在西班牙或阿根廷。

从1945年5月到现在，关于希特勒之死的问题众说纷坛。有的说，他已在柏林之战中被击毙；有的说，他已在动物园被某些军官处决；另有人猜测，他已乘飞机或潜艇逃亡，也许在他的阿尔巴尼亚匪徒朋友那里，要不就在波

罗的海某个迷雾笼罩的岛上，也许在莱茵岛的某个岩石堡垒里，要不就在西班牙的某座教堂内，还可能在南美洲的某个放牧场。

那么，究竟希特勒是活着还是死去？那两具被苏军挖出来的烧焦的尸体经过法医检验，究竟是谁？在暗堡的阴暗日子里，希特勒究竟干了些什么？最后，他又到哪里去了？

为寻找阿道夫·希特勒，并彻底弄清他在暗堡里的生活情况，美、英、苏三国曾先后派出记者以及专门小组，进行了详细调查，下面的情况就是依据生活在暗堡里希特勒身边的纳粹分子、工作人员的回忆综录而成，他们是和希特勒一起在暗堡那一段生活的目击者。

2. 暗堡里的阴谋

1945年1月的柏林，寒风凄凉，惨淡凛冽，希特勒在西线孤注一掷的攻势失败后，希特勒的命运出现了逆转，他匆匆地赶回了柏林，参谋总长海因兹·古德里安将军曾一度警告说，若是把阻止盟军前进而投入的两个精锐坦克兵团投入东线，其作用要大的多，当时苏军距柏林仅六十英里之遥。希特勒为了阻止西线的美国人，抛弃了本来可能在军事上获胜的一线希望，即把苏军阻截在奥得河沼泽地的前面。这沼泽平原历史上就是从东方通向柏林的门户。

希特勒回到柏林不到二十四个小时，就开始进入了暗堡，在暗堡里他还要活一百零五天。

当时人们很少知道有这么一座暗堡。这个混凝土大洞穴深入地下55英尺，外墙厚6英尺，顶部覆盖着30英尺厚的混凝土，希特勒虽在暗堡内，却仍在指挥德军，直到他临终的最后一刻。

暗堡里阴森恐怖，房顶低矮，走廊狭窄，有三十几个拥挤不堪的房间，只有三个房间稍微宽敞一点，是希特勒的私人住室，这里面有几件简单的家具。起居室有一把躺椅、一个咖啡茶几、一把椅子；卧室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床头柜和一张梳妆台，在这个暗堡里，希特勒工作、睡觉、吃饭、喝茶、洗澡、梳妆、结婚和死亡，从1月16日以后，希特勒就再也没见到过日出或日落。

当希特勒需要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或者想要活动一下的时候，他就会在夜间走出暗堡，带着他的法国阿尔萨斯名狗勃隆狄到总理府花园去散步。

为了安全保卫，所有进入暗堡的人都必须通过设在新总理府内的一道道关卡，即使高级将领进入暗堡，也必须通过三道互不联系的关卡，出示通行证和身份证，夜间，岗哨加倍并配备自动手枪和手榴弹。

在暗堡里，希特勒的身体状况很差，他的后期医生欣克教授曾回忆说：

现在我知道，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决不可能有一个圣赫勒拿岛，即使他能够逃脱在柏林的厄运，他最多只能在厄尔巴岛生活一段短暂的时期，对于一个只剩下残破不堪躯壳的人来说，至多能够再活一年、二年、也许三年。他肯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象临死的人所常常感到的那样，在我见到元首的时候，他已经作出了在柏林自杀的决定。

希特勒的眼睛以前是湛蓝的颜色，炯炯有神。现在已是变得呆滞，眼珠深陷，充满血丝，袍色的头发成了灰白，站也站不直，左手需要右手扶持才能摸到胸前，在临死前的几天，常常流口水，从牙缝里发出啾啾的嘘声。

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兼书房里，有一张腓特烈大帝的油画像，他随着希特勒从一个大本营转移到另一个大本营，在暗堡里，希特勒总是孤独地望着这张油画，他想事情也许会发生转机。

1762年12月，七年战争将要结束的时候，腓特烈被因在布累斯劳的宫殿里，他的首都柏林被包围，军队士气低落，然而1763年初，由于敌国的联盟突然扭转了方向，使腓特烈得救。

他幻想着西方盟军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会和德国结成联盟，一道去击退苏军的进攻，下面是一份1月27日元首会谈的片断纪录，可以看出希特勒虚妄的幻想：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这一切进展会感到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俄国人占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俄国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这样把他们的最后希望系在一根游丝上，幻想着会象腓特烈大帝那样逆转形势，然而，战场的发展状态对德国越来越不利。

1945年的春天到来了，纳粹的末日也快来到了。由于英美轰炸，铁路和航运瘫痪，发电厂和军火工厂陷于停顿，德军船只无法开动，迫切需要投入战斗的战斗机无法起飞，坦克缺乏汽油，装甲师不能出动。用以发射飞弹的发射场差不多全部丧失，而喷气飞机由于使用的特殊汽油的炼油厂已被炸毁，无法上阵。

而使英国和美国十分头疼的德国原子弹计划，因为希特勒不感兴趣，同时以逮捕了许多原子科学家，使原子弹制造搁浅。

3. 毁灭德国的计划

由于东西两线的英美苏部队向德国境内推进，这时，希特勒把他的仇恨从进逼的敌人那里转移了，他的仇恨移到德国人的身上。

希特勒在讲演中说：“如果德国民族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

1945年3月14日，希特勒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重大决定，即“焦土”计划。他下了一道总命令，要把所有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手，命令的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

这就是说，要把德国变成一片不毛之地，使德国人民在战败后维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当时的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已经预料到希特勒会象民禄皇帝一样发出这样野蛮的指示，他写了一个备忘录，坚决反对这种犯罪行为。3月18日晚，他亲自将备忘录交给希特勒，斯佩尔写道：

可以确信，在四到八周内，德国经济将彻底崩溃……崩溃之后，即使从军事意义上说，战争也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哪怕以最原始的方式，来保留民族生存的最后一点基础。……在战争的此时此刻，我们没有权利来进行破坏，从而影响人民的生活。如果我们的敌人想要毁灭我们这个以史无前例的勇气与之战斗的民族，那么，这种历史的耻辱只能落在他们的头上。我们有责任确保我们的民族具有在遥远的将来进行重新的一切可能性。

但是希特勒对他曾经表示过无限热爱的德国民族的生存再也不感兴趣了，他用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佩斯尔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而且，在战场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

3月19日，希特勒公布了他的“焦土”政策，他的秘书马丁·鲍曼在3月23日也发布了道同样野蛮的命令，斯佩尔后来叙述过说：“鲍曼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徒步旅行。对他们的生存，没有准备任何条件，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准备，这势必造成不可想象的饥荒。”

斯佩尔为了阻止“焦土”计划，他走了许多地方，亲自同将军、经理、市长谈话，总之是同一切能够阻挠或制止执行“焦土”命令的人进行谈话。

然而，3月20日，斯佩尔收到了一份电报，是对他3月18日备忘录的答复。大意是：夺取斯佩尔大权，此权直接移交马丁·鲍曼手下的各地地方长官。希特勒现在又下了一道最野蛮的命令，即“破坏一切军事、交通运输、通讯、工业和供应设施以及帝国境内的一切资源。”

斯佩尔的活动被地方长官告发到希特勒那里，斯佩尔以前所下的任何命令都废除了。例如，以前他曾下令只要使工业设施丧失生产能力，而不是摧毁，鲁尔矿区是欧洲最集中的工业区，也是世界上最集中的工业区，斯佩尔恰恰就在这里的莫德尔集团军司令部收到希特勒的指示。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就意味着即使实现了和平，但在一年之内，鲁尔矿工的生活将倒退几百年，

正如斯佩尔所说：“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里将没有电，没有煤气，没有净水，没有煤炭，没有交通。一切铁路设施、运河、水闸、码头、轮船以及火车头等等，全部破坏无遗。即使在工业没有遭到破坏的地方，也生产不出任何东西，因为缺电、缺水、缺煤气。也没有储藏设施，没有电话通讯。总而言之，成了一个倒退到了中世纪的国家。”

斯佩尔接到命令之后，踱来踱去，他想必须制止希特勒的“焦土”命令，3月21日下午，斯佩尔回到了暗堡。从表面上说，斯佩尔仍是部长，但剥夺了一切有效的权力。

斯佩尔没有直接对抗希特勒，但是策略上并没有停止抵抗。希特勒以权威的腔调向斯佩尔摊牌：“鲍曼送给我一份关于你同鲁尔区地方长官举行会议的情况报告。你迫使他们不执行我的命令，并且宣布战争已经失败。你知道这一切会产生什么后果吗？”一听到这话，恐怕只可在枪毙和绞架之间加以选择了。希特勒最后说：“斯佩尔，再给你十四小时，好好考虑一下你的答复，明天告诉我你是不是还希望打赢这场战争。”

第二天午夜，斯佩尔到了暗堡的元首书屋，他不知说什么好，希特勒故意怠慢他，没有同他握手，而只用一句简洁的问话：

“好吗？”

“我的元首，”斯佩尔说，“我毫无保留地支持你。”

斯佩尔的效忠表白，取得了他所要求的东西：“既然我毫无保留的支持你，你一定要重新信任我，而不是信任那些地方长官来执行你的政令。”

希特勒授权斯佩尔起草一份文件，并说他要马上签署，他在原则上没有一分一毫的让步，但是，斯佩尔却放进了一条有漏洞的条文：“通过使工业设施丧失生产能力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后来，德国人民终于幸免了这最后的灾难，它关系到价值一千亿英镑的工业设备，斯佩尔和一些军官尽了非凡的努力，直接或间接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内四处奔走，保证重要的交通、工厂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所炸毁。

4. 希特勒过最后一个生日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戈培尔的广播讲话中要求德国人相信，元首星象图可以使他们解脱目前的困境。我们不可理解，第三帝国的元首直到生命的最后日子还在相信星象图这样的异端邪说。

4月13日，当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传到德国，戈培尔十分兴奋：“把最好的香槟酒拿来。我们马上给元首打电话。”戈培尔用专线给希特勒打电话说：“我的元首，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上写的清清楚楚，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4月20日，他五十六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茨堡，在神话般的巴巴罗萨山洞中指挥争夺南方的战斗，十天前，他已派侍从人员前去整理房间，而政府各大部都已南迁。

然而星象捉弄了他，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德国现在几乎被一分为二，美军和俄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准备会师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莱梅外围，法军已挺进至多瑙河上游。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修建宏伟的大礼堂和体育场以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柏林已听到俄国重炮的隆隆声了。

4月20日，常客和稀客纷纷来到暗堡向他们的元首表示礼节性的生日祝贺，从中午开始，人员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所有的纳粹元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鲍曼都在座，此外还有一些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和克莱勃斯，尽管局势岌岌可危，但他们看到希特勒仍然信心满怀，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会遭到最惨重的失败。”

祝贺以后，便是讨论帝国的领土完整受到威胁的问题，通向南方的道路将在几天之内，也许几小时之内被切断。武装力量的各总部和政府各部已迁移或将迁移到南方去，希特勒是否也会把他的大本营迁走？顾问们一致认为，第三帝国的首都马上就要被俄国人攻占，一旦被俘就不存在逃脱的希望。所有人，戈林和凯特尔，希姆莱和博尔曼，戈培尔等都力主希特勒离开这座即将沦陷的城市，希特勒犹豫不决，既不赞同，也不反对，如果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会师的话，他准备派邓尼茨去指挥北方的司令部，南方可能派凯塞林去，但对后者的任命拿不定主意。

会议结束后，客人们离开了地下堡垒。大批载重汽车和飞机开始执行从柏林向南撤退的决定。元首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希姆莱和戈林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载着他的豪华公馆里运出的金银财宝，这两个纳粹元老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的亲爱的领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在此期间，各部撤出柏林的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但是希特勒仍是犹豫不定地留在暗堡中，他至少仍然想着继续努力把俄国人赶出柏林，希特勒仍然亲自指挥着部队的一切作战行动。在生日的第二天，他命令驻柏林部队自柏林南部发动最后的总反攻，这就是在党卫队施坦因纳上将的总指挥下发动的反攻。每一个人，每一辆坦克和每一架飞机都要投入这场进攻。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道，“都要在五小时内被决处。你要以自己的脑袋担保，任何人都必须投入战斗。”

这就是希特勒发布的命令，但是他的命令已经不起作用，他只是让想象中还存在的部队出兵，策划着纸上的作战计划和指挥着已不复存在的部队。这次反攻只是希特勒一相情愿战略，施坦因纳并没有认真组织反攻。

4月21日，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希特勒都在打电话，就象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解施坦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科勒将军在什么地方，飞机找不到反攻的影子。施坦因纳本人，虽然还活在人间，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他的部队。

直到下午三点，还没有反攻的消息，在例行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大发雷霆，怒气冲天，要求知道施坦因纳的消息，但是人们毫无所知，尔后却传来了不幸的消息，由于把军队从柏林北而撤退下来支援施坦因纳，俄国人已从大大削弱了的北面阵地乘虚而入，他们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城内。

希特勒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所有参加这次会议活着的人，都说希特勒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这就是末日了，他尖叫着。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一切都完蛋了，除了一死了之，别无选择。如今希特勒反而毫不犹豫了，他不南走，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的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要留在柏林以身殉国。

所有的人都表示反对。他们提请他回忆历史上那些有所为的前人，他们说：舍尔纳和凯塞林的陆军群仍然完整地存在着；他们向他保证，没有任何可失望的理由。已离开柏林到西北去指挥军队的邓尼茨和希姆莱都打电话来敦促元首离开柏林。甚至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说，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妙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没有信心，末日当头，即使是“俾斯麦第一”也不能说服他。希特勒重申，他要留在柏林，要亲自担任保卫这个城市的任务。他向柏林市民宣布：元首一息尚存，就要保卫柏林。第二天，这一消息就向全世界作了广播。

会议结束了。惊慌失措的与会者们走出元首堡垒，副官和女秘书们都在那里等候。谁也掩盖不住内心懊丧和气馁，大家似乎都失去了控制。其中一位女秘书后来说：“当他们走出会议室后，大家都沮丧他说：“这就是末日了。”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戈培尔夫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叫来。

在此以前，戈培尔一家住在暗堡的外面，而从现在起，元首堡垒就是他们的家。他们坐在一起讨论前途问题。戈培尔说，他也要留在柏林并在这里自杀。戈培尔夫人也说，她也考虑这么做，至于孩子们，她要把他们毒死。接着，希特勒让把他的文件拿来，亲自逃出必须销毁的部分，让人搬到花园中烧毁。

随后，希特勒又把凯特尔和博尔曼叫来，他说：“我永远也不离开柏林，永远不！”他命令他们去南方指挥残余部队。

当有人指出没有一个人愿意作战时，希特勒终于在他一生中最可怕的最后几天中清醒了一阵子，他说：“你说的作战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仗好打的？”

希特勒在4月22日的发怒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后决定便暗堡里突然乱成了一团，斯佩尔接到冯·贝罗上校的一个电话，他说“元首已精神失常。”

在柏林西北的希姆莱，从党卫队派驻到大本营联络官来的电话中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对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都疯了，我现在怎么办？”

5. 放荡的暗堡

暗堡里闹哄哄的气氛在4月22日(星期日)午夜之后变得平静起来,由于许多人的撤离和戈培尔一家的到达,每个人都预感到大难即将来临,最后一幕戏将要开始,许多士兵都把军容和军纪抛到九霄云外,甚至不再行军礼。

欣克教授的回忆最能体现人在末日来临之前的状态,欣克教授是总理府中少数的几个值勤官之一,他说:

暗堡中每个人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这取决于他们的性格,体力和道德风尚。有些人已彻底垮了,有的则没有。有时连将军们都失去控制,而普通的士兵却能保持清醒。妇女往往比男人更有勇气。正如我已提到的,游手好闲就要干坏事。暗堡里许多人无事可做,或者事情很少。他们长时期地陷于烦恼之中只有单调地等待和沉思。于是许多人开始喝酒。而酗酒又会放松约束,使人表现出动物的原始本能。在突围期间,我护送9位妇女逃出暗堡。格特路德·莱格告诉我,只有戈培尔的孩子到达暗堡才使她免于“发疯”,因为她和其他姑娘们终于有事可做了。曼切阿莱小姐是同我一起逃出来的,在这之前她总是在厨房里忙碌着。她很冷静、很勇敢……

有一种寻求群体出路的、传染极快的群众性歇斯底里。有许多发狂的、熬红了眼的妇女因为害怕红军士兵强奸,逃出了她们在柏林的住宅,只要能就近找到德国士兵,她们就投入他们的怀抱或钻进他们的被窝。这些士兵何乐而不为。更使我感到吃惊的是看到一位德国将军在吊床之间追逐一个几乎半裸着的女信号兵。行为谨慎点的则在总理府科恩茨医生的牙科躺椅上就寝,这把椅子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引起性欲的吸引力。更为放荡的妇女甘愿被绑在椅子上,以各种新奇的姿态调情逗乐。

我对所流传的那种说法是很怀疑的。但是后来有个直接参与其事、喝醉了酒、歇斯底里发作的妇女使我得以详细地了解到她的临床症状。我让她服了一剂镇静药,她告诉我,她在逃到总理府之前已两次被强奸,于是她开始酗酒,无休止地喝烈性酒。最后她终于失去了一切约束。还有一种消遣办法就是群体性交,一般都发生在阴暗的角落里。

也就是在这种纵饮狂乱的气氛中,关于自杀的可怕谈论也越来越多。烈酒、恐惧、绝望、轻巧的武器和毒药瓶,这一切都起着启发作用。每个人似乎都在等待着希特勒自杀,他迄今为止依然是暗堡这出戏的中心人物。这种气氛使希特勒的自杀成了几乎所有人谈话的最主要的话题。

6. 谁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科勒将军没有参加4月22日的元首军事会议，他要照顾空军，当时他正在值班，克里斯蒂安将军慌慌张张打电话告诉他，暗堡中正在发生着“历史性事件。”由于克里斯蒂安语无伦次，科勒不顾英国空军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轰炸，即刻动身去见约德尔，要求他详细介绍情况。

科勒在克拉姆普尼茨见到约德尔，约德尔将全部悲剧告诉了他，同时他还对科勒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

“至于说到和平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干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约德尔现在把这些话告诉给科勒。

科勒觉得有义务立即飞往萨尔茨山，因为他是戈林派驻梅林的表。

4月23日中午12点左右，科勒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戈林。这位正期待继承帝国元首的纳粹头目却犹豫起来，他怕上了他的死敌博尔曼的圈套。博尔曼现在迫不急待地想把戈林从马上就要空缺下的那个宝座的位置上挤开。戈林拿出一个铁盒，从里面取出1941年6月希特勒的手令。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时，戈林将是希特勒的继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视事，戈林有责任接管他的权。

但是戈林对他的顾问说：“如果我现在行动起来，我可能被斥为卖国贼，如果不采取行动，就要被指控为在危急存亡关头没有尽到责任。”

戈林决定先给希特勒发个电报，希望把这继承权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鉴于您已决定留守柏林堡垒，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作为您的副手马上接管帝国的全部领导权，并享有在国内外充分地采取行动的权力？

如果今晚十点钟前无复电，我将认为您已失去行动自由，并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这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采取行动。

您知道，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是非语言所能表达的。

愿上帝保佑您，使您排除万难，速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呢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已经到了尾声。”他说，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要打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为止。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

博尔曼为寻找机会消灭戈林已经等了四年之久，然而没有等到。现在时间不多了，希特勒每天都可能死去，如果那项手令不得以改变，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在这最后一刻，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对博尔曼来说十分有利，戈林不能亲自来申诉，而在此时，戈林的那份电报落入了博尔曼手里，他先把它扣压起来，然后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到戈林要求晚上十点钟前给予复电。这是最后通牒，博尔曼说。他还提醒希特勒，六个月之前他曾怀疑过戈林背着元首企图与盟军公开谈判；显然，戈林现在要夺取政权重开谈判。希特勒

委托博尔曼起草一份电报，电报通知戈林：

戈林的行为是对民族社会主义和元首的背叛，理应处以死刑，但是念其长期效忠党国有功，如他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必须回电是否同意辞职。

同时，博尔曼又给萨尔茨山上党卫队总部发了一份电报，命令将戈林及其部下以“叛国罪”加以逮捕。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德国历史上唯一的元帅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第二天柏林宣布，戈林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了全部职务。

7. 最后的婚礼与遗嘱

4月15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德国人很少人知道她，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做了他的情妇已有十二年以上，她同戈培尔博士夫妇一样，她也不愿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度里，她下定了决心要同希特勒死在一起。

4月28日午夜，希特勒决定和爱娃·勃劳恩完婚。戈培尔找来了一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人来主持这一象征仪式。

结婚仪式是在一间小会议室里举行的，有时人们把这间房子叫作战地图室。参加者除了希特勒；爱娃·勃劳恩以及瓦尔特·瓦格纳外还有证婚人戈培尔和博尔曼。手续十分简单，双方宣布，他们是纯雅利安人，没有妨碍结婚的遗传病症。鉴于当时的军事形态和非常状态，他们建议只作战时口头仪式，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仪式均需避免，几分钟之内，各方即表示了同意，签署证书后仪式结束，当轮到新娘签名时，她开始写“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时又划掉开头的字母“勃”，重新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婚礼时爱娃·勃劳恩穿着黑色礼服，恰如一种送葬的气氛。

婚礼完毕，新郎新娘走出会议室，同等候在外的几位将军和女秘书一一握手，然后回到他们的私人房间去吃婚宴。随后，博尔曼、戈培尔夫妇、希特勒的两位女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和荣格夫人也应邀而至。

婚宴进行了数小时，席上备有香槟酒，大家边喝边谈。他们回忆往事旧友，谈到了戈培尔结婚时希特勒曾当他们的证婚人；现在则相反，这种幸福却有了其他内容。希特勒又谈起他的自杀计划，他说民族社会主义完了，再也不能东山再起，由于他的挚友相继都欺骗和出卖了他，所以死倒是他的一种解脱。婚宴一时充满了忧郁沉闷的气氛。

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爱娃·勃劳恩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当某个勤务人员第二天用已停止使用的字眼：“爱娃·勃劳恩”来称呼她时，她说：“你尽管称我希特勒夫人好了。”

我们永远也无法充分了解希特勒为什么决定同爱娃结婚。既然长期以来，他一直乐于把爱娃当作情妇陪伴左右，而以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同她结婚，又有什么意义？也许是爱娃的忠诚感动了希特勒。当爱娃4月15日来柏林后，希特勒曾想把她送走，但是她没有走。希特勒曾说，只有她会忠诚地伴随他始终。由于其他人相继背叛，因此爱娃的忠诚就更为突出。希特勒在同随身副官谈话时，把爱娃的忠诚同他曾信任过的戈林和希姆莱的赤裸裸的背叛加以对照。

婚礼过后，希特勒向秘书莱格夫人口述了两份文件，即他的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

政治遗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指示“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在这三十多年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煽动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代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

遗嘱的大意是绝望的哀鸣：“这六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折，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史册。我不能离开这个城市，因为它是帝国的首都。由于这里能够抵抗敌人冲锋的力量太微弱，我们的抵抗又因为一些没有骨气而又丧失理智的家伙的背叛而逐渐失去意义，因此我要留在这座城市和几百万人民生死与共。

此外，我不愿意落到敌人手中，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领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自愿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的……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下面便是他要指定继承人和除掉以前指定的继承人：

“在我去世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 1941 年 6 月 29 日命令和 1939 年 9 月 1 日我在国会讲话中所授予他的一切权利，我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由于政客、陆军、党卫队都背叛了他，那么只能由一个水手来做他的继承人了，虽然海军的战绩并不出色，但至少是忠于纳粹事业的。“但愿德国军官能够象我们的海军一样。”希特勒终于找到了失败的答案。

遗嘱中还涉及了另一叛徒：“在我去世前，我将前党卫队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解除他的一切国家职务。我任命大区党书记长尔·汉克为党卫队总队长和德国警察总监，大区党书记保罗·吉斯勒为内政部长。戈林和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企图非法剥夺国家政权。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不忠，更重要的是给国家和全体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在清算了卖国贼和任命了被清除者的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人选，并给新政府下了最后的一道指令：“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希特勒的私人遗嘱较短，他在这份遗嘱中解释了他的婚姻，处理了他的财产，并宣布他即将自杀。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的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和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受围之际前来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样就弥补了由于我为人民服务而进行工作给我俩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如果国家也灭亡了，那我也不必再说什么了。”

“我这些年收集的绘画从未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茨扩建画廊之用。”

“我衷心希望这一遗嘱能以执行。”

“我指定要我的最忠诚的党内同志马丁·博尔曼作为我的遗嘱执行人。他有权对此作出一切合法的最后决定。我批准他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或者为了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所必须的东西，转交分配给

我的兄弟姐妹，特别是我的岳母，还有她十分熟悉的我的男女秘书温特夫人等，以及多年来以其工作给予我帮助的其他人。

我的妻子和我本人选择了死的道路，以免遭受被推翻或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在我为我的人民服务的十二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为使这两份对后来极为重要的遗嘱不致遗失和转交方便，又将它们一式打印了三份。希特勒在这两个遗嘱上签过名后，戈培尔、博尔曼、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以见证人的身份也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名。作为私人遗嘱的见证人在私人遗嘱上签名的有戈培尔、博尔曼和在最后八年中与希特勒形影不离的空军副官贝洛上校。

凌晨四时，希特勒办完遗嘱回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阳光照到希特勒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的大炮已经离总理府不远了。

8. 谁也没听到枪响

4月24日下午，暗堡收到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被抛尸街头。

他们是在4月26日企图从科摩逃亡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于两天之后被处决。4月26日晚，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人民把他们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下扔到路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尽情地糟蹋他们。

希特勒在知晓墨索里尼的死讯后，马上开始了他的最后准备。他毒死了他心爱的名叫勃隆狄的名狗，又枪杀了另外两条家犬，接着，希特勒给他的两位女秘书分发了毒药，以便在紧急情况下服用。他最遗憾的是他不能馈赠更好的告别礼物。

晚上，当其他人在元首堡垒通道内的公用餐厅吃饭时，一名党卫队警卫来通知：元首要向女士们告别，在未接到命令前任何人不许上床睡觉。约凌晨二点半钟，他们接到了立即到通道集合的电话命令。他们共约二十人，其中有军官和妇女。人到齐后，希特勒在博尔曼陪同下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他眼神恍惚，人们发现他似乎含着眼泪，希特勒沿着通道默默走来，然后与所有妇女一一握手。有的人向他说了些什么，但他不是不作声就是口中喃喃而言，谁也听不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4月30日三点钟，新婚的希特勒夫妇在下面暗堡的走廊里最后一次露面。自从40小时以前的午夜举行婚礼以来，他们很少在一起。他们向总理府留下的成员道别。在场的有戈培尔、博尔曼等。

这一正式的告别仪式只进行了几分钟，在一阵难以忍受的沉默之后，高级侍卫官林格终于得到元首示意，打开了通向希特勒私人房间的门。希特勒做了一个礼貌的姿势让爱娃走在他的前面。在永别之前，阿道夫·希特勒转身面向林格，对他说：“林格，老朋友，我现在要你参加突围小组。”

林格吃了一惊，问道，“为什么？我的元首”。

“去为我的继任人效劳。”希特勒说。

不管这些话意味着什么，它终究是希特勒在暗堡成员面前说的最后几句话。

希特勒从容不迫地穿过人群，关上了门房。希特勒要求林格在他死后立即负责处理他们的尸体“他告诉我，要我们再等十分钟，如果听不到声音了就进去。”这时林格再也沉不住气了，不知什么原因他一口气跑完四段楼梯冲向太平门，跑到炮火连天的院子里，然后又跑回来，人们惊异的望着他的古怪行动。

接着，概括舍少校走上暗堡找到警卫队的几个青年军官，向他们布置任务，把尸体抬出。

校舍很快又返回，他站在希特勒住房门口，双腿叉开，把手枪紧紧地握在前胸，每个人都在期待着随时发生的结局，大家都竖起了耳朵等待着一声或许是两声枪响。

这时戈培尔的夫人突然出现了，她错过了在走廊的告别仪式，她冲向根舍，由于吃惊和迷惑不解，根舍挥舞着手枪，企图把她拉回去，但是她要见希特勒的激动劲和决心使根舍软下心，根舍走进房间把戈培尔夫人的要求转达给希特勒，这时戈培尔夫人猛然冲进书房。这只有短短的两三分钟，然而希特勒拒绝同她说话。甚至不屑听戈培尔夫人劝他飞往外地的恳求，她哭泣

着、颤抖着离开房间。

两分钟后“听到了一声枪响”，这是绝大多数书中希特勒死的时刻的历史记载。其实，这并不正确，这种说法是肯普卡和林格的最后证词，但是肯普卡当时并不在走廊上，他在暗堡以外的地面上。

最有力的证明是根舍的话：“没有人比我站得更靠近门了，这是肯定无疑的。我的耳朵很好，并且全神贯注地静听着。林格和肯普卡两人的证词根本不能成立。他们一定是把事实搞混了，或者是在逼供的情况下那么说的。譬如，林格的确在发狂，就象上面产的那样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我能记起的是，甚至在我们开始进入死者房间时，肯普卡也还不在场。只是在我们把尸体抬出来时，我才在楼梯的底层见到他。那已经是希特勒自杀 10 分钟或 15 分钟以后了。

“我现在记得，象我一样靠近门的有六个人——戈培尔、博尔曼、林格、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将军、阿克斯曼，也许还有另外一两个人，我们之中谁都没有听到枪声。我认为这是因为有密封的两道门的原故。那两道门都能防火、防毒，所以能隔音，我和林格最后直接从元首那儿得到的指令是暂候十分钟，随后就进入房间去。我一直盯着我的表，我担心它会停摆。这真是我一生中 longest 的十分钟。

十分钟过后，人们没有听到枪声，但必须首先有人进入这间不祥的房间。林格慢慢打开门，强烈的浓烟使他的眼睛感到刺痛，呛得令人窒息。林格又关上门。轻身招呼博尔曼。‘坦率地讲，我怕得发抖。’林格说。‘我简直没有勇气一个人进去，太吓人了。’最后由博尔曼打头，林格、根舍、戈培尔和阿克斯曼一起走进去，毒烟熏得他们透不过气来。”

爱娃·希特勒躺在她吞下毒药前所坐的舒适位置上，小手枪放在她的颜色鲜艳的手绢上。希特勒的身体颓然倒下，但仍然躺在蓝白色天鹅绒的沙发上。血从他的右太阳穴不停地渗出来。那天早上才插上温室里采来的郁金香和白水仙花的小巧的德累斯顿花瓶，倒在爱娃大腿旁边，水溅在爱娃的蓝色春装上。

关于希特勒死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欣克教授回忆的哈斯教授的谈话中获得。

在希特勒死后不到半小时，哈斯教授向欣克教授叙述了阿道夫·希特勒同他进行最后一次自杀的磋商情况。

那是星期一的凌晨 3—4 点在暗堡里，希特勒就寝之前进行的，希特勒再次询问了哈斯向他推荐的极简单的手枪加毒药的自杀方法。如果希特勒不折不扣地按照哈斯冷静的劝告去做，而以后的情况证明希特勒确实是这样做的。那么我们可以加以合理的推测。

希特勒有两支手枪。火力较大的是口径为 7.65 毫米的标准瓦瑟手枪。从 4 月 2 日，他就一直把这支手放在他的短上衣的口袋里，他的高级侍卫夏勃曾经见他从卧室保险柜里取出那支手枪。比较小的一支手枪是 6.35 毫米的瓦瑟，他带在身边多年，塞在裤腰右口袋旁边所缝的皮套子里。现在小手枪放在沙发前面的桌子上。从前认为这条枪只是为了谨慎起见才摆在这儿，以防大手枪发生故障，因为他很不熟悉大的手枪。后来，希特勒在那张狭长的沙发的一端坐下，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两丸毒药，一丸放在桌子上手枪和花瓶中间，另一丸放进口中。

他的新娘爱娃坐在蓝白色沙发的另一端，他们大约相隔只有两英尺。爱

娃脱下无带浅口鹿皮皮鞋，把脚缩在她那轻巧的身体上边，她有两位胶囊，她把一粒放在一张小圆桌上，随后把她的 6.35 毫米口径的瓦瑟手枪以及一条山茶色的绸子手绢也放在桌上。她把第二粒胶囊放在口中。

就象哈斯教授对欣克说的，希特勒说过他俩一道死是他的最终的愿望——“当我们必须死时，我们俩希望一块去死。”哈斯教授在同希特勒交谈之后，为了万无一失，他又去爱娃住所嘱咐她：“一听到枪响就立即咬破胶囊。”显然也是这样做了。因为她担心看到她死去的爱人会动摇她的决心。所以，只有爱娃·希特勒一个人听到了亿万人民乐于听到的这一声枪响。

事后，哈斯教授同欣克交谈时，他还不大清楚爱娃是否准备使用手枪，但哈斯建议她一定不要用手枪。

事后证实，希特勒采纳的不仅仅是哈斯教授的办法，而且也是他的高级军事人员克莱勃和布格道夫的建议。希特勒把他的黑色瓦瑟手枪对准他的铁灰色的右太阳穴，然后咬破胶翼，同时紧扣扳机。这一枪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重要的一声枪响，还在冒烟的手枪从希特勒的右手滚落下来，掉在他脚下的地毯上。这是氰化钾毒剂很快起作用的迹象。因为多数用手枪自杀的人一般是掌握自杀工具的。一种辛辣的火药味和氰化钾的苦杏仁味混杂在一起，充满了不通风的小屋。

9. 焚尸之谜

根舍他们进入希特勒自杀的小屋，至少有两分钟，大家谁也没有说什么或做什么，只是看看林格摆弄打翻的花瓶。

根舍从恍惚状态中清醒过来，他要林格把两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搬开，把两床军用毛毯铺在地板上。然后他离开房间去找附近警卫室里待命的元首警卫队的三名青年军官，这时军医施通姆费格上校来到，他检查了两具尸体，宣布阿道夫和爱娃·希特勒已经死亡。戈培尔、博尔曼和阿克斯曼都默默无言地旁观着。

这时戈培尔转身对他的门徒阿克斯曼说：“我真想到威廉广场，抓起一支来福枪扫射，直到一颗俄国子弹把我击毙为止。”然而，他没有动，仍然同阿克斯曼一起看看元首警卫队的三名勇敢分子把希特勒的尸体从会议室抬上旋梯。他们没有用担架，没有用棺材，也没有用原木板，在旁观的人说，希特勒的血肉模糊的脑袋是用毯子裹起来的。唯一可见的是人们熟悉的黑制服裤子。希特勒重一百七十磅，要把他抬上这些陡峭的楼梯是个相当艰巨的工作。他们先拽他的头，两名元首警卫队的队员抓住靠近他肩膀的地方，尸体还热乎乎的，第三个人紧紧抓住两踝往上推。

抬瘦小、轻巧的爱娃的尸体就比较容易了。博尔曼跑上去扛她的尸体，人们完全看得清她的头、脸和肩膀。林格说：“看上去她很安详。”当他们都开始上楼梯时，肯普卡突然出现了，他找汽油罐刚回来，他从博尔曼手里抢过爱娃·希特勒的尸体，扛着她上楼梯。

但是肯普卡只扛到楼梯半中腰。欣克少校扛到楼梯顶部时，又把爱娃的躯体交给了一名党卫队的军官。

这队人一走出暗堡，呼吸到柏林的新鲜空气，就刻不容缓地安排国葬，挽歌可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短的。暗堡中九名主要人物都出来参加了国葬：戈培尔、博尔曼、赫维尔、腊登休伯、施能姆费格、舍德尔、林格和根舍。他们最严格地遵照国家社会主义传统，这是堂堂男子汉的事，包括女秘书在内的所有的妇女被禁锢在房子里，下午四点一刻以后才出来。

在暗堡的最后日子里，希特勒亲自同多数侍从人员作了简短的谈话，要他们在最后时刻怎样为他效劳，他希望他和他妻子的尸体保证不留痕迹地毁掉。然而，在一片混乱状态中，他们无法执行他的明确命令。

这天中午，在元首暗堡及其附近正常值班的所有军人得到了分发给他们的每天的定量食品，并得到通知要他们分散到自己营房或餐厅去。由于在新总理府元首暗堡周围一百五十英尺以内的地方要举行葬礼，禁止外人出入。但是到头来仍有三个人闯进来，他们设法看清了在满地是碎石瓦砾的总理府花园里这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部分情景。

第一个闯进来的人是元首警卫队的埃里希·曼斯菲尔德中士，他在总理府花园一座隐蔽的混凝土了望塔里站岗。当他突然看到一队人垂头丧气地从暗堡太平门出现时，他不顾命令离开了他的隐蔽岗位，急切地跑过来，根舍少校拔出手枪，大声对他吼：“快走开！”

希尔科·波彭中士在新总理府旧的马赛克寓所附近巡逻，离暗堡大约一百五十步。从后排一扇窗子向外看，他也看到了这一队人。他说希特勒夫妇的尸体仍然裹在毯子里。他用望远镜辨认出爱娃·希特勒的面孔。他看见三名党卫队的官员把尸体放下，搁进离暗堡出口不到十公尺的一个特别浅的、临时挖成的大沟里。两名元首警卫队军官别尔曼和霍贝克把几罐汽油浇在尸

体上，差不多有五十加仑，然后他们返回来，把点着的火柴抛向沟里，打算点燃裹在湿漉漉毯子里被汽油浸泡的尸体，但是风太大，没有点着，而且此时苏军的炮弹大量倾泄下来。

安葬被迫中断了三四次。安葬的人要在苏军炮手装炮弹的间隙，才能急速地从暗堡入口处跑出来几秒钟，接着又弯着腰跑回去隐避在暗堡出口处的门洞口。

林格出了个使火化顺利进行的巧主意，他做了一个纸捻，用打火机把它点燃，然后郑重地交给博尔曼，博尔曼没有离开隐蔽处，象学生玩纸标枪一样，把闪闪燃烧着的纸捻掷了出去。他的第一次落点差了点儿，但是第二次，燃烧着的纸捻直接落入沟里，紧挨着两具尸体立即发出了蓝色的火焰。

所有参加安葬的人没有接到任何人的命令，却象一个人一样，肃穆地站在一旁，向前直伸胳膊行希特勒礼，在火化沟的另一侧，由党卫队上校舍德尔和两名元首警卫队的军官回礼，葬礼没有音乐、没有国旗、没有卐字旗，也没有安葬演说。

赫尔曼·卡劳中士是第三个未经批准的目睹这场火葬的士兵，他同样出于好奇心没有遵守命令，他走近未竣工的混凝土了望塔里大吃一惊，看到了突然升起的火焰和大股黑烟，面前的两具尸体似乎是在自己燃烧。

晚上十点以后，根舍派元首警卫队一名年轻的下士去查看尸体。这名队员不久回来说，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已经“无法辨认”，他的脸部和头早已被火烧得“不成人形”；爱娃·勃劳恩已经“化为灰烬”。关于这两人火化情况的这种报告是言过其实了，使人怀疑这名胆怯的年轻士兵是不是对尸体进行过检查。

为了能使尸体烧成灰，高温足够的燃料和准备好的地点都是必需的条件。否则，就象现在这种情况，只能单纯烧焦躯体。放在临时挖好的沟里的希特勒夫妇的两具尸体不能够彻底燃烧；尸体下面也不通风。加之，慌乱地浇在尸体上的大部分汽油很快渗进尸体，只能烧焦。为什么检查的士兵说假话？也许是他们太激动，或者是他们不愿做这类工作。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暗堡里竟没有一个高级人员去检查一下火化的情况。他们这些人全都向希特勒庄严宣誓过，他们一定负责进行彻底的火化，现在却懒得动弹了。

林格最后到地面上来了，他说：“爱娃·勃劳恩一度非常漂亮的躯体已经在僵尸情况下，成了如殡从馆的人所说的‘骑马姿势’，即：她此时笔挺挺地坐着，就象骑在马鞍上一样。她的两只胳膊向前伸展，两手似乎握着缰绳。”

午夜过后，即5月1日，三名士兵把两具烧焦的尸骨放在半块帐篷布上拖进附近的第二条沟里，这条沟比第一条沟深约六英尺，是就着弹坑挖成的。

一名士兵怀着某种敬畏和庄严的心情走回下暗堡，很有礼貌地向暗堡里的人要一面国旗。但此时没有国旗，也没有卐旗。因而这名士兵郁郁不乐地返回地面，执行他的挖掘墓穴的任务，帮助把两具尸体抬放到第二条沟里。三名士兵用土和碎石瓦掩埋墓穴，用木杵把土夯实。整个过程到此结束，此时已将近黎明。

关于死，希特勒曾告诉别人，他喜欢拜罗伊特或他的故乡林茨作为最后安息之地。在一份1938年起草并由柏林高级法院保管的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里，希特勒曾说：

关于我的后来，我的遗体要送到慕尼黑……在安葬之前，放在元帅大厅（1923 年啤酒馆政变地点）前的灵台上供人瞻仰。国葬要严重肃穆、从简。国葬之后，我的遗体移至柯尼斯广场上的国家社会主义纪念堂里。我将安息在那里永无止境的光辉下。

但是，希特勒现在却死于柏林暗堡，这与他 1938 年所设想的死法完全不同。至少，他没有被俄国人生擒，这是他最怕的，但是，在暗堡里自杀并且埋葬在德国总理府花园里，这几乎不是他所选择的归宿。

10. 尸归何处

5月1日夜间，德国汉堡电台广播说，希特勒当天中午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死去。但盟军方面最初并不相信这一说法，怀疑这是希特勒为了脱身而故意施放的烟幕。

次日早晨，苏军的突击部队冲进了总理府，两天以后，苏军一支搜索队奉命搜寻“元首避弹宅”出口，从左边看有一个弹坑，弹坑里的土是松软的，一名士兵看到一条灰毛被子的衬角露在外面，他立即叫来同伴，把两具烧得蜷曲的尸体抬了出来。

弹坑里的土挖开后，又发现了两条死狗，一条狼狗和一条猎狗，那条狼狗骨架高大，耳朵、颈上挂着一块刻有“永远把我留在你的身旁吧”字样的牌子，这是希特勒的警犬勃隆狄。两具尸体被运到了柏林北部的第496外科流动野战医院里，由白俄罗斯著名的法医和病理解剖专家中校福斯特·伸加拉夫斯基亲自对尸体进行解剖。

福斯特在鉴定书上写道：

“在一支长163厘米，宽55厘米，高53厘米长的木箱里送来了一具烧焦的男尸……在被火烧过后极度弯形的尸体上发现严重的致命伤或疾病的明显的特征……嘴角发现几小块薄壁细颈玻璃管的碎片……因氰化钾中毒致死。”

福斯特接着写道：“经过解剖，主要的发现是镶有大量假齿桥、假牙齿、牙套和填齿料的上下颌，这能作为这具尸体是希特勒本人的物证。”

为了辨认这些物证，苏军派戈尔申上校携带翻译叶连娜·勒热夫斯大基，驱车去执行新的任务：寻找希特勒的牙医。

他们找了好久，终于来到“沙里丹”大学医院的大楼前，有人告诉他们，卡尔·冯·艾肯教授主持的一所耳鼻喉医院给希特勒治疗过。

卡尔·冯·艾肯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他承认自己为希特勒治过病，并提到希特勒的私人牙医莫勒·布拉施克教授。戈尔申上校在一位大学生的帮助下，找到了布拉施克教授的私人工作室。可惜，这位教授已随同希特勒的副官逃离柏林到柏希特斯加登去了。

这时，有人告诉戈尔申上校，和布拉施克教授一起工作过的还有一个叫克特享的女士，她住在帕里译尔街29—40号1室。那位大学生又主动去找她。

不一会，一位体态苗条，面貌妖绕、大约三十四岁左右的女人走进屋来。1937年起她便在布拉施克处工作，她最后一次看到希特勒是4月初。

戈尔申上校问她，这儿有没有希特勒的病史记录，克特享作了肯定的回答，并立即取出一口卡片箱。戈尔申紧张地注视着她翻动卡片的手指。希姆莱、赖伊、戈培尔，病卡一张一张闪过……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一张病历卡，可是没有X光片。

克特享推测，这些X光片会不会在布拉施克教授的另一间办公室里——即在总理府那里呢？前些日子做好了支牙套，还没有来得及为希特勒装上去。戈尔申上校、叶连娜同克特享重新驱车到总理府。

他们通过拱形前门，往下走去。一盏暗淡的灯光给他们三人照明。地下室空荡荡的，令人心寒。

克特享把戈尔申和叶莲娜带到一个小仓库，这里放着一支牙科椅、一张沙发和小桌子。在克特享的帮助下，戈尔申终于找到了希特勒的牙齿和X光片，以及来不及给他装上的金牙套。戈尔申三人带着重要的发现离开地下室。

上校问克特享：“请你好好看一下，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

克特享把齿桥拿在手里，一下子就找到了无可怀疑的特征，她脱口说出：“这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牙齿。”

然而，苏军并没有公布特勒死亡的材料。5月底，苏军又采取了一项果断的措施，让门格斯豪森直接辨认希特勒的尸体，门格斯豪森是希特勒卫队的军官，他是5月1日夜被苏军逮捕的，他是埋葬希特勒的二个人中的一个。

门格斯豪森被汽车带到柏林郊外的费诺，在一个小树林里，俄国人让他看了三具被烧焦的尸体，尸体放在木板箱里。俄国人问他是否认识它们，虽然尸体已腐烂，但他仍然能清楚地辨认出这是戈培尔和他的妻子以及希特勒的尸体。前两具尸体焚烧程度较轻，相比之下希特勒的尸体被烧的程度要严重得多，他的腿、皮肤和肉已被熏黑和烧焦，但脸形还能清楚地辨认出来，太阳穴旁可见一个枪洞，上下颌未受损伤。门格豪森辨认完尸体后又带回监狱。

苏联一直对希特勒的尸体保密，直到1968年苏联新闻记者发表了重要的报道，文章的依据是苏联国家档案馆中的绝密材料。这份绝密材料就是第十二号验尸报告和第十三号验尸报告。第十二号是希特勒，第十三号是爱娃。

有人把发表的死亡记录同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生前记录作了比较，这次比较，弄清了两个事实：

一、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特征数据苏联和美国方面掌握的材料是一致的。

二、爱娃的材料，两家却完全对不上号，苏联方面作验尸报告的女尸完全是另一个人，首先是齿型不同，而且那女尸还镶着金牙，而爱娃根本没有镶过牙。另外还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在苏联的验尸报告中希特勒烧焦的尸体上没有伤痕，而爱娃尸体的左半部分多处受到枪击。这是否说明，苏联在战后二十年之后才公布的材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秘？

再说，如果希特勒身边的女人不是爱娃，那么真正的爱娃到哪里去了呢？

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作者写希特勒朝嘴开枪，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空气的压力会震裂下巴，而希特勒的下巴却完整无损，这个说法不能成立。

1968年，苏联官方通讯社的记者列夫·别什明的一篇报导，对希特勒之死作了结论。该文引用了苏联国家档案馆的关于1945年5月8日柏林郊军的焚尸记录，认为苏军从地下搜出的两具残骸是希特勒和爱娃。问题是苏方为什么在二十三年后才公布结果？而且苏联1945年5月的战略情报上明确说没有找到希特勒。而当时柏林郊区的德军尸体数以万计，难道就没有鱼目混珠的可能吗？

希特勒死在柏林的可能性是可靠的，但也不能绝对化。不要忽略了希特勒的专机飞行员汉斯是一个最优秀的飞行员。即使是在苏军如铁桶般包围柏林的时候，汉斯也有本事把希特勒送出柏林。如果这个推论成立，又何必去找希特勒的“尸体”呢？

11. 帝国灭亡

希特勒一死，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第三帝国也像肥皂泡一样毁灭。第三帝国弥留之际，1945年5月1日晚10时以后，汉堡广播电台宣布希特勒为祖国牺牲。希特勒的继承者邓尼茨在广播讲话中宣称，“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

经过十余天的奋战，苏联军队于5月2日攻克柏林，第三帝国的抵抗基本结束。5月7日，由于各个战线战斗全部瓦解，形势逼迫约尼尔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投降书上签字。5月8日，在柏林举行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德国凯特尔元帅代表最高统帅部在投降书上签字。经历十二年三个月之后，20世界最邪恶的第三帝国烟消云散。没有哪个领袖像希特勒死后，一个政权国家就如此干净利落被消灭。

希特勒之死与第三帝国的寿终，注定那些纳粹狂徒、杀人如麻、骄横凶残的首领难逃覆灭的下场。

在希特勒死亡的地堡里，戈培尔试图与苏联谈判的梦想幻灭，他清楚的知道死神即将来临。他与副官施瓦格曼道别，并将银框希特勒照片交给副官。戈培尔夫人让医生给6个孩注射吗啡令他们昏昏欲睡，然后亲手在他们口中放了敲碎瓶子的氰化钾药瓶。

地堡内的其他人，得到出逃的指令。于晚9时开始，分成6组先后从地铁内逃走。他们死者不多，奇迹般的活下来，是希特勒生活的见证人。

晚8时45分，戈培尔夫妇脸色惨白的手挽手沿着陡立的楼梯走出地堡门。两声枪响使戈培尔夫妇倒卧在地。他的副官施瓦格曼和司机在尸体上浇了汽油，点着了火。

杀人魔王海因里希·希姆莱在5月6日逃到弗伦斯堡，这是希特勒委任的接替人邓尼茨在丹麦边境建立的残存政府所在地。他要求委任他为德国新政权的二号人物，邓尼茨却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希姆莱向新外交部长求助，克罗希克给他提供自杀或隐名埋姓的出路。

一切绝望的希姆莱刮掉胡子，左眼贴了眼罩，改名换姓，同9名党卫军官企图逃回巴伐利亚。希姆莱很快被英军俘获，他承认自己身份后被押至卢纳堡。5月23日，当蒙哥马利总部来人检查口腔时，希姆莱咬破氰化钾药瓶，立刻呜呼命亡。1945年5月23日，邓尼茨残存政府被盟军解散，审判等待着他。

希特勒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匪首21人坐在被告席上，在纽伦堡受到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德国纳粹匪徒直接屠杀数百万人，间接屠杀千百万人，对占有国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破坏，铁证如山，罄竹难书。1946年10月1日，军事法庭宣布历史的判决，除赫斯、雷得尔、斯佩尔、邓尼茨等7人外，其余战争罪犯处以死刑。

穿着空军制服的胖子戈林，是纳粹德国的二号首领，是最顽固的囚犯。他与其他被告不同，一不拿希特勒当档箭牌，二不把责任推给别人，在法庭上和原告激烈相争，为他的元首辩护。他自命为犯人的领导，咄咄逼人的令被告辩护，并恐吓、漫骂软弱者。在将要走向绞刑架前两个小时，他骗过了刽子手，吞下偷偷带入牢房的氰化钾。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是里宾特洛甫。在审判庭上仪表堂堂的为其外交阴谋活动辩护，在他的手令、讲话等事实前，才低头认罪，好像此时他才确信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害。当他听到被判绞刑时，双脚几乎难以支持自己。

他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遗愿是保持德国的统一，让东西方达成谅解”，遗憾的是已为时太晚。

帝国元帅凯特尔迈着军人的步伐，身体笔挺的走向绞刑架，从他阴森的四方脸上可显露他内心的丑恶与狡诈。他那希特勒“以弥天大谎故意欺骗我们，故意让我们蒙在鼓里”的辩护词，很难让人置信。在他一个个手令面前更显得虚伪、狡诈。在行刑最后时刻凯特尔元帅未忘记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

1946年10月16日凌晨，纳粹的精英相继走向绞刑架，到阴曹地府去和其主子相聚。希特勒的名子是盖世的凶神恶煞的象征，是疯狂魔王的替身。第三帝国虽然毁灭，其历史万年遗臭！编后记

希特勒是给本世纪带来灾难的魔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二战即成为史学家研究的热点，但同时又出现了许多谜案和无法探测的死角。战争狂人希特勒本身就是一个难解之谜，希特勒所作所为难以理喻，也是难解之谜。本书的编写者在参考了大量中外资料的基础上，力图将这个狂妄自大、残暴专制的法西斯“元首”的未解之谜解开，但由于时间仓促，浩如烟海的中外资料又一时难以收集，因此仍有一些谜底无法破译，但是我们作了努力。

本书将真实性、历史性、纪实性、可读性融为一体，相信一定会成为各个阶层读者喜欢的书，如此，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